馬承源 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馬承源　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馬承源　主編

策劃編輯：張曉敏
特約編輯：施宣圓
執行編輯：王立翔
　　　　　蔣維崧
責任編輯：秦志華
技術編輯：陳文彪
責任校對：金文男
裝幀設計：劉　菲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八八九×一一九四毫米　八分之一
印張：四〇
版次：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ISBN7-5325-3014-0/K·338
定價：六〇〇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含網絡版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馬承源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
ISBN 7-5325-3014-0
Ⅰ．上…　Ⅱ．馬…　Ⅲ．竹簡文-楚國-圖録　Ⅳ．K87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4461 號

序

陳燮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在文博考古領域乃至整個學術界引起强烈震撼。專家學者們翹首以盼，期待着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整理發表。《上博爲兩千年「水蝕朽竹」强筋健骨，一千二百支戰國竹簡容光煥發》、《解讀戰國楚簡》、《上海戰國楚簡解密》……媒體强勁的新聞攻勢令人企盼詳盡的文獻。二〇〇〇年金秋，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對這批戰國楚竹書表現出極大的學術熱情與文化關懷，引出的《孔子詩論》中的「孔子」、「卜子」與「子上」的辨識等熱門話題也呼喚着竹書的系統發表。二〇〇一年五月，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喜遇幾位國際知名的學者，他們熱情地直言這批竹書對於正在研究的課題的重要意義，真誠地希望這批戰國楚竹書早日出版，哪怕是陸續推出。由馬承源先生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可謂捧出了成果，順應了衆望。

上海博物館的科研人員在竹簡保護中調遣了力量，迸發了智慧，解決了一系列難題，並在排憂解難中磨礪了隊伍。收藏竹簡的最大難題是「脱水保護」。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的專題研究組經過近三年時間的艱苦探索，圓滿完成了「飽水竹簡性質及真空冷凍乾燥研究」課題。他們運用醇醚法中的部分工藝並結合真空冷凍乾燥原理，探索出一種脱水加固定型法，對一千二百餘支嚴重朽腐竹簡進行脱水定型處理，去除污色，處理後的竹簡强度提高，色澤自然。這是我國出土飽水竹簡大批量脱水保護的首例，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找到了較大規模處理嚴重朽腐飽水竹簡的有效保護途徑。

接着，專家學者們又遇到了另外兩大難題。一爲「簡文識讀」。經過年代測定，這些竹簡的時代均爲戰國

晚期，簡文所涉史事多與楚國有關，有的是楚國的文學作品，簡文字體爲楚國文字，識讀十分不易。楚簡文字爲戰國時的東土一系，即六國文字，待秦統一後，與秦文字的不合寫法已被廢除，漢晉時辨識六國文字已屬難事，今人更感不易。「簡文識讀」中難點的一一攻克，爲戰國楚竹書的整理研究開闢了通途。二爲「依序排簡」。竹簡共達一千二百餘支，爲劫餘截歸，有的是殘簡，排序十分不易。竹簡分批抵滬，有的在購置時已經分散。「劫餘」另加「流散」，無疑爲排簡工作增添了新的難度。在專家學者們的努力下，「依序排簡」工作不斷推進與完善，保證了整個學術工程的順利進展。

在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研究過程中，上海博物館得到了同行和朋友們的熱情關心與支持。這些竹簡的發現和部分竹簡的購置得到了在香港的朋友們的鼎力相助。對於竹簡的年代測定，得到了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支持。對於竹簡的毛竹、隸禾木科的材料檢測，得到了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的幫助。竹簡文字的排序釋文和整理，也邀請了館外專家參加，這一系統工程的推進得益於館內館外的合力。對於館外專家學者、科研人員所給予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此致以深切的謝忱！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學科、多領域的重大價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學術意義。戰國楚竹書的簡文字數之巨、跨越領域之廣、所涉書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傳爲美談。這些戰國楚竹書共有簡數一千二百餘支，計達三萬五千字，在已出土楚簡中佔有較大比重。楚竹書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爲楚國遷郢都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中以儒家類爲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而簡書本身又是書法藝術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產，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十種。戰國楚竹書中的古籍版本無疑見其時間之「早」。竹書《周易》是迄今爲止時間最早的一部。簡長四十四釐米，三道編繩，每簡書寫約四十四字，書體工整嚴謹，字距等同。共計五十八簡，涉及三十五卦內容，約一千八百字。竹簡中所出現的紅、黑六種標號，爲歷史文獻中首見。這些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爲因果的易學理論。竹書《恆先》是一篇難得的道家文獻，整篇完整無缺。這在竹簡發現史上是少見的，篇題爲當時人所命名。文章論述了道家虛静的理論，提出了天地起源問題。道家的這一宇宙生成論，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全篇十三簡，四百九十七字，簡長三十九·五釐米。三道編繩，書體和《周易》相同，當爲同一人所書。第三簡背有篇題「恆先」兩字。竹書《恆先》的發現和整理，對於道家學說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楚竹書對於先

秦音樂解密亦有特殊意義。馬承源先生在《戰國竹簡中的詩樂》一文中曾論及楚竹書中有關先秦音樂的書——《孔子詩論》、《詩樂》和幾篇未見於《毛詩》的詩篇。馬先生指出：詩本是音樂的組成部分，詩句就是樂曲的詞。楚竹書中的《詩樂》是殘件，所見七支簡上端正地抄寫各種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詩的各種音高。其中有一個篇名稱《碩人》，同樣的篇名見於《毛詩・衛風》，古代詩有篇名相同而內容不同的情況，因此不能決定簡文中的《碩人》是否與其是同一篇，但是作爲詩篇名是没有問題的。其餘四十種篇名有的和《毛詩》其他篇名用詞的格調相似，估計都是三百〇五篇以外詩的篇名，這是兩千多年來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幾篇成組的篇名之前寫有一個特定的音名，這種音名用現今的說法就是音高。音高名用兩個字組成，一是「聲」名，即是五聲音階的名，其中發現了宮、商、徵、羽四個「聲」名或「階」名，其次是變化音名，有穆、和、訐等九個變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見於曾侯乙編鐘，楚王青銅鐘上也有「穆商」這個名稱，這九個音名是否都和楚國的樂名有關還不知道，但是可以說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因爲詩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傳入的。竹簡上這些音調名也是以前從未見過的重要發現。現今可以知道，每一篇詩都有其特定的音高，並不是隨意用任何音調都可以自由地吟唱，從這一點也可以推知《詩經》時代音樂的成熟和曲調的規範。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具有文字學意義。專家學者根據與郭店楚簡的重本以及今本的重本的比勘，可以瞭解到在戰國時代文字通用、約定俗成的狀況，以及在文字流變過程中的今本文字的通假，這對我們解讀戰國文獻有着直接的幫助。同時，也爲研究六國文字、楚國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獻。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提供了與今本相異、頗具比較價值的文獻材料。《詩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今本《詩經》以《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爲序。竹書《孔子詩論》中的序列與此恰相反，稱爲《訟》(頌)、《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風》(漢儒爲避劉邦諱，「邦」改爲「國」)。《詩論・序》中的論次也和今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用字和今本《詩經》不同。竹書《孔子詩論》没有今本《詩經》小序中「刺」(諷刺)、「美」(讚美)的內容。

戰國楚竹書版本的最短尺寸是二十三・八釐米，最長尺寸是五十七・二釐米，其中有多種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簡簡寬約在〇・六釐米左右，厚度爲〇・一釐米至〇・一四釐米。編繩有兩道，也有三道，一般長的竹簡多數爲三道編繩。編繩質料爲絲。由於被埋竹簡的軟化以及地層的壓積，一般留下的編繩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簡右側都加工有契口，契口呈凹狀，用以固定編繩。每簡契口處都有編繩結，以維繫上下左右，方便開卷收卷。這些尺寸和編聯狀況對於我們瞭解戰國竹書的版制，研究我國圖書史提供了確鑿的歷史證據。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對於先秦時期諸多文化領域的研究將産生重大影響。隨着這些戰國楚竹書的陸續整理發表，這種影響將日見深廣，這是可以預期的。

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

馬承源

一九九四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些竹簡，非常關注戰國竹簡文字編纂的張光裕教授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我，並電傳過來一批摹本。這批摹本中有幾支是《周易》中的一些内容，還有一些不知篇名的有關文王和周公的内容。因此，我請張教授多提供一些摹本。從後幾次電傳的摹本看，這些竹簡文字估計多是至今尚未知曉的先秦古籍，簡文字體與已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字一致。由於我當時日程已有其他安排，不能立即赴香港鑑看實物，考慮到竹簡有隨時散失的可能，遂請張教授就是否收購這批竹簡一事設法與賣家周旋一些時日。

當時辦理去香港的申請手續須等待兩三個月，等手續辦妥，估計實物已經不知去向。爲了在不能預見實物的條件下作出是否搶救文物的決定，我要求多得到一些摹本以供參考。

此次傳來的摹本大約有三十幾頁，已有一定數量，可以判斷内容全部都是先秦古籍，除了《周易》外，多數查不到出處。我把初步鑑定結果的要點告知了張教授，請他再關注竹簡的保存現狀、露光後顔色的變化、水分蒸發後的變形狀況，文字方面尤其要注意墨色和書法。從所獲得的情況和我們的鑑定知識判斷，我和我的同事們決定立即搶救這批竹簡，出資收購。

一九九四年五月間，這批竹簡送抵上海博物館。檢查竹簡的現狀，我們發現有少量斷簡散落開來，多數竹簡則和泥水膠合在一起，稍一顯露於帶紫外綫的光源中，已是棕色的簡體會迅速變成黑黄色，若含水量不充分，也會立即變形。此年蒐集的全部簡數完、殘合計一千二百餘支。在這種情況下，首要的任務是研究保護的

措施，於是迅即移交給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並成立了以陳元生研究員爲首的專題研究組，作脱水去色的保護技術研究。

一九九四年秋冬之際，又發現了一批竹簡，文字內容和第一次發現的有關聯，但當時已近歲暮，館內財務已無支付購置費用的能力，所幸在香港的上海博物館之友朱昌言先生、董慕節先生、顧小坤先生、陸宗麟先生和葉昌午先生等聯合出資收購，盛情地捐贈與上海博物館。這一批竹簡的特徵和現狀與上批相同，並可與之綴合，共計四百九十七支。但事實上，竹簡已經分散，後來饒宗頤先生發表的一段《紂衣》可和本館收藏的《紂衣》文字相接讀，正是所失去的半片簡。又《周易・楑》也發現了類似情況。但整個分散情況，至今未明。

由於這些竹簡是劫餘截歸之物，出土的時、地已無法知道，當時傳聞約來自湖北。以後《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其中《緇衣》篇和《性自命出》篇在這批竹簡中竟有重篇。據《郭店楚墓竹簡》報告，郭店楚墓爲一九九三年冬發掘，流散竹簡爲一九九四年春初現，則兩者時間相隔不遠。這和山西曲沃晉國墓地的情況有些類似，同一片墓地一端爲考古研究所科學發掘，另一端之晉侯墓地則被盗掘，晉侯墓地流散文物，其可遇之物亦已搶救回歸。但這批竹簡由於不是發掘品，出土地點是否必爲郭店墓地，亦僅是據情況推想而已，並無確證。

從簡文內容看，其中一些史事記載，頗多與楚國有關。簡文字體，乃慣見的楚國文字。據《上海博物館竹簡樣品的測量證明》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所超靈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測年報告，標本的時代在戰國晚期（實驗報告將由上海博物馆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另行撰文發表）。而且，其中有兩篇未經著録的賦殘簡，顯然是楚國的文學作品。流傳至今的賦多是戰國晚期之作，荀子的《賦》和屈原的《離騷》都屬於這一時期，這批竹簡中的賦，大體上也是同一時代的作品。據種種情況推斷和與郭店楚簡相比較，我們認爲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竹簡乃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

竹簡抵滬之日，正是上海博物館營建新館起始之時，我作爲項目負責人，日夜駐守在工地上，其他人員也難有時間來專門研究這些竹簡。但對竹簡的攝影和真空冷凍乾燥工作則持續不斷，在初步攝影已完成的情況下，一九九五年，我們邀請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類、釋文，之後又再次就釋字、排簡、綴合等方面繼續作了整理。由於竹簡脱水工作尚未完成和其他各種原因，正式的整理工作竟未能啓動。

一九九七年，博物館完成了全部竹簡的脱水和去污色的工作。在將近三年時間內，竹簡脱水去污研究的幾位科學工作者，卓有成效地出色完成了任務，一千二百餘支完、殘的竹簡全部離開了水，並在新館的書法陳

列館中，以內容不同的十支竹簡，在陳列櫃內的燈光照射下放了近三年，沒有發現變形，也沒有肉眼可視的變色。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們邀請國內的相關專家召開了《嚴重朽蝕飽水竹簡的真空冷凍乾燥研究》鑑定會，報告登載於《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此項工作曾獲得了國家文物局科技進步一等獎、二〇〇〇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由此，竹簡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綫下進行排比和研究，並得到了妥善的保護，這是一個極大的成功。

但是，竹簡上的文字很小，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各不相同，執筆者有十餘人，字迹看起來很費神。爲了看清筆畫，博物館購置了一臺高精度的電子數碼顯微儀，逐字進行了放大百倍的觀察。顯微儀操作靈便，字迹纖毫分明，很有助於文字的辨認和隸定工作，我們還以它發現了某些肉眼看不清楚的文字和原簡校對後所補的小字。我們將待考的不能隸定的字，作了放大攝影，以便提供給注釋者研究。

一九九七年夏，我們召開了一次有關上海博物館所藏竹簡文字內容整理和注釋分工的顧問小組會，邀請簡牘文字專家參加，並基本上作出了分工。分工的原則是內外結合，除了館內的人員以外，也邀請館外的專家參加。由此，正式啓動了竹簡辭文內容的注釋和簡序的再次排列工作。

這一千二百餘支完整和斷殘竹簡的辭文內容有哲學、文學、歷史、政論等等方面的豐富記載，文字三萬餘，是先秦古籍一次非同尋常的發現。按所著內容，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共約百種，之所以不能確定絶對篇目數，因爲有一些尚在整理之中，將來全部發表，可能會有所變動。這約百種篇目，只有不到十種能和流傳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對照。雖然當時按其膠結狀態分別編了號，但是後來知道，這些號碼對整理工作僅有作用不大的局部意義，特別是散失較多的書篇，排序尤爲困難。因事實上没有定本，負責注釋者將盡可能求其排列的合理。

二〇〇〇年十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許多預會者因這批竹簡內容的重要性，要求盡快發表整理材料，但是有一些學者認爲竹簡辭文內容太多，提出了陸續發表的要求。我們認爲後一種意見似乎更合乎實際，因而先將一些文字數量較大的篇目，次第選摘發表，並將每簡放大彩印，以提供給讀者對文字隸定和注釋考訂的最大方便。本書不僅是提供給古文字專業工作者，也是提供給廣大書法愛好者的，因爲簡書在書法藝術史上也是一種至關重要的遺産。至於較完整的卷目，是否可能産生，則將放在整理的最後階段去處理。

本批簡的背面記有書的篇題，如《子羔》、《恆先》等約二十篇，失去篇題的竹簡，文字內容也都是古籍，按晉人在魏墓中發現記載史事的竹簡後來稱爲《竹書紀年》的例子，我們稱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竹簡爲《楚竹書》。

凡例

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將按注釋完成的具體情況分批發表，包括有關索引。

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在發表時，將刊出每篇竹書排序圖版和每簡放大三・六五倍的彩色圖版，以方便學者研究、鑑賞、認定字形，各篇都有相應的注釋。

三、本書內容複雜，在注釋後需要再作表述的，則列有附録。注釋所引用經籍限於兩漢以前著述及其有關的注疏。有關引用著述，一律在行文中注出，篇後不再另列引用書目。

四、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中，共發現二十餘名時人書寫的篇題，這些篇題一律按原名刊出。凡篇題缺損者，由注釋者按文義內容題名。

五、竹簡按文順序排列，凡能綴合的殘簡，一律按綴合後的現狀排列；殘簡則根據文義、編線、簡端等實際情況，給予復原定位。能判斷簡次，而無法判斷具體處位的殘簡，則一律列於第一編線之下。爲了便於查閱，每簡前都標有該篇的順序簡號，同簡殘爲數段者只編一個號。有些殘簡由於文字不清、或過分殘短，難以找到處位，則一律附在篇尾，以供參考。

六、凡釋文中殘字、不完整或模糊不清的字，均用「□」符號表示，「□」符號個數，表示能確切知道的殘字數。凡無法確知殘字數者，用「……」符號表示。凡殘字，能確切補定者，則在補定的文字外加「□」，以示區別。放大彩色圖版旁的隸定字，中間殘一字者空一字距離，殘二字及以上者，空二字距離，以標示之。

七、整篇釋文按原簡文序列、文字隸定，旁不作任何引注。簡文的奪字、衍字也不作任何改動。原簡文旁

所注重文符、合文符、墨釘、墨節、墨鈎等墨標符按原樣附於釋文旁。

八、爲了方便讀者，每簡注釋前附有黑白原大竹簡。按簡序、短句逐一注釋，注釋中的釋文隨附對應的異體字、假借字，這些字外加括號。

九、不能隸定的文字，按原形摹出。

十、本書分别邀請不同的作者注釋，個别文字由於文義等原因，而未作統一。

十一、凡見於今本或《郭店楚墓竹簡》者，一般都附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與他本的文字比較表，以便從中看出版本差異、文字使用的具體情况。

目録

序……陳燮君 一
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馬承源 一
凡例……一

圖版

孔子詩論……一一
紂衣……四三
性情論……六九

釋文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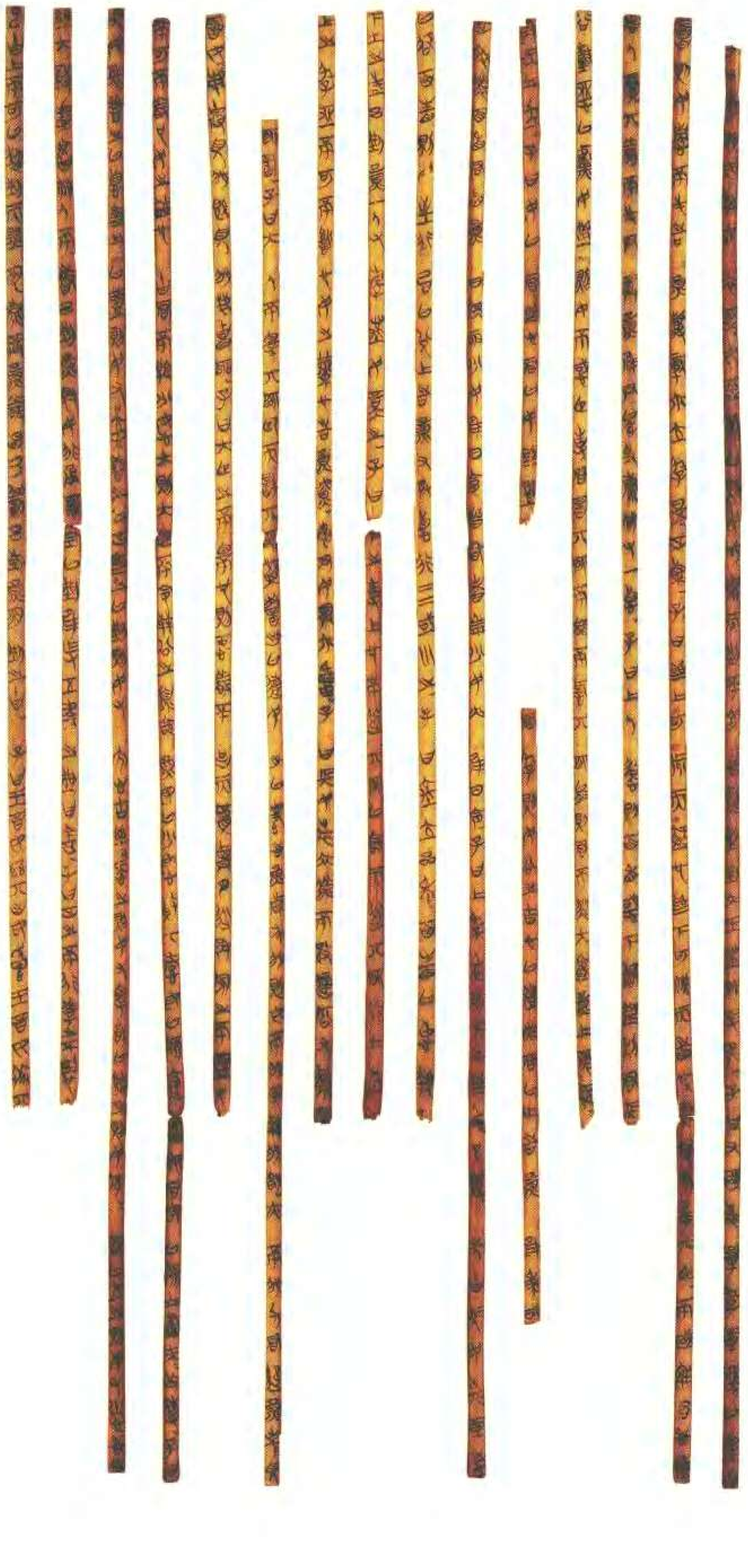
孔子詩論……馬承源 一一九
紂衣……陳佩芬 一六九
性情論……濮茅左 二一五

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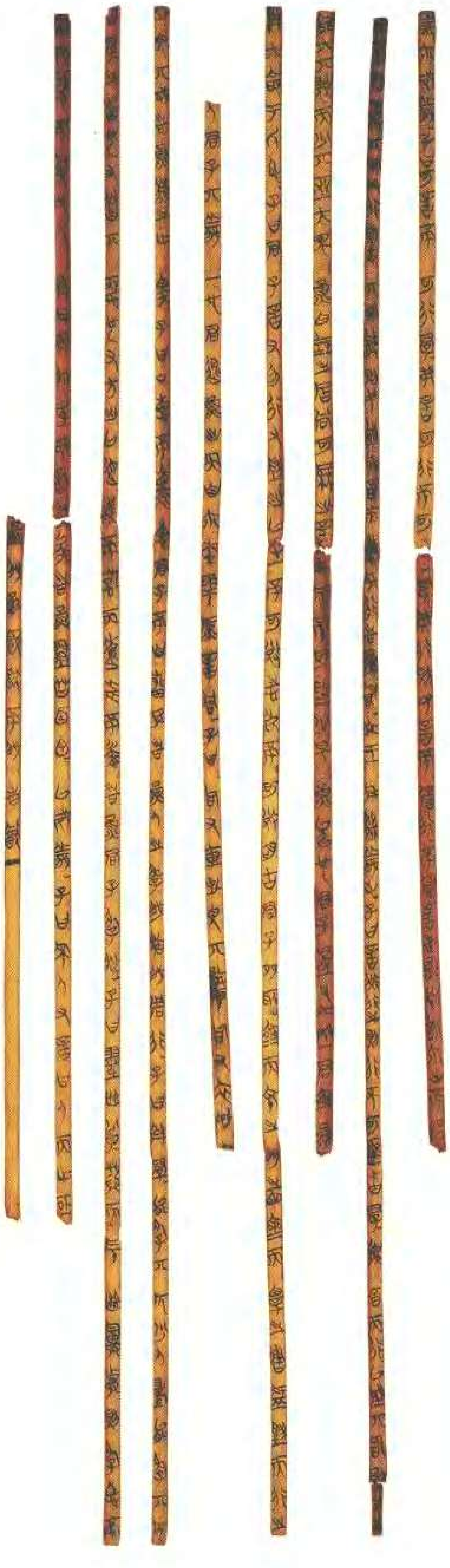
缺页

(一)論詩子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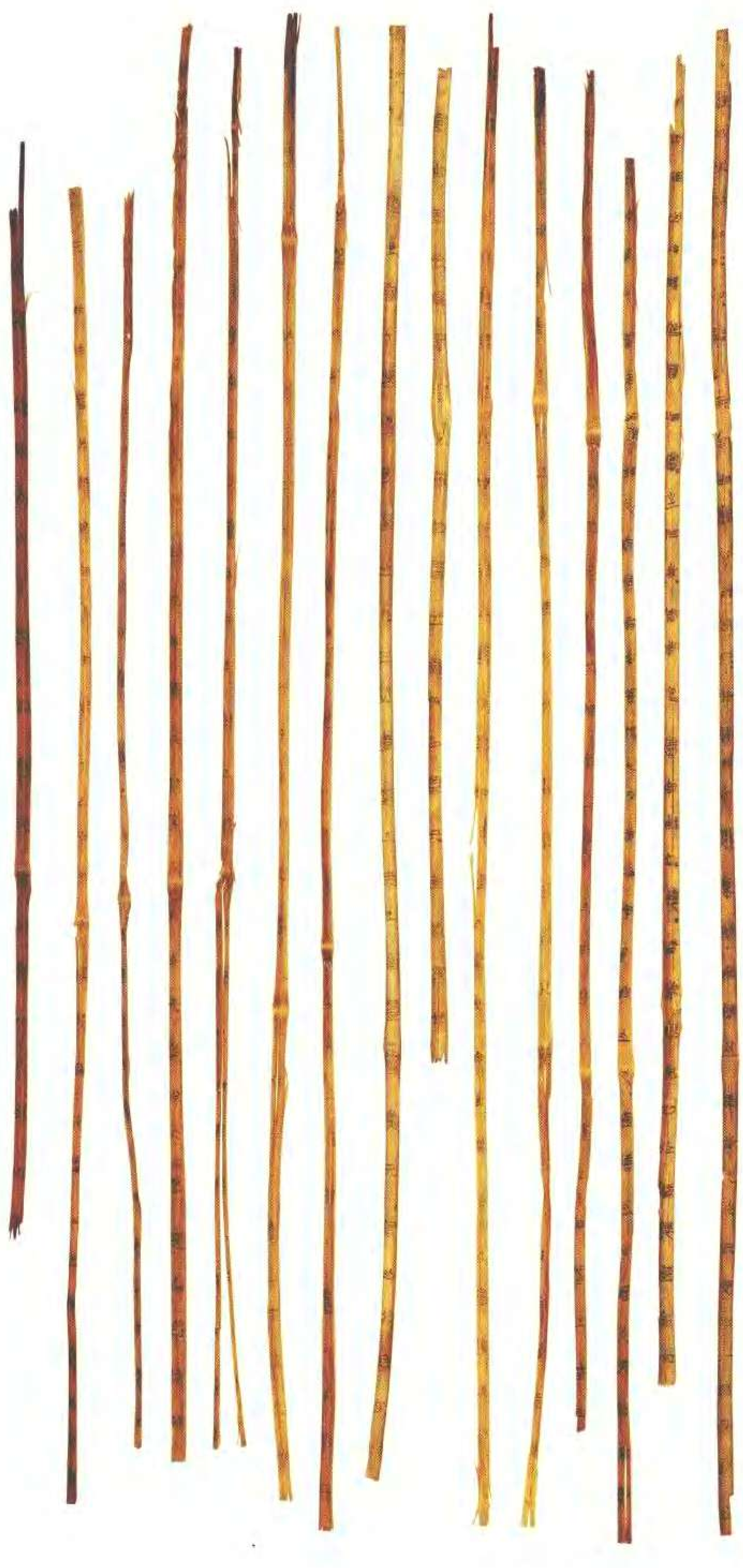
孔子詩論(二)



(一) 衣紂



(二) 衣材



（一）論情性

（二）論情性

（三）論情性

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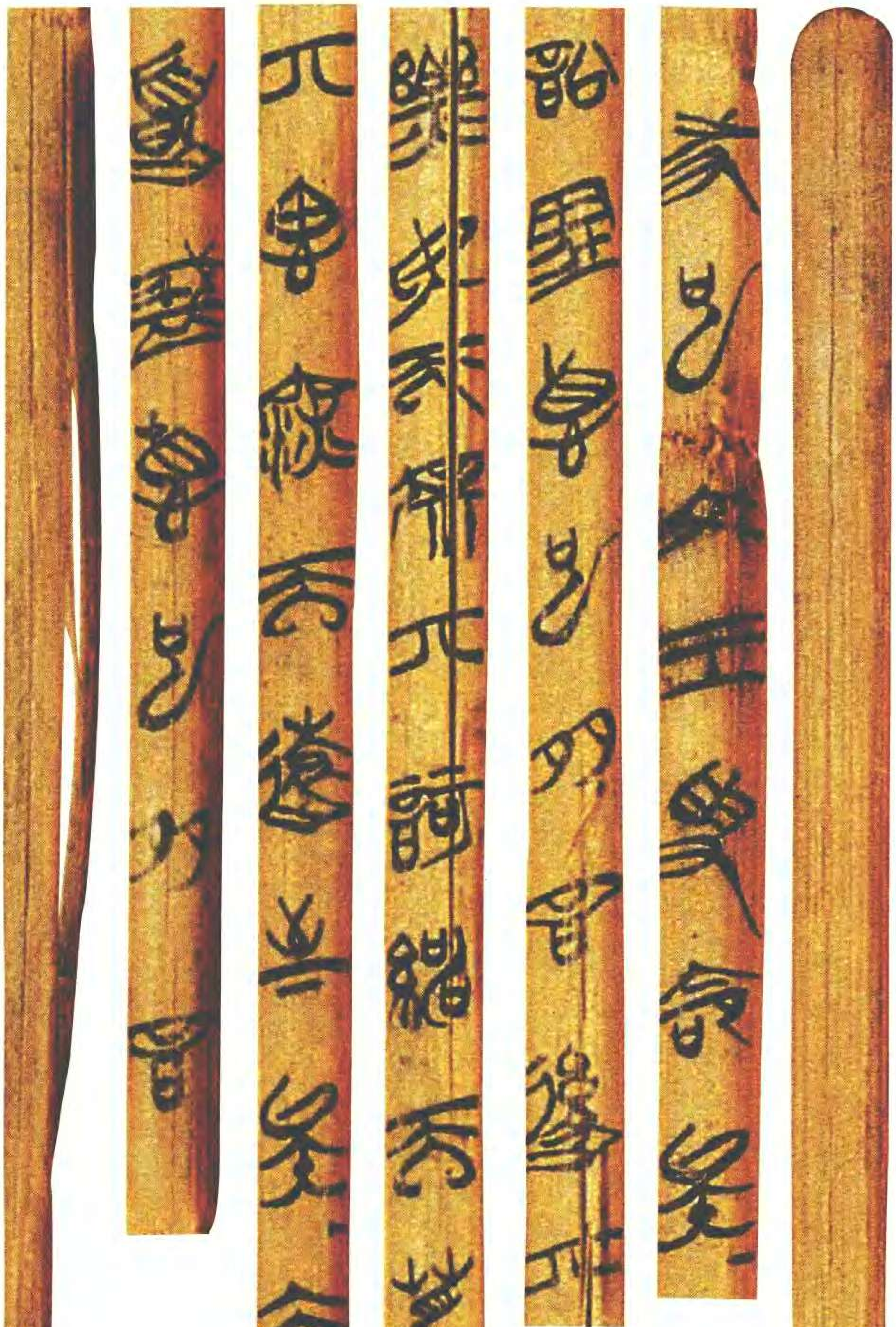
孔子詩論

缺页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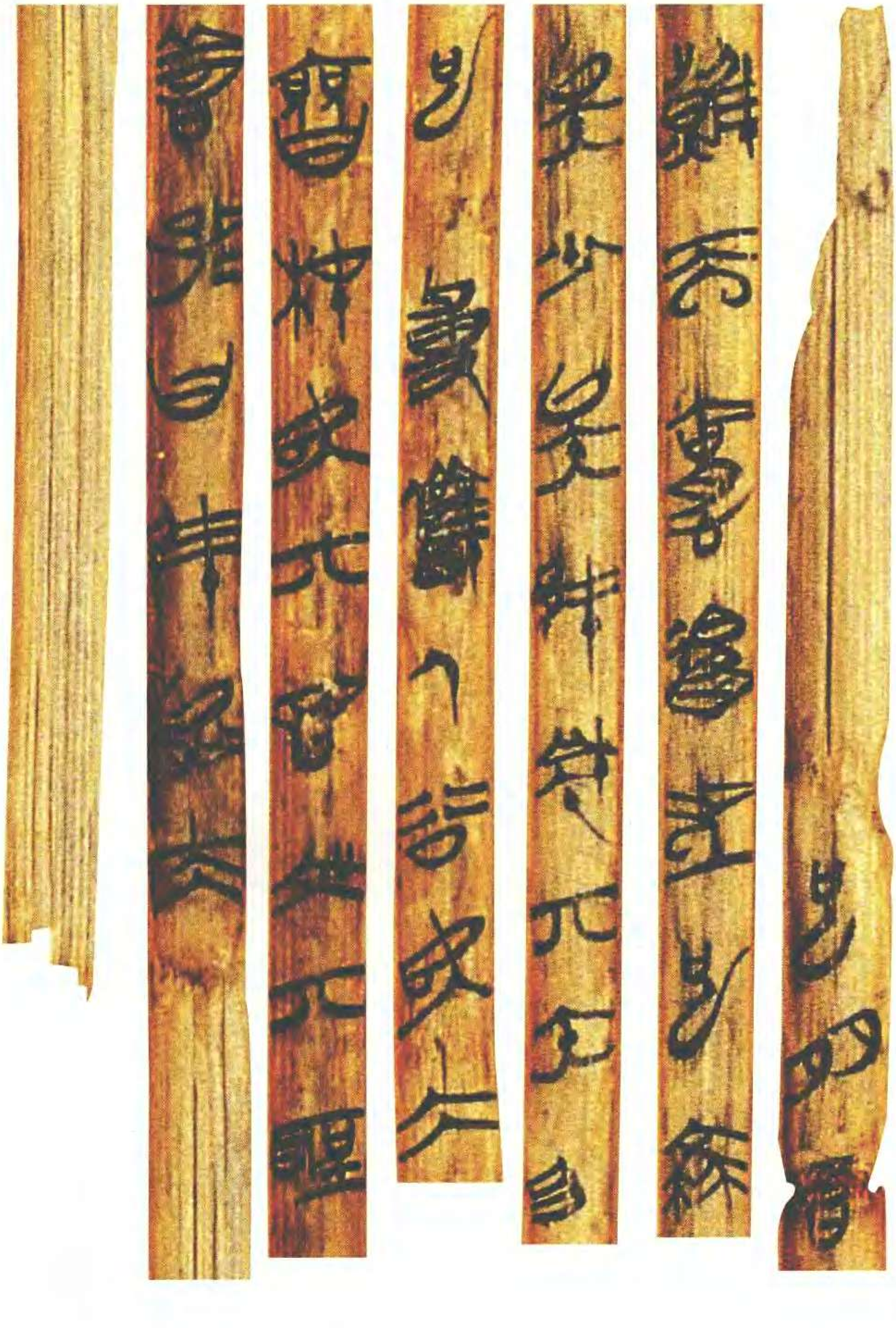
行此者丌又不王虐■孔=曰訔亡隱志樂亡隱情旻亡隱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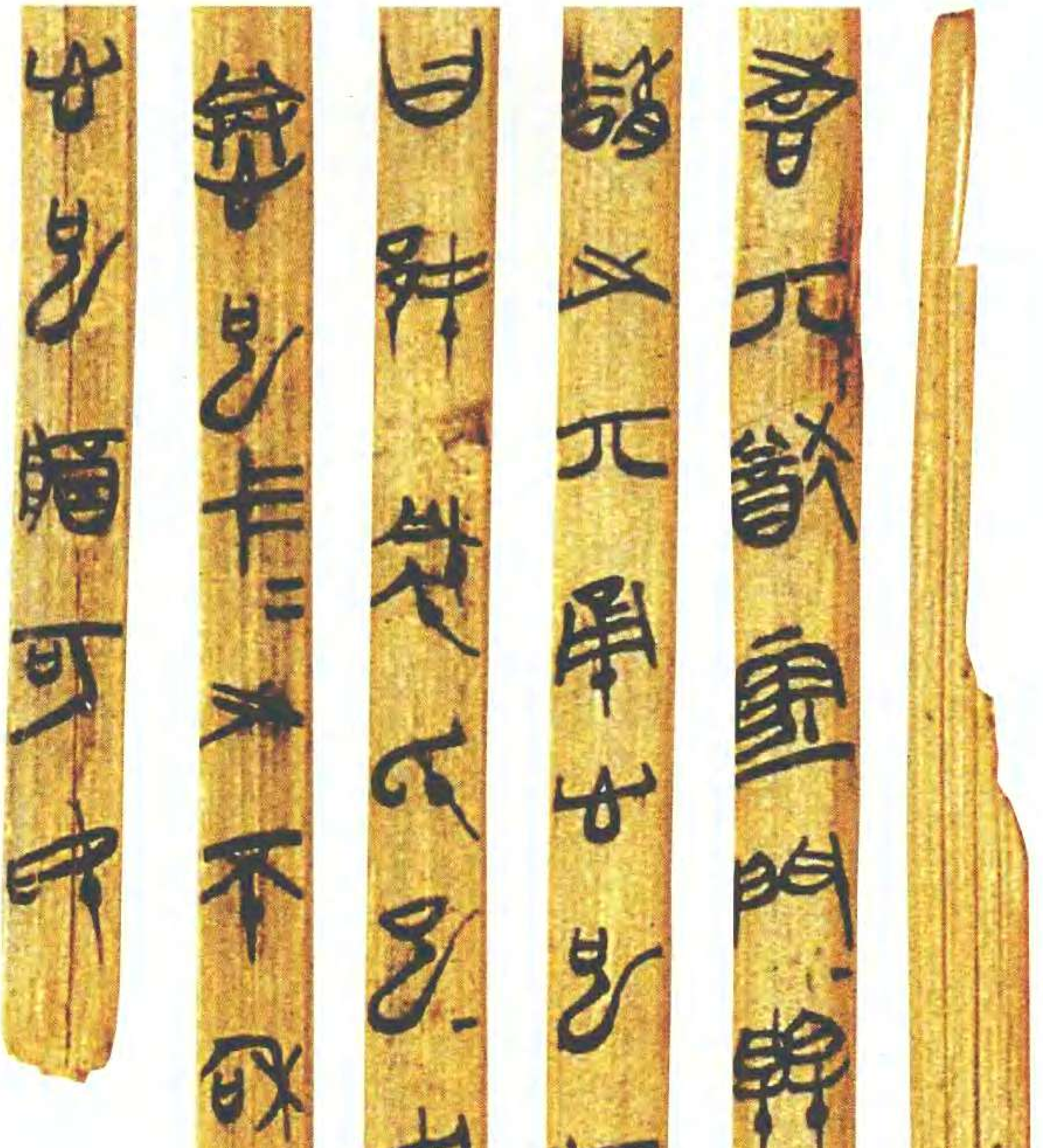


寺也文王受命矣■訟坪悳也多言逡丌樂安而屖丌訶紳而蓤■丌思深而遠至矣■大頣盛悳也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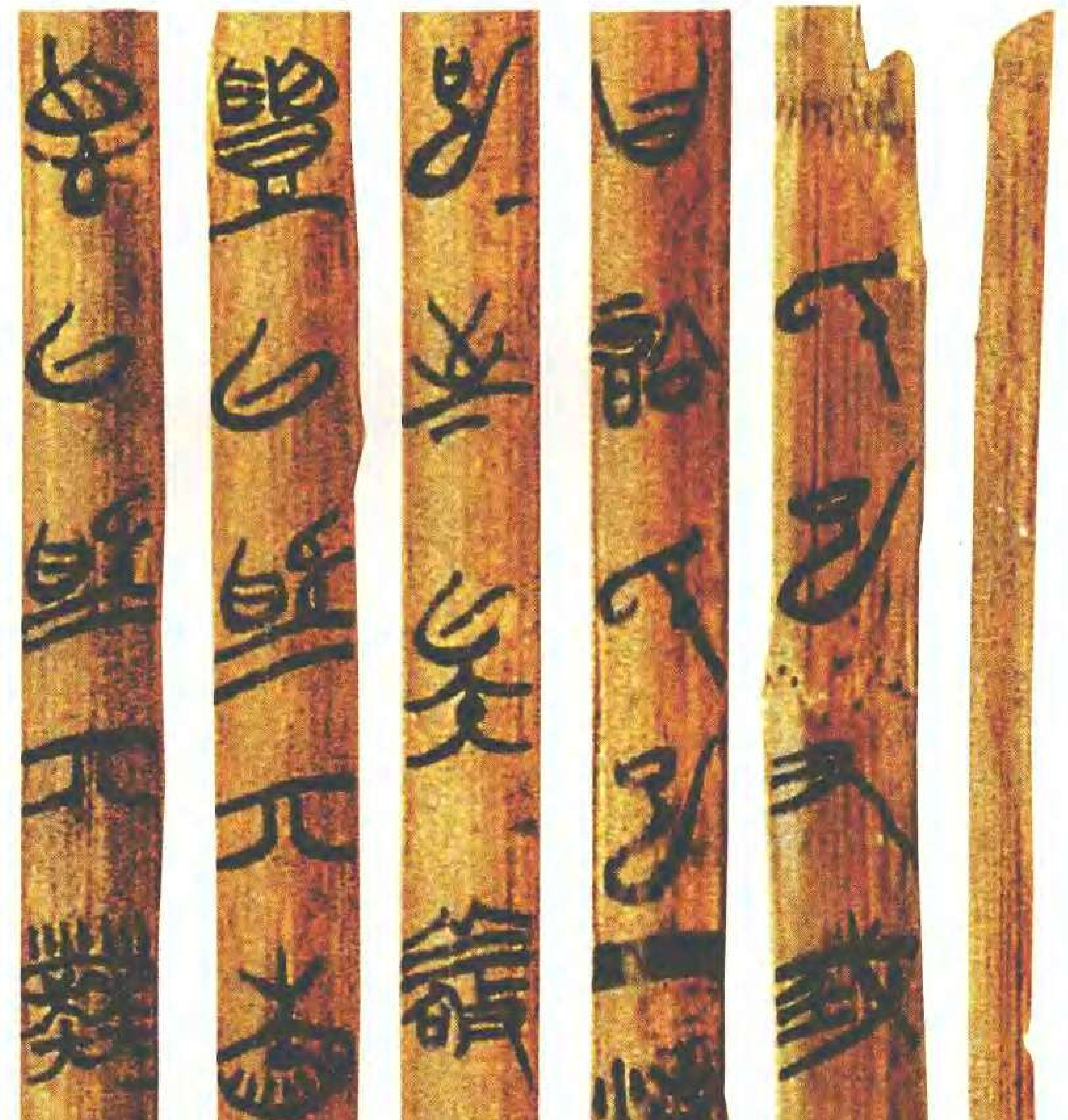
也多言難而𢡺退者也衰矣少矣邦風丌內勿也尃僧人谷安大會材安丌言旻丌聖善孔=曰佳能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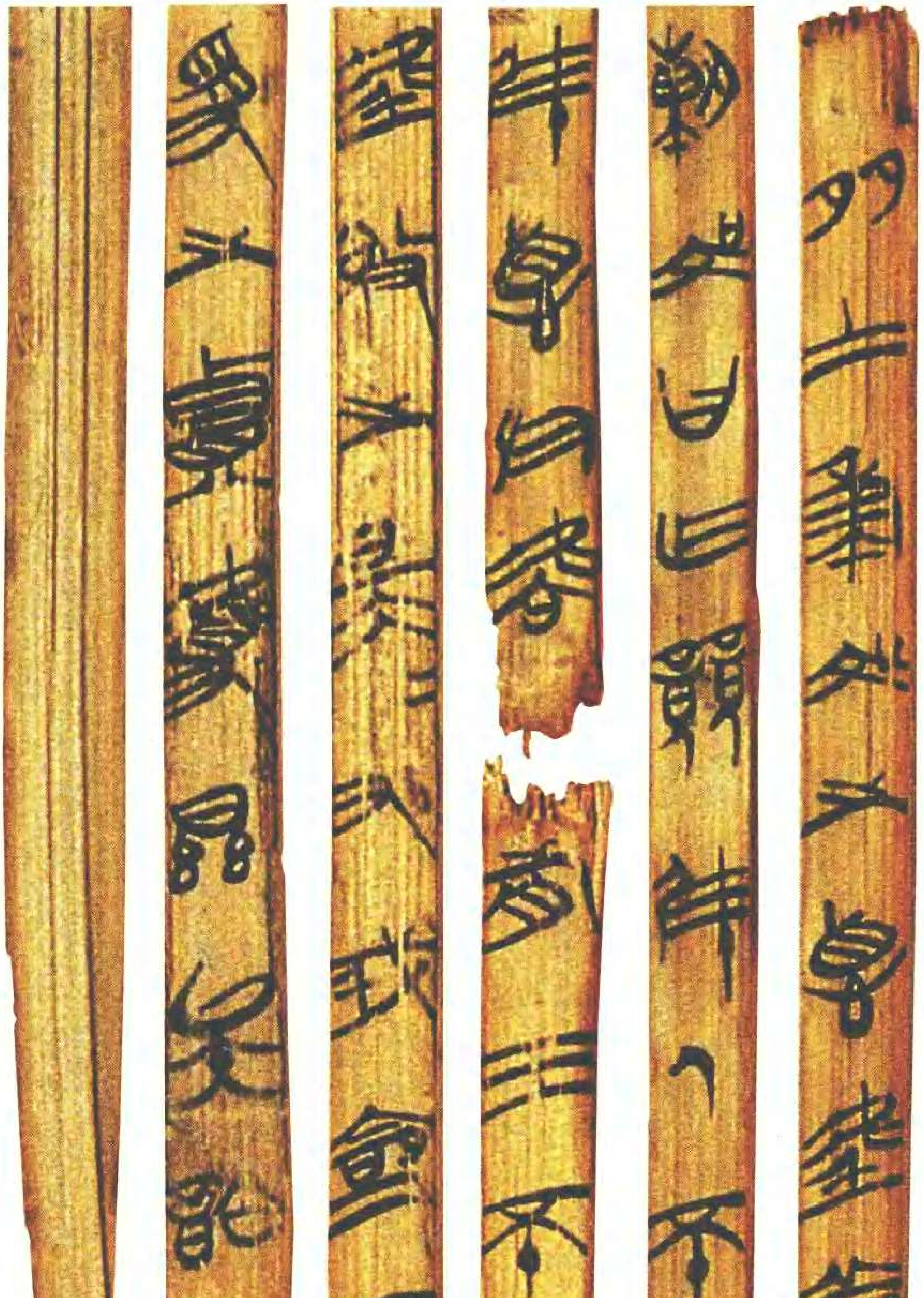
曰詩丌猷坪門▪與戔民而𢓊之丌甬心也𤖼可女曰邦風氏也▪民之又慼惓也卡=之不和者丌甬心也𤖼可女



氏也又城工者可女曰訟氏也■清宙王悳也▪至矣敬宗宙之豊吕爲丌沓秉旻之悳吕爲丌䢵▪肅讐



六



多士秉旻之悳虐敬之剌旻曰乍競隹人不㬎隹悳於虐前王不忘虐敓之昊＝又城命二后受之貴䞣㬎矣訟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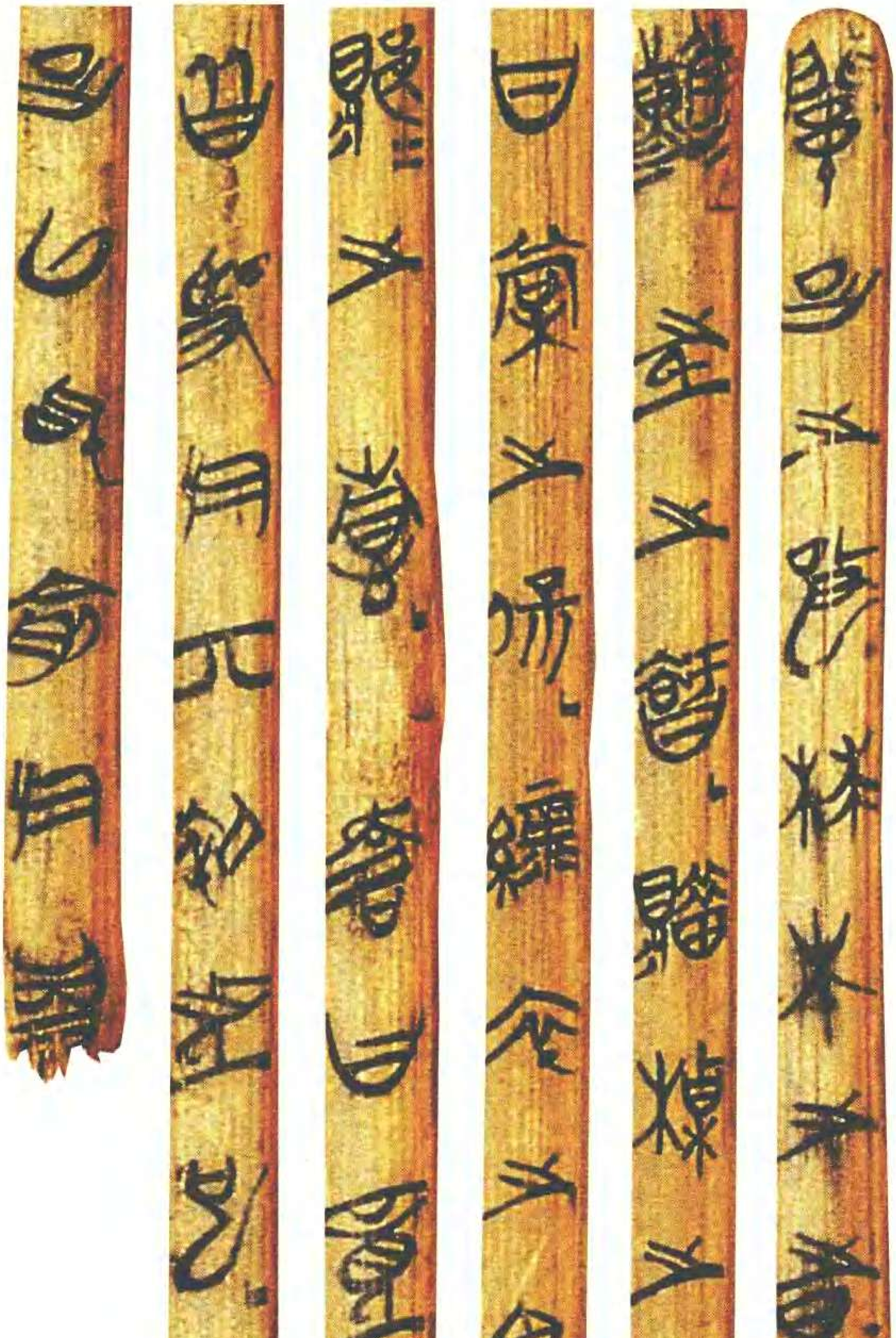
褱爾累惪害城胃之也又命自天命此文王城命之也■信矣■孔＝曰此命也夫■文王隹谷也㝵虐此命也

十月善諀言■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少旻多惥=言不中志者也少鵷丌言

不亞少又恁安■少叀考言則言讒人之害也■伐木

賓咎於其也■天保丌㝵彔蔑畺矣巽寡悳古也■誶父之賗亦又㠯也■黃鳥則困而谷反丌古
也多恥者丌忞之虐靖=者莪則㠯人𡕱也裳=者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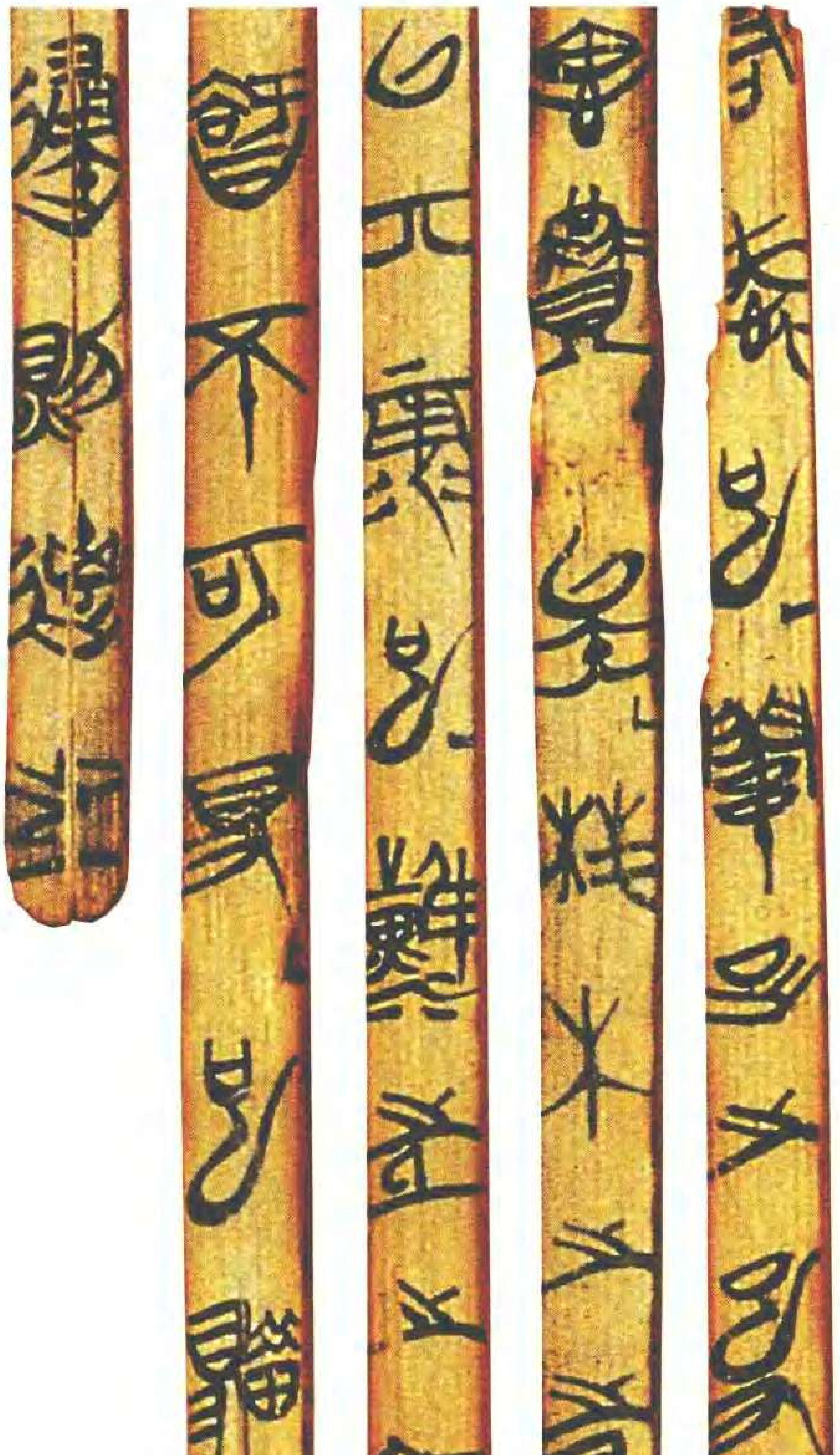
十



閘疋之攺■梂木之旹■灘㞷之智■鵲槕之逯■甘棠之保■綠衣之思■[illegible]＝之情■害曰童而皆臤

於丌初者也■閘疋㠯色俞於豊

十一



青蟋也■闗疋之改則丌思賹矣■梂木之旹則㠯丌录也■灘㞷之智則智不可㝵也鵲樔之逯則𨔻者

十二

好反內於豊不亦能改虖■梂木福斯才君子=不

十二

可㝵不攴不可能不亦智亙虐■䧿棵出吕百兩不亦又𨒅虖■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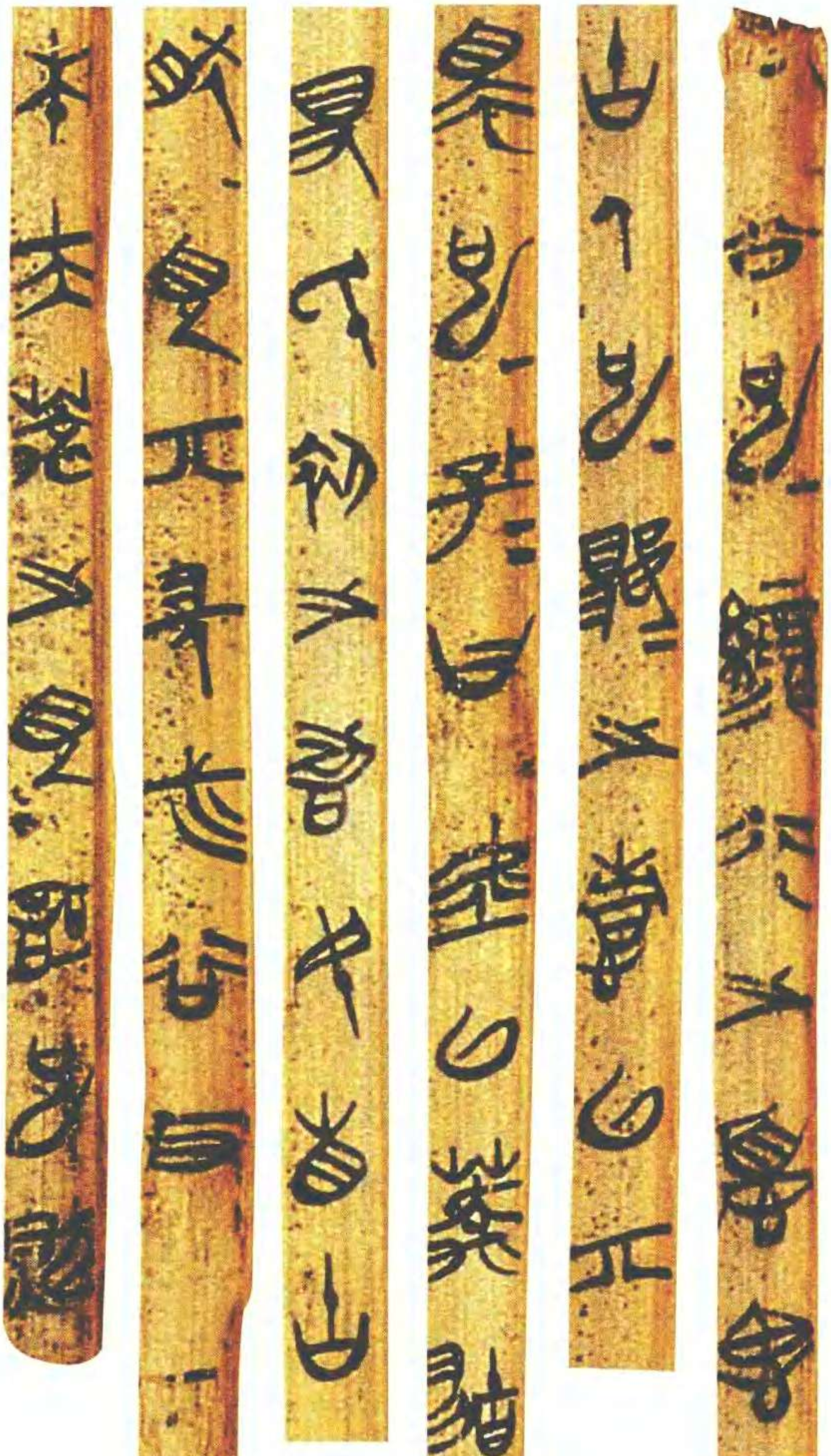
十四

兩矣■丌四章則俞矣■㠯琹亓之敓悆好色之忨㠯鐘鼓之樂

十五

及丌人敬蟋丌查丌保厚矣■甘棠之蟋㠯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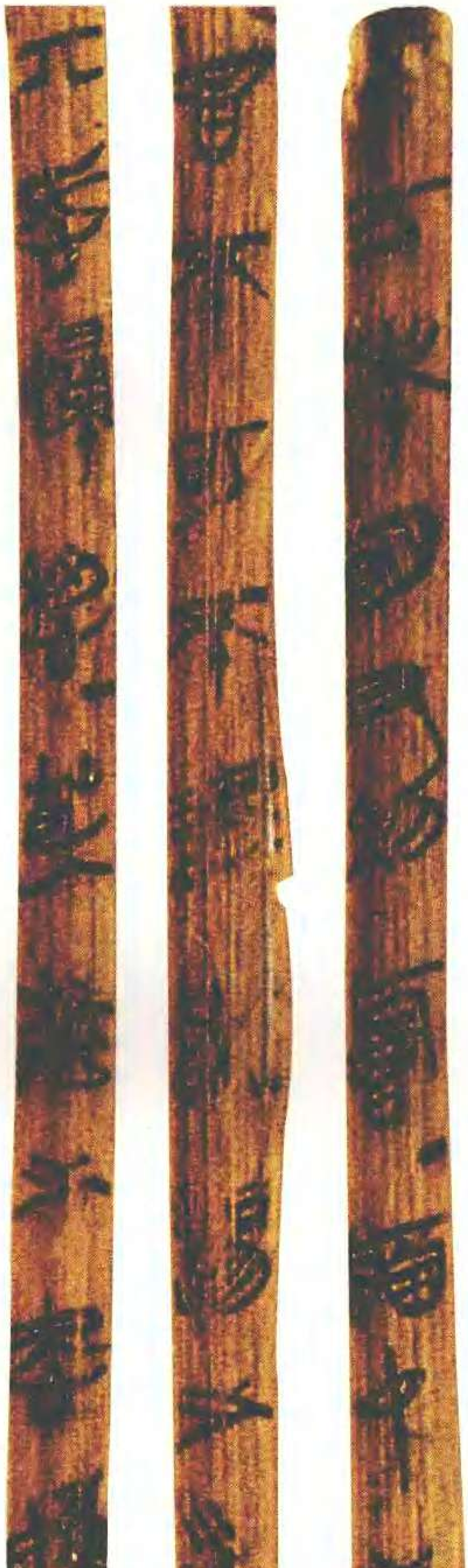
十六



邵公也■綠衣之悳思古人也■鶠=之情㠯丌蜀也■孔=曰虗㠯䓫[illegible]㝵氏初之詩民眚古然■
見丌𡿵必谷反一本夫䓫之見訶也則

東方未明又利詞■牆中之言不可不韋也■湯之水丌㤅婦悡■菜蓊之㤅婦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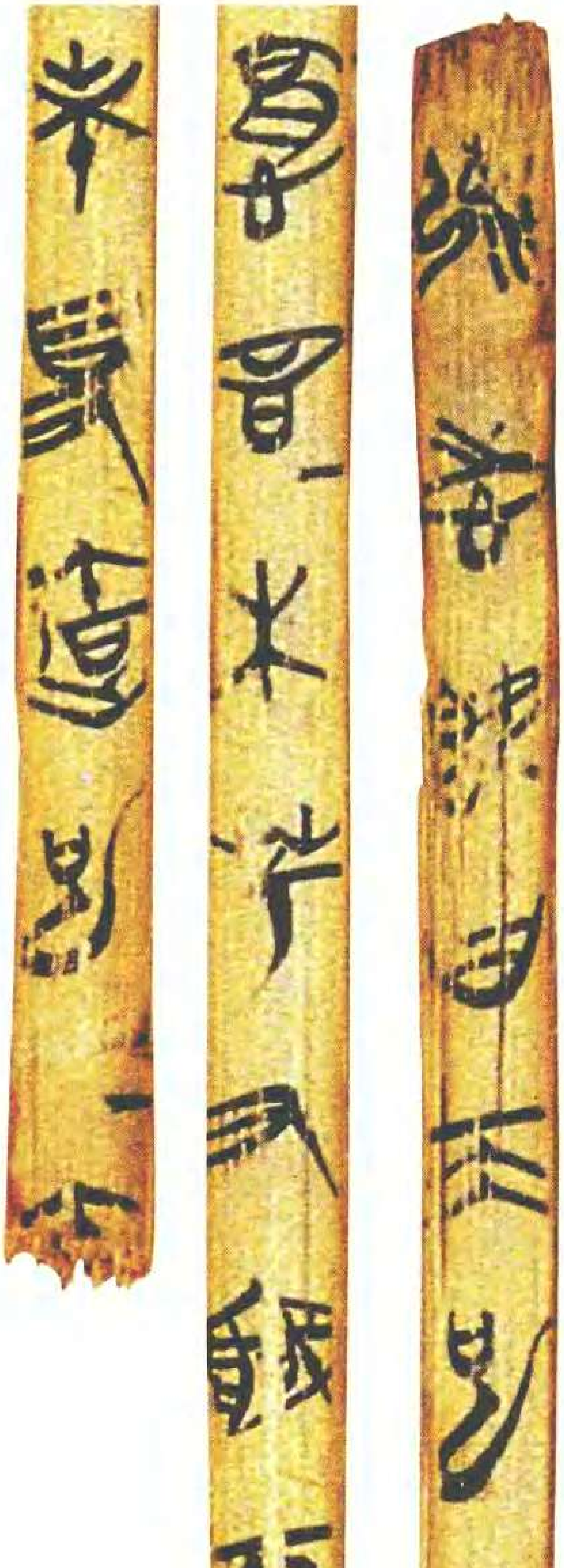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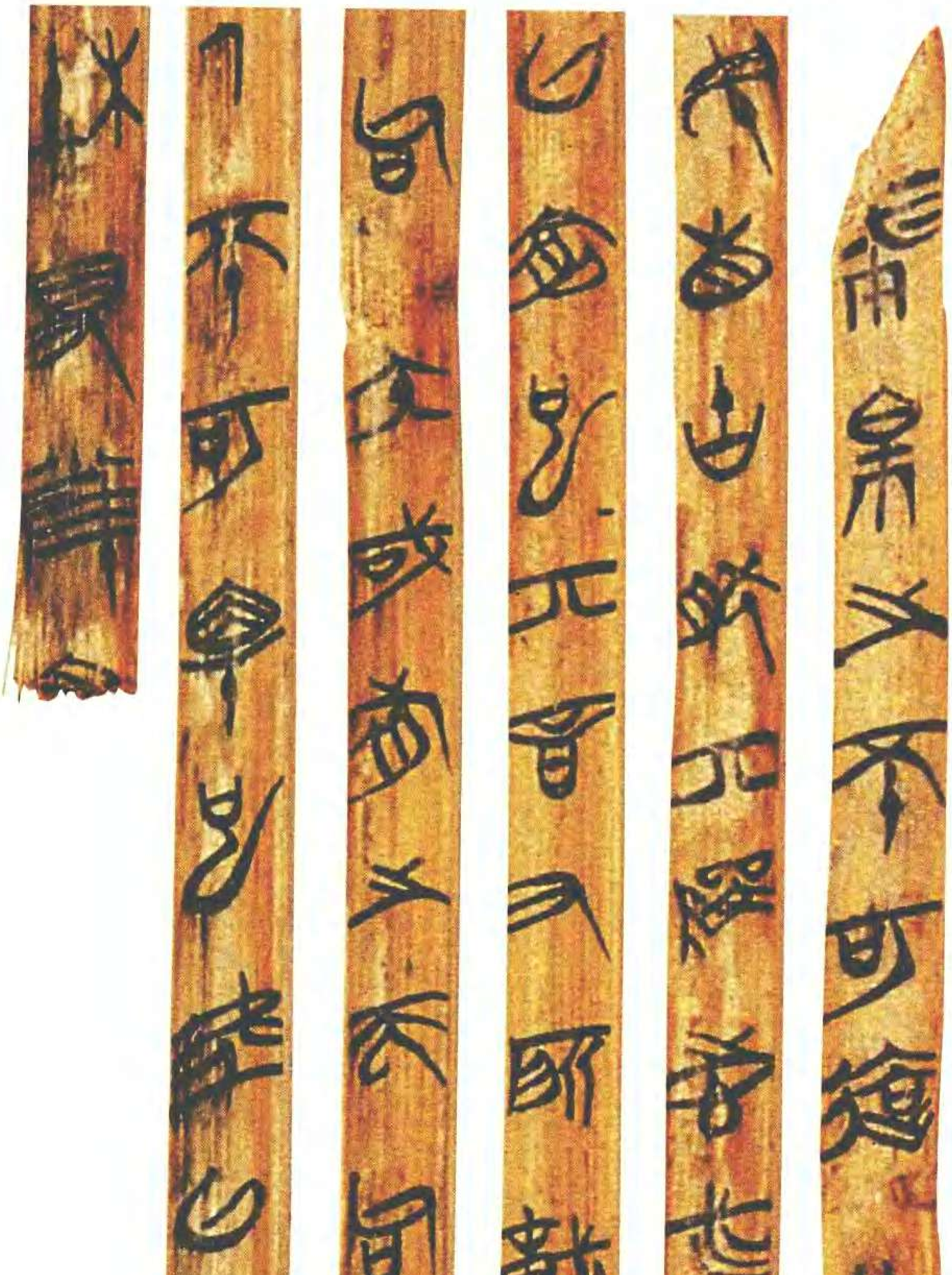
因木苽之保吕俞丌宨者也折杜則情憙丌至也■

[illegible]志既曰天也猷又悳言▪木苽又藏忈而未㝵達也▪交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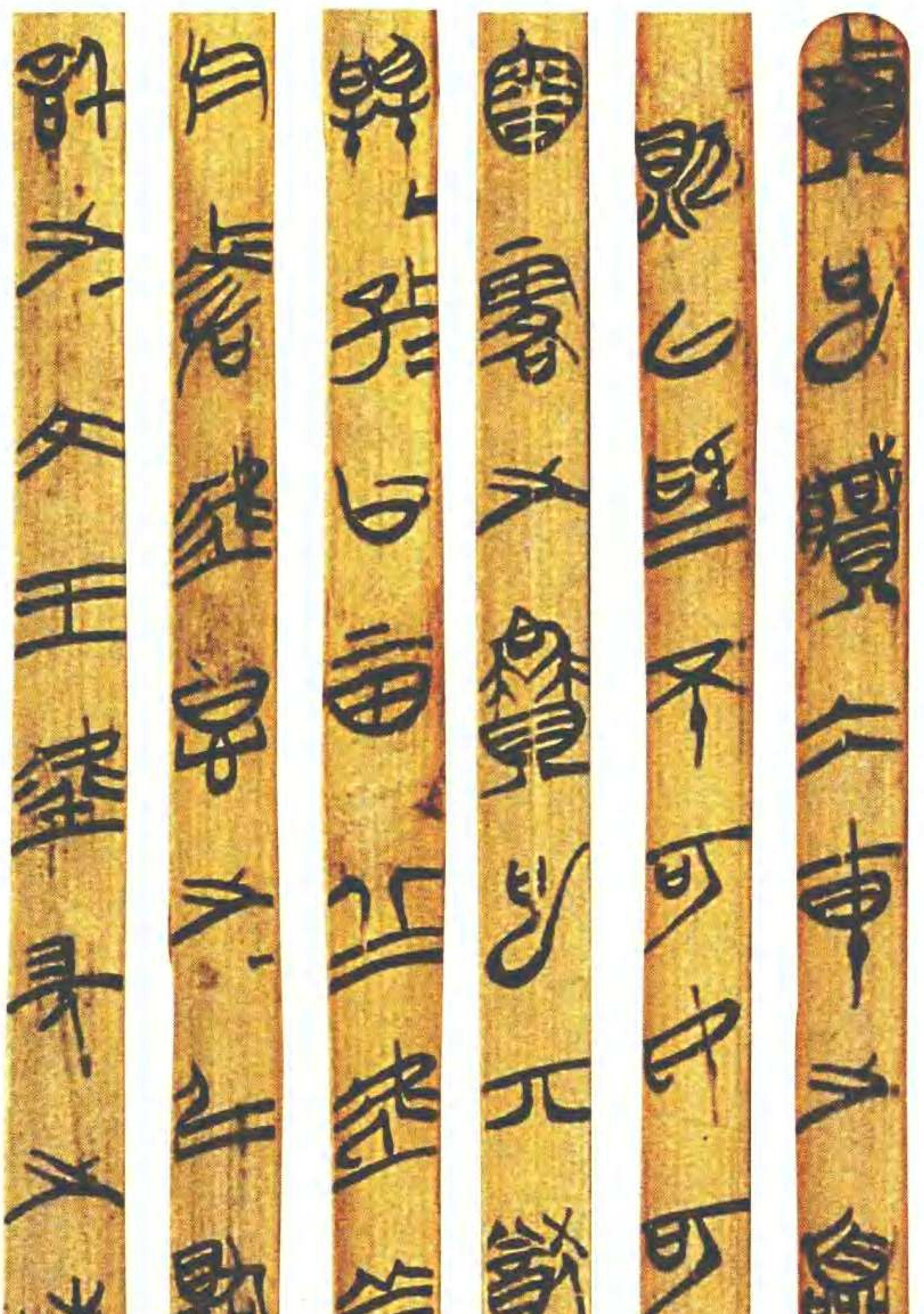
二十



番帛之不可迲也■民眚古然丌隈志必又吕俞也■丌言又所載而后内或前之而后交人不

可觧也虗吕折杜㝵雀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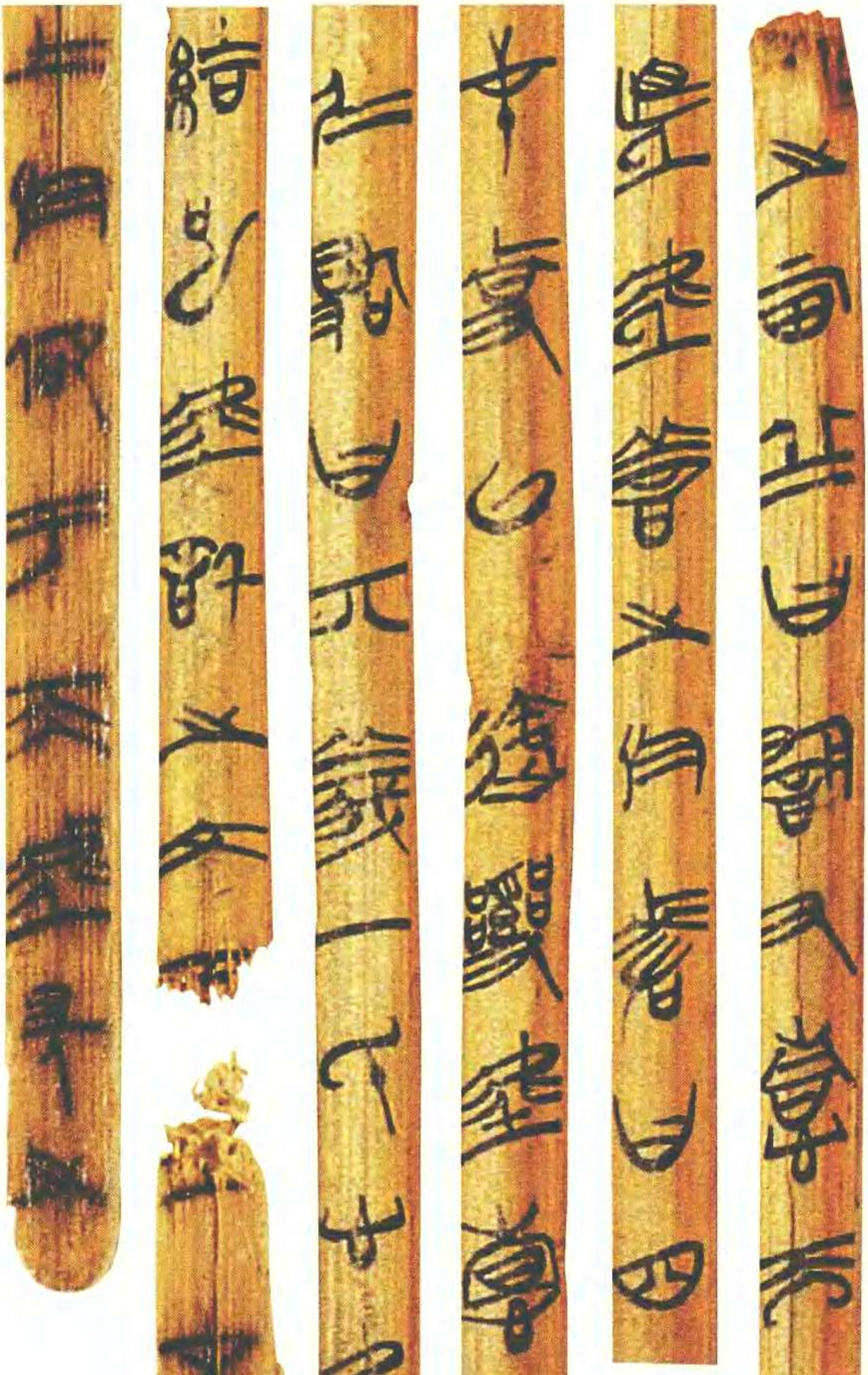


貴也贇大車之囂也則㠯爲不可女可也審露之賺也丌猷乾與▪孔＝曰訶丘虗善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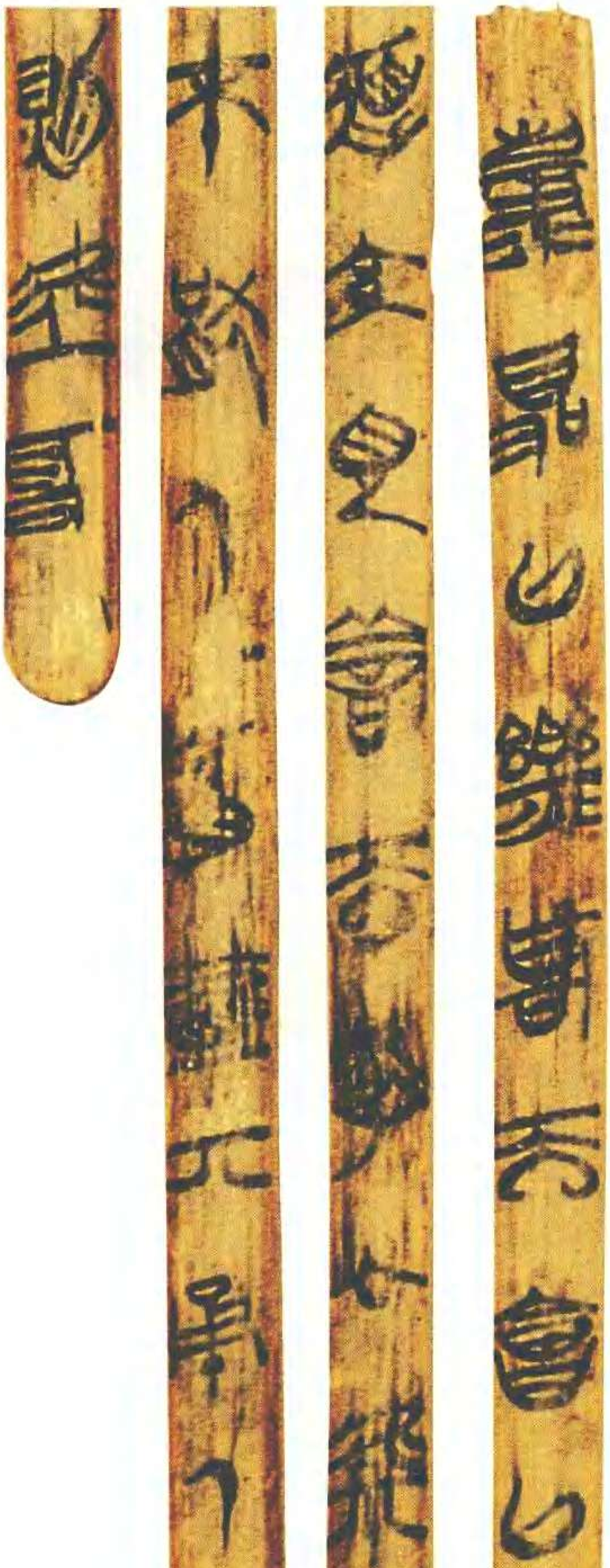
差虗憙之▪巳駘虗信之▪文王虗光之清

之亘丘曰訇又情而亡望虗善之於差曰四矢貞㠯御嚻虗憙之■尸鵅曰丌義一氏心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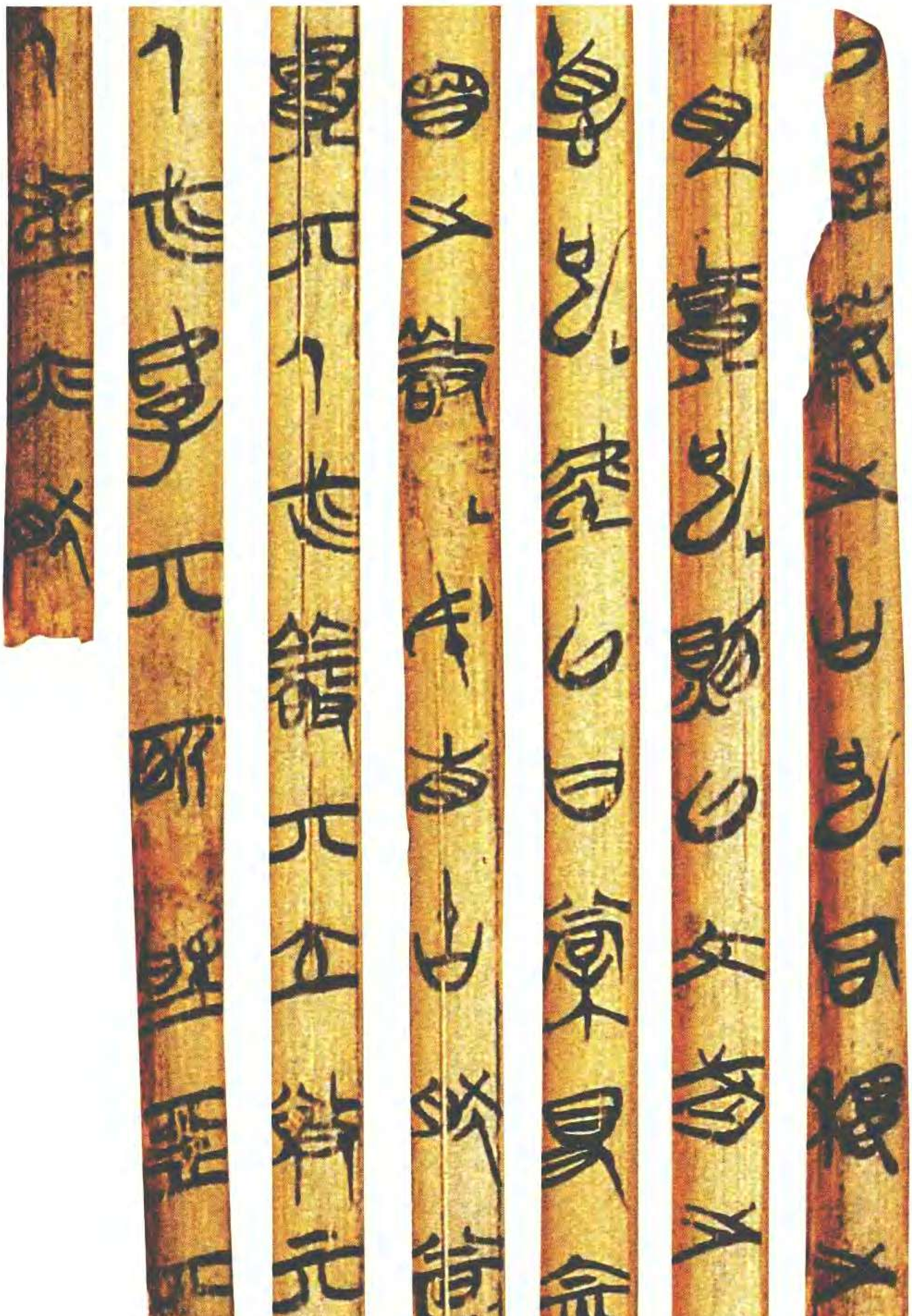
結也虗信之文王　　王才上於卲于天虗光之



二十三



𢊁鳴吕樂訂而會吕道交見善而季冬虖不猒人■兔虘丌甬人則虗取



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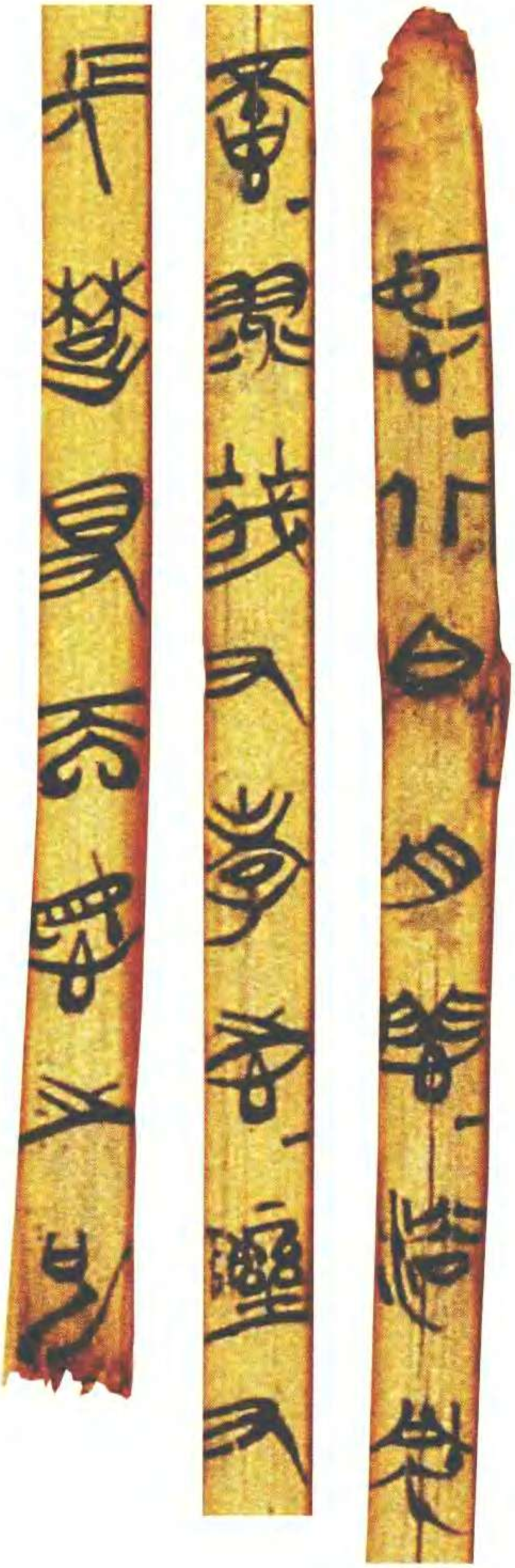
吕　蘛之古也▪后稷之見貴也▪則吕文武之悳也▪虗吕甘棠㝵宗宙之敬▪民眚古然甚貴

丌人必敬丌立敓丌人必好丌所爲亞丌人者亦然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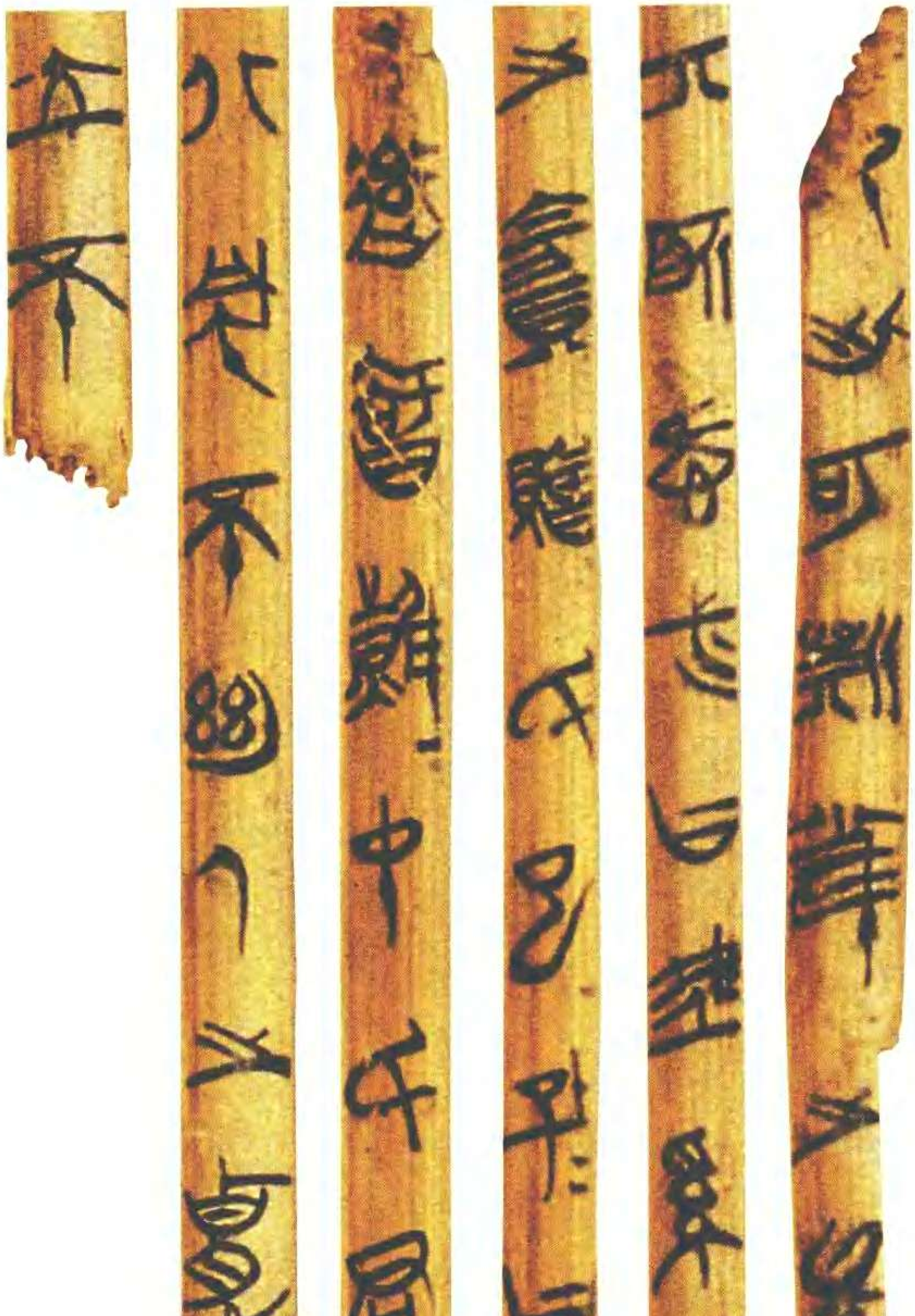
腸=少人■又兔不弄肯■大田之采章智言而又豊■少明不

二十六



忠■北白舟悶■浴風丕■翏莪又孝志■隉又長楚㝵而悬之也

二十七



女此可斯雀之矣䢔丌所忈必曰虗奚舍之賓贈氏也孔=曰七銜智難■中氏君子■北風
不幽人之怨子立不

二十八

亞而不廈障又薺慭窨而不智言■青蠿智

二十九

卷而不智人■涉秦丌幽律而士■角幡婦■河水智

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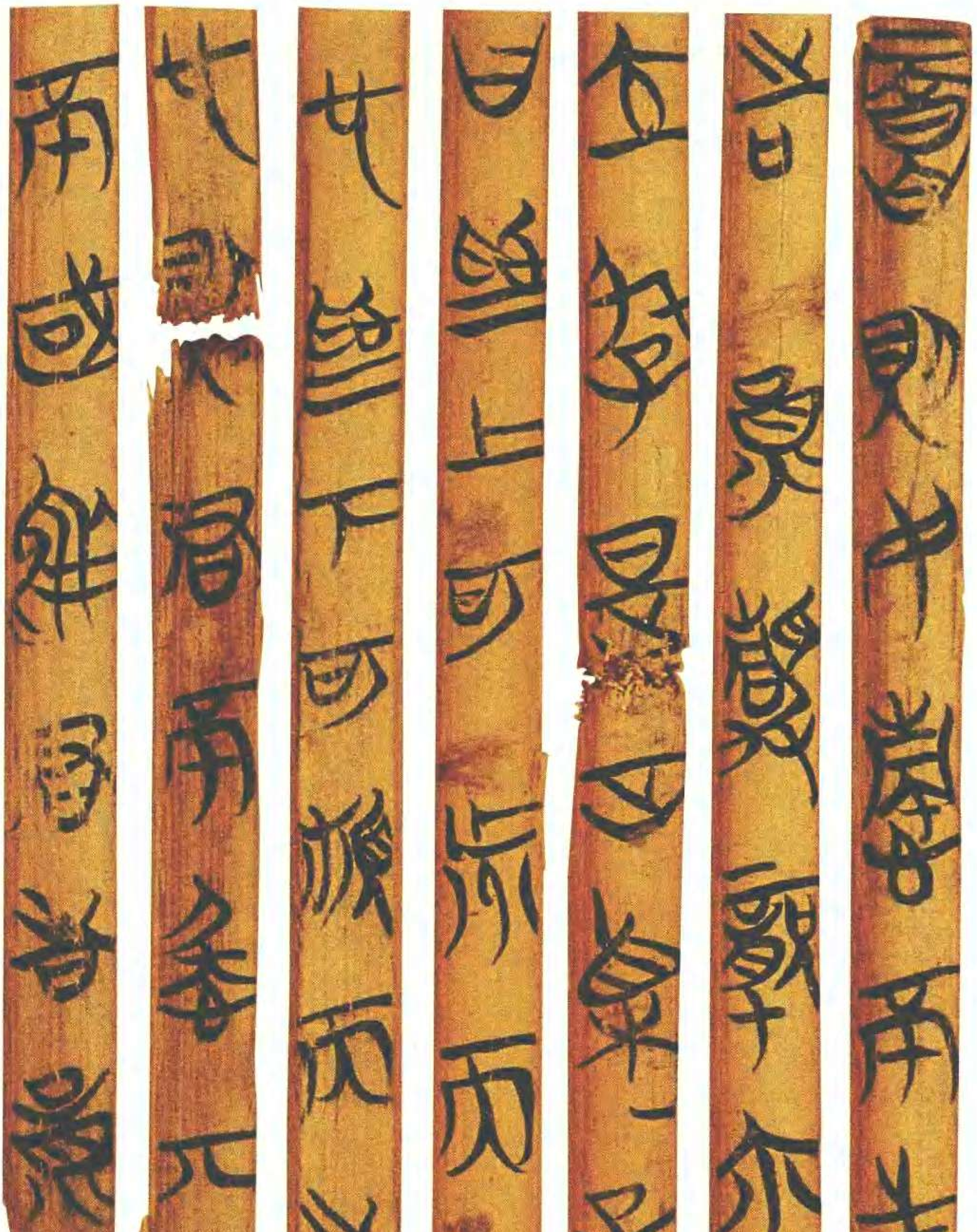
紂衣

缺页

一

子曰玗頖女玗紂衣亞-女亞衖白則民咸劳而型不刺吿員埶型文王萬邦复反■子曰又國者章玗章惡吕眂民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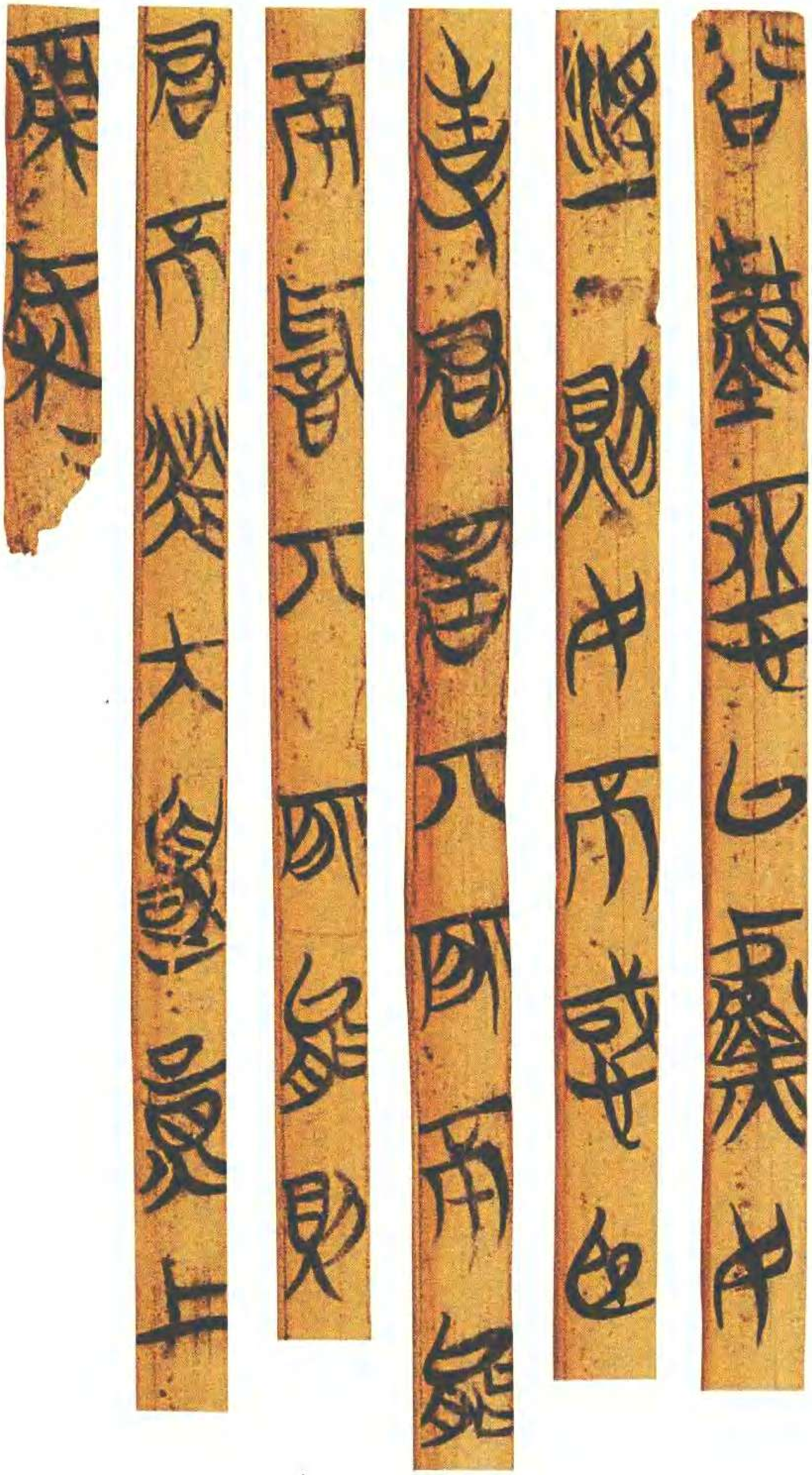


厚則民情不弋告員靜龏尔立玗是正植■子曰爲上可齐而盄也爲下可楨而葡也則君不惫丌臣=不或於君告員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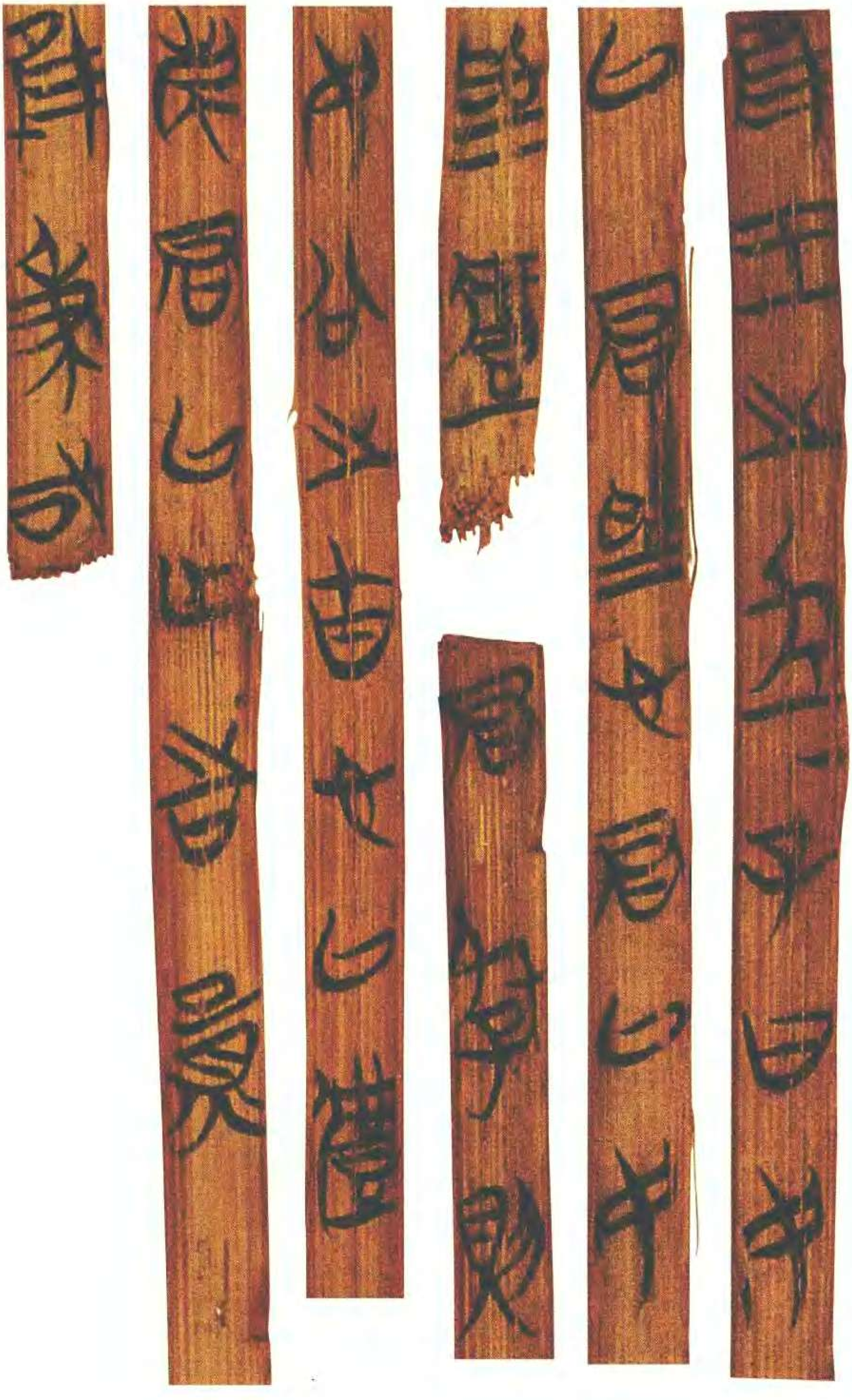
吾人君= 丌義不弋尹𦔻員隹尹夋及康咸又一悳■子曰上人㥯則百眚惑下難𥁰則君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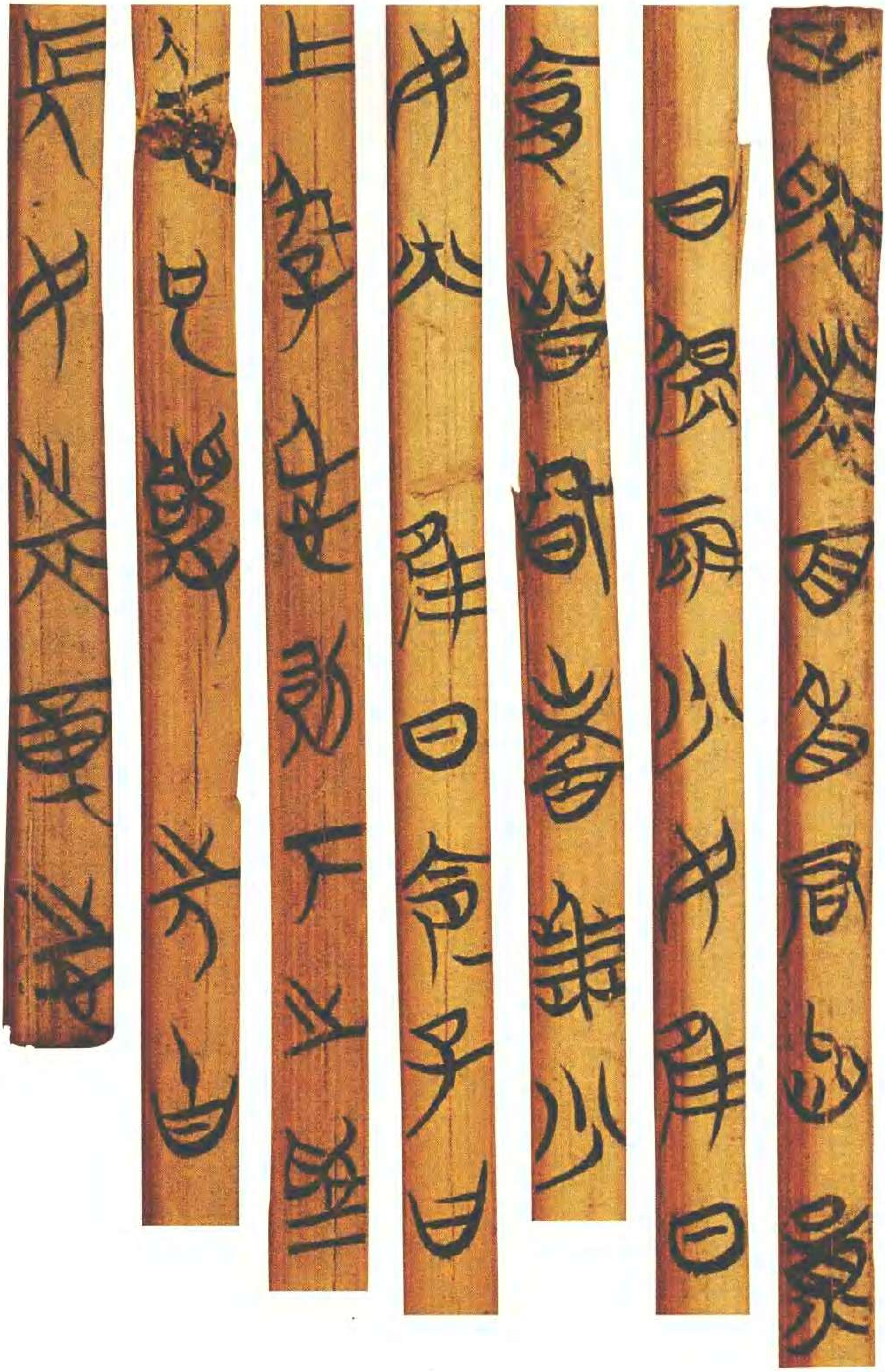
谷數惡吕慮民淫則民不惑臣事君言丌所不能不詞丌所能則君不裝大頣員上帝板〓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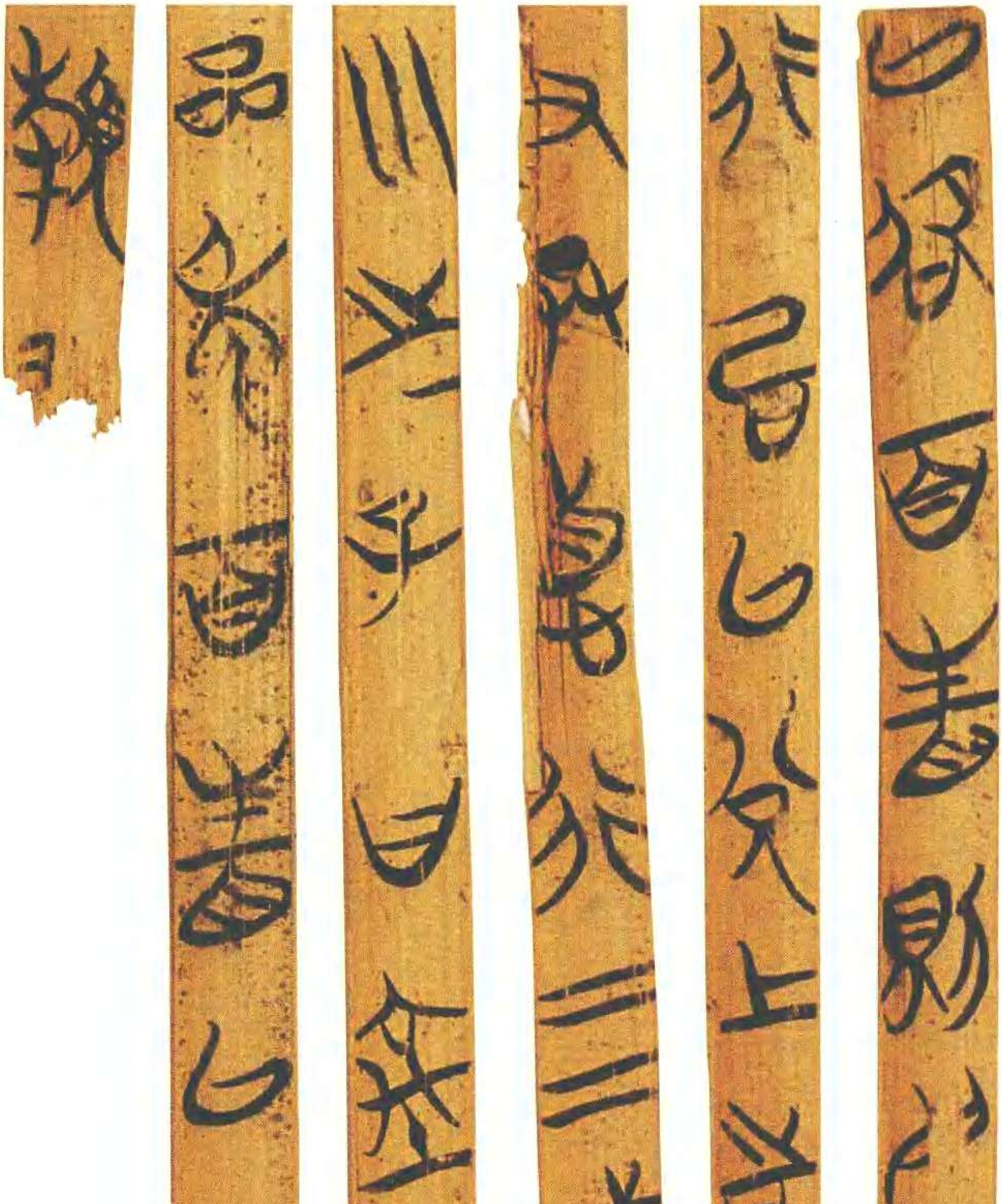
隹王之功■子曰民吕君爲心君吕民爲僼

君哷則民公之古心吕僼廌君吕亡峕員隹秉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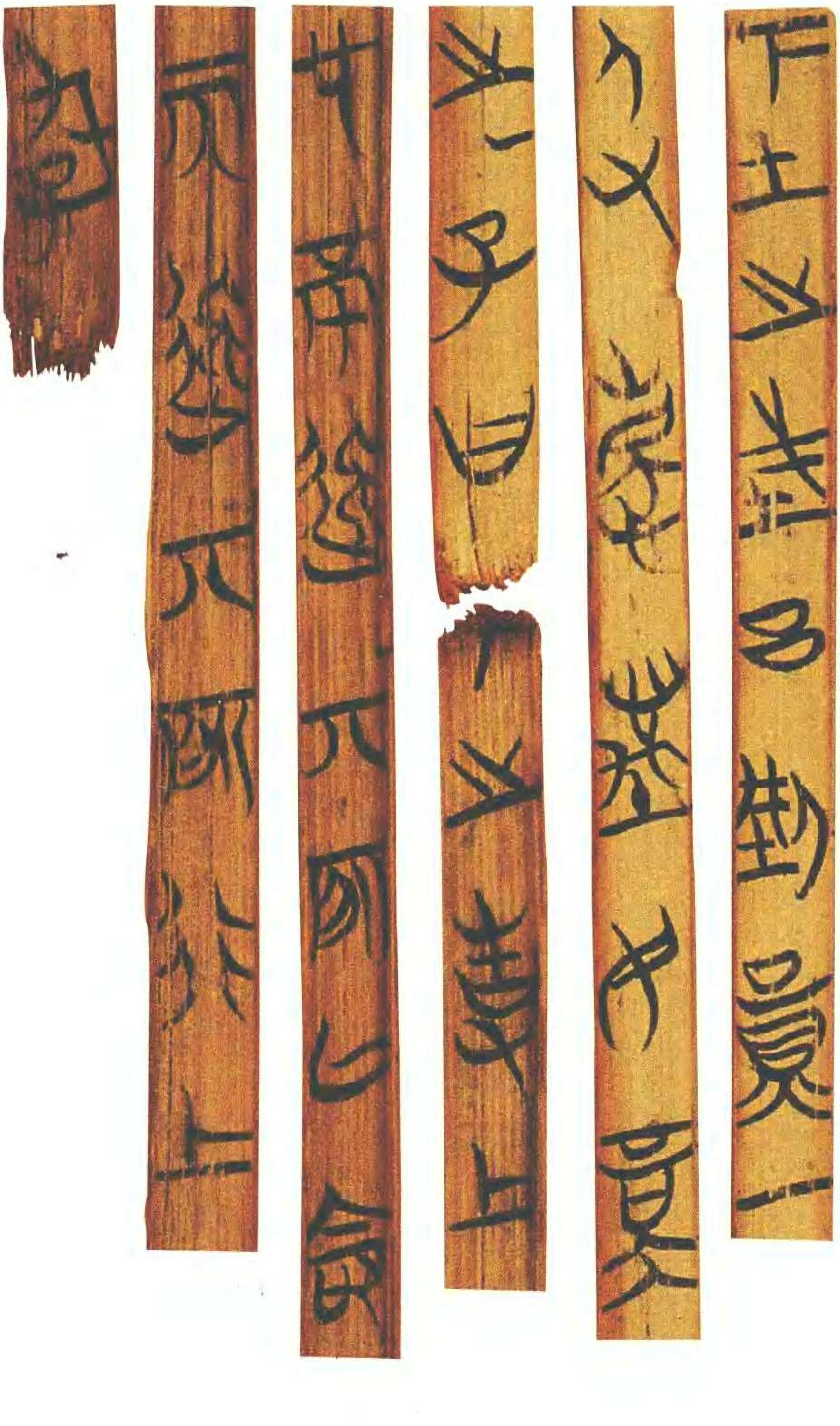


正卒裝百眚君舀員日倶雨少民隹日命晉备耆寒少民亦隹日令■子曰上玗息則下之爲息也静先古長民者章志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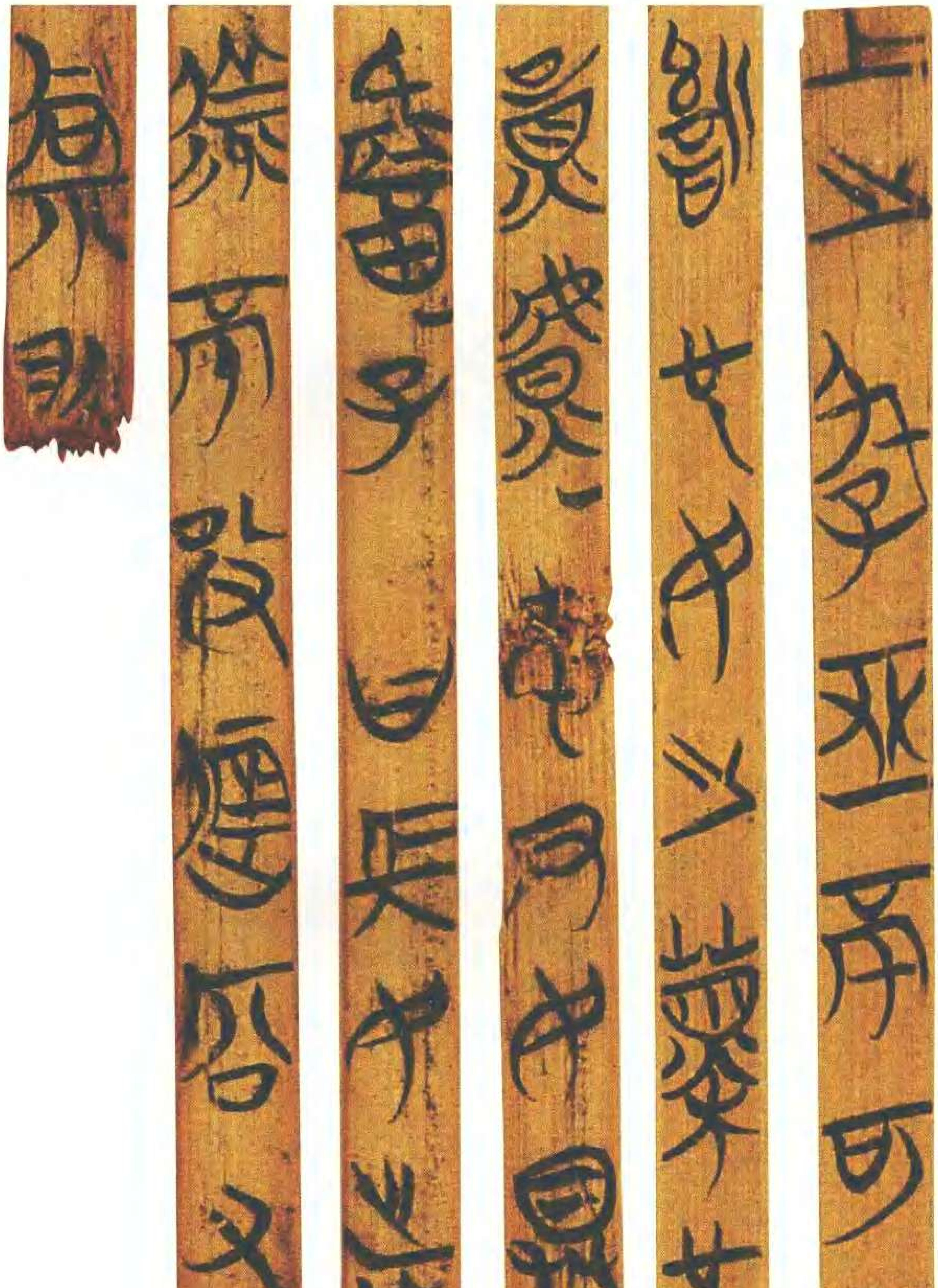


㠯卲百眚則民至行㠯㠯兑上峕員又共悳行四或川之■子曰垔立品年百眚㠯息頓



下土之式呂型員一人又慮墓民訞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亓所吕命而從亓所行上好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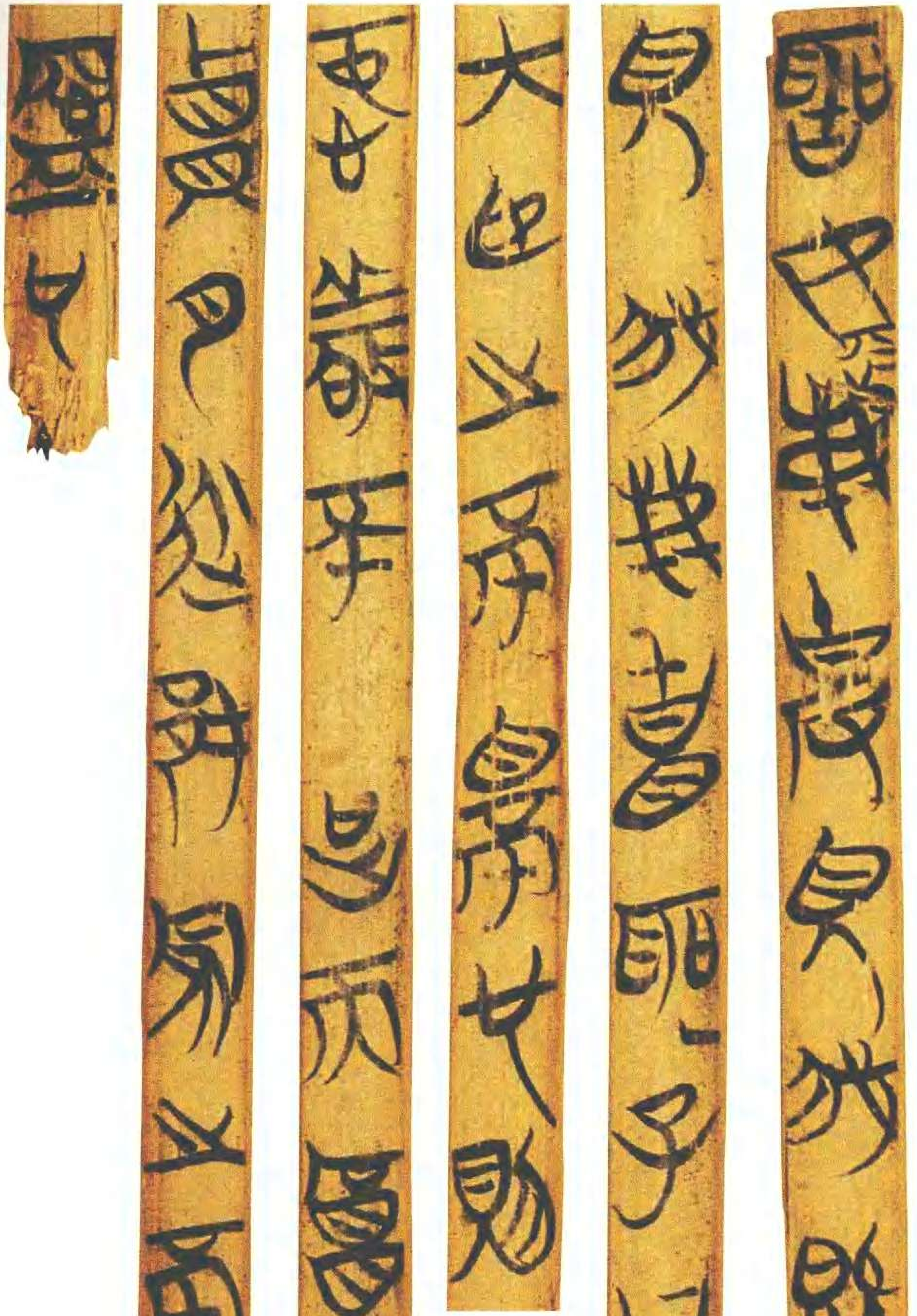


上之玗亞不可不新也民之蘽也呰員號■市尹民具尔詹■子曰長民者衣備不攺𨔶容又祟則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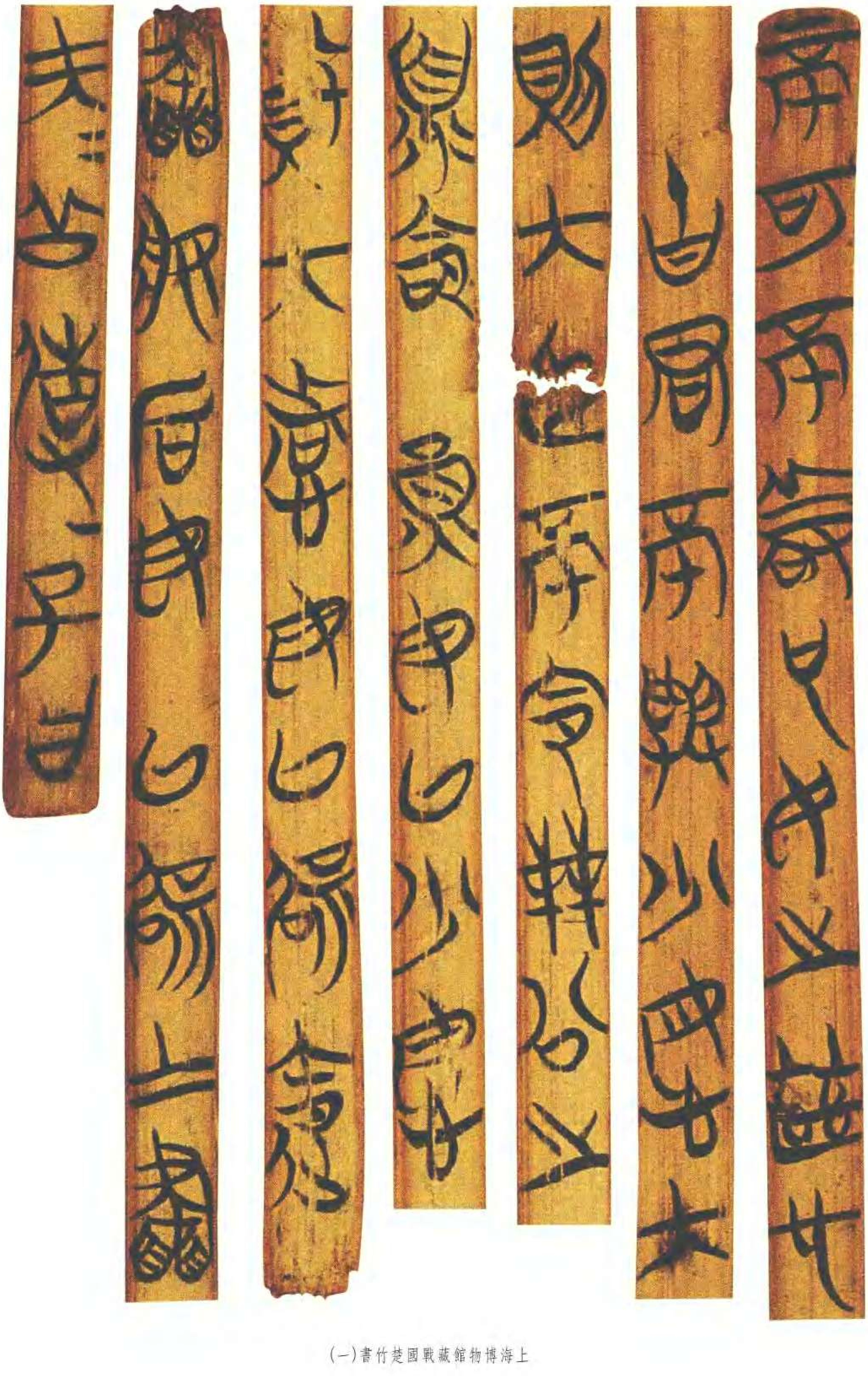
所信▪子曰大人不睪丌所跽而信丌所賤𧦝此吕遊民此吕緮峕員皮求我則女不我㝵𩏼我𢦏▪亦不我力君緷員未見

十一



耶女兀〓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貴耶■子曰大臣之不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乚逃邦家之不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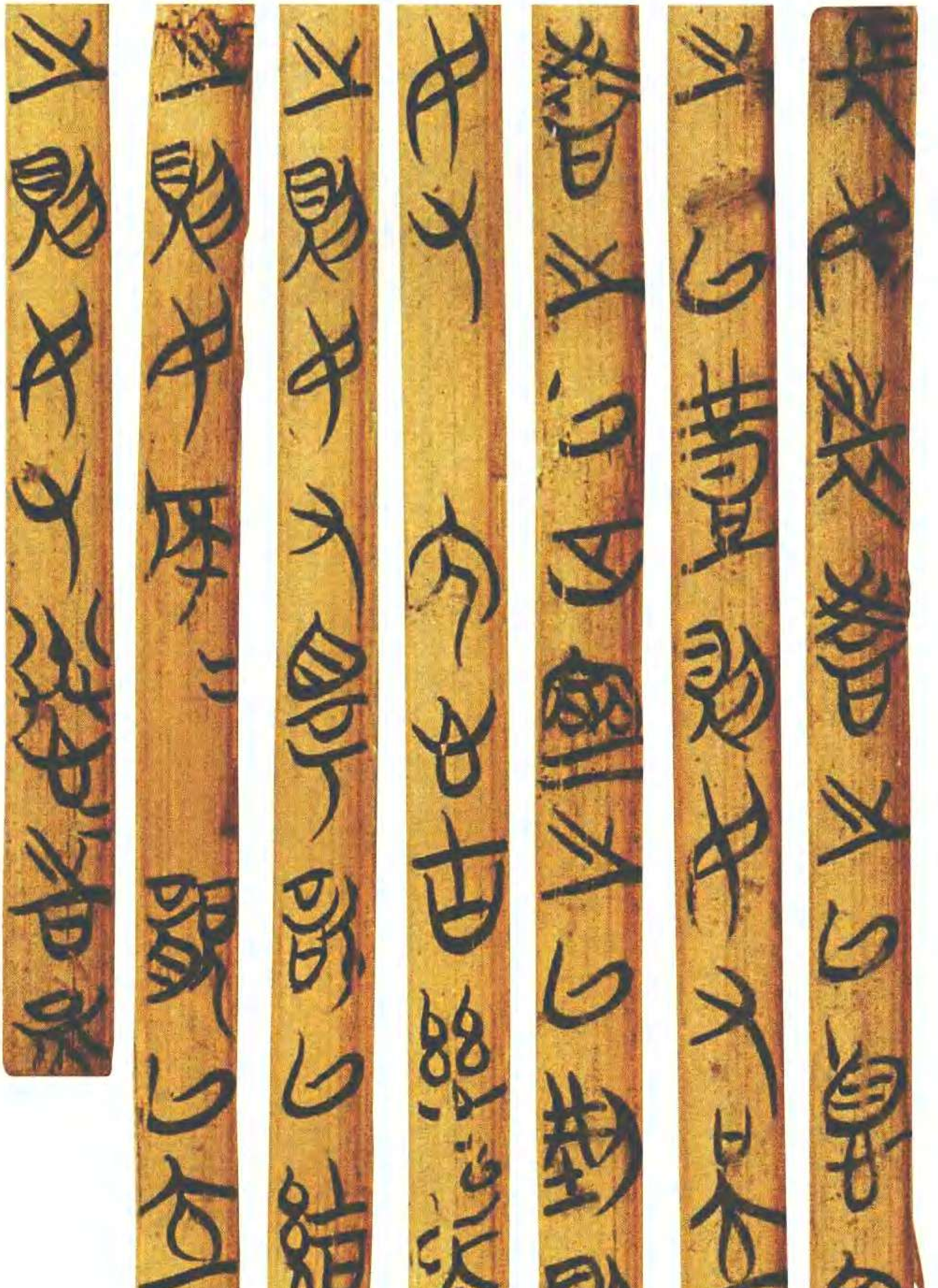
十二



不可不敬也民之藍也古君不與少悬大則大臣不令辡公之寡命員毋吕少悬敗大煮毋吕辟御

書妝后毋吕辟士書夫=向使■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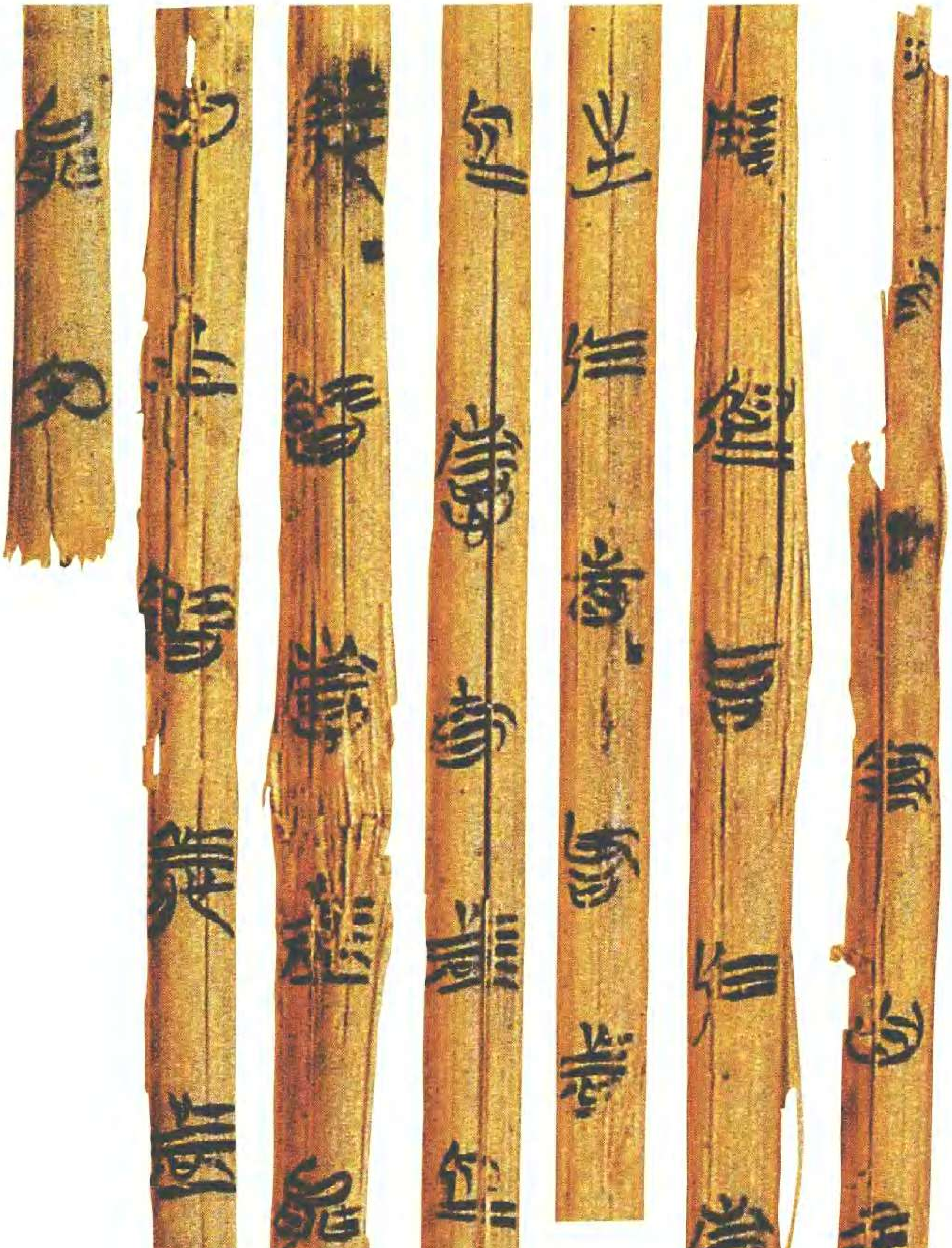
十三



長民者𡥈之吕悳齊之吕豊則民又昰心𡥈之吕正齊之吕型則民又免心古慈吕悉之則民又翠

信吕結之則民伓〓龍吕立之則民又巻〓旹員

二



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於情=生於青■司者近情■酓者近義■智情者能出之智義者能內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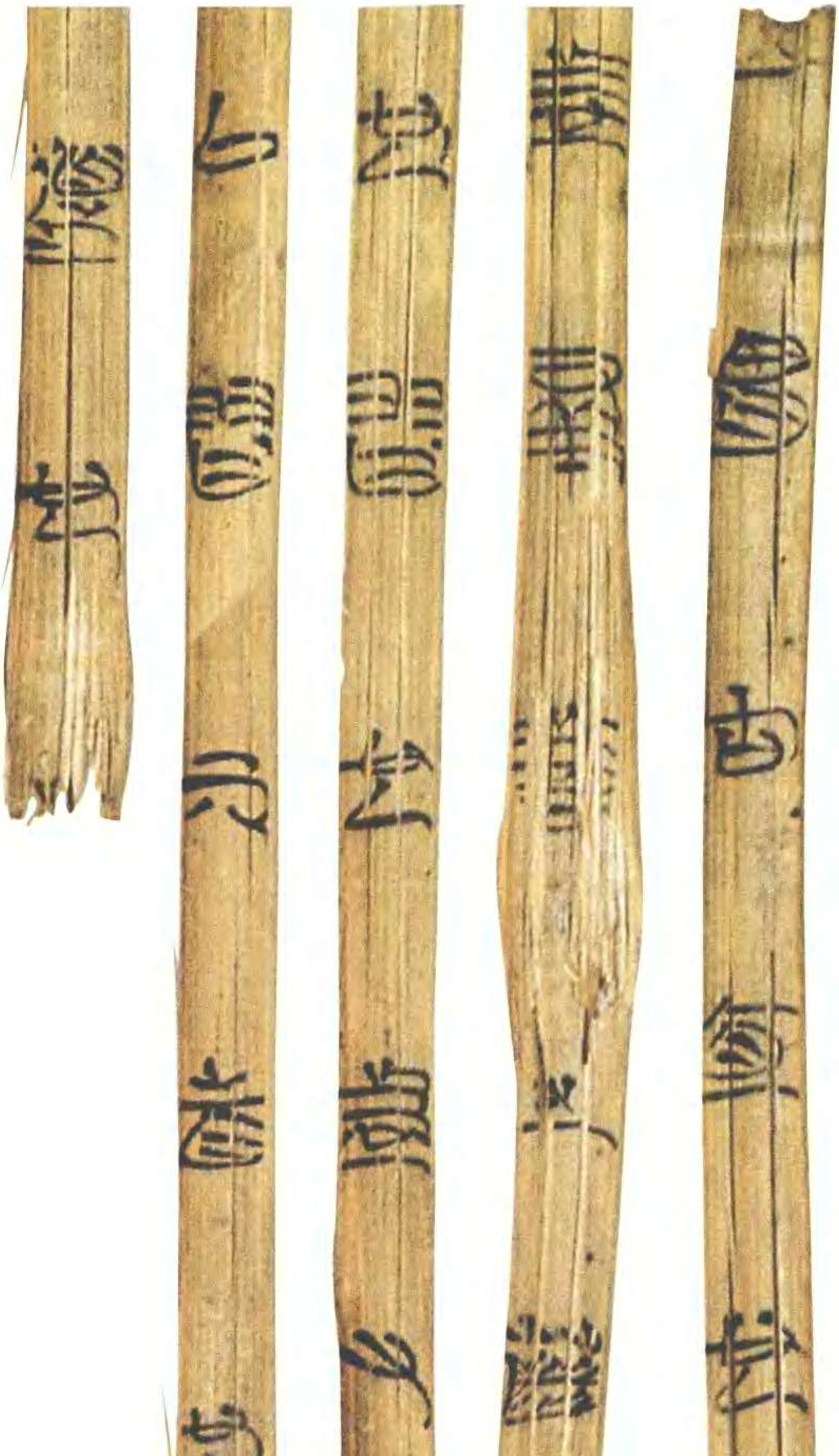
好亞勿也善不善眚也所善所不善埶也凡眚爲宔勿取之也■金石之又聖也弗鈎不鳴

內丌眚一也丌甬心各異■孧皀肰也凡眚或敟之■或逆之■或恣之或蕙之或出

或長之■凡斆眚者勿也■逆眚者兑也恣眚者古也蒠眚者宜也出眚者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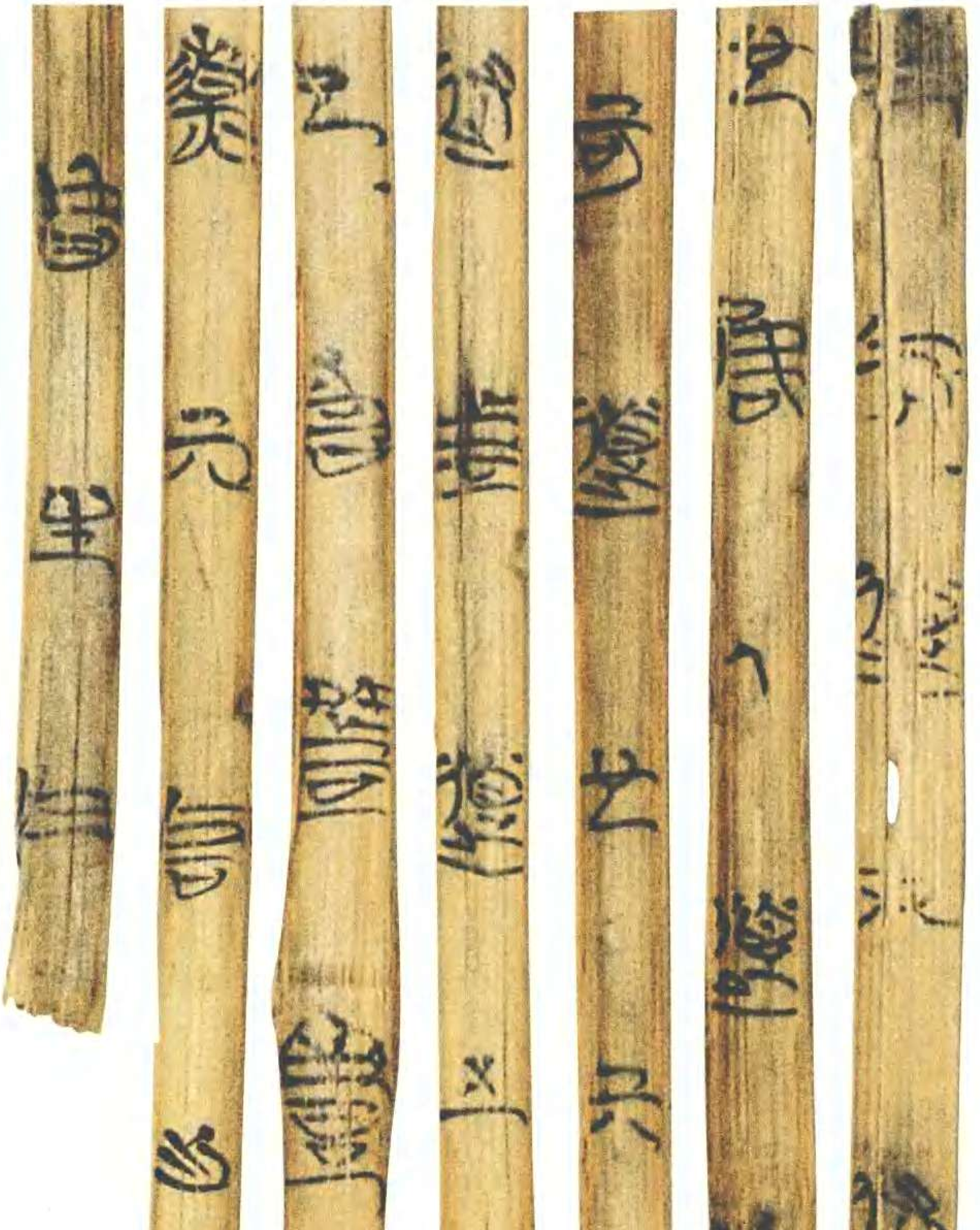
羕眚者習也■長眚者道也■凡見者之胃勿■怠於其者之胃兑■勿之埶者之胃埶■有爲也

七



之胄古■宜也者羣善之蕝也習也者又吕習丌眚也■道也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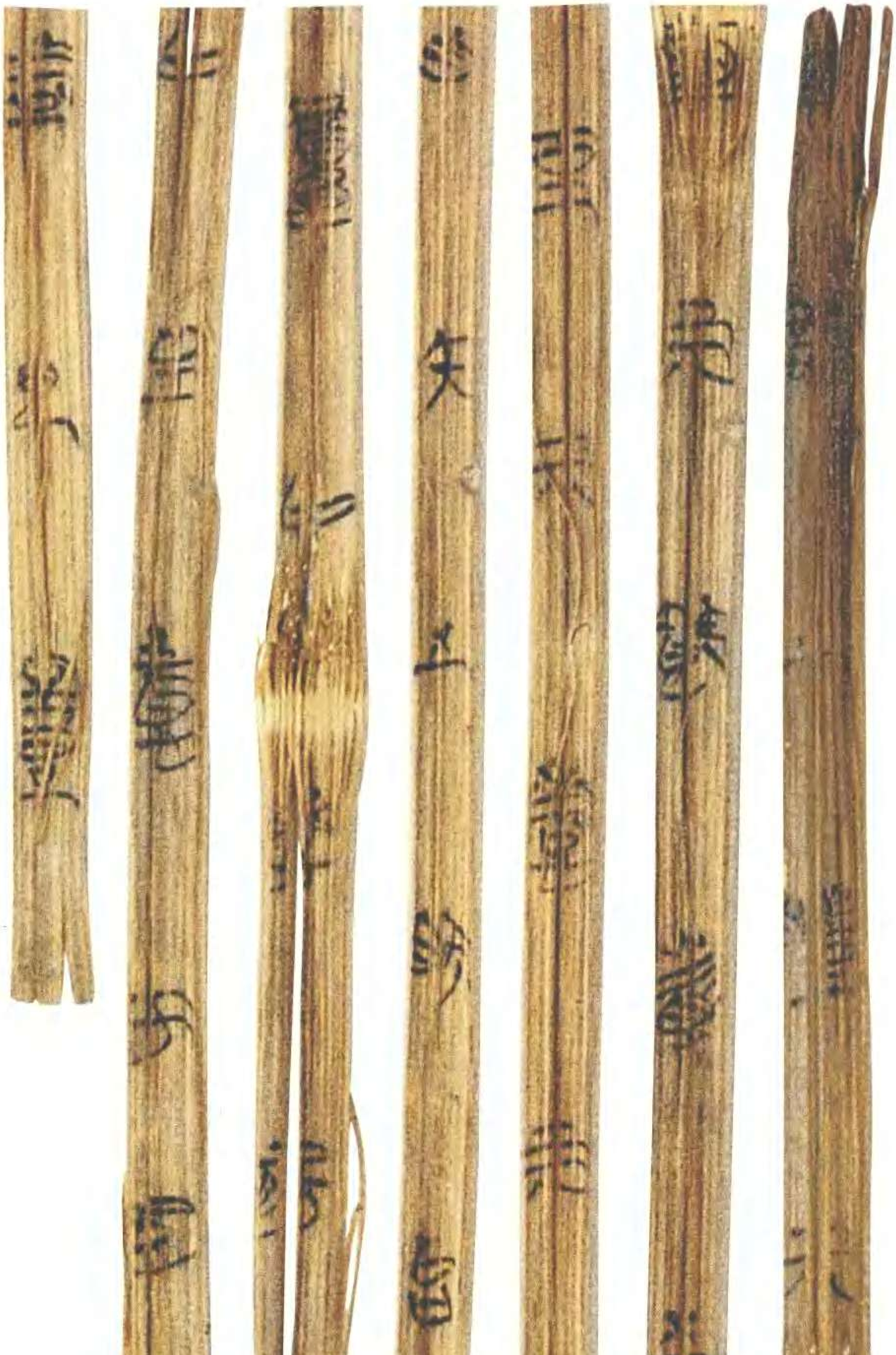


爲宔■道四述也唯人道爲可道也丌三述者道之而已■訔箸豊樂丌司出也並生於

九

又爲〓之也■箸又爲言之也豊樂又爲𦦗之也■聖人比其頪而侖會之䆑丌先逡而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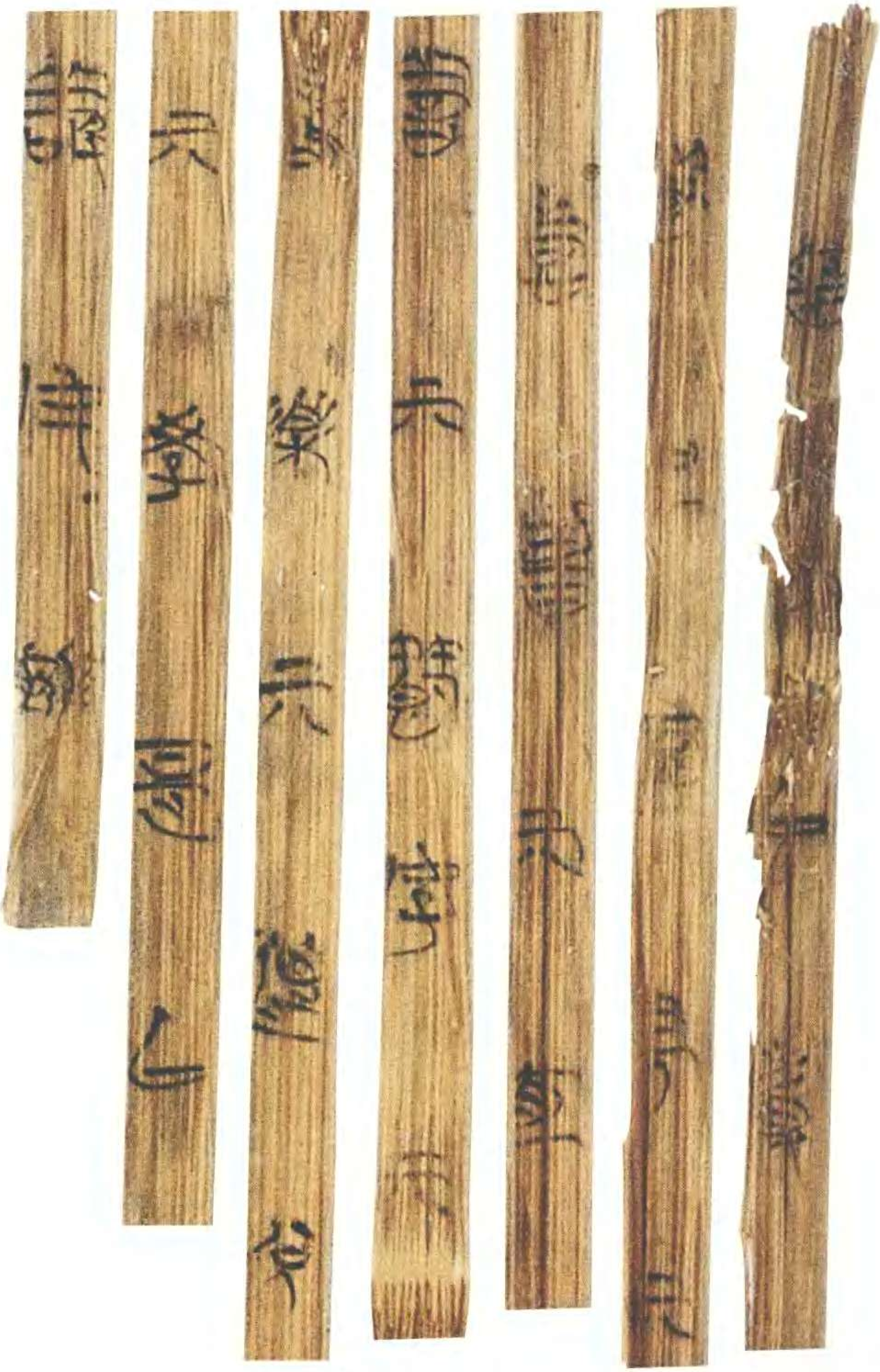


逆訓之體丌宜而節度之里丌情而出內之肰句復吕𡥈=所吕生悳於中者也豊

十一

情或興之也■堂事因方而裚之■丌先逡之舍則宜道也■或舍爲之節則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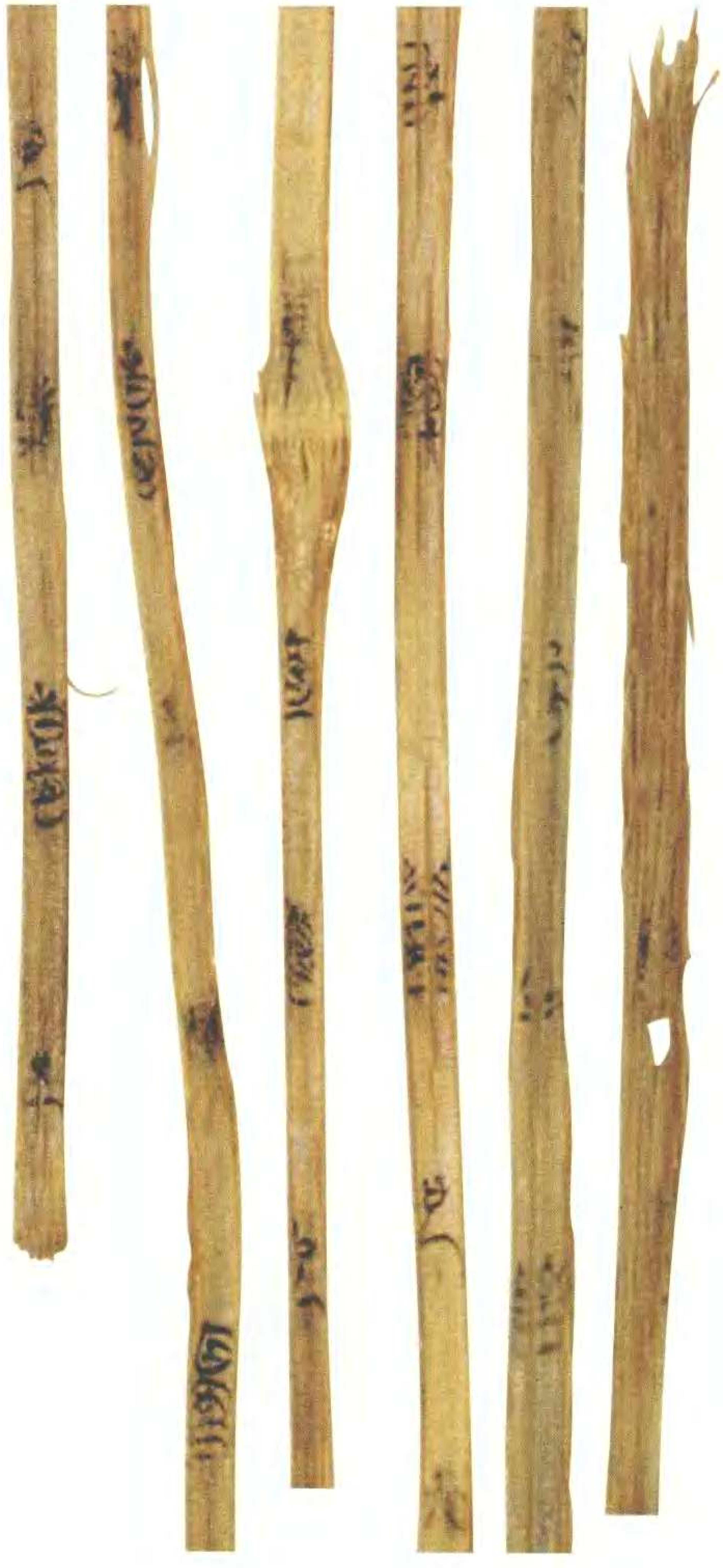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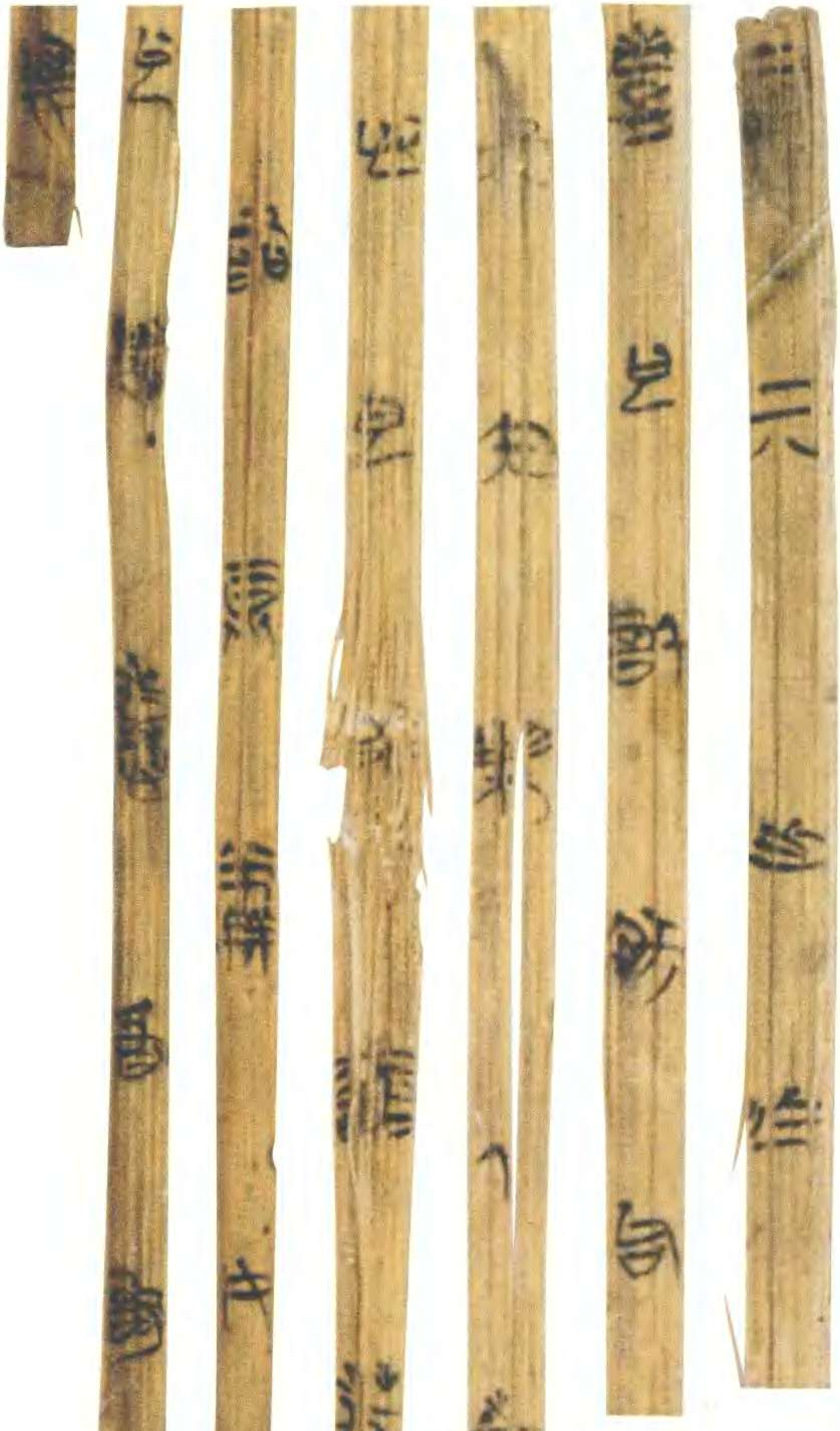
畜所㠯廈節也孝-光丌情貴丌宜善丌節好丌頌樂丌道兑丌孚是㠯敬安■拜

丌譽廈也希帛所㠯爲信與登也丌詞宜道也芺憙之洴睪也樂憙之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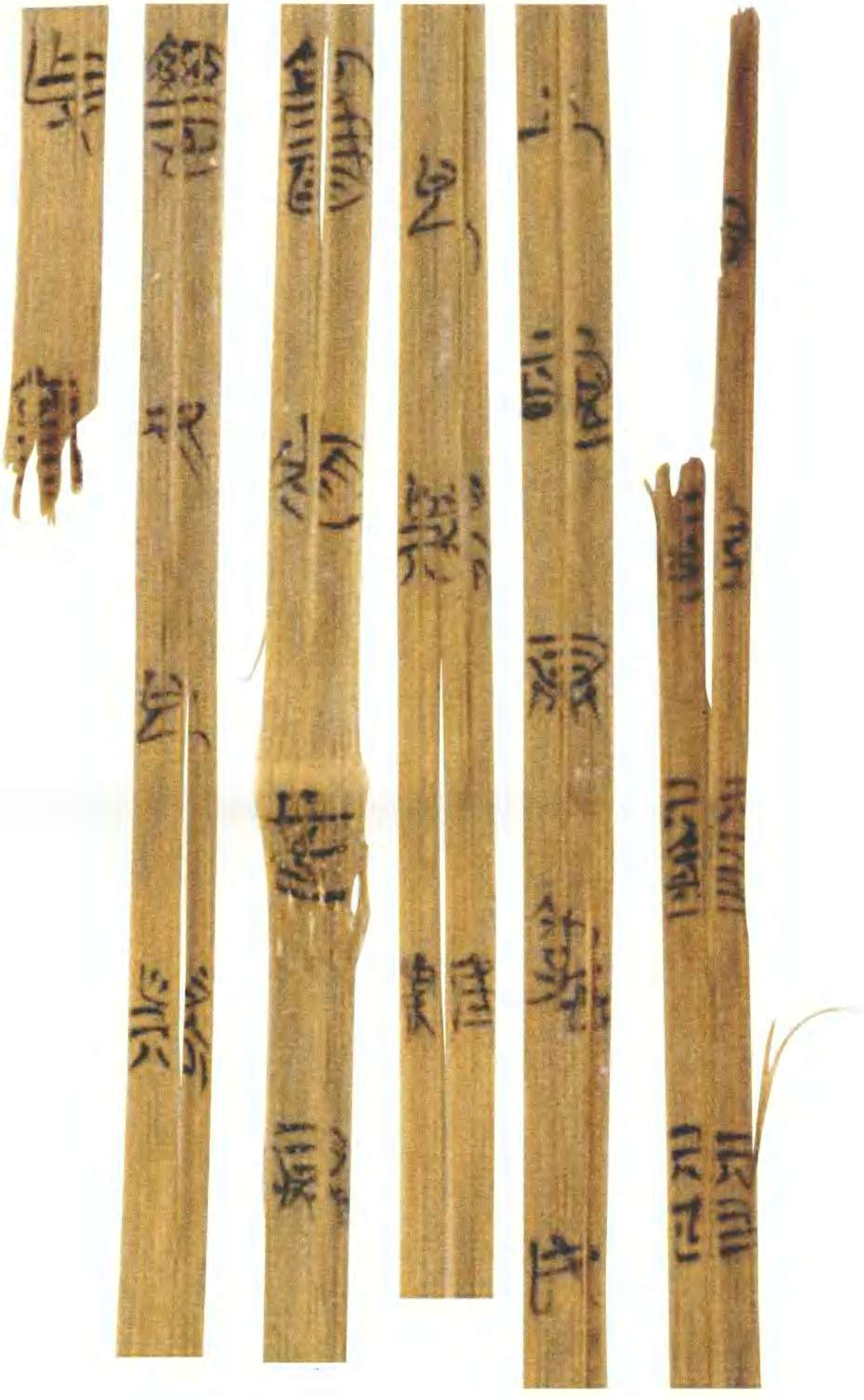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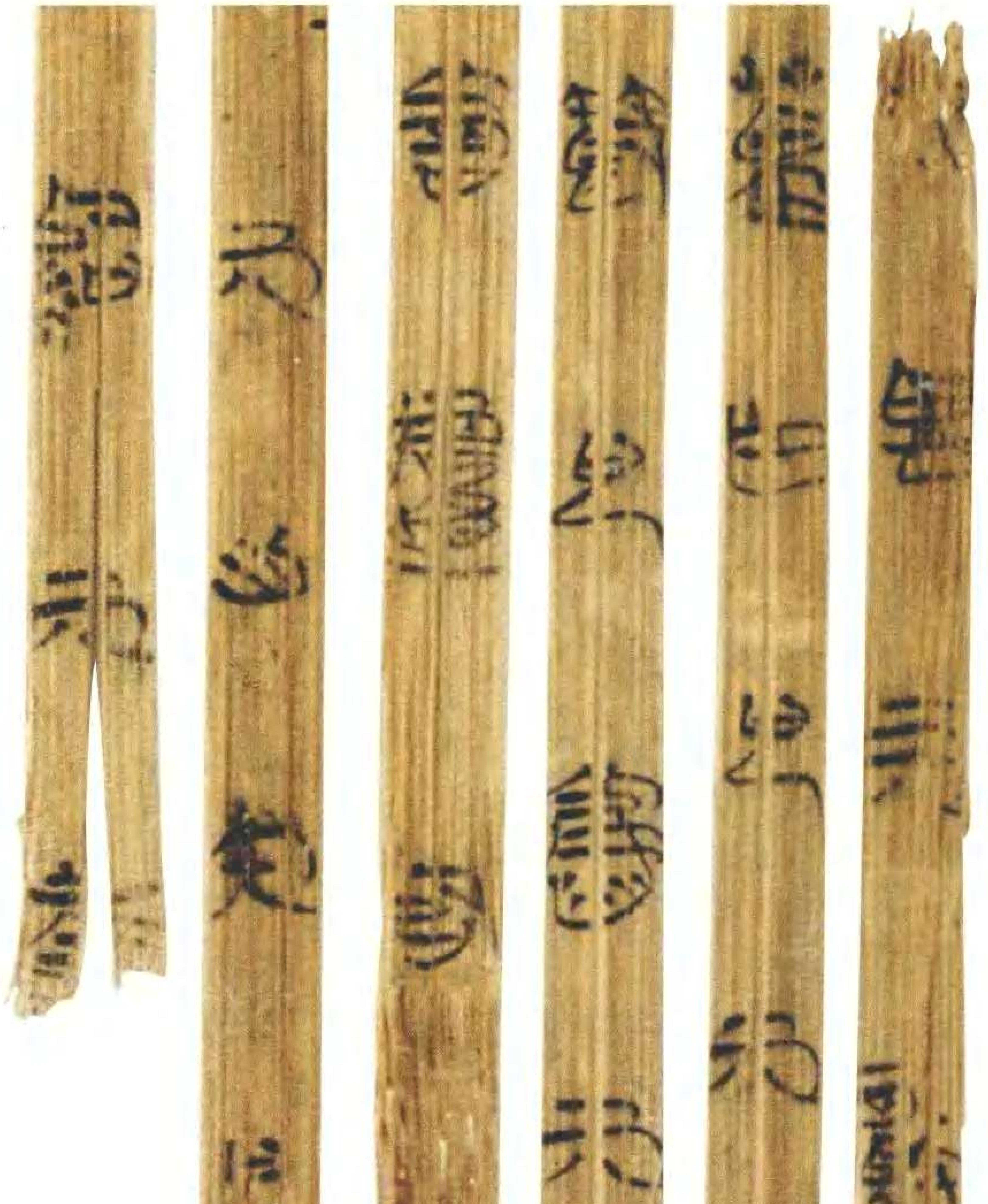
聖丌出於情也信肰句丌內杲人之心也敂▪斠芺耵則彝女也斯憙昏訶要

十五



聖盔惡之聖則悸女也斯難奮坴武則懠女也斯复奮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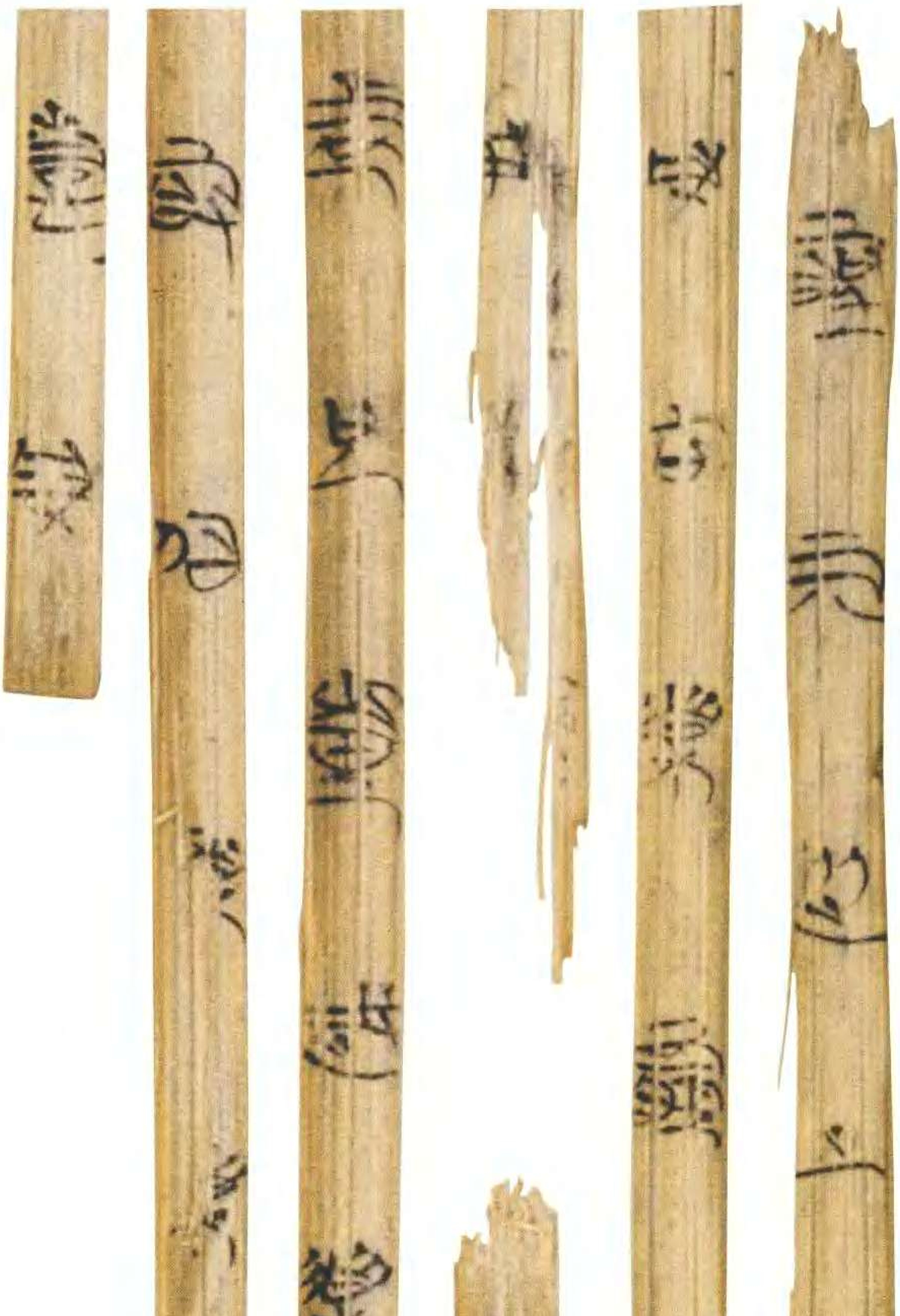


兼思而數心蒦女也丌居節也舊丌反善復司也新▪丌出內也訓絅丌悳

聖而㘥之也▪凡古樂龍心益樂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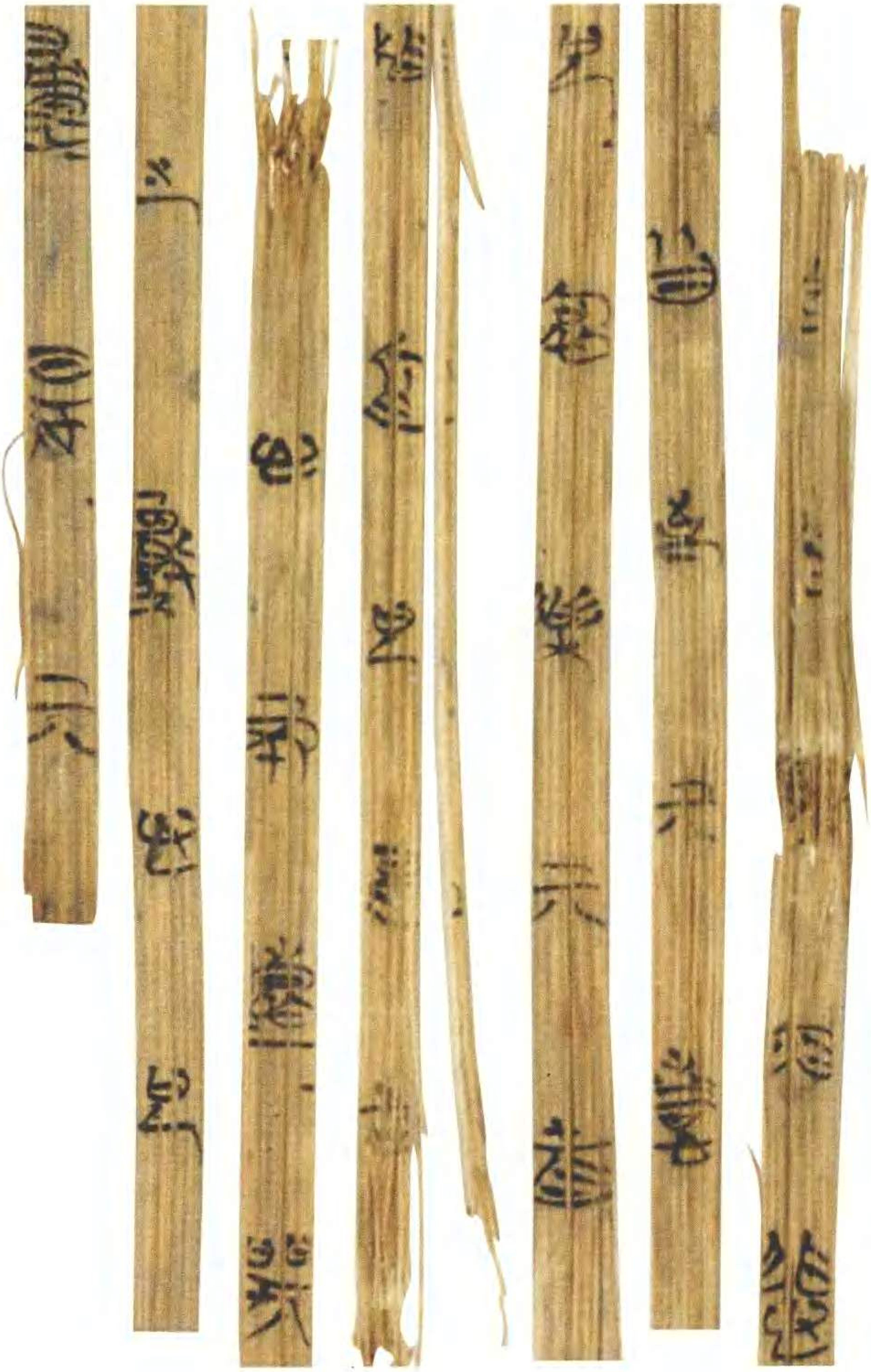
人者也⿱大童武樂取▪卲頣樂情▪凡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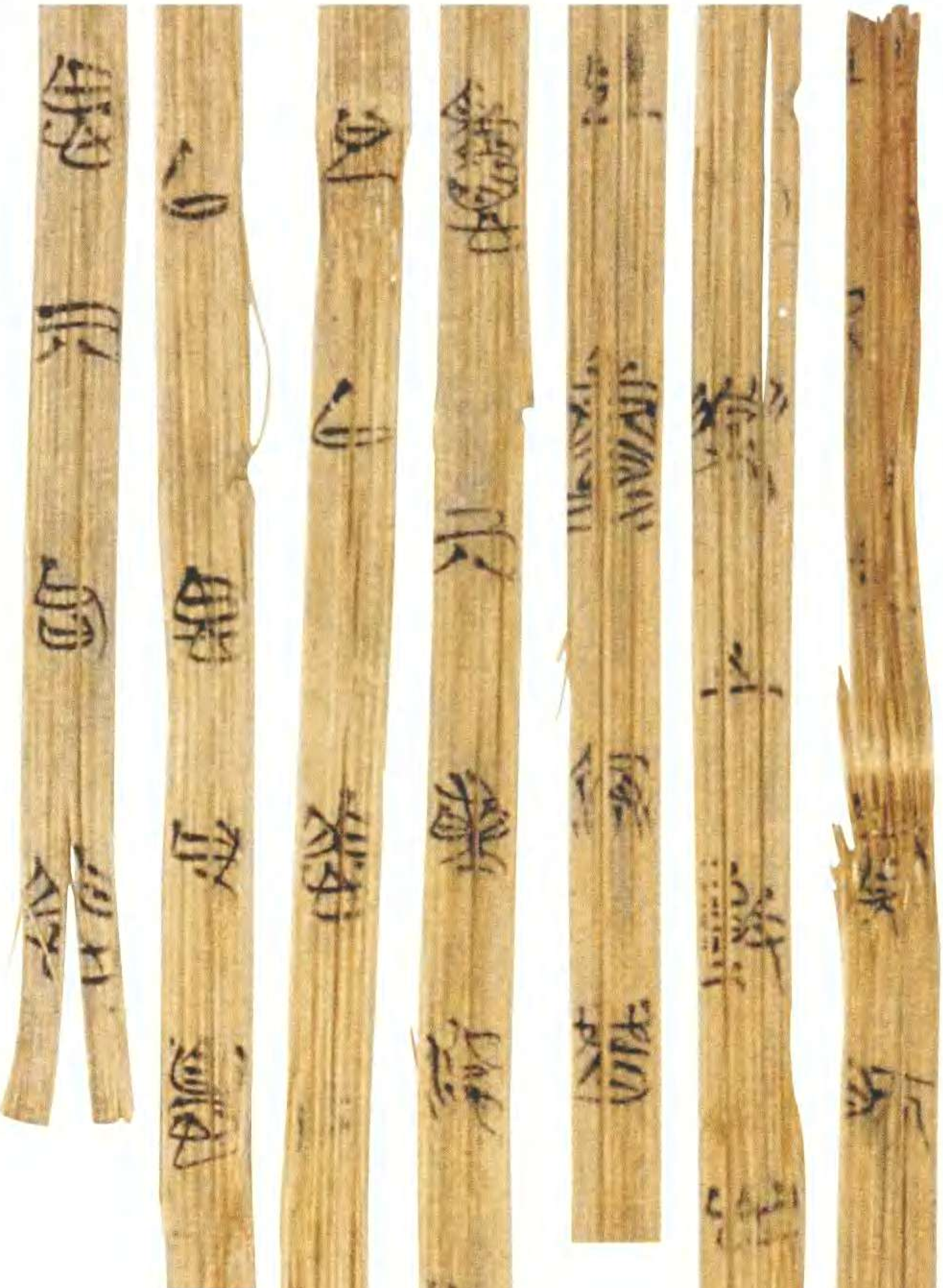


十八

必悲哭亦悲皆至丌情也■哀樂丌眚相近也■是古丌心不遠■哭之數心也浸焊■丌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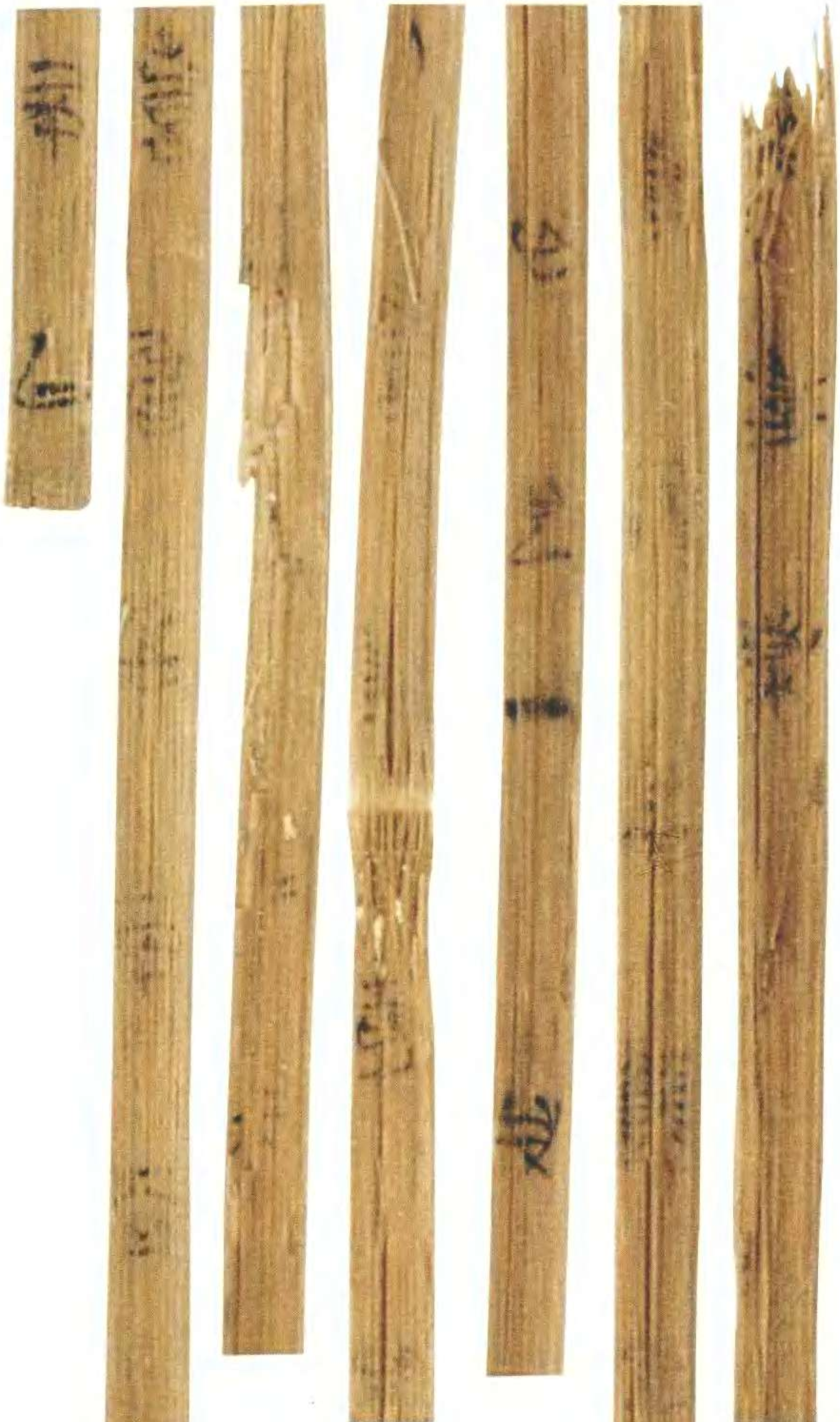
戀=女也慼肰吕冬樂之斆心也濬深聕悎丌梟瀊女也吕悲攸肰吕思凡悳思而句悲

二十

樂思而句忻凡思之甬心爲甚難思之方也丌聖貞則心坐之矣丌心貞則丌聖亦肰

喿亓樂也詠亓聖也斆亓心也■凡人情爲可兑也句吕丌情唯怭不亞不吕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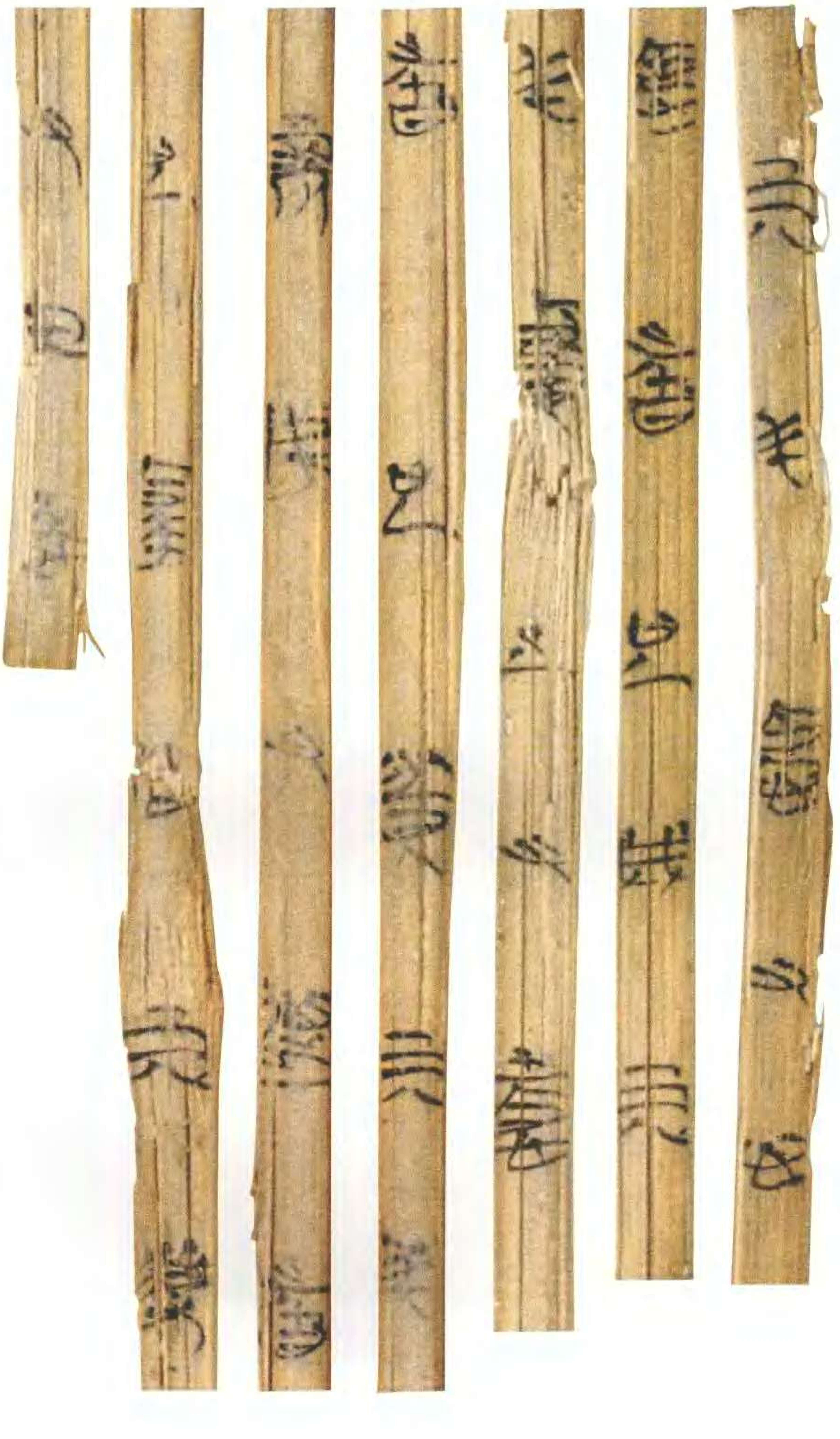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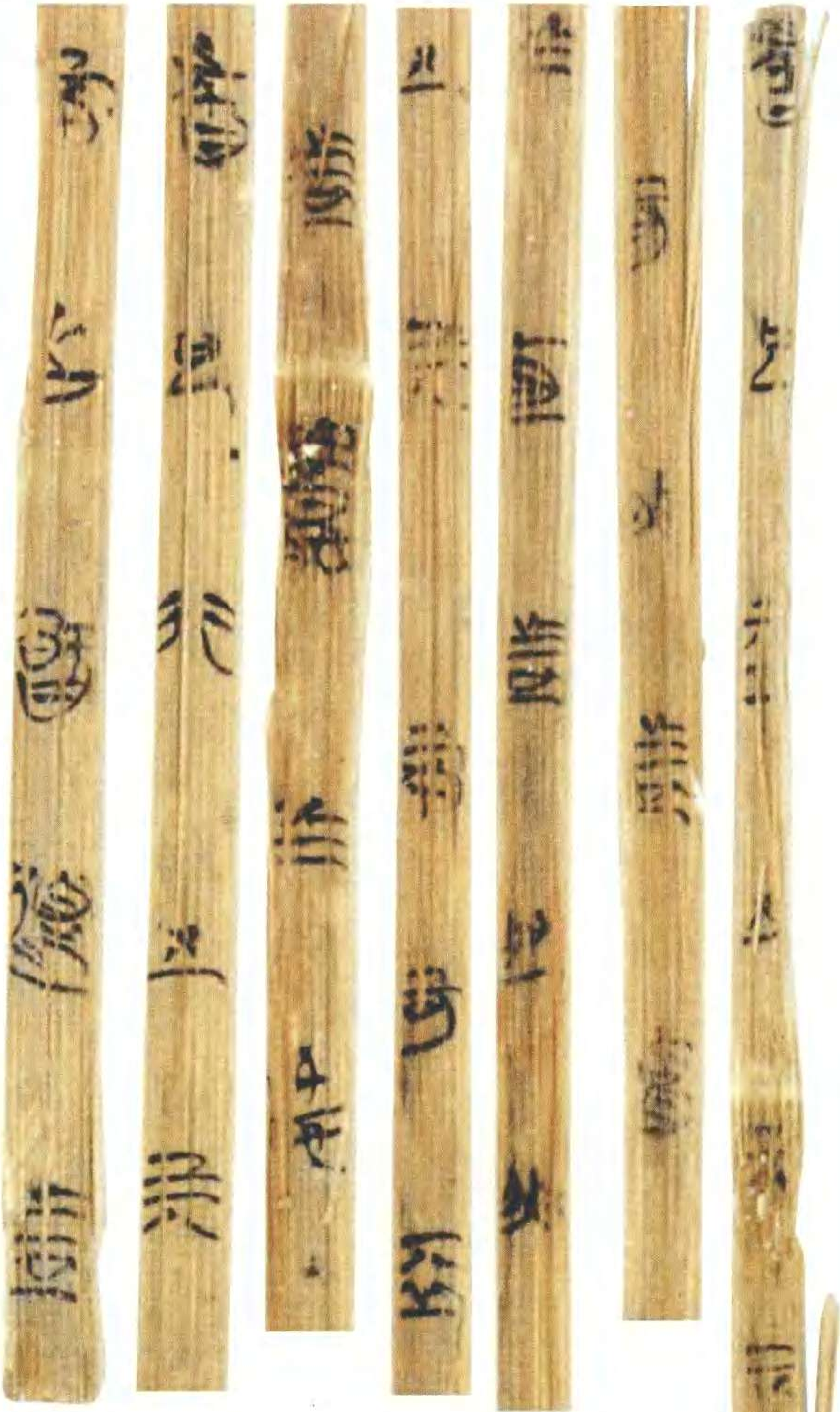
情唯難不貴未言而信又㒵情者也未孚而民恒眚善者也

而民愄又心愄者也戔而民貴之又悳者也貧而民聚安又道者也■蜀居而樂又內斂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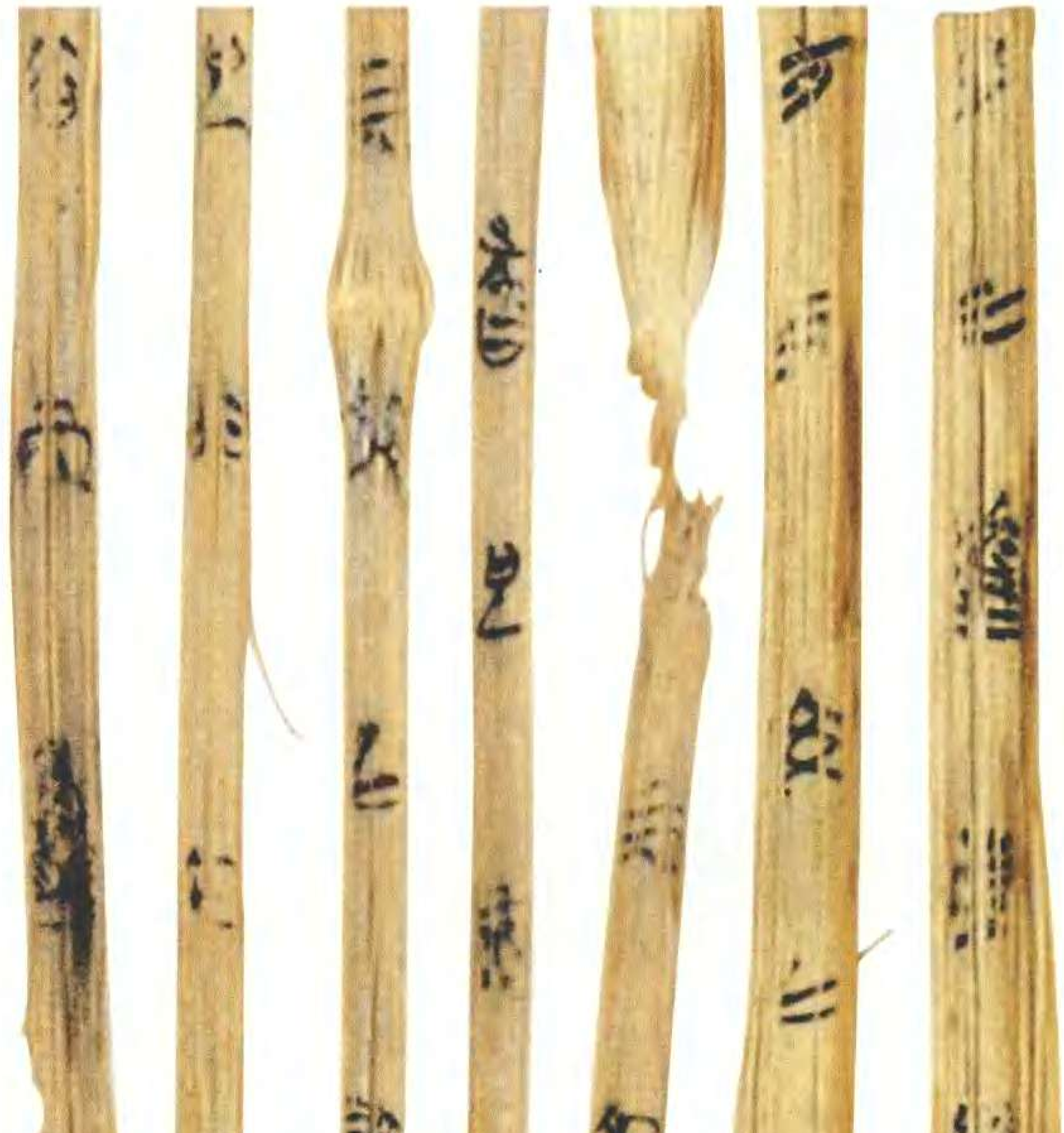
二十四



者也亞之而不可非者窅於宜者也非之而不可亞者𢡊於㤅者也■行之而不恈智道者

者也昏道反己攸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㝵衆近坐正■攸身近至𢗾同方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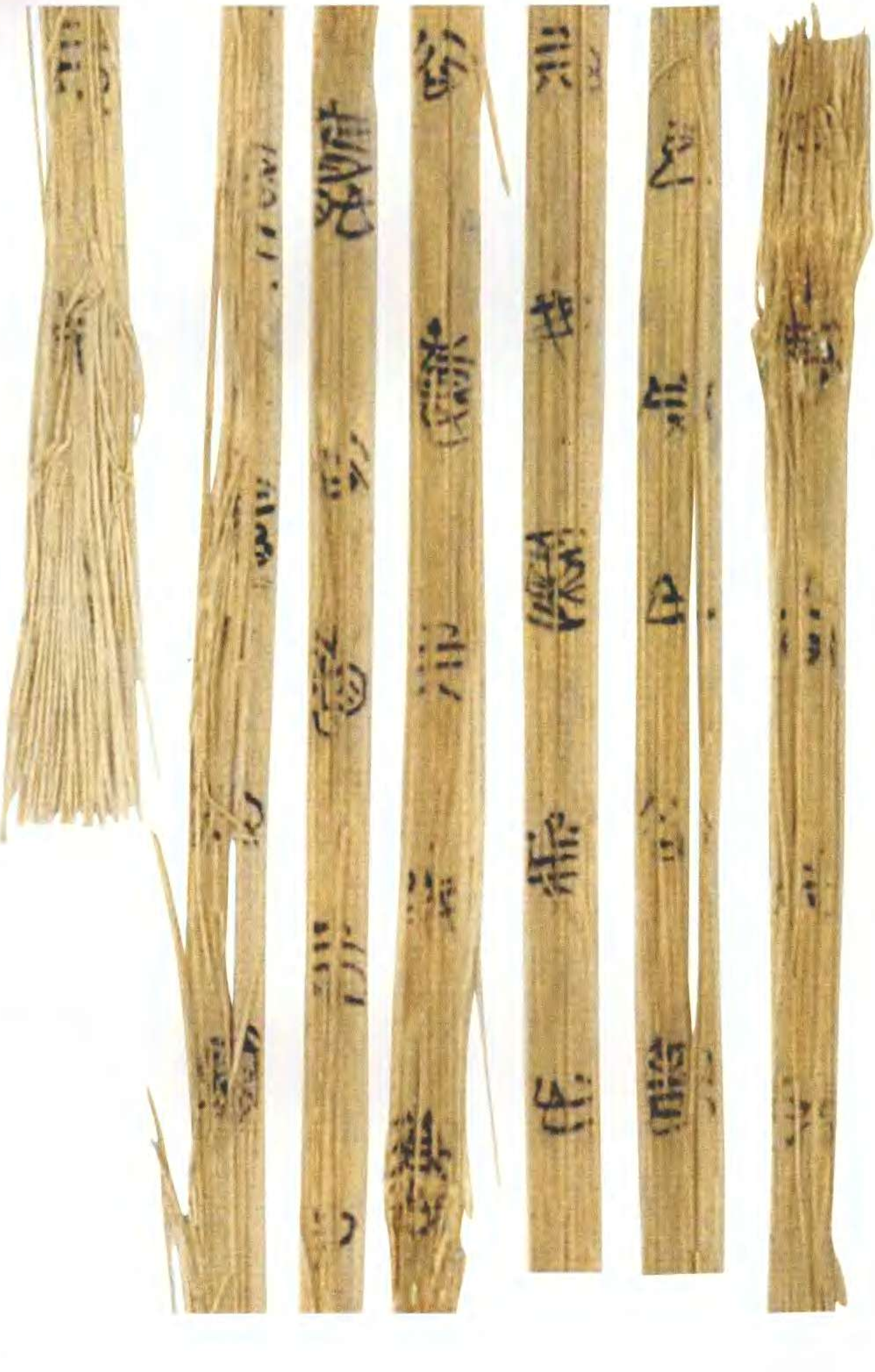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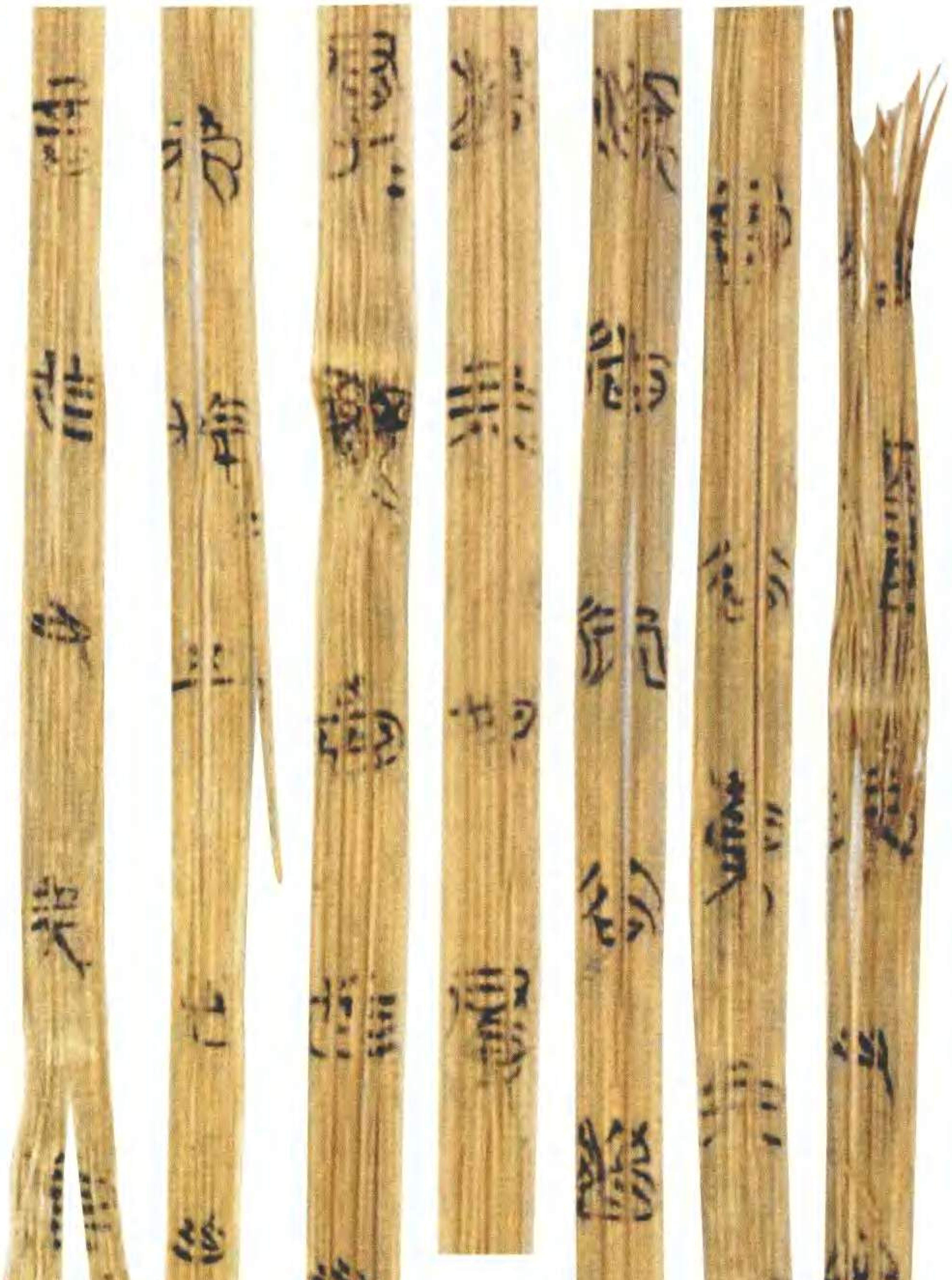


交㠯道者也不同方而交㠯古者也

而交㠯悳者也不同悅而交㠯猷者也門內之絧谷丌[illegible]也

之絧谷丌折也凡身谷青而毋遧甬心谷悳而毋茍慮谷囦而毋異▪退谷緊而毋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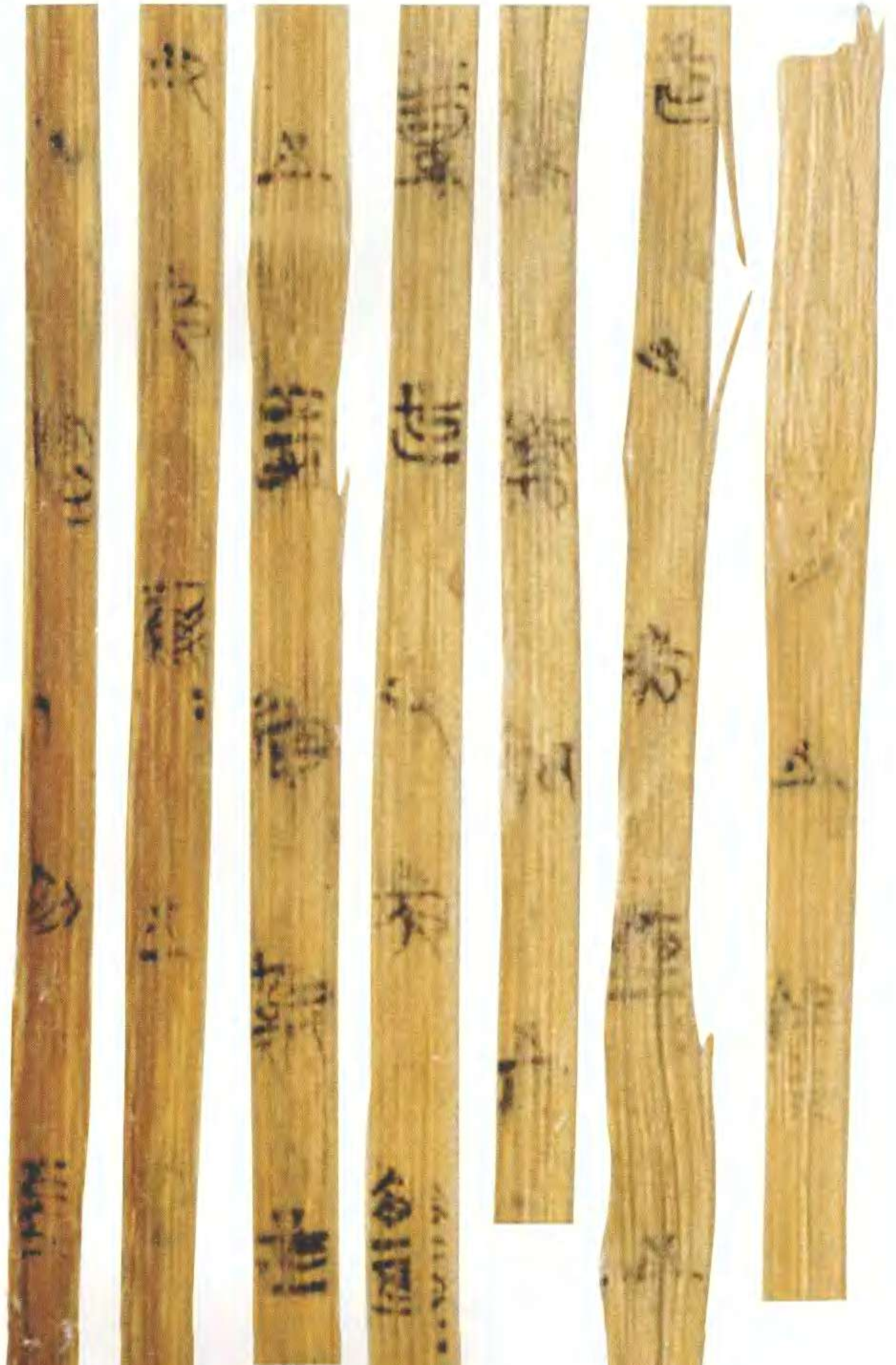




二十八

谷　而又豊言谷植而毋澧居仉谷膌葛而毋曼■孠=勢志必又夫桂=之心■出言必又夫柬=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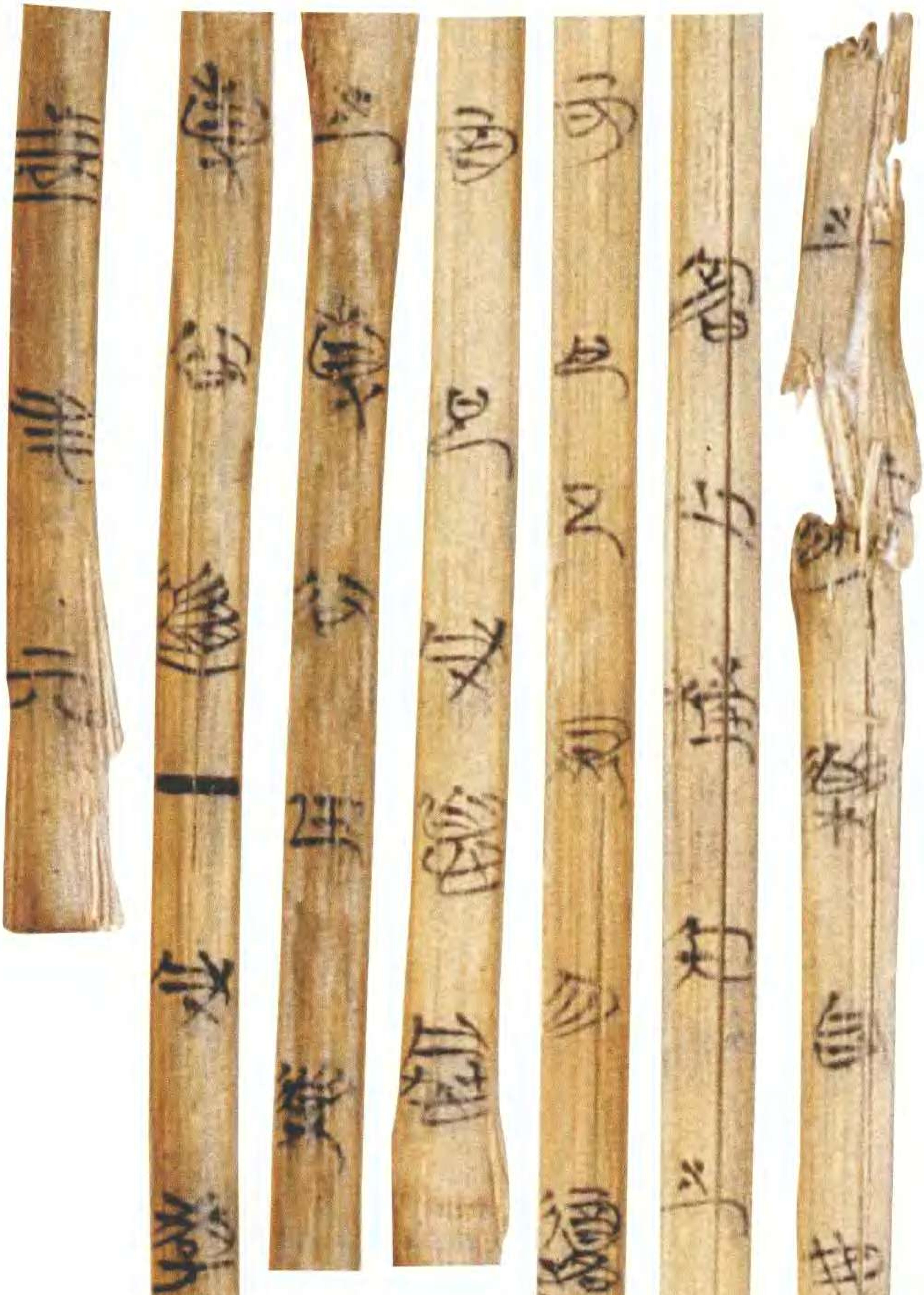


賓客之豊必又夫齊＝之頌■祭祀之豊必又夫臍＝之敬■居喪必又夫繺＝之哀凡悅人勿罣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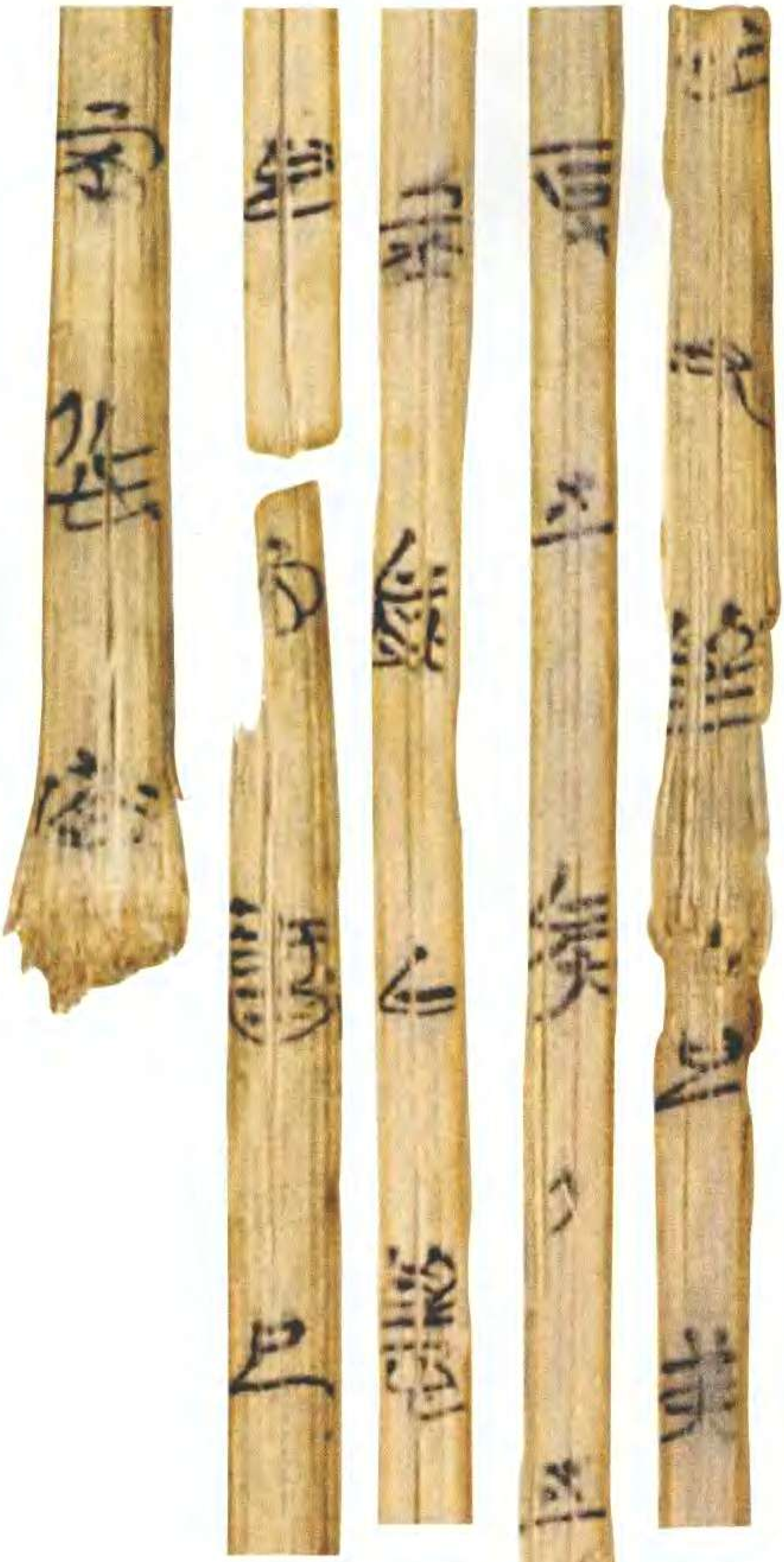
身必岦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憑凡交毋剌必叓又末▪凡於道逄毋愄毋蜀言▪蜀居則習

三十一



兄之所樂句毋害少枉內之可也已則勿逡言也凡悥惓之事谷任樂事谷遂■凡孥者求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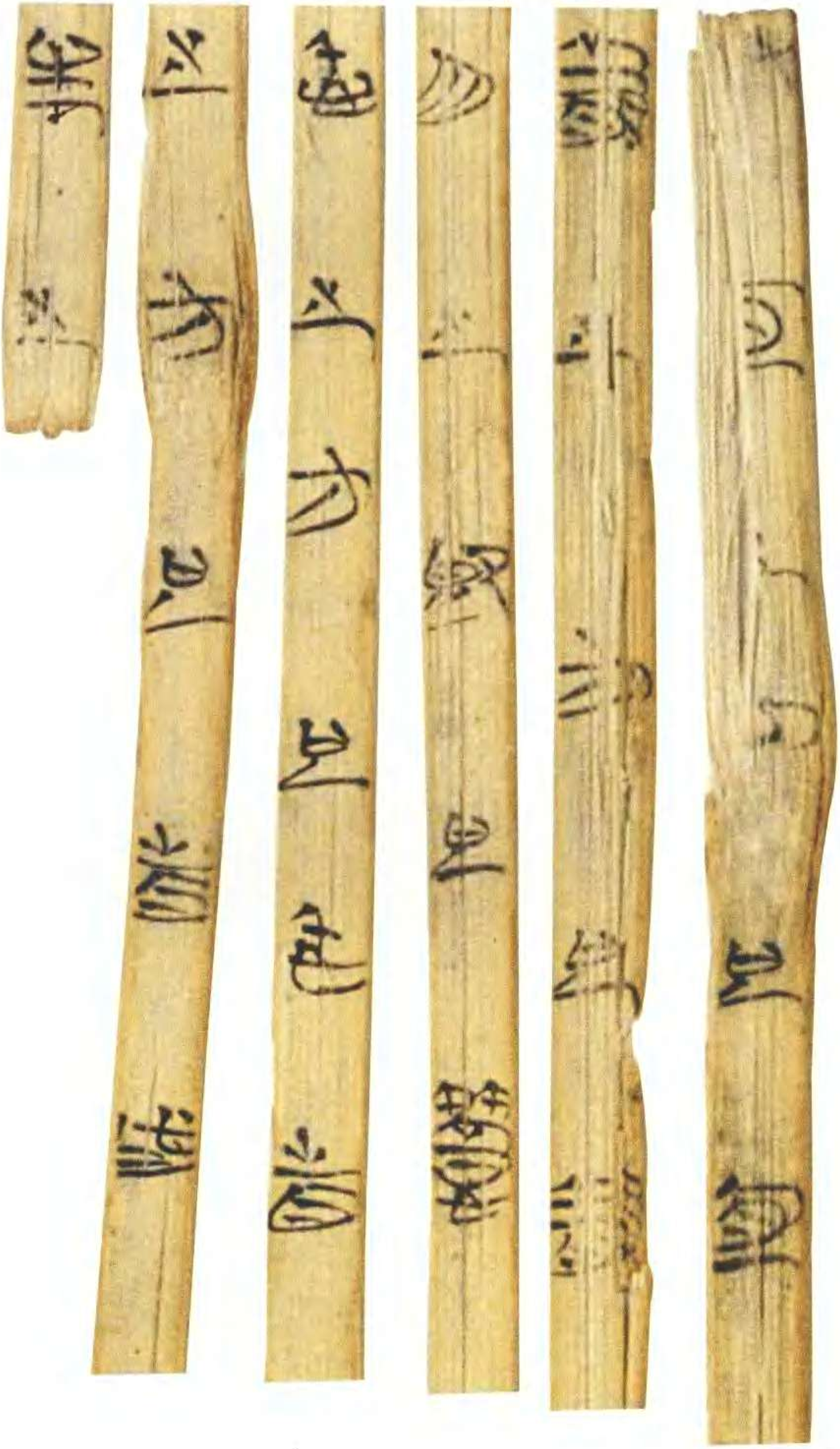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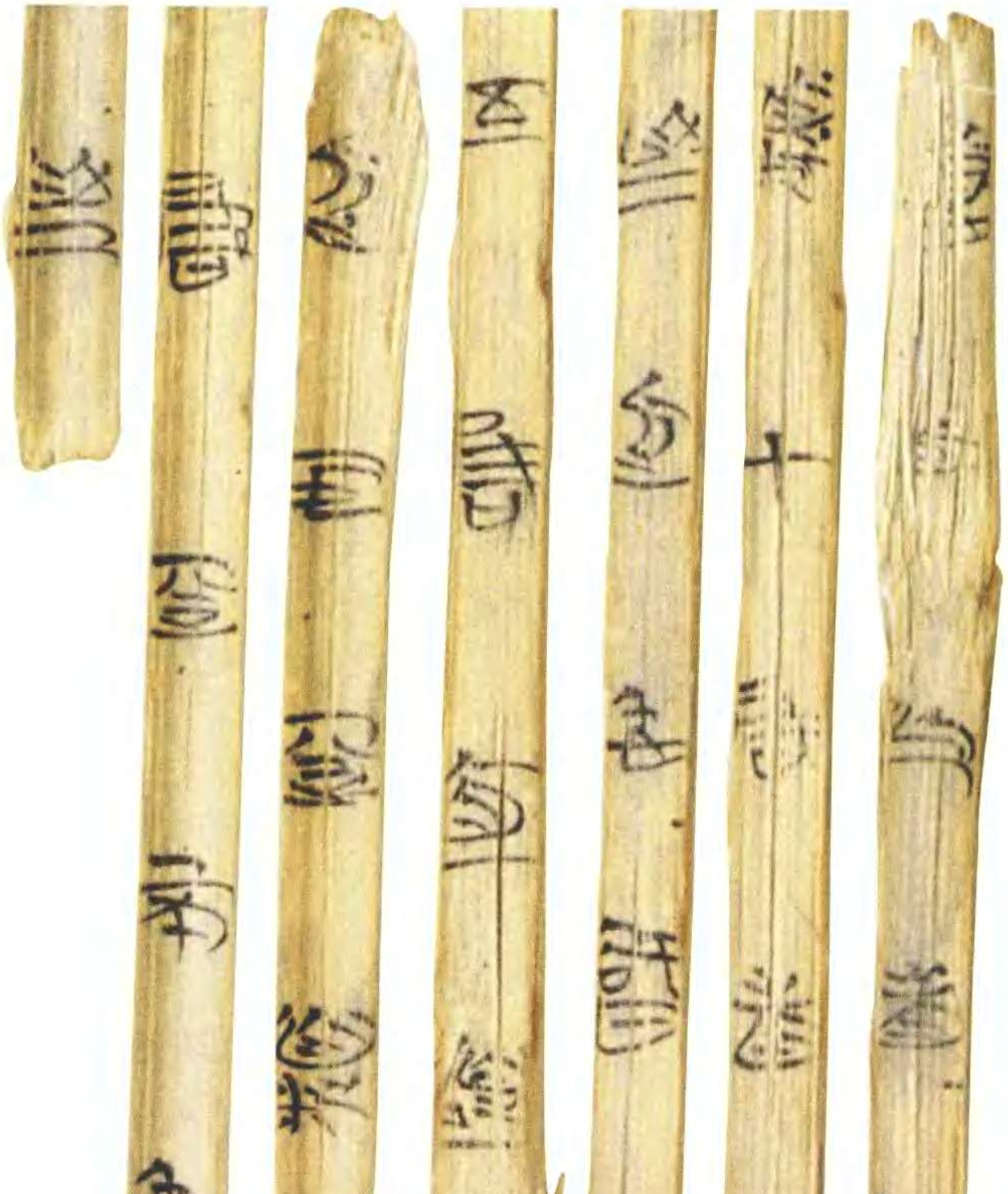
心又爲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吕⿱爲心也可智也■不⿱化心直

詘宜之方也■宜敬之方也■敬勿之即也[竹/意][身/心]之方也[身/心]眚之方也眚或生之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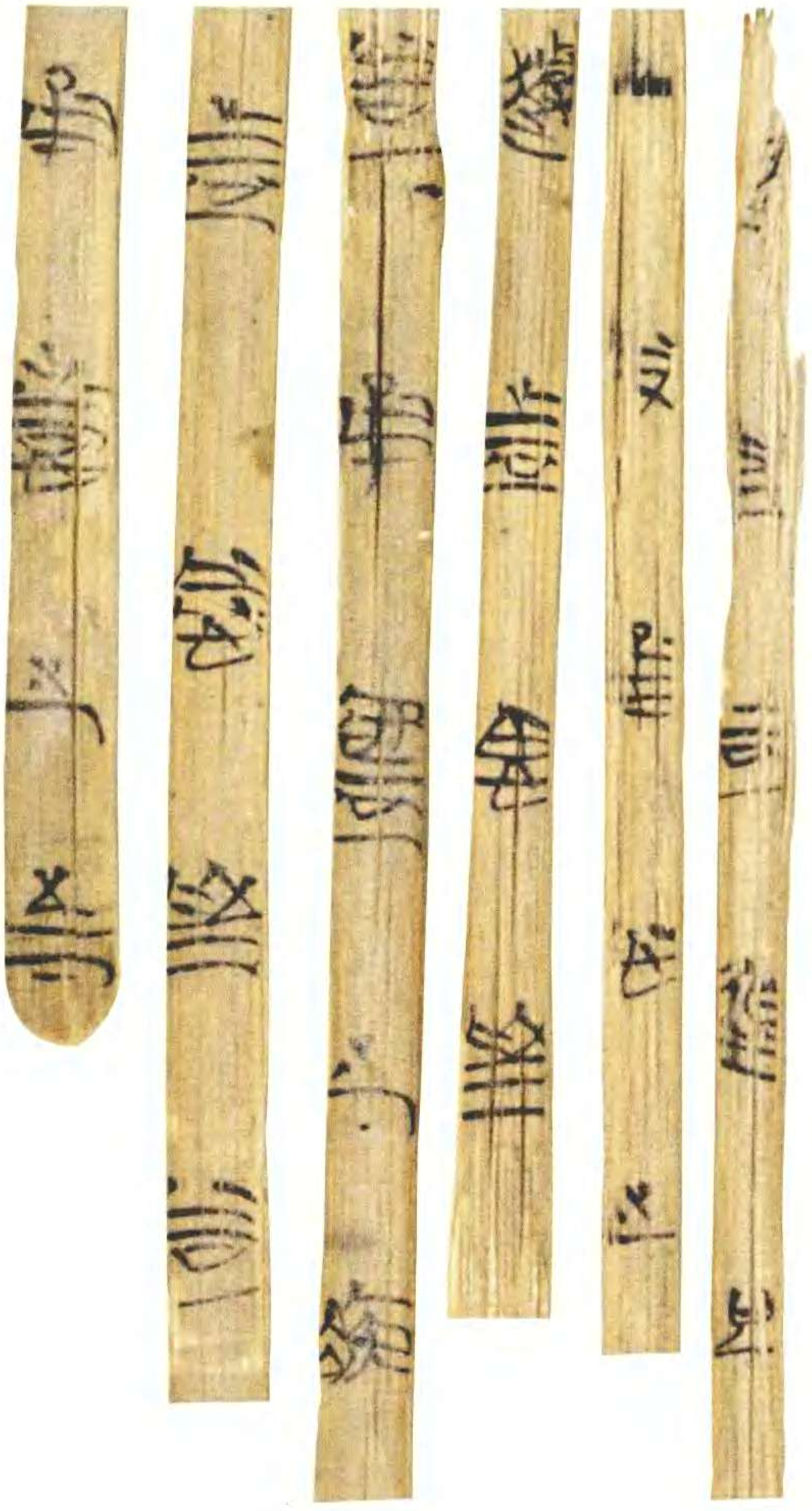


三十四



情出於眚▪忎頪七唯眚忎爲近𢟍▪智頪五唯宜道爲近中亞頪三唯亞不𢟍爲

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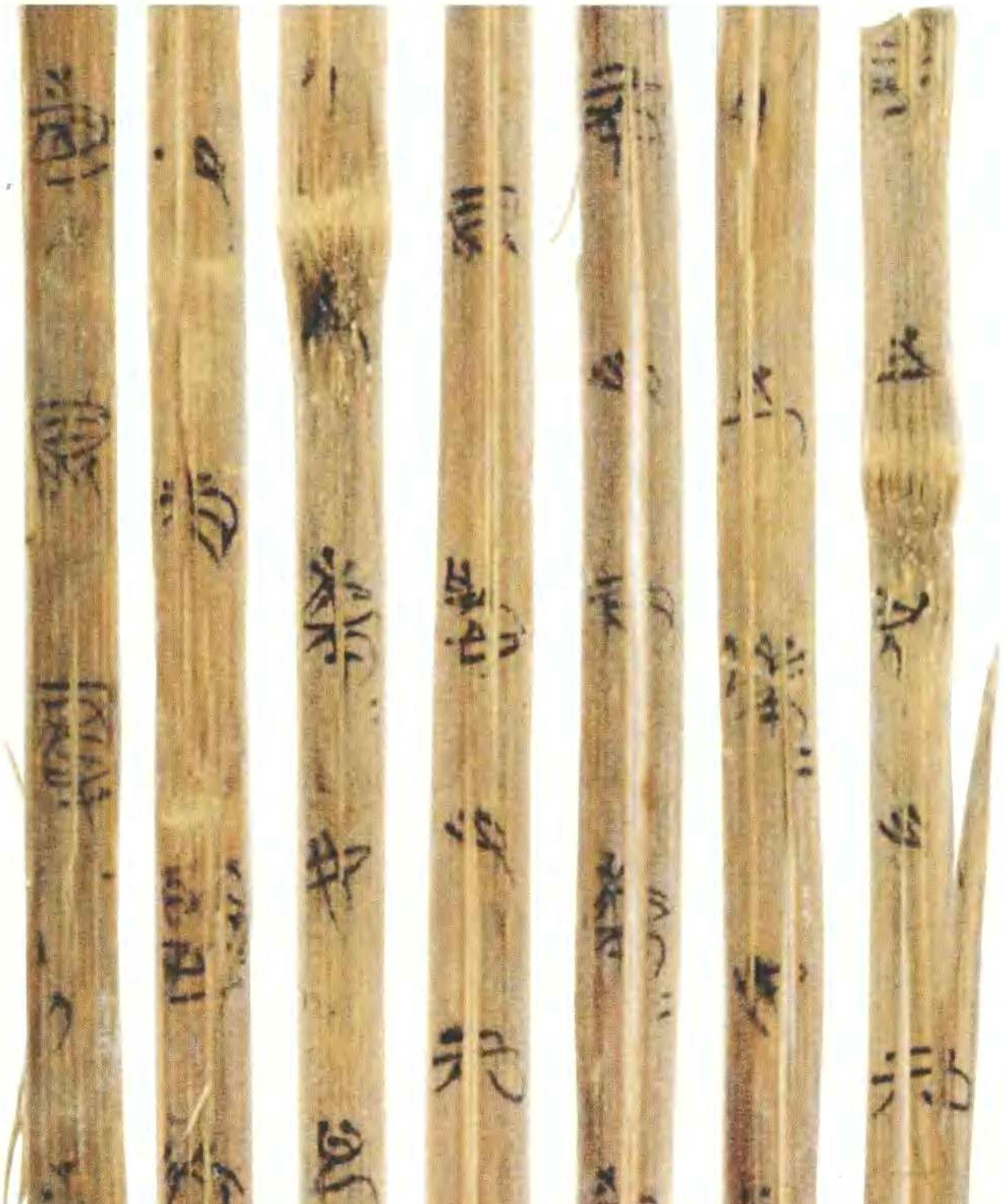
道爲可道也■凡甬心之趮者思爲甚▪甬智之疾者巻爲甚甬情之至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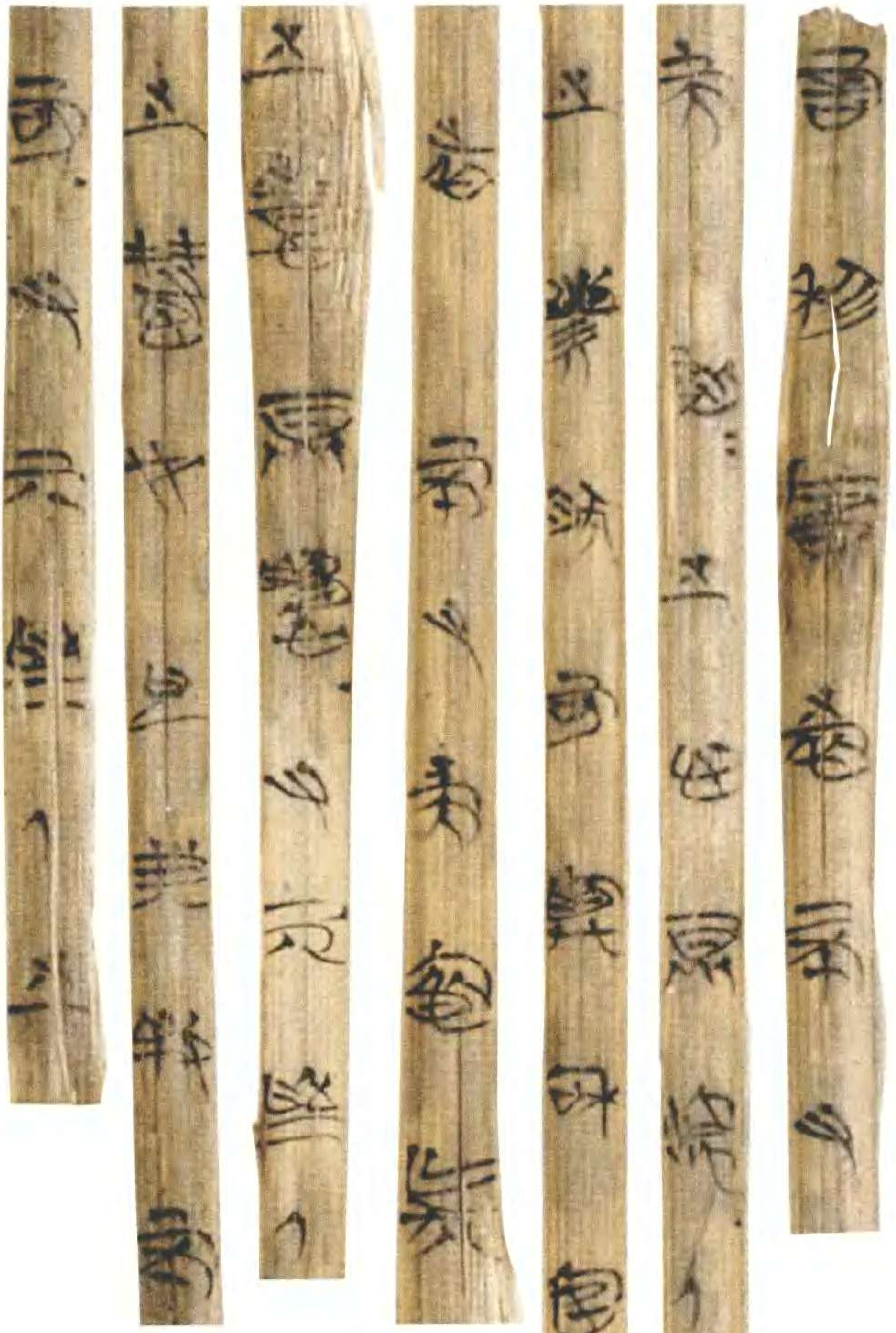
樂爲甚■甬身之叀者悅爲甚■甬力之聿者利爲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聖[illegible]㑁之[illegible]也不

爲之死又丌爲人之低=女也不又夫柬=之心則悉又丌爲人之柬=女也不又夫恆㤹之志則曼■人之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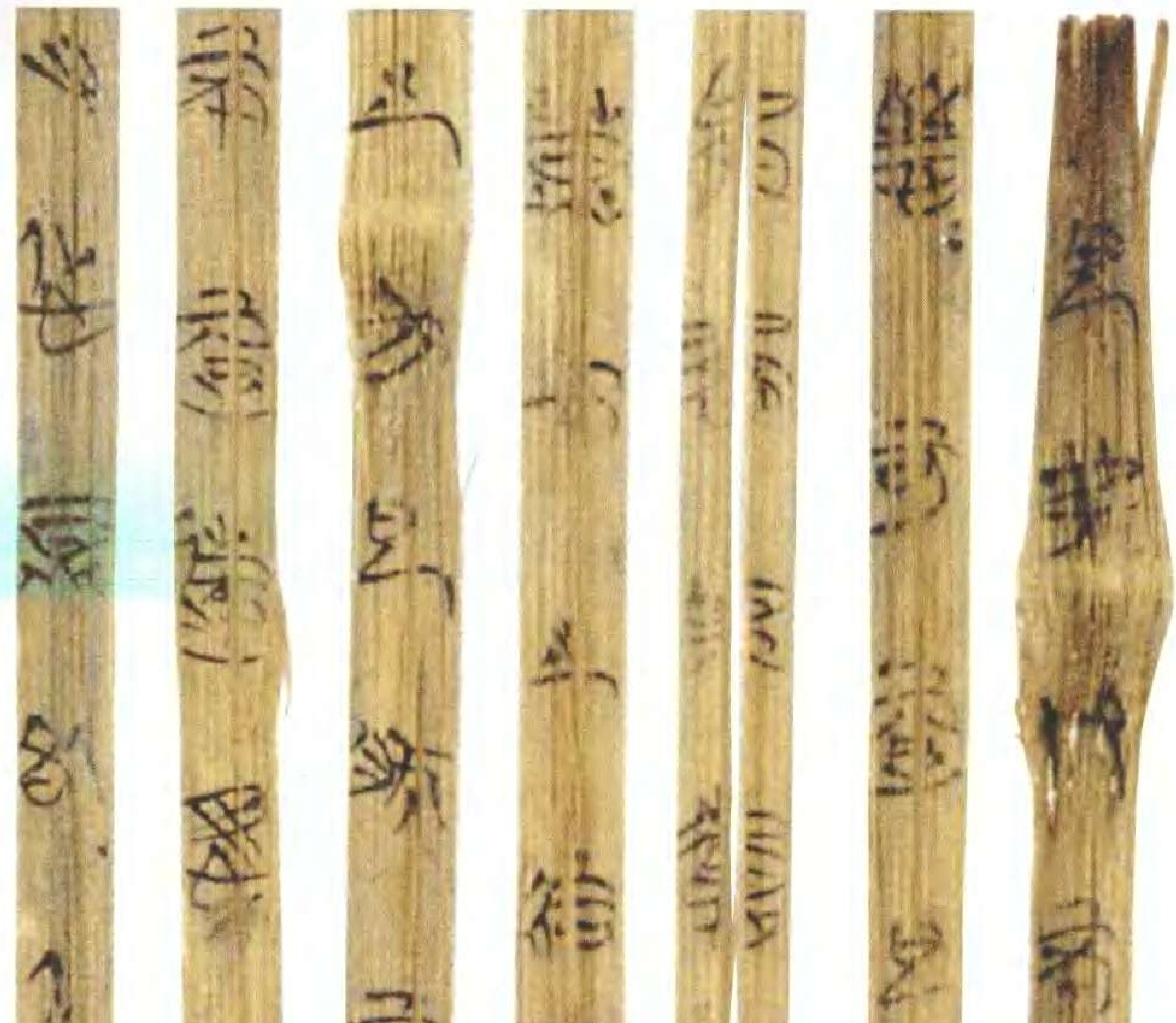
三十八



言利訶者不又夫詘=之心則濬■人之𦎧肰可與和安者不又夫柬犷之情則悉■又亓爲人

之慧女也弗牧不可■又亓爲人之

三十九



也弗枚不足■凡人𢡺=可亞也𢡺斯器矣器斯慮矣■慮斯莫与之結■吉慮之方也肰而丌𢘓

不亞速𢙼之方也又𢘓則咎■人不吉

四十

又怤信矣

爲斯人信之矣■

殘簡一

殘簡二

智　者不

殘簡三

殘簡四

殘簡五

缺页

釋文考釋

缺页

孔子詩論

馬承源

缺页

説　明

本篇完、殘者共二十九支。較完整的簡右側有淺斜的編綫契口，每簡共三處，契口上偶而還殘存編綫殘痕。文字匀稱秀美，在契口處間距稍寬。各簡字數多少各有差異，滿簡約爲五十四或五十七字。在本篇整理出的二十九支簡中，完整者僅一簡，長五十五・五釐米；凡長度在五十釐米以上者五簡，四十釐米以上者八簡，餘簡殘損較多，統計全數約一千〇六字。簡上下皆圓端。

本篇與《子羔》篇及《魯邦大旱》篇的字形、簡之長度、兩端形狀，都是一致的，一個可以選擇的整理方案是列爲同一卷。我們發現在《子羔》篇第三簡的背面有卷題爲《子羔》。其後可順序排列的尚存七支簡。從内容來看，《子羔》篇純屬子羔問孔子「三王者之乍(作)」。殘存的最後一簡在孔子回答了三王者之作問題後，子羔又提出了其他問題，但孔子作答的内容已殘失，而殘失數量未可估計。《魯邦大旱》是孔子評論魯國大旱乃是當政者刑與德的問題，其後二簡還有孔子對子貢關於禦旱災的答問。《詩論》的第一篇接抄在另一篇的文末：「……行此者其有不王虐？」此辭的語氣既非對子羔、子貢，也非對魯哀公的答問，因此，恐怕還有其他關聯内容。而《詩論》則純粹是評論《詩》，三者區别很是清楚。《子羔》篇中孔子對子羔的答問，不可能包括這許多内容，因此有兩種可能性：同一卷内有三篇或三篇以上的内容；也可能用形制相同的簡，爲同一人所書，屬於不同卷别。現按整理前後先發表《詩論》。

這二十九支簡很多殘斷，有的文義不連貫，因爲没有今本可資對照，簡序的排列就相當困難，局部簡據文義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是有的簡中間有缺失或斷損過多，很難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没有發現篇題，雖然所整理的簡文内容和書法相同，但原來也未必是單獨聯貫的一本，句讀符不统一，可能分爲若干編，由於殘缺嚴重，只能分類整理，姑名爲《孔子詩論》。

簡文内容分爲四類，第一類是簡的第一道編綫之上和第三道編綫之下都留白，文字書寫在第一道編綫之

下、第三道編綫之上，每簡大約三十八至四十三字。這種上下端留白的簡相當特別，《詩論》其他的簡文完整者上下端都寫滿，所以這一部分得以與其他部分區分開來。在這類簡辭中不見評論詩的具體內容，只是概論《訟》、《大夏》、《少夏》和《邦風》。

第二類是論各篇《詩》的具體內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數篇詩爲一組一論再論或多次論述。孔子所列詩篇名的序列和今本《毛詩正義》（後文概稱《毛詩》）的前後序列頗有不同，但是述及《訟》的內容是可以單獨區分的，不與《大夏》、《少夏》諸篇內容相交叉，所以論《頌》數簡單獨列出。

第三類爲單簡上篇名純粹是《邦風》的。

第四類是單支簡文屬於《邦風》、《大夏》、《邦風》、《少夏》等並存的。

以上第一類屬於詩序言性質。第一簡殘缺較多。第二簡辭文先概論《訟》，再論《大夏》，這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這些情況説明詩各編的名稱，在孔子論詩之前已經存在了。其中《詩》各編的排列是前所未見的新的重要資料，以後，整理《詩論》簡序亦依此排列。《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着不同於《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本文采用了序中所提供的新編列。若要恢復《毛詩》的原有編列，這四種相對獨立的部分第二類第三類按《毛詩》編序倒換過來也是可以的，但第四類則不可能。

少數幾枚極短的殘簡，文字内容没有單獨成列的條件，整理時采取了按篇名附於相關簡的前後。

以上是簡序整理所采取的基本方法。

詩序

【第一簡】

行此者丌(其)又(有)不王虐(乎)▬　?孔=(孔子)曰:訔(詩)亡隱(離)志,樂亡隱(離)情,旻(文)亡隱(離)言

本簡長二十二釐米,上下端殘。現存二十三字,其中合文一。

丌　通作「其」。

又　通作「有」。

虐　簡文多讀作「乎」。

此辭之下有一較粗的墨節,這是文章分篇的隔離記號,或者是大段落的隔離記號。《詩論》中還有其他與此相同的二道隔離記號,上下所論都是詩的內容,有可能是大段落的記號。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據辭文,是論述王道的,這語氣和《子羔》篇、《魯邦大旱》篇內容不相諧合,當然也非《詩序》,由此揣測當另有內容。

孔=　「孔子」二字均寫成合文,作「孔=」(下注省)。釋定這合文是「孔子」,還可以在《子羔》和《魯邦大旱》等篇中得到證明。《子羔》篇所載的內容是孔子對其弟子子羔提出的「三王者之作」諸問題的回答,此篇雖不完

整，但從「孔子曰」開始的答辭出現了四次：

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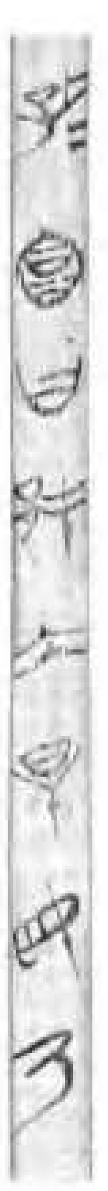
三、

四、

釋文：一、子羔昏（問）於孔子曰：「三王者之乍（作）也，虗（皆）人子也……」；二、孔子曰：「善，而（尔）昏（問）之也，舊矣……」三、子羔曰：「如坴（夋）才（在）今之殜（世）則可（何）若？孔子曰……」；四、孔子曰：「坴（夋）其可胃（謂）受命之民矣……」（坴，讀爲「夋」，从夋从土。）

在這裏，孔子合文這個字雖與常見的字形从子从乚稍微有些不同，主要是从乚的寫法有異。按以上辭文內容，「孔子」字當然也不可能看作是孔門其他弟子之名，只能是孔子。關於這一點，在《魯邦大旱》篇中有了更進一步的證明。句例：

一、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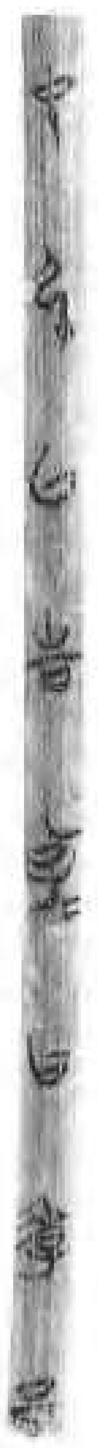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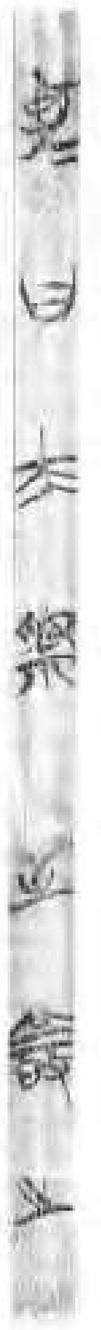
釋文：一、魯邦大旱，哀公胃（謂）孔子：「子不爲我圗（圖）之……」；二、孔子畣（答）曰：「邦大旱，毋乃……」；三、孔子曰：「名虗（乎）……」；四、「出遇子贛（貢）曰：賜，而（尔）昏（聞）衖（巷）逄（路）之言，毋乃胃（謂）丘之畣（答）非與（歟）？子贛（貢）曰：……」。在第四枚簡辭文中，孔子自稱其名爲「丘」。《詩論》、《子羔》和《魯邦大旱》三篇中孔子合文都是同一書手的筆迹和同一種寫法，實際材料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授詩者是孔丘。「孔子」釋爲孔子合文，是無可懷疑的。

但是，當時楚國文字形體僅有大體的規範，如上海博物館藏竹書（以下簡稱上博簡）中已經發現了楚國字書，是講如何從某一字變爲另一字，但從楚簡文字的整體而言，字形規範還是不嚴，從某些具體的文字來看，同一字的寫法仍有變化，如孔子的合文就是如此。在上博簡中，孔子合文除上述形體之外，尚有作其他形狀的，如《孔子閒居》：

釋文：「孔子曰：善才（哉）商也。」「商」就是卜商。「孔」字《説文》段玉裁注以爲「从乞、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但西周和春秋金文中都不作从乞从子，而是在「子」的左側連一小段弧綫，《説文》解釋爲从乞，完全分了開來。《孔子閒居》簡中，將之分離在子形的左臂之下，而且短弧綫改寫成乚形，成爲从乚从子了，這是「孔」字的第二種字形。而第三種字形，是把弧綫搬到「子」的頂上，整體作「子=」，簡直就像「字」形，如果離開了辭文的環境，或者竟可以讀爲「字子」了。此例見於《顏淵》篇，如：

釋文：「孔子曰：悳城（德成）則名至矣……」這樣的「孔」字，在篇中共五見。《子路》篇的字迹與《顏淵》篇同爲一人手迹，「孔」字的形體也一致。與金文比較接近的孔子合文，見於《仲弓》篇，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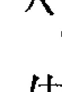
釋文：「仲弓吕告孔子曰：『季是……』孔子曰：『夫祭至敬之……』」此篇孔子合文數見，是比較傳統的寫法。

基於《詩論》篇本文内容提供的證據和其他各篇孔子合文形體互異的情況説明，《詩論》篇的孔子合文，只是上博簡中孔子合文數種形體變異的一種而已，由此可以論定，授詩者只能是孔子。

旹 从言从止，古文「詩」。《説文》：「詩，志也，从言寺聲，訨，古文詩省。」簡文「詩」字多作「旹」。

隱 从陘从心，以㥯爲聲符。《説文》無此字，即「㥯」字亦無。《中山王礜鼎》「㥯邦難新」，讀爲「鄰邦難

親」，由此知「叜」字音讀當若「鄰」字。但「叜」之與「鄰」，字形相去甚遠，乃音的通借。《老子·德經》「鄰國相望」、《道經》「若畏四鄰」之「鄰」字，《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均作「叜」，字之音讀由此可以確認。但古籍从粦聲之字也或與「吝」相通，《易·蒙》初六「以往吝」，《说文》辵部引作「以往遴」，《漢書·王莽傳》「性實遴嗇」，顏師古注讀與「吝」同。可能「吝」是「叜」的異體，但前者所从口在下，後者从吅在上，其間是否有轉承關係，尚不清楚。但「隱」字从阜从心，或从㥯从心，必定不是「叜」字的本義，否則没有必要加上阜或心等字的偏旁。此字既以叜爲聲符，是當以聲轉字視之，按辭義應可讀爲《離騷》之「離」，離、叜、鄰都爲雙聲，韻部爲同類旁對轉，「離志」一辭見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惆恐，百姓離志。」又《説苑·政理》：「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莊子·馬蹄》：「其德不離」、「性情不離」，志與性情都可以與離構成辭語，性情是心態的體現，所以《離騷》云：「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淮南子·本經訓》：「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又《俶真訓》：「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志、性情、心（包括騷）等狀態的稱述皆可謂離或不離。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旻亡隱言，可以讀爲詩不離志、樂不離情、文不離言。

旻　从口从文，在簡文中，「旻」或「文」不完全相同。如文王之「文」不从口，文章之「文」从口，字的形體有點像戰國文字「吳」字的寫法， 與，僅有細小的差別。「吳」字从口置矢字側端的寫法與「旻」字从口从文置側端的寫法相似，但「文」字在簡文中，也有寫成「吝」的，與「吝嗇」之「吝」一樣。到了小篆時代，「旻」廢而統一成爲「文」字了。「文」在這裏是指文采。

言　此字僅存上部，下部已殘損。與同篇簡文其他七個「言」字比較，上部是一致的。而且，在《詩序》論《邦風》時提到「丌言旻」，與「旻不隱言」相對應，此點也可證明殘字必定是「言」字。孔子對文與言關係的評論，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同一語論，又見於《孔子家語·正論》。這一語論可以看作是「旻（文）亡隱（離）言」的具體解釋。

這枚簡雖殘，看不出上下端是否留白，從辭意看，應該是《詩論》的首簡。

【第二簡】

寺也，文王受命矣■。訟坪（平）悳（德）也，多言逡（後）。丌（其）樂安而屖，丌（其）訶（歌）紳（壎）而茖（箎）■，丌（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顕（夏）盛悳（德）也，多言

本簡長五十五・五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弧形基本完整。上端留白八・七釐米，下端留白八釐米，現存三十八字。

文王受命矣　此句下有一墨釘。今本《毛詩》中記文王受命的詩是《大雅・文王》，在《小明》的首句也曾提到。此殘文所論應是《大夏》。

訟　即今本《毛詩・頌》的編名。《說文》：「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謌訟。」徐鍇繫傳云：「今世間詩本周頌亦或作訟。」東周時可能已有稱《訟》稱《頌》不同本。

坪悳　「坪悳」一辭，古籍中未見，金文《平安君鼎》之「平」作从土从平，坪、平古通用。「坪悳」讀爲「平德」。《訟》之平德，必是指文王武王之德。伐商滅紂，奄有四方，是周初的大事，在《頌・維天之命》、《維清》和《我將》等諸篇中，都竭力頌揚「文王之德」、「文王之典」，《執競》之「執競武王，無競維烈」，「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等等亦是，平德則可以理解爲平成天下之德。

多言逡　「逡」、「後」通用，「逡」是指文王武王之後。《頌・武》云：「於皇武王，無竟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後」當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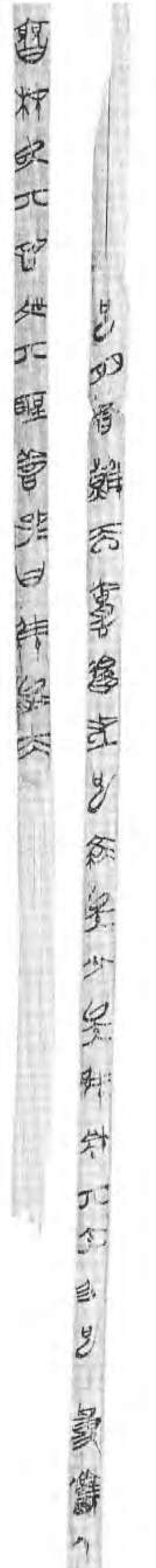
丌樂安而屖，丌訶紳而茖　「樂」指《訟》各篇有與之相應的樂曲或樂章。安，从女从宀，楚國文字「宀」多寫作「入」，此「安」字的構形上下易位而已，字亦見於郭店楚簡。意爲《訟》之樂音調安和。屖，从尸从辛，辛左

右兩傍有增飾筆道。金文「屖」字或左傍有增飾筆道，左右兩傍皆有增飾的，見於《命瓜君壺》「屖屖康盄」。但《𢊁羌鐘銘》「樂辟韓宗」之「辟」，也寫作从尸从辛，但没有增飾筆道。簡文是指樂曲，宜讀如壺銘爲「屖」。「屖」或作「遟」，也通作「遲」，棲遲緩慢之意。辭文是説《訟》樂曲節奏安和而緩慢。訶，通作「歌」。《詩・國風・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亨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紳」和「𦿪」當指合樂歌吹之物，以此，「紳」宜讀爲「壎」，「𦿪」則讀作「䶵」。「紳」與「壎」为韻部旁轉，聲紐相近，音之轉變。𦿪，从艸从豸，以豸爲聲符，《説文》所無。但「𦿪」與「篪」爲雙聲叠韻，同音通假。「䶵」亦作「篪」。《説文》云：「䶵，管樂也，从龠，虒聲。」《詩・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壎、篪一爲陶製，一爲竹製，皆管樂。如這個解釋可取，則《訟》之樂曲乃以壎、篪相和。

以上説明，《訟》不僅是西周王室宗廟祭祀的樂曲，而且也有歌與樂相和。今本《頌》各篇皆一章，凡章十句以下者今本計十八篇，多數詩句比較短，而祭祀須有一定時間，不能遽然結束，因而音樂節奏尤其緩慢，即所謂「安而屖」。比較特别的是《載芟》和《良耜》，前者三十一句，後者二十三句，這兩篇相應的儀式應該是在田野中進行的，而不在莊嚴肅穆的宗廟内，環境不同，詩句的内容和句數也有不同。儘管如此，整篇也只有一章。

大頙　即「大夏」，今本《毛詩・大雅》編名。古字頙、雅通用。上博簡《紂衣》中，孔子引詩所稱的《大頙》即今本《大雅》，而《少𩡉》即今本《小雅》。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雅」字訓假借云：「又爲夏。《荀子・榮辱》『君子安雅』，按與《儒效》篇『居夏而夏』之『夏』同，楊倞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頙」、「夏」古同。《鄂君啓節》「夏」字亦从頁从昰，昰爲聲符。「昰」字或是「疋」字的繁筆，上部口多了一横。《説文》云：「疋，足也。……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朱駿聲云：「疋字隸體似正，故傅會訓正，其實古文借疋爲譌，後又借雅爲譌也。」以上「夏」字在楚國簡文中，就有幾種形體。

【第三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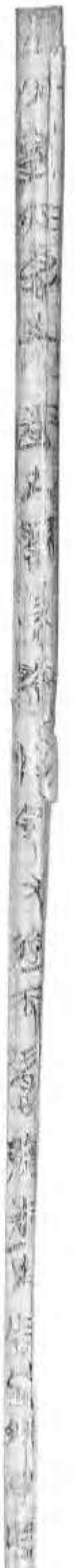
也。多言難而𢡺（悁）退（懟）者也，衰矣少矣。邦風丌（其）内（納）勿（物）也，尃（溥）僭（觀）人谷（俗）安（焉），大會（斂）材安（焉）。丌（其）言旻（文），丌（其）聖（聲）善。孔＝（孔子）曰：隹（唯）能夫

本簡長五十一釐米，上下端殘，上端留白殘存四·九釐米，下端留白殘存七·八釐米。現存四十字，其中合文一字。

多言　「多言」是論段的首句格式。論《訟》云「多言遂」，論《大夏》云「盛德也，多言……」。此簡之「多言難而𢡺退者也」，三段論辭爲同一格式。這第三次「多言」必是指《少夏》。

難而𢡺退　讀爲「難而悁懟」。「𢡺」从宵从心。或省作「𢡺」，从肙从心，見第十八簡。𢡺、𢡺同爲一字。以肙爲聲符。有學者釋爲「怨」。據此字形，或可讀爲「悁」，悁、怨一聲之轉，也可讀爲「惌」。《廣韻》有此字，曰「枉也」。《集韻》：「讎也，恚也。本作怨，或作惌。」「退」字在此不用本義，讀爲「懟」，懟、退同部，一聲之轉。《説文》：「懟，怨也。从心對聲。」《孟子》「以懟父母」，趙岐注：「以怨懟父母。」「難」者係指《小雅》中《四牡》、《常棣》、《采薇》、《杕杜》、《沔水》、《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等許多篇皆爲嘆憂難之詩。

衰矣少矣　指《少夏》，可能是就《小雅》中許多反映社會衰敗、爲政者少德的作品而言。後文在《少夏》編的《十月》、《雨亡政》、《節南山》等篇評述云：「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衰矣少矣」即爲此類詩作。又備用的殘簡中也有一簡是有關《詩》的，其文云：「者。《少夏》亦悳之少者也。……」所謂「悳之少者」，可以作爲「衰矣少矣」的進一步解釋。但此簡與《詩論》并非爲同一人手筆，今附之以供參考。



邦風　就是《毛詩》的《國風》，《邦風》是初名，漢因避劉邦諱而改爲《國風》。

内勿　讀爲「納物」，即包容各種事物。

尃僭人谷　「尃」讀作「溥」，「溥」與「普」同，《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溥」古籍中亦通作「普」。「僭」是「觀」的別體。「谷」讀爲「俗」。此句讀爲「普觀人俗」。《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這是陳詩觀民風。《孔叢子·巡守》：古

者天子「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又《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是采詩觀風俗。普觀人俗即普觀民風民俗。這裏孔子所言《邦風》具有教化作用的論述，在各種史料中是較早的。

大會材 「會」字《説文》所無，从日从僉，疑讀爲「斂」。「會(斂)材」見於《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八曰斂材……」此「斂材」爲收集物資，簡文「會(斂)材」指邦風佳作，實爲采風。

丌言旻 旻，讀爲「文」，指《邦風》諸詩的辭言有文采。

丌聖善 「聖」借爲聲，古詩皆有曲可以歌唱，此言《邦風》樂聲的和美。

隹能夫 「能夫」之後辭文殘失。與上下留白第四簡不能連讀。從以上論辭的例子，「孔子曰」以下是一整段論述，可能更具體地述及《訟》、《大夏》、《少夏》和《邦風》，大約至少缺二枚。

【第四簡】

曰：詩丌(其)猷坪(平)門■，與戔(賤)民而䂄之，丌(其)甬(用)心也䣁(將)可(何)女(如)？曰：邦風氏(是)也■。民之又慼(罷)𢙇(惓)也，卡=(上下)之不和者，丌(其)甬(用)心也䣁(將)可(何)女(如)？

本簡長四十六・一釐米，上下端殘，上端殘存留白七・三釐米，下端留白殘缺。現存四十三字，其中合文一。以上提出兩個啓發式問題，對第一個問題作了明確的論述，但第二個問題論述的辭文已無存。

坪門 讀爲「平門」。春秋吴國城門名，吴王闔閭始築城，四面八門，北面稱爲平門、齊門。又《三輔黄圖・都城十二門》：「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宫，一曰便門，即平門也。」平門在簡文中可能是泛指城門。「詩其猶平門？」其意或爲詩義理猶如城門之寬達。

戋民而⿰谷兔之　「戋民」讀爲「賤民」，地位低下之人。「⿰谷兔」从谷从兔，《說文》所無，其他字書中也未見。

氏　簡文多讀作「是」。

民之又⿱敄心卷　讀爲「民之有罷惓」。「⿱敄心」字以敄爲聲符，《㝬鐘》「⿱敄心伐厥都」，「敄」讀作「撲」。《漢書・嚴助傳》：「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撲」、「罷」雙聲假借。簡文謂人民罷惓，上下不和，則其用心又將何如？

卡=　「卡」字下有合文符，爲「上下」二字。

此簡文提出有關《邦風》的兩個啓發式問題，對第一個問題作了「邦風是也」的答問。第二問題的答辭已殘失無存。這種問答式的講辭，也是孔子的教育方法。

訟

【第五簡】

氏（是）也，又城（成）工（功）者可（何）女（如），曰訟氏（是）也。■清宙（廟）王悳（德）也▪，至矣。敬宗宙（廟）之豊（禮），㠯（以）爲丌（其）杳（本），秉旻（文）之悳（德），㠯（以）爲丌（其）業▪，肅售（雍）……

本簡長四十七・五釐米，上端留白八・五釐米，半片殘。下端留白殘缺。現存三十八字。

城工　「城」、「成」古字通。《左傳・文公十一年》「王子成父」，《管子・小匡》作「城父」。又《戰國策・楚策四》「城陽」，鮑本作「成陽」。工，通「功」。《尚書大傳》引「工」作「功」。

可女　簡本「可女」，今皆讀作「何如」。

訟　通作「頌」，《説文・言部》徐鍇繫傳云：「古本《毛詩》雅頌字多作『訟』。」又《頁部》云：「今世間《詩》本周頌亦或作訟。」

「成功」是就西周初建國興邦的功烈而言。《大盂鼎》銘文云：「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敷有四方，畯正厥民。」《尚書・周書》中頗多此類內容，今傳周《頌》的多數篇章也基於此種內容。本簡「氏也」之前應有一簡，或爲幾句短的辭語以作出評論。這樣看來，孔子在授具體各篇的詩《訟》之前，可能有一段引語或小序之類的講辭。如果這是一種體例，則《大夏》、《少夏》及《邦風》之前可能也有，但今已無存。所以作出這樣的推論，因爲我們看到《詩論》文辭的邏輯性非常清晰而強烈。

清宙　即今本《清廟》。「宙」即「廟」，西周金文多作「廟」或「朝」，個別作「朝」，戰國《中山王嚳方壺》作「庿」，此詩鄭玄箋云：「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説文》古文與此相同。此字據金文例从广與从宀相通，則「宙」亦爲古文。

「清宙」置於《訟》的第一篇，云「王德也，至矣」，直接評述詩的內容和政治價值。《毛詩・周頌・清廟之什》首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没有説出詩義之重點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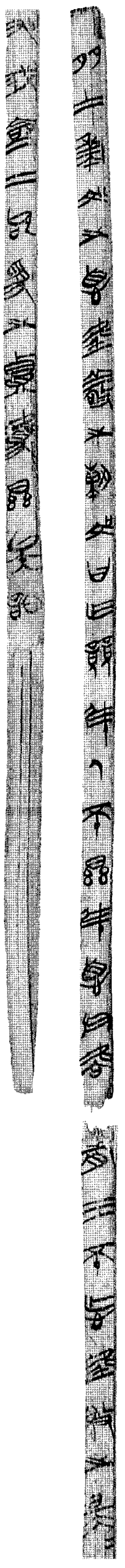
豊　《説文》：「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在此讀爲「禮」。

杳　《説文》所無。字與《行氣銘》「本」作「[illegible]」相同。簡文用作「本」，疑是「本」的異體。今本《大雅・文王》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謂敬宗廟之禮，是文王百世子孫之所守。

秉旻之悳，㠯爲丌業　「秉文之德」爲《毛詩・清廟》引句，原文爲：「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業，从並業。「業」字構形和《中山王嚳方壺》銘：「內絽邵公之業」的「業」字作「[illegible]」非常相近，不過壺銘从口，此不从口。字爲《説文》所無。

肅售　「肅售」爲《清廟》「肅雍顯相」引句的殘文。另有詩句云「肅雍和鳴」，在《臣工之什》，不當在論《清廟》句中。「秉文之德」爲《清廟》第四句。「肅雍顯相」爲第二句。孔子論詩乃摘句盡意論述，并不是按詩句上下排列而講授。以上是論《清宙》辭文的第一次出現。

【第六簡】



多士，秉旻（文）之悳（德），虗（吾）敬之。剌（烈）旻（文）曰：乍競隹（唯）人，不（丕）㬎（顯）隹（唯）悳（德）。於虐（呼）！前王不忘，虗（吾）敓（悅）之。昊＝（昊天）又城（成）命，二后受之，貴䖒（且）㬎（顯）矣。訟

本簡殘爲兩段，已綴合，總長四十九・五釐米。上端殘，下端弧形完整。上段留白殘缺，下端留白八釐米。現存四十三字，其中合文一。

多士，秉文之悳　即上述《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引句，評爲「虗敬之」。下文於《剌文》云「虗悅之」，復評《昊天有成命》。這是評《訟》的另一種文例，與第五簡出現的文例有所不同，此次所論有三篇，都是摘原句評一語，論《清廟》則有「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以爲其鞣」等論句，是論辭文例不同，可以認爲，對《訟》的評論至少出現了兩次。

虗敬之　讀爲「吾敬之」，後文多見，注省。

剌文　即《毛詩・周頌・清廟之什》的《烈文》。字作剌，構形特異，金文作「剌」、「剌」或「剌」，經典多作「烈」，音同。

乍競隹人，不㬎隹悳。於虐！前王不忘　此爲《剌文》引句，今本作「無競維人」、「不顯維德」、「於乎！前王不忘」。因簡文「乍」與「亡」字形相近，古「亡」、「無」通用，今本「無」爲傳抄之訛。鄭玄箋、孔穎達疏解「無競」爲「無疆」，於簡文義不合。「虐」从虍从口，《說文》所無，簡文中亦讀爲「呼」。

虗敓之　《說文》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攴，兑聲。」段玉裁注：「此是爭敓正字。後人假奪爲敓，奪行而敓廢矣。」但經籍从兑之字有兩讀，《詩・大雅・瞻卬》：「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陸德明《毛

詩音義》云：「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後漢書・王符傳》作「汝反脫之」。此「敚」讀爲「說」或「悅」。《廣雅・釋詁一》：「悅，喜也。」《孟子・梁惠王下》：「取之而燕民悅。」字於經典中多作「說」。《說文》：「說，釋也。」段玉裁注：「說釋即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詩論》中孔子對具體詩篇所作評語「敚」，宜皆讀爲「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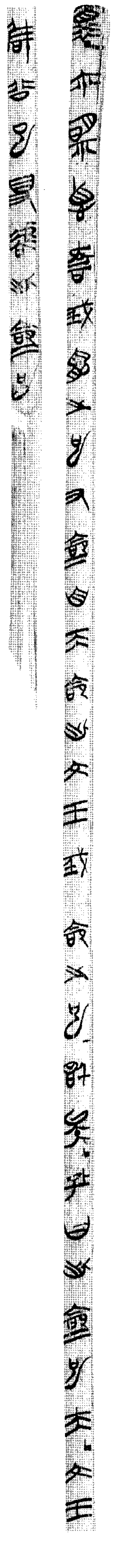
昊=又城命，二后受之　「昊」字下有合文符，爲「昊天」二字。此句係《頌・昊天有成命》引句，《毛詩》作「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二后爲文王、武王。

貴戲㬎　戲，今讀爲「且」。商承祚《殷墟文字》：「羅師說沇兒鐘及王孫鐘并有『中譃戲旟』語，猶詩言既多且有，終和且平。殆語辭之且古如此。」簡文「戲」多讀爲「且」。㬎，《說文》：「㬎，衆微杪也，從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

此簡末有「訟」字，說明論《訟》的辭文尚未結束。但未見有接續之簡。

大　夏

【第七簡】



褱（懷）尔盟（明）悳（德）害（曷），城（誠）胃（謂）之也。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城（誠）命之也■，信矣■。孔=（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隹（唯）谷（裕）也，㝵（得）虗（乎）？此命也。

本簡長四十二釐米。上下端殘，下端殘存留白五・五釐米。現存四十字，其中合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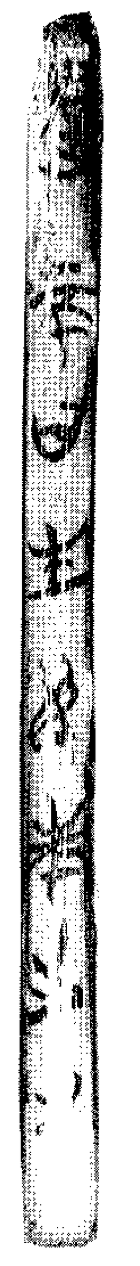
褱尔⿱明示悳　此當爲《毛詩・大雅・皇矣》引句，今本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毛亨傳云：「懷，歸也。」鄭玄箋：「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爾、予一字之差，文義有異。第十一章後半章「帝謂文王」詩句，均稱之爲「爾」：「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肅鉤援，與爾臨衝。」此「懷爾明德」正可與之對應。「⿱明示悳」，「⿱明示」字《說文》所無，从示从明。讀爲「明德」。

害　假爲「曷」。《說文》釋「何」，段玉裁注釋「曷」云：「害者，曷之假借字。《詩》、《書》多以害爲曷。」

城胃之也　讀爲「誠謂之也」。胃，簡文中多用作「謂」。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詩・大雅・大明》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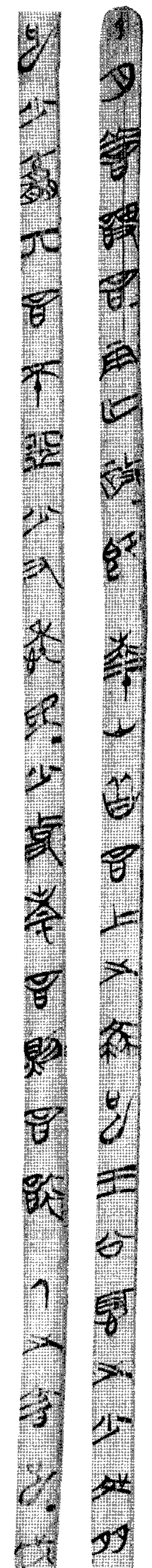
文王隹谷也，㝵虐　「谷」或當讀爲「裕」，「裕」有寬義。《何尊》銘「龔德谷天」，讀作「恭德裕天」。上文云「誠命之也」，辭末云「此命也」，是指文王之「天命」。㝵虐，讀作「得乎」，即得到天命。



少夏

《大夏》簡文，僅存此枚。其後涉及《大夏》篇名，與《邦風》合於同一簡，但文例不同，不能歸於一類。另有不屬此《詩論》篇的斷簡，文云：「不曰生民未之也。」此爲論《大夏・生民》斷文，然而無可歸屬，今暫附於此：

【第八簡】



十月善諀(諞)言▪。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少旻(文)多⿱𠤕心=(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少⿱兔朋丌(其)言不亞(惡)，少又⿱年心安▪。少⿱卣又、考言，則言讒人之害也▪。伐木

本簡長五十二・四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殘。現存五十五字，其中合文一。

十月 《詩・小雅・節南山之什》第三篇，篇名爲《十月之交》，簡本爲《十月》。

善諀言 「諀」字《説文》所無，从言、卑聲，當讀爲「諞」。《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善諀言」即《秦誓》之「善諞言」，毛亨傳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孔子認爲《十月》詩中內容反映了西周官場中慣有的諞言，這種現象王公們以爲恥辱。

雨亡政 即《詩・小雅・節南山之什》第四篇篇名《雨無正》。《即南山》「即」字不从竹。

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 《雨無正》小序云：「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云：「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極言宗周滅亡後朝政了無綱紀的衰落現象。《節南山》謂：「天方薦瘥，喪亂弘多」，「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對於這些亂象，孔子特爲指出「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

少旻多⿱𠤕心=，言不中志者也 ⿱𠤕心，讀爲「疑」，有重文符，增語辭「矣」。《詩・小雅・節南山之什》第五篇《小旻》，內容也是怨憤國家亂象的，「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孔子評之爲「言不中志」。

少⿱兔朋丌言不亞 「⿱兔朋」字《説文》所無，从兔下有二肉。據以上所排序之詩，此「少⿱兔朋」或當爲《小宛》，但另簡篇名有《冋丘》，詩句引文與《宛丘》相同。不可能「宛」字作「⿱兔朋」，又再作「冋」。簡本、今本兩字并待考。「不亞」讀爲「不惡」。《説文》：「亞，醜也」，是爲「惡」之古文。上博簡《紂衣》：「亞亞如亞衛白」，今本《緇衣》作「惡惡如惡衛伯」。《説文》段玉裁注云：「亞與惡音義皆同，故詛楚文『亞駝』《禮記》作『惡池』。」

少又⿱年心安 「⿱年心」从心从年，待考。

少⿱卣又 即《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弁》，《毛詩》中篇名之小雅、小旻、小弁，簡文中皆作少夏、少旻、少⿱卣又，「少」、「小」通用。「弁」通「⿱卣又」字，《曾侯乙編鐘》音變之字作「⿰⿱卣又音」，从音⿱卣又聲，通作「變」。「弁」、「變」音同。

考言 即《詩・小雅・節南山之什》的《巧言》，「考」、「巧」聲通。《易・履》：「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易・

蠱》「有子考無咎」，漢馬王堆帛書本均作「巧」。又《尚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史記・魯周公世家》引文「考」作「巧」。

讒人之害　「讒」字《說文》所無，从言，以蚰爲聲符。據《小弁》詩意，前四章詩人表達「我心憂矣」、「我心憂傷」，後四章表達「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巧言》後半，詩句有「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詩的重點在於描述「讒」人和「巧言如簧」之人，則从言蚰聲音近字當讀如「誆」，以謊言騙人，與「誑」義近。《史記・鄭世家》：「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

伐木　《詩・小雅・鹿鳴之什・伐木》篇名。

以上詩篇名八篇合評書於一簡。據以下所論篇名的組合情形看，有七個篇名的評述組合成段，書在一枚簡上的，當然也有稍少的，如有列七個篇名的，且往往相同排列的篇名重複出現，述語通常是由簡到詳。這種論述的體例近乎模式。本簡中論每篇詩只有一句或兩句辭語，應該是這八篇詩的第二次評論。和其他簡文相比較，其論述內容尚未展開，估計另有重複篇名出現兩次或兩次以上，應有較爲具體或更具體的評述，現已無存。

【第九簡】

實咎於其也■。天保丌（其）㝵（得）彔（祿）蔑畺（疆）矣，巽（饌）募（寡），悳（德）古（故）也■。誶父之𧶠（責）亦又（有）㠯（以）也■。黃鳥則困而谷（欲）反丌（其）古也，多恥者丌（其）忞之虐（乎）？錆=（錆錆）者莪則㠯（以）人蒜（益）也。棠=（棠棠）者芋則

本簡長五十三・八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稍殘。現存五十七字，其中重文二。

賨咎於其也　「賨」讀爲「貴」。此句爲評上篇末辭，估計爲《伐木》之評言。《詩・小雅・鹿鳴之什・伐木》云：「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爲朋友歡宴，孔子獨重責己之句。如此，和第八簡可以連讀，計有連續十三個篇名。

天保　《詩・小雅・鹿鳴之什・天保》篇名。

导录蔑畺　讀爲「得禄蔑疆」，即得福無疆之意。《説文》：「禄，福也。」詩句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又：「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此爲「得禄蔑疆」之意。

巽寡，惪古也　讀爲「饌寡，德故也」。詩句云：「吉蠲爲饎，是用孝享。」毛亨傳云：「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孔穎達疏伸毛傳之意云：「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饌。」《爾雅・釋訓》云：「饎，酒食也。」泛言之包括酒與食。饌，《説文》：「具食也。」《玉篇》云：「飲食也。」「饌寡」是説孝享的酒食不多，但守德如舊。

誶父　當爲《詩・小雅・鴻雁之什・祈父》篇名。「誶」與「祈」同爲微部，也有可能是傳抄之誤。評詩意爲「責」，與《祈父》責「王之爪牙」三章四句內容相合。

賕　从貝从朿，金文作「賫」。《玉篇》：「古文責字。」《兮甲盤》「責」字與之相同。簡文之从朿从貝，易上下爲左右排列。

黄鳦　篇名，即「黄鳴」。簡本从鳥之字，鳥皆在字之左傍。篇名疑即今本《毛詩》之《黄鳥》。《小雅・黄鳥》詩句云：「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諸父」。似與本篇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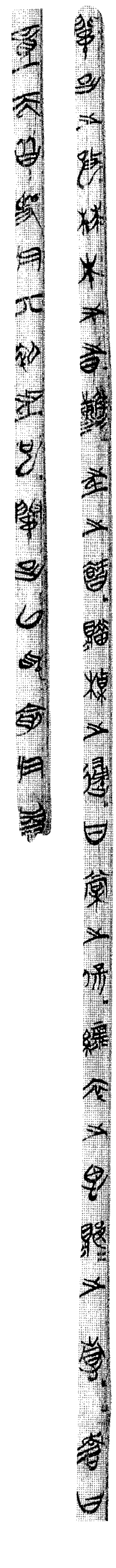
䓗=者莪　《詩》篇名。「䓗」字下有重文符，爲「䓗䓗」二字。「䓗」从缶从青，《説文》所無。今本《詩・小雅・南有嘉魚之什》有《菁菁者莪》，簡文係原篇名。

菻　古文「益」。

裳=者芋　「裳」字下有重文符，爲「裳裳」二字。「裳裳者芋」即今本《詩・小雅・甫田之什・裳裳者華》原篇名。「裳」、「裳」通假。華，《説文》云：「从艸，从𠂹。」是聲可通。毛亨傳：「裳裳，猶堂堂也。」「堂堂」是盛張之辭。《説文》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从艸，于聲。」段玉裁注云：「凡于聲字，多訓大，芋之爲物，葉大根實，二者皆堪駭人」，而「華」無駭人之理，則「芋」或爲詩句之本義字。

邦風

【第十簡】



闗疋之攺(怡)■，梂木之旹(時)，灘生之智(智)■，鵲樔之逯(歸)■，甘棠之保(褒)■，綠衣之思，鴖=(鴖鴖)之情■，害曰童而皆臤於丌(其)初者也■。闗疋吕(以)色俞(喻)於豊(禮)

本簡長四十六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殘。現存四十六字，其中重文一。

闗疋　今本《詩·國風·周南》作《關雎》。「闗」从門从串，以串爲聲符。「關」字《陳猷釜》作「閞」，《鄂君啓舟節》作「闗」，與簡本形體相同，大約是楚國較流行的寫法。「雎」和「疋」音近通用，同部雙聲。金文《免簋》、《師晨鼎》、《師兑簋》等銘文中冊命器主「[illegible]」某人官職之字，都當讀作「胥」，義爲助。「疋」與「足」同一字形，見於《說文》。今本作「雎」。「疋」讀爲「足」也可。

攺　與「改」非爲一字。从攴从巳，也有作从又从巳的。《說文》云：「攺，毅攺，大剛卯吕逐鬼鬽也。从攴，巳聲，讀若巳。」段玉裁注云：「余止切。一本作古亥，非。」若讀古亥切，則是「改」字。改，在簡文中無義可應，當是从巳聲的假借字。《關雎》是賀新婚之詩，當讀爲「怡」，「怡」、「攺」雙聲疊韻。《說文》釋「怡」爲「和也」。《爾雅·釋詁》云「樂也」。《玉篇》釋作「悦也」。「怡」當指新人心中的喜悦。

梂木　今本《詩・國風・周南》篇名作《樛木》。《説文》云：「梂，櫟實，一曰鑿首。从木，求聲。」「樛」、「梂」爲同部音近字。

旹　古文「時」。《説文》：「旹，古文時，从日之作。」《樛木》詩意三言「樂只君子」，則簡文「時」或當讀爲「持」。

灘生　今本《詩・國風・周南》有篇名作《漢廣》。灘，从隹从漢。「生」爲「往」字的聲符，「廣」、「生」一聲之轉。

智　簡文多讀爲「智」或「知」。

鵲棹　今本《詩・國風・周南》篇名作《鵲巢》，「棹」字《説文》所無，所以「桌」可能是「卓」的繁筆，是爲聲符。《善夫山鼎》之「⿰坴卓」和《蔡姞簋》之「⿰𦥑卓」所从「卓」作、，其上部形體相似。

逯　古「歸」字，楚簡多从辵。見《包山楚簡》二・四三、二・四四、二・六七、二・二一八等。此「歸」爲「嫁」義，《易・泰》「帝乙歸妹」、《詩・葛覃》「言告言歸」的「歸」字，都是婦女嫁夫之義。

保　指《甘棠》的詩意。今本《詩・國風・召南・甘棠》鄭玄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説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而詩句則言「勿翦勿伐」，「勿翦勿敗」，「勿翦勿拜（拔）」，皆因召伯之德而爲。「保」是美召伯，讀爲「褒」。

绿衣　今本《詩・國風・邶風》篇名《绿衣》與之相同。

思　《绿衣》的詩意。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绿衣》之思」的主旨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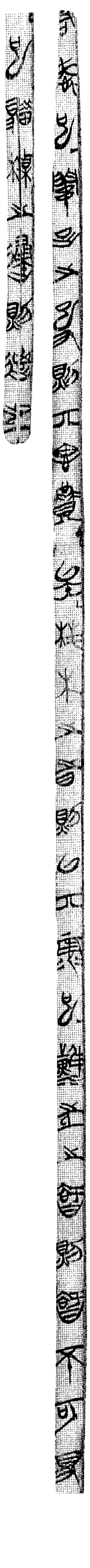
鷃=　「鷃」字下有重文符，爲「鷃鷃」二字。今本《詩・國風・邶風》有篇名作《燕燕》。「鷃」从鳥从妟，妟爲聲符。《説文》所無。

閘疋㠯色俞於豊　讀作「閘疋以色喻於禮」。「色」謂「窈窕淑女」，在此不用作貶義。《史記・屈原列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提法得體。此云「以色喻於禮」，則更爲準確而具體。俞，讀爲「喻」，即《論語・里仁》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喻」，孔子直言「《閘疋》以色」，然而「喻於禮」。若「俞」讀爲「逾」，則與詩意相違。小序的着眼點與此不同，可見小序并非是孔子所論的真傳。

這是本簡第一次論《閘疋》，由此開始至《鷃鷃》結束，所選篇目皆在今本《周南》和《邶風》之內，但並不像《毛詩》編次那樣逐篇講授。依照上述次序分講的有七支簡，所述詩篇內容一而再，再而三。最初非常簡要，每

篇只有一個字：攺、時、智、遈、保、思、情，而以後則逐漸展開，講授的方式是誘導和啓發，在有關《詩》的著述中前所未見的。

【第十一簡】



青（情）蟋（愛）也■。闡疋之攺（怡），則丌（其）思賹矣■。梂木之旹（時），則㠯（以）丌（其）彔（祿）也■。灘坣之智（智），則智（智）不可旻（得）也。鵲棙之遈（歸），則逌者……

本簡長三十八·一釐米，上端殘，下端弧形完整。現存三十八字。

青蟋　讀爲「情愛」。「情」、「青」通用。「蟋」从虫从㤅，《說文》所無。當假爲「㤅」，即「愛」，「㤅」爲「㤅」的聲符，《說文》釋爲「惠也」。「情愛也」爲上篇評述之最後三字，當爲《鷃鷃》篇評語之殘。此篇「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詩意言之子歸嫁遠送之情。

丌思賹矣　賹，从貝从䔳，《說文》所無。䔳，「益」之古文，从貝作「賹」。闡疋之思，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之義。

㠯丌彔也　「彔」讀爲「祿」。《樛木》言「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說文》：「祿，福也。」《爾雅·釋詁》所釋并同。《詩·大雅·既醉》：「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毛亨傳：「祿，福也。」

智不可旻也　即「智不可得也」。《樛木》篇言漢有游女待有求之者，然而漢水、江水廣闊，求者秣馬秣駒，猶不可泳渡，之子無法往嫁。大概是一詼諧性的民間故事，說明人有「智不可得」者。

逌　「逌」从辵从卤。「卤」似「叀」而非是，簡文另有「叀」字。此字形有兩角交叉綫，和「叀」不同，與金文「𨔣」的主體相近，如《井人妄鐘》和《楚簋》銘等，疑讀爲「𨔣」。《楚簋》「𨔣揚天子丕顯休」，「𨔣揚」相應於「對揚」，

《㝬簋》「畂在位作𨑨在下」，「作𨑨」和「作配」相應；又《詩・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作𨑨」和「作對」義相同。簡文可能是匹配之意，配者即指新人。

【第十二簡】

好，反内（納）於豊（禮），不亦能攺（怡）虖（乎）■　？梂木福斦（斯）才𡥅＝（君子），不

本簡長十八・五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十八字，其中合文一。

此簡前十字爲論《關疋》，其結句爲「不亦能攺乎」，《梂木》後句也有「不」字，其句式相同。

福斦才𡥅＝　「斦」讀作「斯」，字形从斤从畁，可能爲「斯」字形變，「斯」从「其」，「其」爲箕形，楚簡文「斯」字有寫作「斦」之例。「𡥅＝」爲「君子」合文。《樛木》小序云：「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可以說是對詩意的曲解。詩句「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福履將之」、「福履成之」，孔子云：「福斯在君子」，點出了詩意。

【第十三簡】

可㝵（得），不攴不可能，不亦𣉻（智）亙（恆）虐（乎）■　？鵲樔出吕（以）百兩，不亦又𨖥虖（乎）■　？甘

本簡長二十三・七釐米。上下端殘，現存二十四字。

此簡的句式和上簡相同，前十二字最後有「不亦智亙虖」，係就《灘𡶸》之「智」的評言。其下爲《䯍梂》，最後的「甘」字當是《甘棠》。兩簡共四十一字，大約第十二簡論《梂木》的句式「不……」其中少了四個字，本簡首少了兩個字，本來應可連讀。這兩枚簡文是七篇詩的第二次論述。

不𢎘　「𢎘」字从又从工，待考。文辭爲評述《灘𡶸》。

出吕百兩　《詩・國風・召南・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亨傳云：「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出以百兩」，是門當户對之意。

以上兩簡，講授的句法相同，如「不亦能改虖」、「不……」、「不亦智亙虐」、「不亦又徵虖」，自《鬨疋》以下的七篇詩，有幾層教授方法，這是又一層啓發式的重點提示。

【第十四簡】

兩矣■，丌（其）四章則俞（愉）矣■。吕（以）琴（琴）孬（瑟）之敚（悅），𢘓好色之忢。吕（以）鐘鼓之樂，

本簡長二十四・五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殘。現存二十三字。

此文先論《䯍梂》，次論《鬨疋》，與此前所論篇名的次序不同，文意可和前簡相連接，雖與上文相似而體例不一致，當是與前七篇不相連續的另一次論述。

兩矣　乃「百兩矣」的殘文。

丌四章則俞矣　「俞」讀爲「愉」。《關雎》今本共五章，第三章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第四章「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是說成就琴瑟之好。意思是從「求之不得」到四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境地，則情懷愉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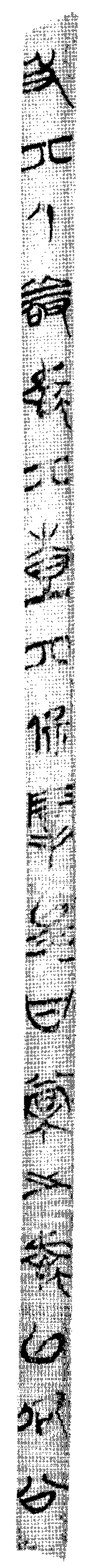
琴孬　琴，即「琴」，簡文从孬从金，與《汗簡》作「鋆」、《玉篇》作「鋆」、「鋆」相類似。《集韻》古文也相同。

「⿱丌⿰丌丌」字未見於字書，簡文上句言「⿱丌金⿱丌⿰丌丌之悦」，下句言「鐘鼓之樂」，則「⿱丌金⿱丌⿰丌丌」當讀「琴瑟」。《郭店楚墓竹簡》作「⿱丌金⿱丌丌」。

⿱矣心好色之⿱元心　即「⿱矣心好色之忨」。「⿱矣心」从矣聲，讀爲「嬉」。「嬉」、「矣」同部音近。張衡《歸田賦》「追漁父以同嬉」，有遊樂之義。「好色」指「淑女」，并非貶義，上文云：「闈疋以色喻於禮。」「⿱元心」即「忨」，《説文》云：「忨，貪也。从心，元聲。《春秋傳》：忨歲而濲日。」「忨」字亦通「玩」。《玉篇》則云：「愛也。」是以「忨」有「貪」、「愛」二義。在簡文中，字與「敓（悦）」字相對應，當取《玉篇》之釋。

鐘鼓之樂　今本《詩・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簡文辭意指此。

【第十五簡】



及丌（其）人，敬㤅（愛）丌（其）壴（樹），丌（其）保（褎）厚矣■。甘棠之㤅（愛），吕（以）卲公

本簡長十八・四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十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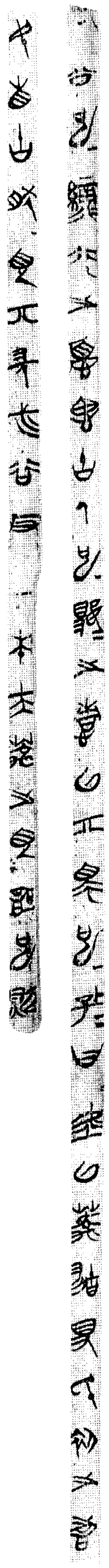
及丌人　簡文是評述《甘棠》，所謂「及其人」是指卲公。

敬㤅丌壴　即「敬愛其樹」，「壴」讀爲「樹」，即甘棠。今本《詩・國風・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鄭玄箋云見第十簡「保」下所引。辭意即指此。

第十三簡最後一字曰「甘」，亦是《甘棠》，但文殘，此爲第一次評語。

同簡評《䧿樔》辭語僅十一字，而評《灘㞷》存十二字，則此簡乃第二次《甘棠》評語的出現，簡首辭文殘。簡末「卲公」之後，至少可補「也」字，全文約二十餘字。

【第十六簡】



卲公也■。绿衣之惪（憂），思古人也■。⿱髟妟=（⿱髟妟⿱髟妟）之情，㠯（以）亓（其）蜀（篤）也■。孔=（孔子）曰：虐（吾）㠯（以）蕎□㝵（得）氏初之詩，民眚（性）古（固）然■。見亓（其）⿱山兀（美）必谷（欲）反一本。夫蕎之見訶（歌）也，則

本簡長四十七・八釐米。上端殘，下端弧形完整。共五十字。其中重文一，合文一。

卲公也　「卲」字上半殘，但必定是卲公，因爲七篇詩名的次序是《閘疋》、《梂木》、《灘圭》、《䧿樔》、《甘棠》、《绿衣》和《⿱髟妟⿱髟妟》，上述評《甘棠》之辭亦爲「㠯卲公[也]」，由此可以證明這是《甘棠》評語的第三次出現。這辭文似乎可以和第十簡相聯繫，如「绿衣之思，⿱髟妟⿱髟妟之情」，此云「绿衣之惪，思古人也。⿱髟妟⿱髟妟之情，以其蜀也」，爲前一簡的進一步詮述，但文字比較簡單。簡要評述七篇詩出現了兩次，這兩次文辭不在同一篇之內。前者後文詳説《閘疋》，此簡則評説《蕎□》，兩者體例不同，不能合爲一整篇文辭。很可能孔子授詩曾有多次，彼此詩組的連接前後不相同，所以追記的也不相同。也可能追記的傳抄有異本，因而同一內容整合的先後不一致。上海博物館所藏其他竹書中，重本出現了數次，重本用字并不完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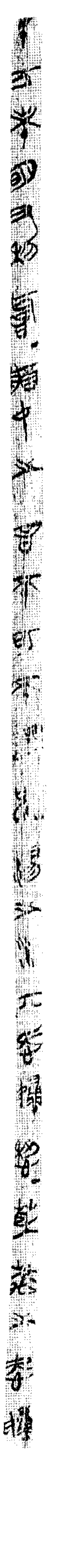
绿衣之惪，思古人也　「惪」即《説文》「𢝊」，義爲「愁也」。詩句云：「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又云：「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髟妟=之情，㠯亓蜀也　「⿱髟妟」字下有重文符。下句讀爲「以其獨也」。「蜀」在此不能解釋爲字的本義，當讀作「獨」，若假借爲「篤」也可，「蜀」、「篤」聲韻皆通轉，「篤」乃言情之厚。

蕎□　篇名。「蕎」字據下文也可寫作「萵」，第十七簡之《菜萵》也寫作从艸从侖，和第一字从艸从喬不完全相同，但應是同一個字。由於篇名和今本未能對照確認，所以「得氏初之詩」，不易解釋。

見丌岦必谷反一本　即「見其美必欲反一本」。「岦」、「媺」、「微」皆以此爲聲符，今讀作「美」，「岦」、「美」音同。谷，假作「欲」。下文云：「夫蕎之見訶也，則……」，下殘，文義不全。訶，讀爲「歌」，大約是就此篇詩的歌曲而言。

【第十七簡】



東方未明又（有）利訂（詞）■。𤖯（將）中之言不可不韋（畏）也■。湯之水丌（其）忎（愛）婦恝（黎）■。菜蕎之忎（愛）婦

本簡長二十四·一釐米。上下端殘。現存二十八字。《東方未明》、《𤖯中》、《湯之水》、《菜蕎》爲另一段詩論的組合，僅存四篇詩名。在此或前或後，尚有若干篇名，合爲一組。

東方未明　今本《詩·國風·齊風·東方未明》篇名與此相同。

又利訂　讀爲「有利詞」。「訂」爲「詞」的古寫。「利詞」是詩句直言朝政無序。此篇今本云：「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又云：「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言「公」令羣官未明而朝，所謂起居無節，早晚失常。「利訂」當指此等詩句。

𤖯中　今本《詩·國風·鄭風》有篇名《將仲子》，「𤖯中」即爲《將仲子》。詩句云：「將仲子兮，無逾我里」，孔子命名詩篇僅用句首二字。

韋　讀爲「畏」，同音假借字。詩句云：「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又云：「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最後則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孔子是說《𤖯中》詩中之言值得畏懼。並没有像《小序》中所説詩意是「刺莊公」，「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孔子在《詩論》中從未出現過像

《小序》那樣將詩的內容極端政治化，孔子論辭的着重之處在於體認詩句所具有的教化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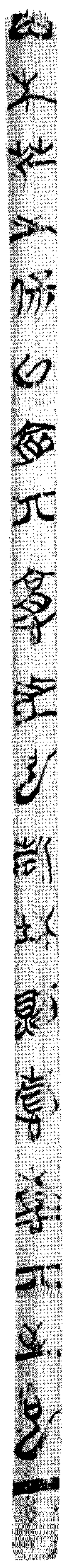
湯之水　篇名。今本《詩・國風》之《王風》、《鄭風》、《唐風》各有一篇《揚之水》，本篇《湯之水》當爲其中的一篇。「揚」从易得聲，與「湯」音相通。

丌忑婦悡　讀爲「其愛婦𢡟」。悡，《集韻》以爲「𢡟」的省文，在此可以看作是楚國的簡體字。《說文》云：「𢡟，恨心。从心黎聲。一曰怠也。」简文是說詩篇所言的愛，也是婦人之恨。那末從這個理解去看《國風》的三篇《揚之水》，《鄭風》云：「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當然不應有「婦悡」的這般評論。《唐風》云：「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又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毛亨傳云：「言無憂也。」總之，其中並没有關於婦人感情的內容。《王風・揚之水》篇的內容是戍守申地甫地許地的男子，想念家鄉，而有「懷者懷者，曷月予還歸哉」之三嘆而終於未歸。「其愛婦悡」的辭意當合於《王風》的《揚之水》，是說《湯之水》中所表達的愛懷，也是婦人的離恨。

菜茖　詩篇名，今本《毛詩》未載。「之忑婦」三字以下殘缺，文義未全，與今本不能對照比核，所言《菜茖》之愛，其評述也與婦人有關。

綜　論

【第十八簡】



因木苽之保（報），㠯（以）俞（喻）丌（其）悁（捐）者也。折杜則情憙（喜）丌（其）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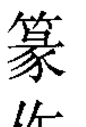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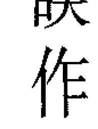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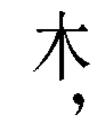
本簡長十八・六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十九字。

木苽　即《詩・國風・衛風・木瓜》原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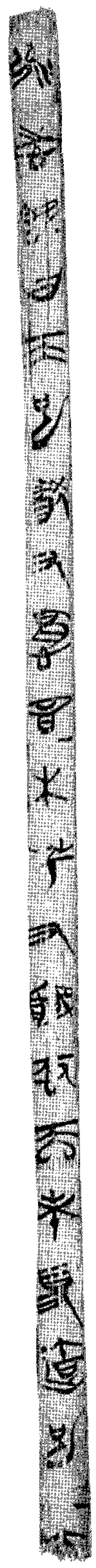
保　今本作「報」。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下文有「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玖」等句。是說投之者薄、報之者厚。

俞　按辭義當讀爲「愉」，即厚報以愉薄投者。

𡨦　讀爲「捐」，字从宀从肙，「肙」爲基本聲符，通作「捐」。投之以木瓜之「投」，義與「捐」相通。《說文》云：「投，擿也。」《集韻》云：「棄也。」《說文》言「捐」曰：「棄也。」是「投」、「捐」義相近。

折杜　篇名。今本詩篇名中未見，但有《杕杜》。《杕杜》一在《國風・唐風》，一在《小雅・鹿鳴之什》，前者言「人無兄弟」，後者言「征夫遑止」、「征夫歸止」和「征夫邇止」。孔子云：「折杜則情憙其至也」，那末，詩篇可能屬於《小雅》中的《折杜》，「折」簡文作，小篆作 ，金文《翏生盨》銘「折」作 ，另一器作 ，《多友鼎》之「折」與《翏生盨》第一例相同。金文其他「折」字也類此。戰國簡書「大」字常作 、 。、誤作木，而 誤作，「折」遂誤作「杕」。由此，「折杜」遞演爲「杕杜」了。如果是這樣，則今本有可能是傳抄之誤。

【第十九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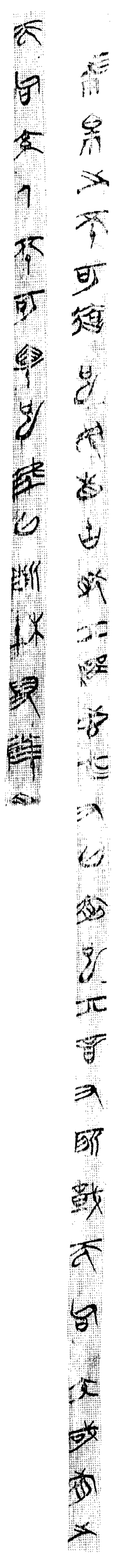


志，既曰天也，猷又（有）𡨦（捐）言■。木苽又（有）藏忈而未㝵（得）達也■。交

本簡長二十一・六釐米。上下端殘。現存二十一字。

首句辭殘，文義未全，是與《木苽》篇成組合評述若干篇詩中的另一篇評。《木苽》篇辭意也未全。末字殘半，疑「交」字。

【第二十簡】



⿱釆巾(幣)帛之不可迲(去)也▪，民眚(性)古(固)然，丌(其)⿰阝殳(離)志必又(有)㠯(以)俞(逾)也▪。丌(其)言又(有)所載而后内(納)，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角干也。虘(吾)㠯(以)折杜㝵(得)雀□

本簡長四十四・三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四十四字。

此簡文至論《折杜》之前，全爲述《木苽》之辭，共三十八字，從語意看，「⿱釆巾帛之不可迲也」之前，應該還有一段文字，因爲尚没有具體述及「保」字的意義。所以這是《詩論》中討論民風文字最多的一篇。孔子授詩先集中若干篇詩，首次通常用一個字簡括評述，分層次漸進，用一、二句辭文、幾句話作進一步解釋，最後才作詳細分析。雖然簡散失很多，這種授詩的特點和方法，排列起來還是能够比較清楚看出的。

⿱釆巾帛　讀爲「幣帛」，「⿱釆巾」从巾从釆，今寫作「幣」。《説文》云：「幣，帛也。」經籍或解釋爲錢、貨、圭璧。帛爲繒、縑素之類。《周禮・天官・大宰》：「幣帛之式」，鄭玄注：「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則是禮品的泛稱。此處是由《木苽》詩中「瓊琚」和「瓊玖」等所報贈玉器引伸出來的禮品的稱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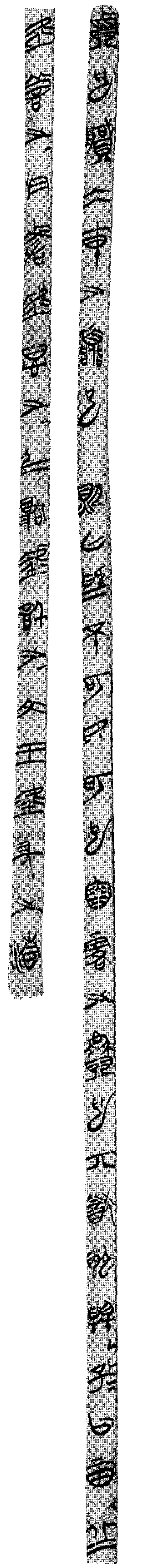
迲　从辵从去，《説文》所無。按辭意讀爲「去」。

民眚古然　讀爲「民性古然」，此辭也見第二十四簡評《甘棠》語，但整段的句式不一樣。凡此都表示以《邦風》觀察民俗。

丌⿰阝殳志必又㠯俞　即「其離志必有以逾」。「⿰阝殳志」已見第一簡，「⿰阝殳」字未从心，從形體看，顯然爲缺筆。「俞」在此讀爲「逾」。大意爲若廢去禮贈的習俗，這個使人們離志的事情太過份了。

⿰角干　《説文》所無，待考。

【第二十一簡】



貴也。贙大車之囂也，則吕（以）爲不可女（如）可（何）也。審䨲之⿰貝㭱也，丌（其）猷⿰車乇與▪。孔＝（孔子）曰：而丘虗（吾）善之▪，於差虗（吾）憙（喜）之▪，𡰥鴼虗（吾）信之▪，文王虗（吾）⿱山兀之，清

本簡長四十七・六釐米。上端弧形完整，下端殘。現存四十九字，其中合文一。

這簡的辭文包括兩個論組。前組「貴也」未知確指何詩，以下爲《贙大車》和《審䨲》。後一論組又以「孔子曰」開始，篇名次第爲《而丘》、《於差》、《𡰥鴼》、《文王》和《清宙》，簡文在「清」字下斷殘。前一論組已有分析評述語，不是初論，而是此一詩組的終論。其下從「孔子曰」開始的五篇，辭文簡要，是爲初論。但《清宙》是否爲此一論組的最後一篇，尚未可知。

贙大車　今本《詩・小雅・谷風之什》篇名作《無將大車》，詩云：「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將大車，維塵雝兮」，衍「無」字。孔子對此詩意評之爲「囂」。

不可女可　讀爲「不可如何」。

審䨲　今本《詩・小雅・南有嘉魚之什》篇名作《湛露》。「湛」、「審」爲同部聲轉字。䨲，《說文》云：「雨零也。从雨，各聲。」於「露」則云：「潤澤也，从雨，路聲。」按此二字義稍有區別，其音爲雙聲對轉。

⿰貝㭱　从貝从㭱。「㭱」，「嗌」之古文。《說文》所無。

⿰車乇　《說文》所無，《玉篇》云：「車疾也。」《湛露》：「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車乇」當讀爲「酡」，蓋雖未醉而顏已酡。

而丘　今本《詩・國風・陳風・宛丘》之古篇名，下簡所引《而丘》詩句與今本《宛丘》句相同。「而」字也

不見於字書。今本《詩・小雅・節南山之什》有篇名《小宛》，此「宛」字在簡文中作「䔋」，今本兩「宛」字都與簡本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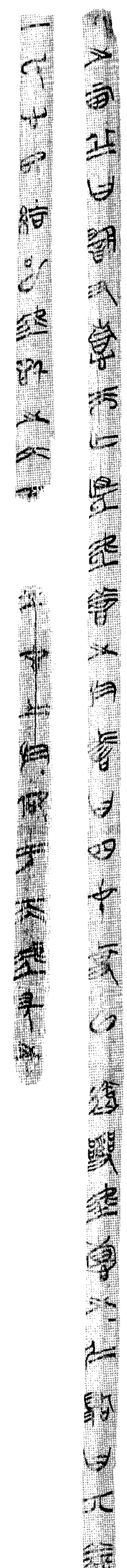
於差　今本《詩・國風・齊風》篇名作《猗嗟》。下簡文引句，見於此篇。

尸鵅　今本《詩・國風・曹風》篇名作《鳲鳩》。鵅，从鳥、㕣聲。《越王勾踐劍》銘文王名作「鳩淺」，乃同一字的偏旁相換。「㕣」、「九」不同字。

《文王》篇名和今本《詩・大雅・文王》相同。「清」字以下文殘，當是《清宙》，其評語應是「虗敬之」。

此組詩篇，孔子皆以主觀斷語作一字評價：「善」、「憙」、「信」、「𡵂」。「𡵂」為「𢼸」或「媺」字的聲符，今讀作「美」。各個論組起首用一字評價的現象，簡文中出現了數次，如前見的《闗疋》組，即以「闗疋之攺」、「梂木之時」等開始為一個系列的論述。此處《𡧍丘》、《於差》等開始為另一系列的論述。也有一字不足以達意而用兩個字表達的，或有一字或兩字兼而有之的。總之一個論組，多以簡括的言辭開始，漸次深入作具體分析。

【第二十二簡】



之。𡧍丘曰：訇(洵)又(有)情，而亡望，虗(吾)善之。於差曰：四矢貞，吕(以)御𨚔(亂)，虗(吾)憙(喜)之■。尸鵅曰：丌(其)義一氏，心女(如)結也，虗(吾)信之。文王[曰]：[文]王才上，於卲于天，虗(吾)𡵂(美)之。

本簡為兩段綴合，上段長三十八・四釐米，現存四十一字；下段長九・三釐米，下端弧形完整，現存十字。兩段之間補二字。

此簡之文申述之所以「虗善之」、「虗憙之」、「虗信之」等的緣由，但是孔子所述的不是整篇詩意，而是引用詩中精譬的辭句，這也是孔子時代引詩的常見方式。

訇有情，而亡望　今本《詩・國風・陳風・宛丘》句云：「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四矢𠭯，㠯御𡄪　今本《詩・國風・齊風・猗嗟》句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𠭯，《説文》所無。《曾侯乙編鐘》銘「變商」、「變徵」之「變」作「𩐋」，从音，以𠭯爲聲符。

丌義一氏，心女結也　今本《詩・國風・曹風・鳲鳩》句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首句嘆辭有所差異。

此簡辭第一字爲「之」，以辭意探測，當與下例句式相同，先引詩，末句云「虗×之」。如果是如此，與這一組大體相同的評述，出現了兩次。因爲「虗×之」，不似二十一簡《審䨟》的評述，彼簡《𠧧丘》則在第一篇。

簡爲兩段綴合，文辭語氣皆連貫，但上簡末及下簡之首皆有「王」字，據辭例補「曰：王」二字。《毛詩》《文王》在《大雅》編之首。辭文的排列次第按《毛詩》爲《陳風》、《齊風》、《曹風》、《大雅》。

【第二十三簡】

𢊁鳴㠯（以）樂訂（詞）而會，㠯（以）道交見善而𡥈（傚），冬（終）虖（乎）不猒（厭）人■。兔虘丌（其）甬（用）人則虗（吾）取

本簡長二十七・七釐米。上端殘，下端弧形完整。現存二十七字。

𢊁鳴　今本《詩・小雅》首篇作《鹿鳴》。「𢊁」从鹿从录，以录爲聲符。

㠯樂訂而會　讀作「以樂詞而會」。詩句有「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樂」則和樂之意。「訂」字讀作「詞」。

𡥈　《説文》云：「放也。」此當讀爲「傚」，「𡥈」、「傚」乃叠韻聲紐旁轉字，音之假借，即本篇詩句「君子是則是傚」之「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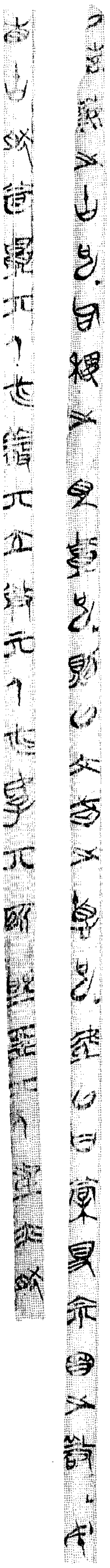
冬虖不猒人　讀爲「終乎不厭人」。

兔罝　今本《詩・國風・周南》篇名作《兔罝》。

甬人　讀爲「用人」。孔子實指詩句所云的用人之道，詩句有「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皆言公侯重視「武夫」之用。但後文殘。

此簡中《小雅》篇與《國風》篇並論。

【第二十四簡】



㠯（以）□蔌之古（故）也■。后稷之見貴也■，則㠯（以）文武之悳也■。虗（吾）㠯（以）甘棠㝵（得）宗宙（廟）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貴丌（其）人，必敬丌（其）立（位）。敚（悅）丌（其）人，必好丌（其）所爲。亞（惡）丌（其）人者亦然。

本簡長五十三・八釐米。上端弧形略殘，下端殘。現存五十三字。

本簡第二字失去半側，不能隸定。第三字从艸作蔌形，字書所無，因而辭意未明。下云「后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是論《詩・大雅・生民》。《詩》諸篇中頌揚后稷的有《生民》、《雲漢》、《思文》及《魯頌・閟宮》，其有關詩句如下——

《生民》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雲漢》云：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思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閟宮》云：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閟宮》是頌魯僖公的，所謂「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鄭玄箋：「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所言后稷教民稼穡，其子孫居岐、翦商，在魯廟中獲得騂犧之享等辭，實際是要引伸出「復周公之宇」，宏大魯侯的功績，孔子評「后稷之見貴」詩的具體篇名，不可能是《閟宮》，也非《雲漢》。《思文》雖云后稷「克配彼天」。但詩句簡短。《生民》爲頌后稷的長篇，共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辭文茂盛。鄭玄箋：「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生民》是后稷配天的頌歌，之所以「見貴」，實因文武之有「德」。以此，所論當爲《生民》。

甚貴丌人　簡文「甚」與「尚」僅有小的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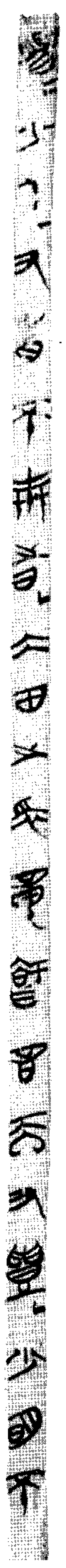
必敬丌立　讀爲「必敬其位」。

亞丌人者　讀爲「惡其人者」。簡文「亞」讀作「惡」，前已述及。

孔子授詩，必述篇名而論，因而其前還應有篇名，其所論辭文屬於詳析類，成組論述的其他篇名已不可知。

以上《甘棠》屬《邦風》，《生民》在《大雅》，是《雅》與《風》并論，這是詩論的另一種體例，因而把此等綜合論述的歸於另一類。《甘棠》之保，已見上《闗疋》組，篇名皆屬《邦風》，《十月》組篇名皆屬《小雅》，今與《生民》合論《甘棠》於一簡，可見《甘棠》至少講授了二次。孔子授詩不同的組合，曾有不少次數。本簡辭文格式和第十六簡相同，「孔子曰：虛吕蒿[illegible]㝵氏初之詩，民眚古然……」，本簡不是一個論段的開始，所以没有「孔子曰」，但云「虛吕甘棠㝵宗宙之敬，民眚古然……」，又第二十簡「希帛之不可迲也，民眚古然……」都是通過《邦風》諸詩觀民俗。篇名組合的體例不同，作用是一致。

【第二十五簡】



腸=(腸腸)少人▪。又(有)兔不𡕯(逢)旹(時)▪。大田之𧘝(卒)章，智(知)言而又(有)豊(禮)▪。少明不……

本簡長二十釐米。上下端殘。現存二十二字。其中重文一。

腸= 「腸」字下有重文符，當爲「腸腸」，可能爲《詩・大雅・蕩之什》的篇名。「腸」、「蕩」音可通。詩起首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腸腸」可能本爲《蕩》的篇名。孔子評論爲「小人」，與此評意相近的詩句有：「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是第一章句。《蕩》共八章，自第二章開始，都是文王抨擊殷商的咨責之辭，一個王朝不能稱之爲「小人」。《小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蕩蕩上帝」不能比擬於「天下蕩蕩」，孔穎達疏則云：「上帝以托君王也」，這全然是契合小序之説，豈可以厲王比上帝。其下七章與第一章在內容方面没有任何聯繫。第一章是指上帝與烝民，後七章是「咨女殷商」，當是另一篇內容，可能簡序亂列。與第一章綴合爲一篇。《大夏》既爲頌「盛德」，則此第一章與「盛德」無關之詩，可能原在《少夏》中。今本《大雅》中凡小序所言刺厲王的《民勞》、《板》、《抑》、《桑柔》、《瞻卬》、《召旻》等包括《蕩》在內，都是反映嚴重的統治敗壞、社會衰退，和《大夏》之稱「盛德」不啻天淵之別，故此七篇原當列入《少夏》之中，而爲漢儒整理時所混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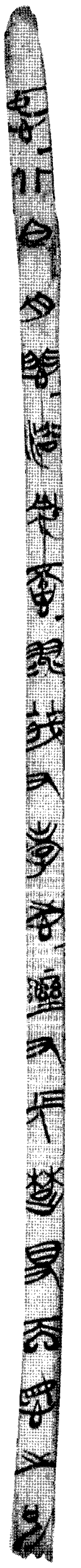
又兔不𡕯 又兔，讀爲「有兔」，今本《詩》無此篇名。若以首句二字爲篇之命名例，則《有兔》可能是今本《詩・王風・兔爰》的原有篇名。首句云「有兔爰爰」，首二字和簡文篇名相同。詩句：「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同句型有「逢此百憂」、「逢此百凶」等辭語，皆爲生不逢時之嘆。

大田 《大田》爲《詩・小雅・甫田之什》的篇名。

采章　采，从爪从衣，《説文》所無，讀爲「卒」。從《大田》篇章句内容，此評語或指末章。

少明　今本《詩·小雅·谷風之什》篇名《小明》。

【第二十六簡】



忠▪。北白舟悶▪。浴風⿱不心▪。翏莪又(有)孝志▪。隥又(有)長楚导(得)而⿱母心之也。

本簡長二十三·四釐米。上下端殘，現存二十二字。

此簡殘甚，字文不足半數。詩名共四篇，辭語簡約，當是另一組篇名的初論。

北白舟　即今本《詩·國風·邶風》篇名之《柏舟》，「白」讀「柏」。因《柏舟》有同名，另一在《鄘風》，此《北柏舟》特爲標其地域爲「邶」以示與《鄘風》之《柏舟》有所區别。孔子言其詩意曰「悶」，也與《邶風·柏舟》的詩句相合：「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又如「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皆爲詩人愠鬱憂愁之嘆，孔子評爲「悶」。

浴風　當讀作「谷風」。今本《詩·國風·邶風》及《小雅》均有《谷風》篇名，其評語云「⿱不心」，「⿱不心」从心、不聲，讀爲「背」。以此當屬於《小雅》的《谷風》。詩句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其後同句型有：「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又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背」應指此。《邶風·谷風》爲嘆夫婦離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今取《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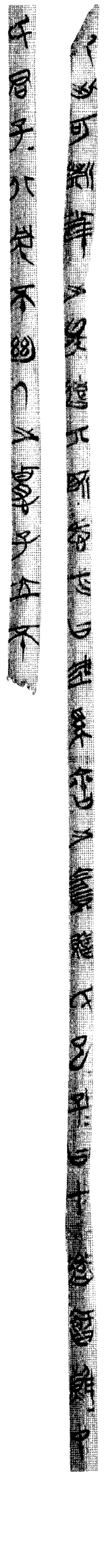
翏莪　今本《詩·小雅·谷風之什》篇名作《蓼莪》。

又孝志　讀爲「有孝志」。《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最後有不得終養父母之嘆，孔子評爲「有孝志」。

隥又長楚　今本《詩·檜風》篇名作《隰有萇楚》。

㝵而⿱毋心之　讀爲「得而⿱毋心之」。「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其後有「猗儺其華」，「樂子之無家」。又云：「猗儺其實」，「樂子之無室」。孔子評爲「得而⿱毋心之」。《集韻》「侮」古作「⿰忄毋」。

【第二十七簡】



女(如)此。可斯雀之矣，𨑹丌所悉(愛)，必曰虛(吾)奚舍之賓贈氏(是)也。孔=(孔子)曰：七衙智(智)難■。中氏君子■。北風不(絕)。人之怨子立不

本簡長四十三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四十二字，其中合文一。

女此　讀爲「如此」。

可斯　篇名，或讀爲「何斯」。今本《詩・小雅・節南山之什》有篇名《何人斯》，但詩意與評語不諧。《詩・國風・召南・殷其靁》有句云：「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此「何斯」或不在詩篇之句首，詩篇名取字在第二句以下的，也有其例，如《桑中》、《權輿》、《大東》、《庭燎》等皆是。但詩義與評語難以銜接，今闕釋。

《可斯》篇是上一組詩評語的終結，其他詩評已無存。其下文爲另一組詩評的開始。

七衙　即今本《詩・國風・唐風》篇名《蟋蟀》。「七」與「蟋」爲同部聲母通轉字。「衙」釋爲「衛」，古文作「衛」，與「蟀」爲同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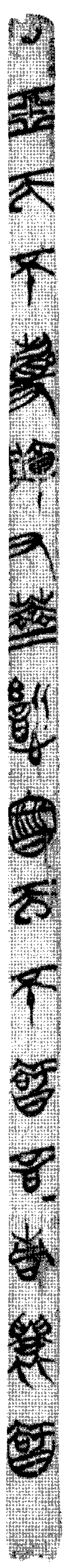
智難　讀爲「智難」，所指當爲詩句「日月其除」，「日月其邁」，「日月其慆」，皆是日月難以淹留的用語。日月不可能留停之難事，也見於屈原《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孔子時代解詩引詩，常據整篇詩中的幾句警語而言。

中氏　篇名。今本《詩》中未見。《詩》言「仲氏」的有《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仲氏」乃男性。又《國風・邶風・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此仲氏是女性，而且《髮髮》篇在前已有評述。此評語云「君子」，是說詩意有君子之德。

北風　今本《詩・邶風》之《北風》同此篇名。

不𢆶　讀爲「不絶」。古文「絶」作「𢇍」，簡文爲其半，爲「絶」之別體。詩句云「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又云「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此爲第一、第二章起首之詩意。下句斷殘，文義不全。

【第二十八簡】



□亞而不廈。𤖯又薺𢗠(慎)𥧡(密)而不智(知)言▪。青蠅智(知)

本簡長二十・三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十六字。首字有殘筆，已不可辨。此簡有三個篇名的評語。「亞而不虞」，是爲未知於今本詩名的評語。下二句各一篇。殘存字數不足整簡的三分之一。內容與其他篇名組合的評辭没有聯繫，而是另一組篇名集合論述中的一小部分。

廈　《爾雅・釋獸》：「麠、牡麌、牝麜。其子麆。」「麌」、「麆」可能是一字之異。

𤖯又薺　《詩》篇名。今本無。

𢗠𥧡　慎密。𢗠，从幺从心，以斤爲聲符，《說文》所無，竹簡多讀爲「慎」。𥧡，从甘从宓，亦《說文》所無。古「蜜」、「密」通用，此讀作「密」。「慎密」也可能作「縝密」。《禮記・聘義》：「君子比德於玉焉，温仁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上辭言雖縝密而不智言。

青蠅　疑爲今本《詩・小雅・甫山之什》篇名《青蠅》。評語殘存一字，未能驗證。

【第二十九簡】

惓而不智（智）人▪。涉秦亓（其）丝（絕）。律而士▪。角幡婦▪。河水智。

本簡長十八・七釐米，上下端殘。現存十八字。

惓而 篇名。今本《詩・檜風・周南》有《卷耳》，字音相通。「不智人」，蓋云「我」之僕，其在馬勞累疲極之時，尚且不智于人，而有「吁矣」之嘆。

涉秦 篇名。今本《詩・國風・鄭風》有《褰裳》，詩句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涉溱」通「涉秦」，當爲同一篇名，簡本取第一章第二句後二字，今本取其前二字。

律而 篇名。今本所無。

角幡 篇名。今本所無。

河水 今本所無。見於《國語・晉語四》：「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是《河水》篇曾經重耳賦之。但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己返國，當朝事秦。」但從簡文看「河」字與「沔」字筆畫有清楚的區別，至少簡文之「河」字不可能誤認爲「沔」字，因此，《河水》應是逸詩的篇名。

附一：竹書本與今本詩篇名對照表

竹書本	**今本**
訟	**頌**
清宙	清廟
剌文	烈文
昊天又城命	昊天有成命
大夏	**大雅**
有辭，失篇名	皇矣
大明	大明
少夏	**小雅**
十月	十月之交
雨亡政	雨無正
即南山	節南山
少旻	少旻
少䏌	小宛
少叓	小弁
考言	巧言
伐木	伐木
天保	天保
誶父	祈父

竹書本	**今本**
黃鳥	黃鳥
鯖鯖者莪	菁菁者莪
棠棠者芋	裳裳者華
邦風	**國風**
閘疋	關雎
梂木	樛木
灘尘	漢廣
䯦樔	鵲巢
甘棠	甘棠
綠衣	綠衣
鬟鬟	燕燕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
𤖯中	將仲子
湯之水	揚之水
菜蓾	×
綜論	
木苽	木瓜
折杜	杕杜
䝱大車	無將大車
審䨣	湛露

亩丘	宛丘
於差	猗嗟
层鵠	鳲鳩
文王	文王
生民	生民
麈鳴	鹿鳴
兔虘	兔罝
腸腸	蕩
又兔	兔爰
大田	大田
少明	小明
北白舟	邶 柏舟
浴風	谷風
翏莪	蓼莪
隰又長楚	隰有萇楚
可斯	×
七衛	蟋蟀
中氏	×
北風	北風
腤又薺	×
青蠅	青蠅
卷而	卷耳
涉秦	褰裳
律而	×

角幡	×
河水	×

附二：孔評詩義與毛詩小序評語對照表

清宙　王恴也，至矣。敬宗宙之豊，㠯爲丌杏，秉旻之恴，㠯爲丌糞。	清廟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剌旻　剌旻曰：乍競隹人，不㬎隹恴，於虖！前王不忘。虗敓之。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昊天又城命，二后受之，貴戯㬎矣。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
皇矣　褱尔曌恴害，城胃之也。	皇矣　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大明　又命自天，命此文王，城命之也，信矣。	大明　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十月　善諀言。	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也。
雨亡政　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	雨無正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
節南山　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	節南山　家父刺幽王也。
少旻　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	小旻　大夫刺幽王也。
小𩿨　其言不亞，少有悳安。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小㝃　小㝃、考言，則讒人之害也。	小弁　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考言　小㝃、考言，則讒人之害也。	巧言　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伐木　實咎於丌也。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　丌导彔蔑畺矣，巽寡，恴古也。	天保　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

誶父　誶父之賕，亦又㠯也。

靖靖者莪　則㠯人𦯬也。

棠棠者芋　則（下辭失）

閳疋　閳疋之改，則丌思賹矣。閳疋㠯色俞於豊。

梂木　梂木之旹，則㠯丌彔也。梂木福斯才君子。

灘坣　灘坣之智，則智不可㝵也。

鵲樔　鵲樔之逿。鵲椁出㠯百兩，不亦又𢓜虖？

甘棠　甘棠之𧊒，㠯卲公。及丌人，敬𧊒丌查，丌保厚矣。

綠衣　綠衣之㥁，思古人也。

鰻鰻之歸　鰻鰻之情，以丌蜀也。

東方未明　又利訋。

腘中　腘中之言，不可不韋也。

湯之水　丌志婦𢙇。

美，以報其上焉。

祈父　刺宣王也。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裳裳者華　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樛木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漢廣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鵲巢　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甘棠　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綠衣　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絜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將仲子　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揚之水　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木苽　木苽之保，吕俞丌㥯者也。	木瓜　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贊大車　贊大車之囂也，則吕爲不可女可也。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也。
折杜　則情憙丌至也。	杕杜　勞還役也。
審霿　審霿之賺也，丌猷軴與。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亩丘　訇又情，而亡望，虛善之。	宛丘　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於差　曰：四矢貞，吕御𨟻，虛憙之。	猗嗟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齊侯之子焉。
𡰥鴼　曰：丌義一氏，心女結也，虛信之。	鳲鳩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文王　文王才上，於卲于天，虛完之。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生民　后稷之見貴也，則吕文武之悳也。	生民　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康鳴　吕樂詞而會，吕道交見善而孚，冬虖不猒人。	鹿鳴　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兔虘　丌甬人則虛取。	兔罝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腸腸　少人。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又兔　不奉旹。	兔爰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敗傷，君子不樂其生焉。
大田　大田之𢁘章，智言而又豊。	大田　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北白舟　悶。	柏舟　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
浴風 怌。	谷風 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翏莪 又孝志。	蓼莪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陘又長楚 㝵而悔之也。	隰有萇楚 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七衛 智難。	蟋蟀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北風 不𢇍。	北風 刺虐也。衛國并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青蠅 智(下辭失)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
卷而 不智人。	卷耳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涉秦 丌𢇍。	褰裳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篇後記

以上孔子授詩內容，除指出《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以外，其他都没有發現如《毛詩》小序所言那樣許多「刺」、「美」對象的實有其人。其中尤其以「刺」者為多，《國風》諸篇小序言「刺」者竟有七十篇，《小雅》諸篇言「刺」者三十五篇，大約為《國風》之半數，其中「刺」宣王者五篇，「美」宣王者五篇，規勸性質的二篇。而「刺」幽王之詩多至三十篇。在《大雅》諸篇中「美」宣王者六篇，「刺」厲王者五篇，「刺」幽王者二篇。是以《大雅》、《小雅》、《邦風》除美刺邦君之外，多爲對厲、宣、幽三朝國君的刺和美，如果説詩是西周史官采風而得，那末為何没有指出厲王以前的國君的美刺？所以這許多實指的美刺是很難説得通的，小序中的美、刺之所指，可能多數并非如此，之所以寫得這麽明確，可能相當部分是漢儒的臆測。《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孟在垂隴請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印段和公孫段賦詩觀志，即以自寵。子展賦《草蟲》，以趙孟為君子。趙孟説「善者，民之主也，武不足以當之」而辭其意。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以為此詩意「非使人之所得聞也」。趙子西賦《黍苗》之第四章，比趙孟於召伯，趙云：「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這是言奉迎君子之樂，趙孟説：「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為邂逅相遇適願之意，趙孟表示接受。印段賦《蟋蟀》，趙孟表示高興，説印段是「保家之主也，吾有望兮」。公孫段賦《桑扈》，杜預注云「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言此詩末章云：「非交非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按小序於《草蟲》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鶉之奔奔》云爲刺衛宣姜。《黍苗》云「刺幽王」，《隰桑》云「刺幽王」，《野有蔓草》云「思遇時」，此詩爲「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詩意與賦詩者用意比較相合。《蟋蟀》云：「刺晉僖公。」《桑扈》云：「刺幽王。」趙孟領受各賦詩時所作的評述，和小序所指意趣，多無關聯。許多引詩和詩本身的意境毫無關係，不少是當時爲表達意思而引用的名句而已。既然賦詩觀志，則詩篇的特有涵義應是諸侯公卿們所稔知，也不是孔子後來所能發明，這在貴族社會中可能是儀禮常識方面的問題。在儀禮場合賦詩明志的，還有戎人邦酋。《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士匄數説戎子對待晉國不忠，拒絕他參預朝會，戎子立即反駁晉國對於戎人太

苛刻，說戎人的飲食衣服語言又不同，不想參加會議，并賦《青蠅》退了下去。《青蠅》的詩句「無信讒言」、「讒人罔極」，是影射士匄。簡文中孔子對這首詩的內容是肯定的，說是「《青蠅》智……」，應該是引用詩句的正面效應。小序說是「大夫刺幽王」，和詩句的內容，不大相稱。而戎子駒支卻恰當地引用它來表明自己對晉國的不滿，所以有關詩的知識，在當時上層社會中并不是難題。孔子的詩論，也是教授弟子們處世應對時所必須掌握的詩的方法和重點。

古籍中各種人物引用詩句或賦詩篇以說明自己的見解和志向的，以《左傳》較為常見，初步統計，文中引詩句和賦詩篇者，約有一百五十二次，此數字不包括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赴魯樂諸詩篇。對照今本《毛詩》，以《小雅》、《大雅》為多。此外，以「君子」等名義評述中引用詩者約計三十五次。可見引詩言事和賦詩明志的風氣，在春秋時代各國諸侯公卿大夫中已相當流行，恰當的引用詩乃是官方場合中委婉和雅致地表明意見之不可或缺的語言藝術。當時很多公卿大夫能掌握這種技巧，有的且非常熟練。《左傳》中典型的事例如：

一、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駒支，親於朝數其泄密之非，并引伸而責其不忠於晉室，戎子不服加以反駁，然後「賦《青蠅》而退」。可見當政者必須有一定的詩的知識，戎人的邦酋竟也能賦詩，此事已見上文。

二、襄公十六年春，「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三、襄公十六年冬，魯叔孫豹（穆叔）聘晉，請求晉國支持魯國對齊國侵犯的抵抗，晉人沒有表態。叔孫豹見了中行獻子荀偃，向他賦《圻父》這首詩，見了范宣子士匄，賦了《鴻鴈》卒章。士匄說：「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明確地表示了支持的態度。

四、襄公二十年，為了報答向戌的聘問，宋公子「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五、襄公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這是對不知詩者很生動的描寫。賦詩在很多場合成為外交語言的表現技巧。

六、襄公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七子皆賦詩而趙武多有評論，上已述及，此處

不贅。

七、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在成禮和宴享過程中,趙武、叔孫豹和子皮三人共賦詩五篇,這也是用詩作為外交語言的典型事例。

八、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鄭六卿宴韓起,起云:「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於是子齹、子産、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皆賦詩篇,韓起賞了每人一匹馬,亦賦《我將》為對。

以上各例,可以看作是孔子授詩的歷史背景和客觀需要,對於公卿大夫而言,詩是必修課。

在《左傳》人物中,言詩或賦詩的,隱、桓、莊、閔各見一次,僖十次、文十四次、宣十一次、成十二次、襄四十次、昭五十四次、定四次、哀三次。以上不包括後人如「君子」等評論時所引的詩句。當然,這個瞭解并不是實録,但大體可以看出用詩的情況。襄、昭時期公卿言詩賦詩者頗多,自隱至成各種交往中用詩的總和,尚不及襄公時期出現次數之多。襄、昭時期大致可以反映出時人引詩賦詩的盛況。定、哀時期,突然衰減。孔子於襄末為十歲,當時正是賦詩盛行,其返魯授詩當在哀公時期,古代大夫以上的貴族,例當有授詩的教育機會,從《左傳》所存的紀録,可知詩的教育有相當的普及性,否則王公貴族不可能有熟練的應對能力。孔子授詩,是出於對詩的正確理解的必要,可能當時社會對詩的認識和詩的運用,已有相當的偏差,所以在《詩論》中常强調主觀的見解,如「虗信之」、「虗悦之」、「虗美之」等等,並具體一論再論地對所授的詩作由淺入深的解釋,應是爲了糾正士大夫中認識的偏頗。但其時《左傳》有關公卿大夫中言詩賦詩的記録高潮已經過去,孔子授詩,是否為要恢復昔時魯國長期存在過的官場交往的文采呢?

紨衣

陳佩芬

缺页

說　明

上海博物館所藏竹書，是經過多次周轉而在香港市肆獲得的，因此折損、斷缺的較多。在一千二百支左右的竹簡中，經過整理、拼接、編排、釋文，屬於《紂衣》內容的有二十四支簡，計有九百七十八字，其中重文十字，合文八字。整篇中僅八支爲完簡，長約五十四・三釐米，寬約〇・七釐米。其餘十六支簡的上端、下端或中間都有不同程度的斷缺，經與《郭店楚墓竹簡・緇衣》（以下簡稱爲郭店簡）對校，所缺之簡文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紂衣》（以下簡稱爲上博簡）注內說明。

簡文原無篇題，據首簡「好頴如好紂衣」句，應可定爲《紂衣》。

《紂衣》篇簡文均爲單面書寫，書於竹黄。簡的上下端均不留白，完整之簡，簡文最多能抄寫五十七字，簡文字形結構稍長，筆畫較粗，橫豎筆道均勻。整篇《紂衣》由一人書寫，字體風格完全一致，字迹清楚，書寫熟練。

完簡明顯有三道編綫痕迹，按編綫有右契口。自上端到第一契口之間距爲九釐米，第一契口到第二契口之間距爲十八・一釐米，第二契口到第三契口之間距爲十八・一釐米，第三契口到下端之間距爲九釐米。竹簡兩端均經修正，呈梯形狀。

上博簡除簡文外，還有幾種符號，如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等。

分章符，《紂衣》篇簡文均以「子曰」爲各章起首，在最末一字下設一墨釘，示該章結束，緊接下章簡文。本篇共有二十三章，均有相同的分章符號。

重文符，在簡文右下角設一短畫，示重文。如「亞=」爲惡惡，「板=」爲板板，「號=」爲虩虩，「戠=」爲戠戠等。

合文符，在簡文的右下角設一或二短畫，示合文。如「𡥈=」爲君子，「夫=」爲大夫，「大=」爲大夫，「伓=」爲不伓等。

上博簡簡文結構較爲嚴謹，全篇二十三章均以「子曰」起首，進一步敘述稱「則」或「故」，下引《詩》，再引《書》，文中皆稱「云」，如「《詩》云」、「《君牙》云」。僅有第十一到十二簡、第十四到十五簡較爲特殊，除「子曰」外，不引《詩》，逕直引《書》。

上博簡所引之《詩》，有《大雅》、《小雅》、《曹風》、《周南》等，這在簡文中皆稱爲《詩》。第十八簡在「子曰」下兩次引《詩》，簡文不稱《詩》，而書《大雅》、《小雅》。上博簡所引之《書》，有《尹誥》、《君牙》、《呂刑》、《君陳》、《君奭》、《葉公之顧命》等，這一些在簡文中不稱《書》而逕直稱《尹誥》、《君牙》等。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門郭店出土的竹簡，在《郭店楚墓竹簡》一書中已全文發表，這對整理上海博物館藏竹書中的《紂衣》篇多有裨益：上博簡斷缺之處，所缺簡文，通過郭店簡可以得到補正，有些簡文的釋讀，可以得到借鑑，同時解決了兩簡之間的連讀問題。經逐章逐字對校，上博簡《紂衣》與郭店簡《緇衣》在簡文內容，包括章序，所引《詩》、《書》基本相同。由於抄寫者不同，有些字習慣寫法就不一樣。如「詩」字，上博簡从止从口作「𠙷」，郭店簡从止从寸作「寺」。「好」字，上博簡从丑从子作「𠈌」，郭店簡从女从子作「好」。上博簡的篇名爲《紂衣》，郭店簡爲《茲衣》。還有些字，字形雖不同但聲或義卻相同。如「是」作「氏」，「僼」作「體」，「四國」作「四方」，「睪」作「親」，「辟」作「卑」，「守」作「獸」，「威」作「愄」等。

郭店簡《緇衣》共一千一百五十六字，上博簡《紂衣》共九百七十八字，所存字數爲《緇衣》篇的百分之八十四・六。

今本《緇衣》即《禮記・緇衣第三十三》（以下簡稱今本），以「子曰」起首共有二十五章，計一千五百四十九字。其中第一章、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的內容，除「子曰」外，不引《詩》和《書》，與《緇衣》其餘各章體例不合，亦爲簡文所無。今本第七章的內容，與簡文第十六、十七簡相同。簡文總共應有二十三章，上博簡與郭店簡皆同，而且郭店簡文最終有「二十又三」，這指明《緇衣》全篇應有二十三章，與實際數正相合。

今本與簡文的內容出入較大，不僅章數不同，章序先後排列與簡文完全不同。今本每章除「子曰」外，所引用的《詩》和《書》極不規範，如第五章引《詩》、《甫刑》和《大雅》，第十章引《尹吉》和《詩》，第十二章引《詩》和《小雅》，第十七章引《詩》和《君雅》等。

今本《緇衣》有的語句混亂，字數多寡，與上博簡有較大出入。如上博簡第一簡「則民咸（咸）𢦏而型（刑）不刉」，今本第二章爲「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上博簡第四簡「臣事君，言丌（其）所不能，不訠（詒）丌（其）所能，則君不裝」，今本第十二章爲「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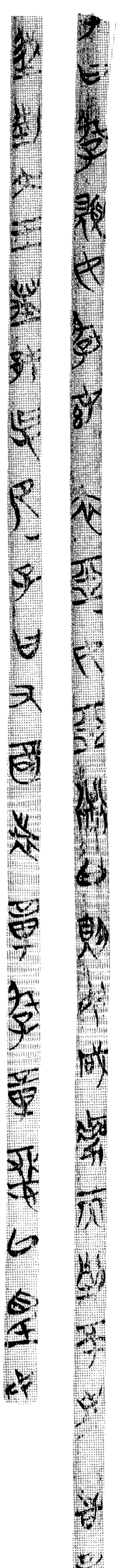
上博簡第九簡引《詩》云：「號（虩虩）師尹，民具尔詹（瞻）。」今本該《詩》在第五章，此章原引文有兩次《詩》和一次《書》，而今本第四章除「子曰」外無引文，這與《緇衣》其餘各章的體例顯然不合。今據上博簡將該《詩》移至第四章，這樣就比較合理。是知今本章次、語序之混亂。

今本《緇衣》第一、第十六、第十八等三章內容，簡文無，可見文字是由漢人杜撰或按別本移入的，漢儒已作過較多的修改和補充，已經不是戰國時代《緇衣》的原貌，上海博物館藏的《紂衣》和郭店楚墓出土的《緇衣》才是《緇衣》的本來面貌。

使用了二千餘年的文獻，在大量古代竹書出土以後，有些傳本值得重新考慮，以便將孔子的言辭，恢復原來的形態，使文、史、哲學界能看到真正屬於古代的文獻。上博簡和郭店簡的《紂衣》，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糾正和補充了對某些文句的解讀。

《緇衣》流傳至今，歷經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王夢鷗今注今釋及近人多次注釋，已將內容作詳盡解釋，本文不再重複，唯與郭店簡，尤其是今本《緇衣》對校過程，對文句不同書寫作一說明，是爲注。

【第一簡】



子曰：毌（好）媺（美）女（如）毌（好）紂衣，亞=（惡惡）女（如）亞（惡）衖（巷）白（伯）。則民咸（咸）劳而型（刑）不刧。告（詩）員（云）：「峑（儀）型文王，萬（萬）邦复（作）艮■。」子曰：又（有）國者章毌（好）章惡，㠯（以）眂（示）民

本簡長五十三・三釐米。上端殘缺。現存四十四字，其中重文一。

子曰 「子」字上端殘損，按郭店簡可補「夫」字。本篇《紂衣》共有二十三章，除首章應與郭店簡同爲「夫子曰」，其餘各章起首皆爲「子曰」。今本首章作「子言之曰」，餘皆作「子曰」。古書如此。

毌 从丑从子，「好」字古文。《汗簡》「好」作「毌」。「好」或又作「玫」，从丑从女。《尚書・洪範》「無有作好」，《説文》引「好」作「玫」。

媺 从頁从岦。《説文》所無。郭店簡作「媺」，蓋以岦爲聲符，今通作「美」。今本作「賢」。

女 讀作「如」。

紂衣 本文篇名，即《緇衣》。《禮記・檀弓上》「爵弁經，紂衣」，陸德明釋文：「紂，本又作緇。」本篇名上博簡爲《紂衣》，郭店簡爲《兹衣》，今本作《緇衣》，三字寫法均不相同。上博簡《紂衣》篇與郭店簡《緇衣》篇内容基本相同，但與今本之《緇衣》各章順序不同，内容大體相合。《詩・鄭風》有《緇衣》，篇名相同。

亞= 「亞」字下有重文符，讀爲「惡惡」，「亞」、「惡」簡文中多通用。郭店簡作「亞=」，今本作「惡惡」。

衖白 即「巷伯」。「巷」《包山楚簡》作「衖」，上博簡《周易》篇作「衜」。《爾雅・釋宫》：「衖門謂之閎。」陸德明釋文：「衖，道也。《聲類》猶以爲巷字。」《左傳・襄公九年》「令司宫巷伯儆宫」，杜預注：「司宫，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宫内之事。」《詩・小雅》有《巷伯》篇。郭店簡作「逬伯」，今本作「巷伯」。

咸　「咸」字。本篇第三簡「咸（咸）有一德」書寫同。

𠡦　从㳄从力，《説文》所無。郭店簡作「舵」，今本作「服」。

型　與「刑」通。《荀子・彊國》「刑範正」，楊倞注：「刑與形同。」「形」乃「型」字之誤。

𠛎　从屯从刀，《説文》所無。郭店簡作「屯」，不从刀，今本作「試」。

此句郭店簡作「則民臧舵而型不屯」，構詞與上博簡相似。今本爲「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與簡文有較大出入。

告員　讀作「詩云」。「告」字从止从口，《説文》所無，當是「詩」字異體。員，今讀作「云」，《詩・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陸德明釋文：「員音云，本亦作云。」《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引「員」作「云」。《石鼓文・吾車》：「君子員邋，員邋員斿。」「員」皆讀爲「云」。此詩引文爲《大雅・文王》。

𡎸　从土、我聲，《説文》所無。郭店簡作「𢦘」，从心。今本作「儀」，儀、𡎸皆以「我」爲聲符，可通借。

𡐓邦　讀作「萬邦」。𡐓，字形與《邾公釛鐘》銘文「萬」字相同，郭店簡「萬」字不从土。今本作「萬國」，爲避劉邦諱而改。

𠬛　从乍从又，《説文》所無。郭店簡《性自命出》「㞢（待）勿（物）而句（後）𠬛（作）」，「𠬛」字从又。《包山楚簡》二二五、二〇七及《楚王酓肯鉈鼎》銘文，「作」字多从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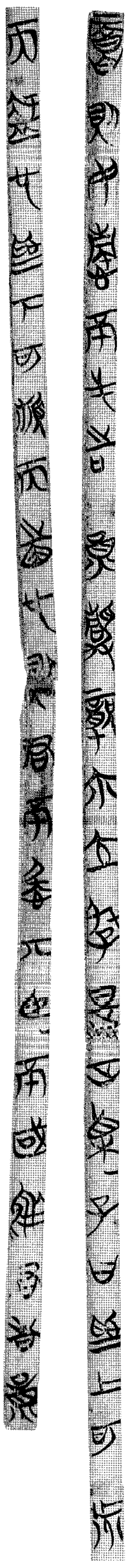
叚　叚，有省筆，郭店簡和今本皆作「孚」。

章好章惡　郭店簡作「章好章亞」，今本作「章善癉惡」。

眂　《説文》：「眂，視皃也，从目、氏聲。」是「視」之古字，《廣韻》：「眂，古文視。」郭店簡作「視」，今本作「示」。

第一簡末句爲「以眂民」，第二簡第一字爲「厚」字，簡文相接，此兩簡可連讀。

【第二簡】



厚，則民情不弋。告(詩)員(云)：「静龔(恭)尔立(位)，⿰丑子(好)是正植(直)▪。」子曰：爲上可⿱亡介而⿱知皿(知)也，爲下可頪而⿱止因(志)也。則君不⿱矣心(疑)丌(其)臣▪(臣，臣)不或(惑)於君。告(詩)員(云)：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完簡，兩段綴合。現存四十五字，其中重文一。

弋　更也，與「代」通。《説文通訓定聲》「弋」，假借爲「代」。《尚書・多士》：「敢弋殷命。」郭店簡作「⿰糸弋」，今本作「貳」。

静龔尔立　即「静恭尔位」。《荀子・勸學》：「《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植。』」《大戴禮記・勸學》「共」作「恭」。《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共王」，《呂氏春秋・權勳》作「荆龔王」，古「共」、「恭」、「龔」(龔)通。「立」、「位」古字通，西周金文中常見册命禮之「立中廷」，即位於中廷。《易・萃》「萃有位」，《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位」作「立」。郭店簡作「情共尔立」，今本作「靖共爾位」。

⿰丑子是正植　「植」即「直」，《説文》：「直，户植也。」段玉裁注：「植，當爲直立之木。」《禮記・檀弓上》「行並植於晉國」，《國語・晉語八》作「行廉直於晉國」。郭店簡作「好氏貞植」。今本作「好是正直」。

此詩引文爲《小雅・小明》。

⿱亡介而⿱知皿　即「⿱亡介而智」。⿱亡介，从介、亡聲。《説文》所無。⿱知皿，即「智」。《汗簡》「智」字从皿作「𥁕」，與本簡文相同。郭店簡作「⿰目廷而智」，今本作「望而知」。古「智」、「知」互通。《孔子家語・公西赤問》和《通典・禮四十六》均引「智」作「知」。

頪而⿱止因　頪，从頁、朩聲。⿱止因，从因、止聲。《説文》皆無。郭店簡作「頪而⿱竹侍」，「頪」即「類」字，今本作「述而志」。

⿱矣心　从心、矣聲，《説文》所無。郭店簡作「悘」，今本作「疑」。

丌臣▪　丌，「其」之古字。《集韻》：「其，古作丌。」《穆天子傳》：「赤烏之人，丌獻酒千酌于天子。」《墨子・公孟》「去丌冠也」，孫詒讓閒詁：「丌即其字。」戰國簡文多見。「臣」字下有重文符，兩「臣」字分屬前後兩句。郭店簡作「臣＝」也是重文。今本兩「臣」字中，有「而」字間隔，此句作「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或　讀作「惑」。《國語・晉語八》：「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宋庠本「惑」作「或」。郭店簡作「惑」，从心。今本作「惑」。

第二簡末句爲「詩云」，第三簡首句爲「淑人君子」，簡文相接。

【第三簡】

「弔(淑)人孥(君子)，丌(其)義(儀)不弋。」尹寡(誥)員(云)：「隹(惟)尹夋及康(湯)，咸(咸)又(有)一悳(德)■。」子曰：上人㠯(疑)則百眚(姓)惑，下難䂓(知)則君長□□□□□□□□□□

本簡長四十一・一釐米。下端殘缺。現存三十五字，其中合文一。

弔 同「弔」。金文中「弔」字多借爲「叔」。《左傳・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弔」，《周禮・春官・大祝》鄭玄注引「弔」作「淑」。今本作「淑」。

孥 此字下有合文符，爲「君子」二字。郭店簡及今本皆作「君子」二字。

義 「義」、「儀」古通。《禮記・緇衣》「臣行儀」，鄭玄注：「儀當爲義，聲之誤也。」《周禮・秋官・司盟》「及其禮儀」，陸德明釋文「儀作義」。《左傳・隱公元年》孔穎達疏引同。郭店簡作「義」。今本此句作「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詩引文爲《曹風・鳲鳩》。

尹寡 即《尹誥》。「寡」即《史話簋》銘文「王誥畢公」之「誥」，簡文與此相同。《尹誥》是當時《尚書》所采用的原篇名。

隹 句首語辭，金文中常見，讀作「惟」。

尹夋 即「伊尹」。郭店簡作「尹躳」，今本作「尹躬」。

康 「康」、「湯」經籍通用。郭店簡及今本均作「湯」。

又　「又」、「有」經籍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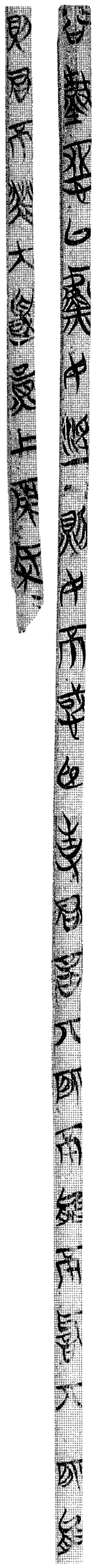
悳　「德」古作「悳」，簡文常見。《楚辭・離騷》「覽民德焉錯輔」，劉師培考異：「德，一作悳。」《漢書・地理志》「安悳」，顔師古注：「悳，古德字。」

此章上博簡、郭店簡均引《詩》在前，《尹誥》在後，而今本却相反，是《尹誥》在前，《詩》在後。

眚　即「姓」。《字彙補》：「眚，古文姓。」

簡文自「君長」下斷缺，據郭店簡可補「勞，古君民者章好以視民忩」十一字，最後「谷」字在第四簡第一字，則簡文相接。

【第四簡】



谷。𢽾惡吕(以)𧇼民淫，則民不惑。臣事君，言丌(其)所不能，不訂(詒)丌(其)所能，則君不褮(勞)。《大顕(雅)》員(云)：「上帝板=(板板)□□□□□□□□□□□

本簡長四十一・二釐米。下端殘缺。現存三十五字，其中重文一。

谷　郭店簡作「忩」，从心。今本作「俗」，从人。

𢽾　从文、堇聲。《說文》所無。《詩・大雅・抑》「謹爾侯度」，《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晉書・傅亮傳》引「謹」作「慎」。郭店簡作「慬」，今本作「慎」。

𧇼　从虍、魚聲。《說文》所無。《鄦鎛》銘文「保𧇼兄弟」，「𧇼」讀爲「余」。郭店簡作「渫」，今本作「御」。

此句郭店簡作「慬亞以渫民涇，則民不賊」。今本作「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訂　《說文》未見，爲「詒」之本字。郭店簡作「訂」。

裻　即「勞」字。《鈐鎛》銘文「裻于齊邦」，即「勞于齊邦」。《包山楚簡》、《長沙仰天湖楚簡》中「勞」亦作「裻」。今本作「勞」。

此句今本作「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與簡文有較大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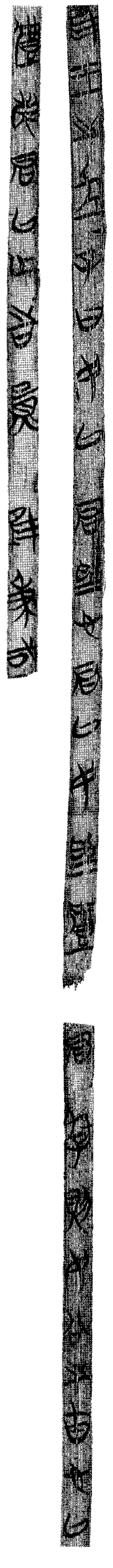
大頣　頣，从頁、昰聲。上博簡《孔子詩論》所作同。

上帝板=　「板」字下有重文符。即「上帝板板」。據引文內容當爲《大雅・板》。

自「上帝板板」以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可補「下民卒担，少頣員：非其止之共」十二字。今本此句爲「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

「隹（惟）王之功」四字在第五簡首句，簡文與第四簡相接。

【第五簡】



隹（惟）王之功■。」子曰：民己（以）君爲心，君己（以）民爲僼（體），□□□□□□，君𡥆（好）則民㕣之。古（故）心己（以）僼（體）廌，君己（以）亡。告（詩）員（云）：「隹（惟）秉或（國）□□□□

本簡長四十一・三釐米。兩段綴合，中間和下段均殘缺。現存三十五字。

隹王之功　郭店簡爲「唯王恙」，今本作「惟王之卬」。

僼　从人、豊聲。《說文》所無，郭店簡及今本皆作「體」。「僼」字以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可補「心好則體安之」六字。

㕣　郭店簡作「忩」，今本作「欲」。

今本此句爲「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

必欲之」。與簡文有較大出入。

古　讀作「故」。「古」、「故」經籍通用。《戰國策・燕策二》「欲以復振古地也」，古，鮑本作「故」。

鳶　《廣雅・釋詁一》：「鳶，瀌也。」郭店簡作「瀌」，今本作「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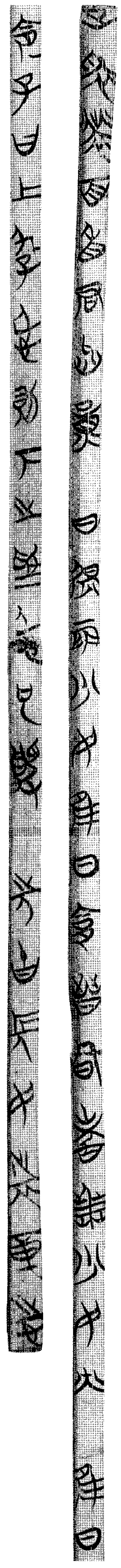
此句郭店簡作「古心以體法，君以民芒」。今本作「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與簡文不同。

「隹秉或」三字以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可補「成，不自爲」四字，下連第六簡起首「正，卒勞百姓」，簡文相接，可連讀。

此詩引文爲《小雅・節南山》。

此句今本作「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與簡本有較多差別。

【第六簡】



正，卒褮(勞)百眚(姓)。」君𦥑(牙)員(云)：「日傛雨，少(小)民隹(惟)日命，晉旮(冬)者(祁)寒，少(小)民亦隹(惟)日令■。」子曰：上㚤(好)急(仁)，則下之爲急(仁)也静(争)先。古(故)長民者章志，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完簡。現存四十五字。

正　郭店簡釋「貞」。「正」、「貞」音同。

君𦥑　即《君牙》，《尚書》篇名。《曾侯乙墓竹簡》第一六五簡，「牙」字寫作「𦥑」。「牙」通「雅」。《禮記・緇衣》「君雅曰」，鄭玄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呂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高誘注：「牙或作雅。」

日俱雨　「俱」字待考。郭店簡作「日傛雨」。今本作「夏日暑雨」。

命　郭店簡作「悁」，今本作「怨」。

晉奞耆寒　晉，《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資」作「溍」。「奞」即「冬」之古文，从日、冬聲。耆寒，「耆」，《廣雅・釋詁一》：「耆，強也。」「耆寒」猶言極寒、嚴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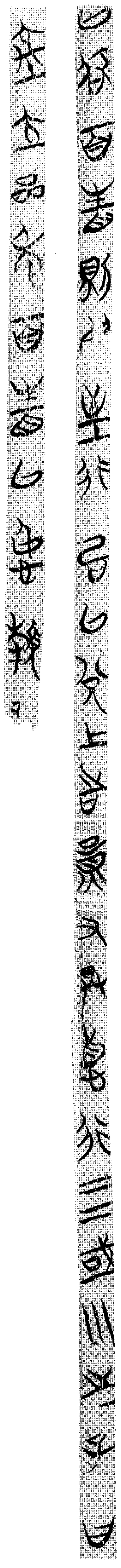
此句郭店簡作「君舀員：『日傛雨，少民隹日悁；晉冬旨滄，少民亦隹日悁。』」今本作「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祁。」《君牙》，以往認爲是僞古文《尚書》，證之楚簡，未必全僞。

静　通「争」。《老子》八章「水善利萬物而不争」，《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争」作「静」。

此句今本作「則下之爲仁争先人」。

第六簡末句爲「章志」，第七簡首句簡文「以卲百眚」，簡文相接，可連讀。

【第七簡】



吕（以）卲（昭）百眚（姓），則民至（致）行吕（己）吕（以）兑（悦）上。告（詩）員（云）：「又（有）共悳（德）行，四或（國）川（順）之■。」子曰：垔（禹）立品（三）年，百眚（姓）吕（以）息（仁）頪。□□□□□□□□□

本簡長四十二釐米。下端殘缺。現存三十三字。

吕卲百眚　即「以昭百姓」。金文中「卲」字，經籍作「昭」，如《尚書・文侯之命》「昭升于上」。

此句今本爲「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與簡文有較大出入。

至　即「致」。《老子》十四章「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萬一」，《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乙本》「致」皆作「至」。

𠯑　「己」之異體，古文字中常增益「口」字。郭店簡作「㠱」，今本作「己」。

兑　讀作「悦」。《荀子・脩身》「佞兑而不曲」，楊倞注：「兑，悦也。」郭店簡作「敓」。此句今本作「民致行己以説其上矣」。與簡文不同。

四或　郭店簡作「四方」。今本作「四國」。

川　《説文》：「川，貫穿通流水也。」又《説文》：「順，理也。从頁从川。」郭店簡作「𢘜」，从心、川聲。《中山王嚳方壺》銘文寫法與此相同。今本作「順」。此詩引文爲《大雅・抑》。

𡍮　从土、禹聲。楚文字常增益「土」字。《九店日書簡》三十九，「禹」字寫法與此相同。

品　即「三」字，戰國楚文字「三」字作「品」或「晶」，上博簡《周易》恆見。郭店簡和今本皆作「三」。

頪　「頪」字《説文》未見。郭店簡作「道」，今本作「遂」。

第七簡自「息頪」下殘缺，據郭店簡可補「剴必聿息。寺員：成王之孚」十字。詩所引句爲《大雅・下武》。與第八簡上端「下土之式」相接，簡文能連讀。

【第八簡】

下土之式。吕型（刑）員（云）：「一人又（有）慶（慶），𡐦（萬）民訣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丌（其）所㠯（以）命，而從丌（其）所行。上𡥆（好）□□□□□□□□□□□

本簡長四十・七釐米。兩段綴合，下端殘缺。現存三十五字。

呂型　《尚書》篇名，即《甫刑》。《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刑」、「型」相通，簡文與《書序》同。郭店簡作《郘型》，今本作《甫刑》。

墓　即「萬」字。郭店簡作「墭」，今本作「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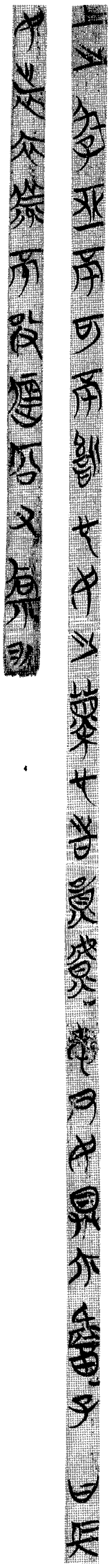
訙　从言从大，《說文》未見。郭店簡作「賺」。今本作「賴」。

此句簡文引《詩》在前，《呂刑》在後。今本作：「《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與上博簡相比較，不僅引文次序不同，內容出入也較大。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郭店簡文與此相同。今本爲「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與簡文略異。

第八簡下端斷缺，據郭店簡可補「此勿也，下必又甚安者矣。古」十一字。此句今本爲「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與簡文略有不同。第九簡首句爲「上之好惡」，簡文正好相接。

【第九簡】



上之𡚸（好）亞（惡），不可不斱（誓）也，民之橐也。峕（詩）員（云）：「虩」（虩虩）帀（師）尹，民具尔譫（瞻）■。」

子曰：長民者衣備（服）不改，㝯容又（有）祟（常），則□□□□□□□□□□□□□□□□

本簡長四十一・二釐米。下端殘缺。現存三十七字。

斱　簡文常見，《包山楚簡》用作人名，如二・一四五「陳斱」、二・一七七「𨌤斱」。郭店簡作「誓」，「斱」爲其異體。今本作「慎」。

橐　从𣎼从木，《說文》所無。郭店簡文省火作「蒹」。今本作「表」。

號 「虩」之省筆。字下有重文符。此字《説文》及《廣雅・釋訓》皆釋爲恐懼。《秦公鐘》銘文「虩事緣方」，則「虩」有盛顯之意。郭店簡作「虩」。今本作「赫赫師尹」，義同爲盛顯。

詹 讀作「瞻」。郭店簡作「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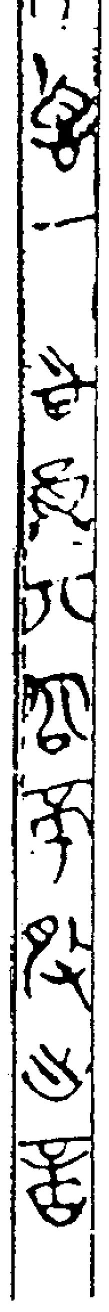
此詩引文爲《小雅・節南山》。

今本爲「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句原文在第五章，該章引文有兩處引《詩》，並引《甫刑》，而今本第四章却無《詩》、《書》引文，這與上博簡《紂衣》各章之體例不合，今據簡文順序，《詩》應移至此章，比較合理。

備 通「服」。《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説苑・辯物》引文「服」作「備」。郭店簡作「備」，今本作「服」。「衣備不攺」，郭店本釋「攺」爲「改」，「改」从攴、己聲，與「攺」音不同。今本作「衣服不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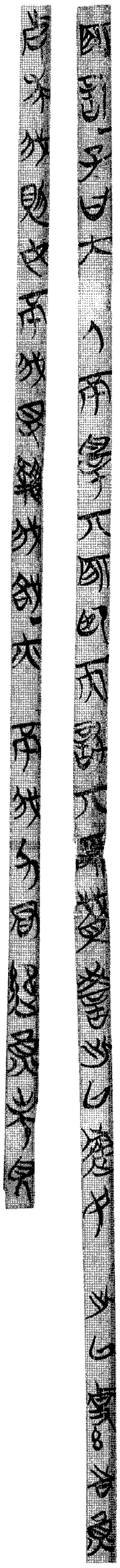
⿱尚示 从示、尚聲，《説文》所無。上博簡《孔子詩論》「⿱尚示⿱尚示者芋」，今本作「裳裳者華」，《緇衣》今本作「常」。

此簡下端殘斷，殘簡今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簡文爲「民悳一，吿員丌容不改，出言」十一字。附簡文書影於左：



據郭店簡尚缺「又𠃌利民」四字。應在第十簡上端，今已殘缺，現存「所信」兩字與簡文相接。

【第十簡】



所信▪。子曰：大人不⿱罒辛（親）丌（其）所巸，而信丌（其）所賤，⿱爻言（教）此㠯（以）遊（失），民此㠯（以）緮

（變）。㫗（詩）員（云）：「皮（彼）求我則，女（如）不我㝵（得），𡠗（執）我𢦏=（𢦏𢦏），亦不我力。」《君緸（陳）》員（云）：「未見

本簡長五十・七釐米。上端殘缺。現存四十七字。

⿱罒辛 與「親」通。《包山楚簡》「親」字从見从辛，此从罒、辛聲，與《汗簡》同。郭店簡作「新」，今本作「親」。

臤 《說文》所無，「臤」之形變，郭店簡作「臤」，今本作「賢」。

𧥺此㠯遊 「𧥺」即「教」字，《信陽楚簡》一・〇三二作「⿱𧥺力」，此字省力作「𧥺」。遊，《說文》所無，然在竹簡文字中出現甚多，經與今本文句對照，爲「失」之古文。

⿰糸㝊 从糸、㝊（弁）聲，《說文》所無。《曾侯乙編鐘》銘文「䶃宮」、「䶃商」、「䶃徵」、「䶃羿」，即「變宮」、「變商」、「變徵」、「變羿」。古「變」與「煩」通假，「變」與「辨」亦能通，皆爲音借。《呂氏春秋・安死》「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周禮・夏官・職方氏》賈公彦疏引「變」作「煩」。《易・革》「大人虎變」，周學熙音訓：「變，晁氏曰：京作辨。」《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言調悅，則民不辨法」，《孔子家語・入官》「辨」作「變」。「辨」與「變」聲符同。簡文「教此以失，民此以變」，今本作「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與簡文不同。

皮 經籍「皮」、「彼」通用。《老子》三十八章「故去彼取此」，《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彼」作「皮」。《太玄》卷二：「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司馬光集注：「宋陸本彼作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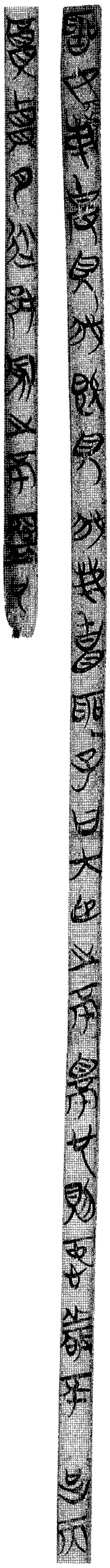
𡠗 从幸、从丮、从女。《包山楚簡》常見，作「執」。

𢦏= 下有重文符，即「𢦏𢦏」。郭店簡作「𢧈𢧈」，今本作「仇仇」。此詩引文爲《小雅・正月》。

君緸 《尚書》篇名。緸，从糸、从止、从申。《說文》所無。《禮記・緇衣》「君陳曰」，陸德明釋文：「陳，本亦作古陣字。」《說文》「陣，古文陳」，段玉裁注：「古文从申不从木。」郭店簡作「迪」，今本作「陳」。

未見聖 此句「未見」兩字在第十簡末，「聖」字在第十一簡端，簡文相接，可連讀。

【第十一簡】



耶(聖)，女(如)丌〓(其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貴耶(聖)■。子曰：大臣之不罕(親)也，則忠敬不足，而䝨(富)貴𠂤逃(過)，邦家之不寍(寧)也。□□□□□□□□□□□□□□

本簡長四十一釐米。下端殘缺。現存三十八字，其中重文一。

耶 經籍「聖」之省筆。《老子》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聖」作「耶」，郭店簡、今本皆作「聖」。

女丌〓弗克見 其中「丌」字下有重文符，爲「其其」兩字。「丌」字在書寫時脱漏，後補入，故字體特小。郭店簡作「如其弗克見」，今本作「若己弗克見」。「若」、「如」義同。

我既見，我弗貴耶 此句郭店簡作「我既見，我弗迪聖」。今本作「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與簡文不同。

䝨 从貝、富聲，《說文》所無。今本作「富」，「䝨」當是「富」之異文。郭店簡作「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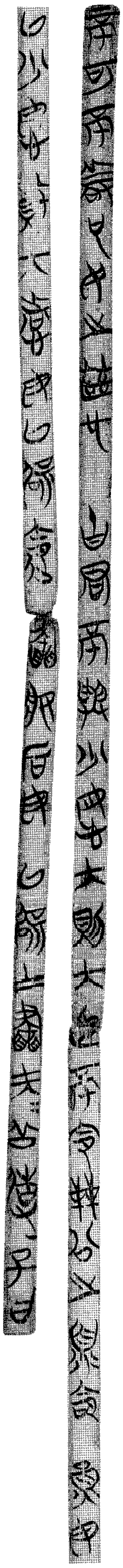
𠂤 形似「月」字形，而筆勢下垂，與郭店簡稍異。

逃 即「過」字，《包山楚簡》：「逃期不賽金。」「逃」即「過」字，今本作「過」。

此句今本爲「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與簡文出入較大。

第十一簡下端殘缺，據郭店簡可補「則大臣不台，而埶臣怃也。此以大臣」十四字，以下與第十二簡首句簡文相接。

【第十二簡】



不可不敬也，民之蘁也。古（故）君不與（以）少（小）⿱母心（謀）大，則大臣不令。𨐌公之《㝈（寡）命》員（云）：「毋吕（以）少（小）⿱母心（謀）敗大惹，毋吕（以）辟（嬖）御書妝后，毋吕（以）辟（嬖）士書夫=（大夫）向（卿）使（士）▪。」子曰：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完簡，三段綴合。現存五十二字，其中合文一。

蘁　楚簡文字「绝」作「𢇍」或「㡭」。《说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國語・晉語八》：「置茅蕝，設望表。」郭店簡作「蕝」，今本作「表」。

此句今本爲「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與簡文有較大出入。

與　經籍「與」、「以」通用。《周易・繫辭上》「可與酬酢」，《説文》徐鍇繫傳引作「可以醻醋」。今本作「以」。

⿱母心　爲「謀」字之古文。《中山王 鼎》銘文「謀」字从母从心作「⿱母心」，與簡文同。《集韻》：「謀，或作⿱母心。」今本作「謀」。

則大臣不令　郭店簡作「則大臣不慉」。

此句今本作「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其中增益多字，與簡文相差甚多。

𨐌公　「𨐌」从二倒「矢」，《説文》所無。據簡文，𨐌公作《寡命》，《禮記・緇衣》鄭玄注：「葉公，楚縣公葉公

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則簡文之辮公，當爲葉公。郭店簡作「□公」，「□」字从甘，今本作「葉」。

寡命　「寡」爲「寡」之省筆。《中山王嚳鼎》銘文和《天星觀楚簡》「寡」字都不从宀，省作「寡」，與簡文同。《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鄭玄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寡，叚借爲顧。」今本作《顧命》。

□　从心、者聲。郭店簡作「□」，今本爲「作」。

辟　與「嬖」通。《荀子·君道》「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韓詩外傳》卷四「嬖」作「辟」。又《荀子·儒效》「事其便辟」，楊倞注：「辟，讀爲嬖。」郭店簡作「卑」，今本作「嬖」。

□　从聿、皕聲。《説文》所無，疑即《説文》「𥁑」字之省文。《説文》：「𥁑，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不𥁑傷心，讀若憘』。」段玉裁注：「按當作譆，言部曰：譆，痛也。音義皆近。」《多友鼎》銘文「唯馬毆𥁑」，是指殺戎人之馬。郭店簡作「息」，今本作「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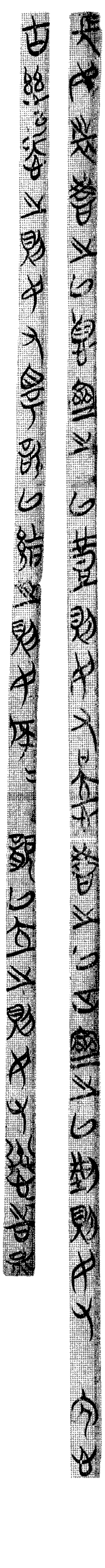
后　經籍「后」、「句」通用，《周易·姤·上九》「姤其角」，《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姤」作「狗」。

夫=　「夫」字右下角有合文符，爲「大夫」兩字。

向使　郭店簡作「卿事」，今本作「卿士」。

第十二簡末句爲「子曰」，第十三簡首句爲「長民教之以德」，簡文相接，可連讀。

【第十三簡】



長民者䜴(教)之吕(以)悳(德)，齊之吕(以)豊(禮)，則民又(有)昱心。䜴(教)之吕(以)正(政)，齊之吕(以)型(刑)，則民又(有)免心。古(故)慈(子)吕(以)炁(愛)之，則民又(有)罕(親)，信吕(以)結之，則民伓=(不伓)。龍(恭)吕(以)立(涖)之，則民又(有)恙=(恙心)。旹(詩)員(云)：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完簡。現存五十七字，其中重文二。

長民　郭店簡作「倀民」，今本作「夫民」。

豊　《説文》：「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屬皆从豊，讀與禮同。」今本作「禮」。

豆　从口从立，《説文》所無。《包山楚簡》二・四八有「豆鄴」，二・四一作「陞」，「豆」字存疑。郭店簡作「懽」，與上博簡書寫迥異，今本作「格」。

正　經籍「正」、「政」通用。《尚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史記・夏本紀》「正」作「政」。《禮記・曲禮上》「教訓正俗」，《初學記・十三・禮部》引「正」作「政」，今本作「政」。

免　《史記・樂書》「免席而請」，張守節正義：「免猶避也。」郭店簡作「□」。今本作「遯」。「遯」與「免」義近。

慈　經籍「慈」、「子」通用。《禮記・樂記》「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韓詩外傳》卷三「子諒」作「慈良」。又《晏子春秋・外篇下》「不可使子民」，《墨子・非儒下》「子」作「慈」。郭店簡作「孳」。今本作「子」，其上除「故」字外，尚有「君民者」三字，爲衍文。

「古慈㠯恣之」，其中「㠯」字簡文在書寫時脱漏，後補入，故字體特小。

伓=　「伓」字下有合文符，爲「不伓」兩字合書。今本作「不倍」。

立　經籍「立」、「涖」通用。《周禮・地官・鄉師》「以涖匠師」，鄭玄注：「故書涖作立。」鄭衆云：「立，讀爲涖。」又《周禮・春官・大宗伯》「涖玉鬯」，鄭玄注：「故書涖作立。」郭店簡作「位」。今本作「涖」。

𢙍=　「𢙍」字下有合文符，爲「𢙍心」兩字。中山國《郚盗壺》銘文「隹𢓜（朕）先王」，「𢙍」字所从之关與之相同。郭店簡作「愻心」。今本作「孫心」。「𢙍心」或可讀爲「遜心」。

第十三簡末句爲「詩云」，第十四簡首句爲「吾大夫恭且儉」，簡文相接，可連讀。

【第十四簡】

「虘(吾)夫=(大夫)龏(恭)虘(且)會(儉)，林人不斂。」《呂型(刑)》員(云)：「毘(苗)民非甬霝(命)，折(制)㠯(以)型(刑)，隹(惟)复(作)五虡之型(刑)曰金■。」子曰：正(政)之不行，季(教)之不盛(成)也，□□□□□□□□□□□

本簡長四十一・六釐米。兩段綴合，下端殘缺。現存四十字，其中合文一。

夫=　「夫」字下有合文符，爲「大夫」兩字。

會　「斂」之省，即「儉」。

林人　「林」爲《說文》部首，云：「葩之總名也。林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林人」詞義未詳。

「吾大夫恭且儉，林人不儉。」此兩句今本所無，爲逸詩。

毘　即「覒」字。《說文》：「覒，擇也。从見，毛聲，讀若苗。」《廣韻》：「覒，邪視也，亦作毘。」今本作「苗」。

霝　經籍「霝」、「命」通用。《尚書・呂刑》：「苗民弗用靈。」今本引「霝」作「命」。

折　「折」、「制」實同字，經籍分爲兩字。《尚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作「折則刑」。畢沅校注：「折、制音同。」

虡　从虍从示，《說文》所無。郭店簡作「虐」，今本作「虐」。

金　从全从止。「全」古「百」字，見中山國《郑盗壺》及《中山王兆域圖》銘文及東周錢幣文字。今本作「法」，「全」、「法」兩字雙聲。郭店簡作「灋」。

以上《呂刑》云，郭店簡作「非甬臸，折以型，隹乍五虐之型曰法」。今本作「《甫刑》曰：苗民非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後兩句簡文所無，爲衍文。

盛　即「城」字。經籍「城」、「成」通用。《左傳・文公十一年》「王子成父」，《管子・小匡》作「城父」。今本作「成」。

「教之不成也」句以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可補「則型罰不足恥，而雀不足懽」十一字。今本此句爲「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與簡文原句顛倒。簡文最後有一「也」字，在第十五簡首字，則第十四簡與十五簡簡文相接。

【第十五簡】

也。古(故)上不可𠂤(以)埶型(刑)而翌𡯁(爵)。《康𢍰(誥)》員(云)：「敬明乃罰。」《呂型(刑)》員(云)：「𥎦型(刑)之由(迪)▪。」子曰：王言女(如)絲，丌(其)出女(如)緍，王言女(如)索，丌(其)□□□□□□□□□□□□□□□

本簡長四十・八釐米。下端殘缺。現存四十字。

翌𡯁　翌，从羽、巠聲。《說文》所無。《包山楚簡》二・一八九有「佸反登翌」，與此字同。𡯁，字形从乇从少，「乇」字中增「少」字。《說文》所無，與郭店簡「雀」字相對應。此句郭店簡作「埶型而翌雀」。今本作「褻刑而輕爵」。

𥎦　「蹯」之古字。《正字通》：「𥎦，古蹯字。」簡文从冂从釆，郭店簡作「翻」。今本作「播」。

由　假借爲「迪」。《楚辭・九章・懷沙》：「易初本迪兮。」《方言》第六：「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說文通訓定聲》：「由，叚借爲迪。」《漢書・揚雄傳下》「蠢迪檢押」，顏師古注：「迪，道也，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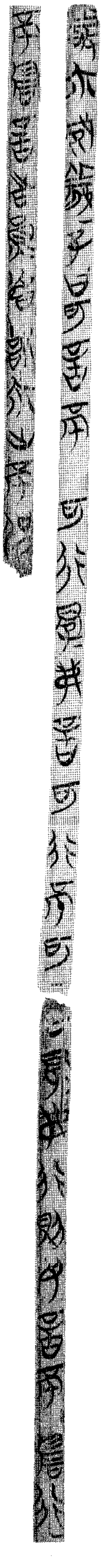
此句今本作「《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多一「不」字。

緍　《集韻》：「緍，或作緡。」《爾雅・釋言》：「緡，綸也。」《廣韻》：「緡，釣魚綸也。」《詩・召南・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亨傳：「緡，綸也。」「緍」、「綸」義同。

簡文「丌」字下簡斷缺，按郭店簡可補「出女緯，古大人不昌流。寺員，誓而出話」十五字，下接第十六簡，首句爲「敬尔威義」。兩簡文可連讀。

此句今本作「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與簡文稍有出入。

【第十六簡】



敬尔威義■。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君子)弗行。則民言不砛行=(行，行)不砛言。告(詩)員(云)：「吾(淑)訢(慎)尔(爾)止，不侃□□□□□□□□□□□□□□。

本簡長四十·三釐米。兩段綴合，下端殘缺。現存四十二字，其中重文一，合文二。

君= 此字下有合文符，爲「君子」兩字。

此句今本作「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與簡文稍有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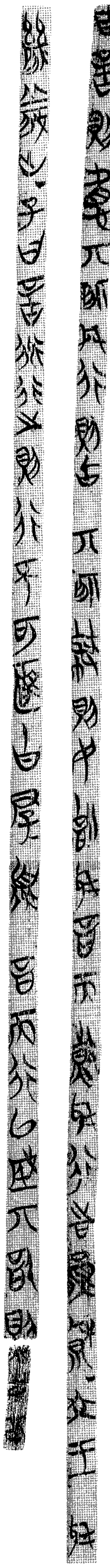
砛 从石从今。《説文》所無。郭店簡作「隐」，今本作「危」。

行= 「行」字下有重文符，兩「行」字分列上下兩句。郭店簡未見重文。

今本此句作「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與簡文略異。

「不侃」以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可補「于義。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𢟪以行」十四字。則與第十七簡首句「故言則慮其所終」簡文相接。此詩引文爲《大雅·抑》。

【第十七簡】



古(故)言則慮丌(其)所冬(終)，行則旨(稽)丌(其)所蔽(敝)，則民訢(慎)於言而歎(謹)於行。旹(詩)員(云)：「穆ˉ(穆穆)文王，於幾義之■。」子曰：言衍(率)行之，則行不可匿。古君ˉ(君子)寡(寡)言而行，㠯(以)埅(成)丌(其)信，則民不

本簡長五十四・二釐米。完簡，兩段綴合。現存五十七字，其中重文一，合文一。

冬　經籍「冬」、「終」通用。《釋名・釋天》：「冬，終也，物終成也。」今本《老子》六十四章「慎終如始」，《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終」作「冬」。今本作「終」。

蔽　經籍「蔽」、「敝」通用。《周禮・考工記・弓人》「長其畏而薄其敝」，鄭玄注：「敝，讀爲蔽塞之蔽。」郭店簡作「幣」。《説文通訓定聲》：「蔽字亦作幣。」今本作「敝」。

歎　从文、堇聲。《説文》所無，郭店簡作「慬」，今本作「謹」。

穆ˉ　「穆」字下有重文符，爲「穆穆」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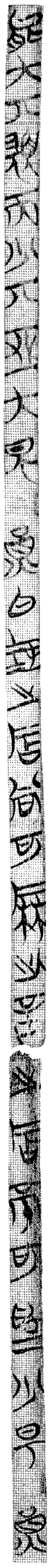
於幾義之　此句郭店簡作「於偮遲敬止」。今本作「於緝熙敬止」。此詩引文爲《大雅・文王》。

衍　即「率」字。郭店簡及今本皆作「從」。言衍行之，今本作「言從而行之」。在此句下尚有「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比之簡文，衍十七字。

寡　即「寡」字，與「顧」通。《説文通訓定聲》：「寡，叚借爲顧。」郭店簡作「𧡱」，从見。今本「故君子寡言而行」，鄭玄注：「寡常爲顧聲之誤也。」

此句今本作「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與簡文略有不同。

【第十八簡】



能大丌(其)頪(美)而少(小)丌(其)亞(惡)。《大虽(雅)》員(云):「白珪(圭)之砧尚可磊(磨),此言之砧不可爲。」《少(小)虽(雅)》員(云):「叜也君子,星(則)也大盛(成)。」《君奭》員(云):□□□□□□□□□□□

本簡長四十·五釐米,兩段綴合,下端殘缺。現存三十九字。

大虽 即《大夏》,上博簡《孔子詩論》中,此篇名多見,通作《大雅》。此詩引文爲《大雅·抑》。

珪 「圭」之古字。《説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珪,古文圭,从王。」《廣韻》:「圭,圭璧。珪,古文。」《集韻》:「圭,古作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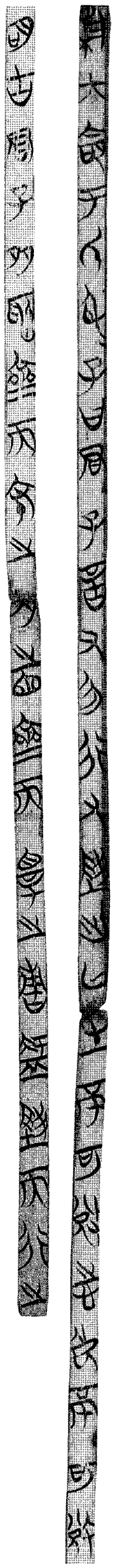
磊 从石、林聲,即《説文》「磨」字,今本作「磨」。

此詩引文爲《小雅·車攻》。

君奭 《尚書》篇名。

「君奭云」以下斷缺,據郭店簡可補「昔才上帝,戡紳觀文王悳,其」十一字。則與第十九簡首句「集大命于氏身」簡文相接。

【第十九簡】



集大命于氏(是)身■。子曰: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阝圭,此吕(以)生不可敓(奪)志,死不可敓(奪)名。古(故)君子多聒(聞),齊而守之,多旹(志),齊而⿱罒辛(親)之,青(精)⿱知皿(知)⿰阝圭而行之。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完簡,兩段綴合,現存四十九字。

氏身 即「是身」,郭店簡作「毕身」,今本作「厥躬」。

勿　經籍「勿」、「物」通用。《説文通訓定聲》：「勿，叚借爲物。」《六書正義》：「物，周禮九旗雜帛爲物，借爲事物之物，本只勿字，後人加牛以別之。」《莊子・天道》「中心物愷」，陸德明釋文：「物本亦作勿。」

陸　《説文》所無。戰國《元阿左戟》、《新弨戟》銘文之「戟」字皆从丯，以爲聲符，此亦爲字之聲符。丯，《説文》：「讀若介。」郭店簡作「逵」，今本作「格」。

敚　《説文》：「从攴、兑聲」，「敚，彊取也」。段玉裁注：「此是争敚正字，後人假奪爲敚，奪行而敚廢矣。」《廣韻》：「敚，強取也，古奪字。」《説文通訓定聲》：「敚，經傳皆以奪爲之。」今本作「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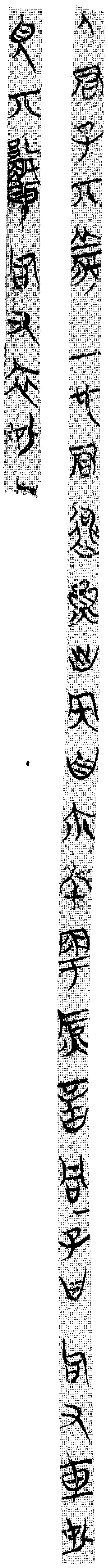
此句「子曰」下，今本作「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與簡文稍有異。

䎽　《説文》：「聞之古文。」郭店簡作「䎽」。今本作「聞」。

旹　「齒」字異體，與《中山王嚳方壺》銘文「旹」字形近，讀作「志」。郭店簡和今本皆作「志」。

𥏼　「知」字異體。郭店簡作「智」。今本作「知」。

【第二十簡】



□□□人君子，丌（其）義（儀）一也。《君迧（陳）》員（云）：「出內（入）自尔帀（師）雩，庶言同■。」子曰：句（苟）又（有）車，北見丌（其）轍，句（苟）又（有）衣，北□□□□□□□□□□□□□□

本簡長三十二・五釐米。上下端均殘缺。現存三十二字。

此簡上端斷缺。「人君子」之上據郭店簡可補「詩云：淑」三字。此詩引文爲《曹風・鳲鳩》。

君迧　「迧」从辵、申聲。《説文》所無，字見於石鼓文，即「陳」之古文。「君迧」即《君陳》，《尚書》篇名。今本此句將《君陳》引文置於《詩》前，與竹簡《緇衣》各章體例不合。

句　「句」、「苟」經籍通用，《戰國策・燕策二》「臣苟得見則盈願」，《馬王堆漢墓帛書》「苟」作「句」。今本作「苟」。

朼　从才、匕聲。《説文》所無。郭店簡及今本皆作「必」。

鑿　字待考。郭店簡作「歇」，今本作「軾」。

苟又衣，朼　以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可補「見其幣。人苟有言，必聞其聲，苟有竹」十四字。第二十一簡首句爲「朼見其成」，則此兩簡簡文相接。

【第二十一簡】

朼見丌（其）成。峕（詩）員（云）：「備之亡臭（斁）■。」子曰：厶（私）惠不褱（懷）悳（德），君子不自畱（留）安（焉）。峕（詩）員（云）：「人之𡥈（好）我，覗我周行■。」子曰：隹（惟）孝=（君子）能𡥈（好）丌（其）匹，少（小）人敳能𡥈（好）丌（其）匹。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完簡。現存四十九字，其中合文一。

備　與「服」通。《説文通訓定聲》：「備，叚借爲服。」

亡臭　「臭」字金文从白从矢，或从日从矢，與「斁」同爲一字，《牆盤》銘文「亡昊」即「無斁」。郭店簡作「亡懌」，今本作「無斁」。

詩句所引爲《周南・葛覃》。今本此句作「服之無斁」。

厶　古「私」字。《説文》：「厶，姦衺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段玉裁注：「公私字，本如此。今字私行而厶廢矣。」《廣韻》：「厶，自營也。」

褱悳　《説文》段玉裁注：「古文又多叚懷爲褱者。」懷德，經籍常見，《詩・大雅・板》「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左傳・僖公五年》所引同上。《論語・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何晏集解：「孔安國曰：懷，安也。」郭店簡作「褱悳」，今本作「歸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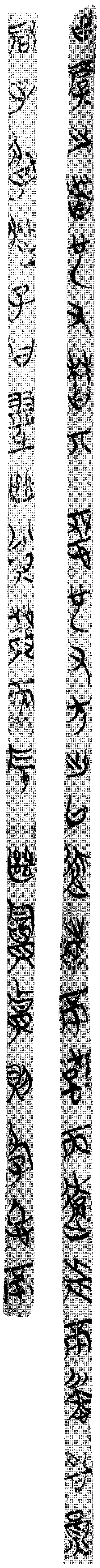
覞　从見，旨聲。郭店簡作「旨」，今本作「示」。此詩引文爲《小雅・鹿鳴》。

匹　《說文》：「从匸、八。」《爾雅・釋詁上》：「匹，合也。」《曾侯乙墓竹簡》一七九：「都牧之晶匹駒騑。」一八七：「三匹騑。」「匹」字與此相同。郭店簡作「駜」，今本作「正」。

鼓　《說文》：「有所治也。从攴、豈聲。」《廣韻》：「鼓，有所理。」《集韻》：「鼓，改理也。」郭店簡从刀作「剴」。今本作「毒」。

「小人鼓能好其匹」句，今本作「小人毒其正」。與簡文出入較大。

【第二十二簡】



古（故）君＝（君子）之𠫓（友）也又（有）替，丌（其）惡也又（有）方，此吕（以）迩（邇）者不惑，而遠者不𢘑（疑）。告（詩）員（云）：「君子𡥈（好）𡉚■。」子曰：翌（輕）𢇍（絶）貧賤，而厓（厚？）𢇍（絶）𩊠（富）貴，則𡥈（好）𢖶（仁）不

本簡長五十四・二釐米，完簡。現存四十五字，其中合文一。

𠫓　《師遽方彝》銘文：「師遽蔑曆𠫓。」「𠫓」是「友」字古文，讀爲「侑」或「宥」。《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孔穎達疏：「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爲之設饗醴，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

迩　與「邇」同。《說文》：「邇，近也。从辵、爾聲。」《爾雅・釋詁下》：「邇，近也。」《詩・周南・汝墳》：「父

母孔邇。」《國語・魯語上》「又求自邇」，韋昭注：「邇，近也。」郭店簡作「僂」。今本作「邇」。

坐 字不識。郭店簡作「𢧵」，釋「逑」。今本作「仇」。

此詩引文爲《周南・關雎》。

𢇍 古文「絶」字作「𢇍」。郭店簡作「幽」，今本作「絶」。

厇 疑「厚」之異體。郭店簡作「厚」，今本作「重」。

【第二十三簡】

臤（堅），而惡=（惡惡）不𧠛也。人隹（惟）曰不利，虗（吾）弗信之矣。告（詩）員（云）：「塱（朋）昚（友）卣（攸）図=（攝，攝）吕（以）威義（儀）■。」子曰：宋人又（有）言曰：人而亡亙（恆），□□□□□□□□

本簡長四十三釐米。兩段綴合，下端殘缺。現存三十八字，其中重文二。

臤 《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春秋・成公四年》「鄭伯堅卒」，《公羊傳》何休注：「本或作臤。」郭店簡从石作「硻」，今本作「堅」。

𧠛 字待考。从厇从見，厇、宅通爲字之聲鈕。《說文》所無。郭店簡作「紝」，今本作「著」。

虗 《說文》所無。今本作「吾」。

此句「虗弗信之矣」，今本作「吾不信也」。與簡文語氣不同。

塱 《說文》：「从土、朋聲。」《周易・復》「朋來无咎」，《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朋」作「堋」。

卣 「卣」、「攸」經籍通用。《詩・大雅・江漢》「秬鬯一卣」，陸德明釋文：「卣本又作攸。」今本作「攸」。

図= 「図」字下有重文符。兩字分屬前後兩句，「塱昚卣図，図吕威義」。《說文》「図，下取物縮藏之。从又

从口，讀若聶」，段玉裁注：「謂攝取也」，「下取，故从又」，「縮藏之，故从口」。《玉篇》：「図，手取物也。」《廣韻》釋同。郭店簡作「𦔻」，今本作「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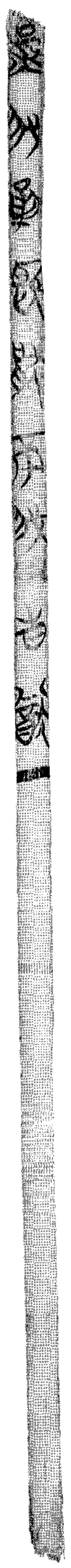
此詩句引文爲《大雅・既醉》。

宋人　今本作「南人」。

亙　即「恆」字。今本作「恆」。

「人而亡恆」之下，簡斷缺，據郭店簡及簡之長度，可補「不可爲卜筮也，其古」八字。

【第二十四簡】



員（云）：「我龜既猒（厭），不我告猷■ 。」

本簡長二十五・一釐米，上下端均殘缺。現存九字。

本簡上端據郭店簡可補「之遺言毄？龜𥎦猷弗智而皇於人虐。寺」十五字，下與簡文「詩云」相接。

猒　經籍「猒」、「厭」通用。《說文》：「猒，飽也。」《集韻》：「猒與厭同。」《毛公鼎》銘文：「皇天引猒厥德。」「猒」即「厭」。《尚書・洛誥》「萬年厭于乃德」，《唐石經》「厭」作「猒」。《老子》六十六章「天下樂推而不厭」，《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乙本》「厭」作「猒」。

猷　謀略也。《尚書・君陳》：「爾有嘉謀嘉猷。」今本作「猶」。

此詩引文爲《小雅・小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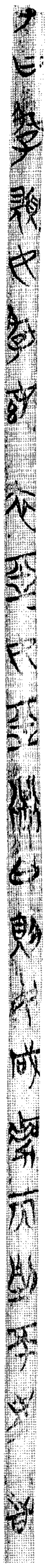
上博藏《紂衣》簡文到此結束，郭店簡尚有「二十又三」句，這是《茲衣》全文的章數。今本此下尚有「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四十九字，簡文無。

附：上博簡《紂衣》與郭店簡字形對照表

說明：本對照表中每一組竹簡右側者爲上博簡，左側爲郭店簡。簡兩側分別爲各自隸定的文字。竹簡前的標號爲上博簡的簡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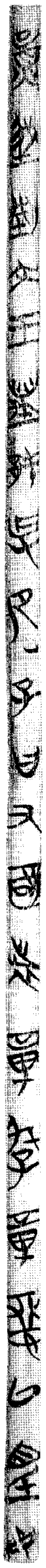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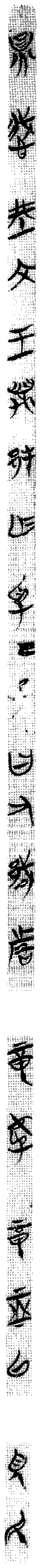
子曰玕頫女玕紂衣亞女亞衞白則民咸勞而型不剌旹



夫子曰好娧女好茲衣亞亞女亞遚白則民臧㐌而型不屯寺

員[我/土]型文王堇邦复及子曰又國者章玕章惡吕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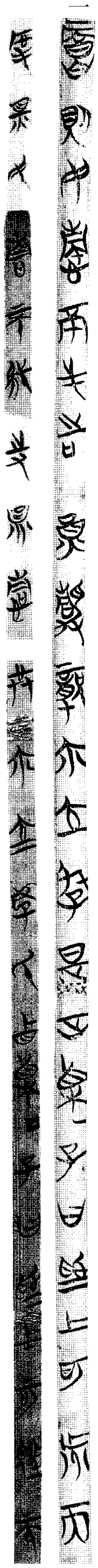




員[我/心]型文王萬邦乍孚子曰又郕者章好章亞以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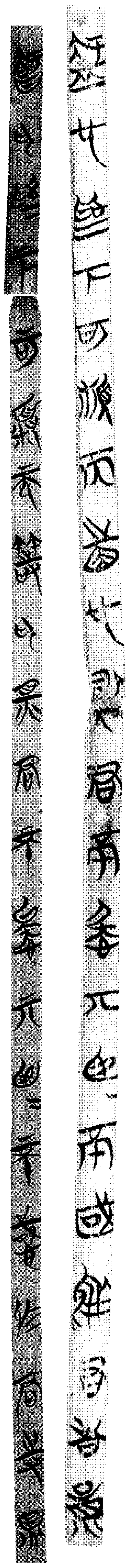
二

厚則民情不弋告員靜龏尔立玥是正植子曰爲上可斉而



厚則民青不紑寺員情共尔立好氏貞植子曰爲上可[目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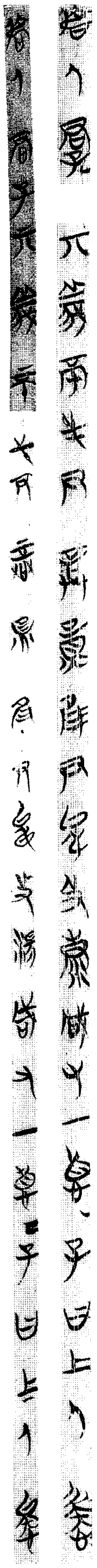
[矢于皿]也爲下可頪而峀也則君不惎丌臣=不或於君告員



智也爲下可頪而等也則君不[忄矣]其臣臣不惑於君寺員

三

昏人孶丌義不弋尹亯員佳尹夋及康咸又一惪子曰上人惎



昏人君子其義不弋尹亯員佳尹䑦及湯咸又一惪子曰上人[忄矣]

則百眚惑下難[矢于皿]則君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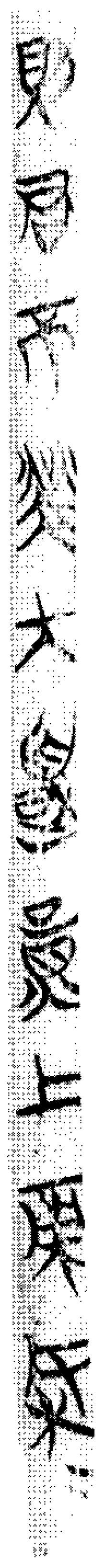
則百眚賊下難智則君倀裝古君民者章好以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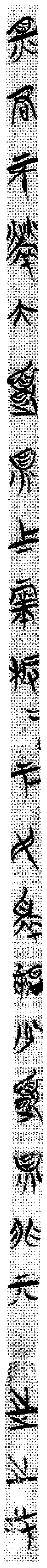
四

谷數惡吕慮民淫則民不惑臣事君言丌所不能不詞丌所能

慾懽亞以洣民涇則民不賊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詞其所能

則君不裚大頣員上帝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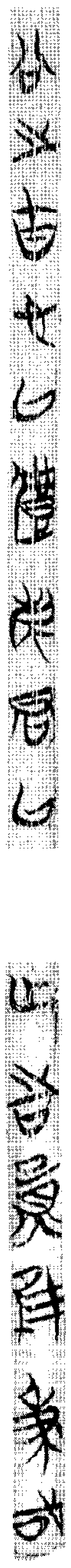
則君不裚大頣員上帝板板下民卒担少頣員非其止之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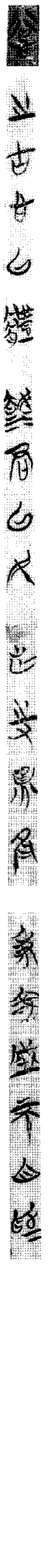
五

隹王之功子曰民吕君爲心君吕民爲僼 君珥則民

唯王巷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

㕣之古心吕僼鳸君吕亡告員隹秉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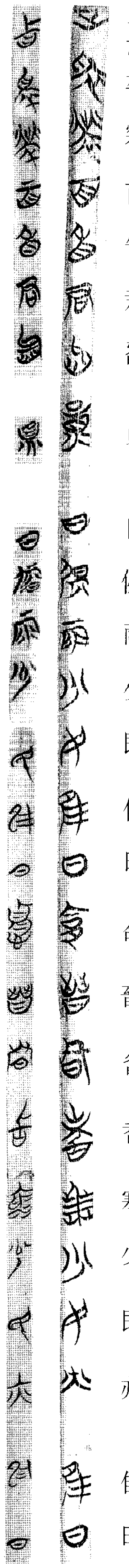




慾之古心以體法君以民芒寺員隹秉宬成不自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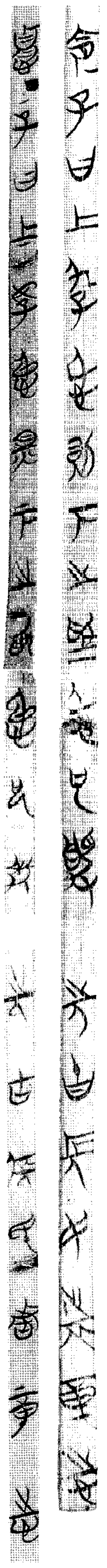
六

正，卒裝百眚君否員　日俱雨少民隹曰命晉夂旨者寒少民亦隹曰



貞卒裝百眚君否員　日傛雨少民隹曰悁晉冬旨滄少民亦隹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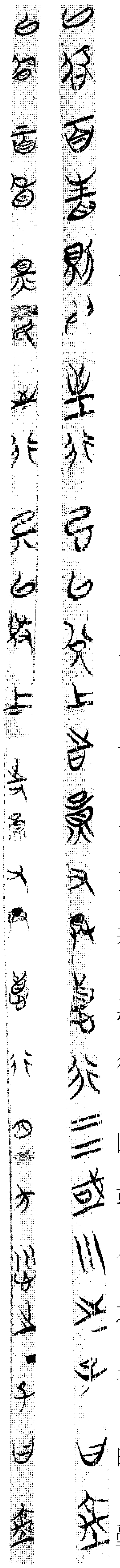
令子曰上玗急則下之爲急也靜　先古長民者章志



悁子曰上好急則卜之爲急也争　先古倀民者章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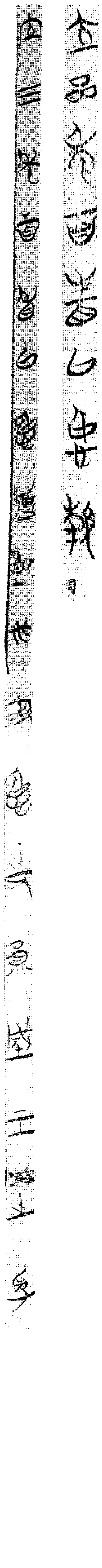
七

吕卲百眚則民至行吕㠯兑上告員又共悳行四或川之子曰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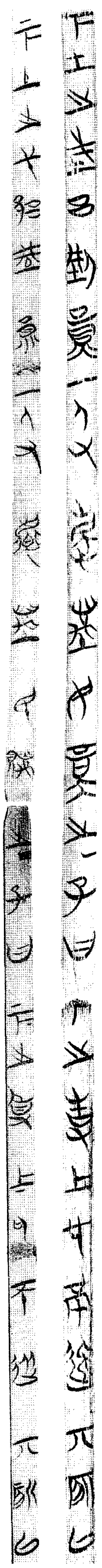
以卲百眚則民至行巽以敓上寺員又悳行四方忍之子曰垔

立品年百眚吕急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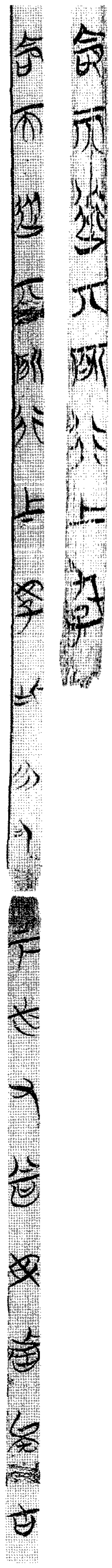
立三年百眚以急道剴必聿急寺員成王之孚

八 下土之式吕型員一人又憲蘲民訧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丌所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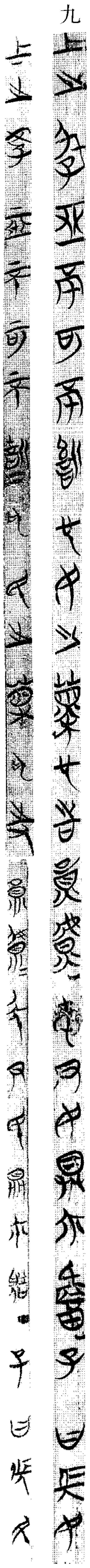
下土之弋邵型員一人又慶壝民贎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

命而從丌所行上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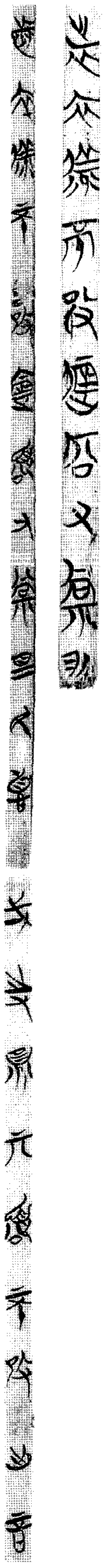
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勿也下必又甚安者矣古

九 上之玗亞不可不新也民之蘽也告員虩帀尹民具尒詹子曰長民



上之好亞不可不誓也民之萰也寺員虞虞帀尹民具尒瞻子曰倀民

者衣備不攺逕容又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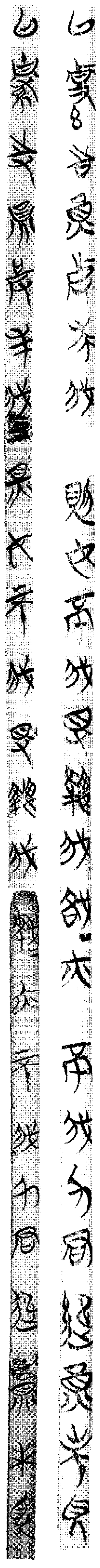
者衣備不改⿱今巠頌又祟則民惪弌寺員其頌不改出言

十

所信子曰大人不罣川所𦣞而信丌所賤𡕒此吕遊民此

又ㄱ利民所信子曰大人不新其所臤而信其所戔𡕒此以遊民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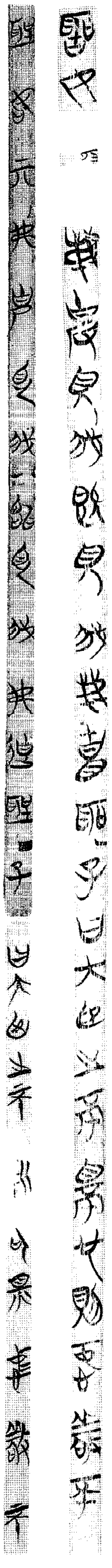
吕緮告員皮求我則女不我㝵𣪊我𢦔-亦不我力君紕員未見



以緮寺員皮求我則女不我得執我𢦏𢦏亦不我力君迪員未見

十一

聖女丌=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貴聖子曰大臣之不罣也則忠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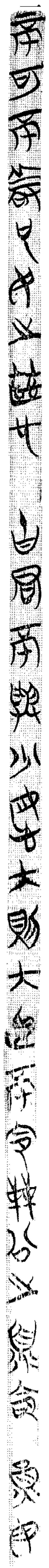
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子曰大臣之不新也則忠敬不

足而臨貴ㄗ逃邦家之不盜也

足而𦣥貴已逃也邦豪之不窊也則大臣不台而埶臣怋也此以大臣

不可不敬也民之藴也　古君不與少悬大則大臣不令辯公之寡命　員毋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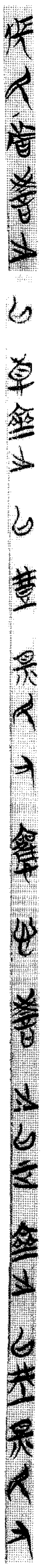
不可不敬民之藴也古　君不與少悔大則大臣不情[illegible]公之寡命　員毋

吕少悬敗大惪毋吕辟御書妝后毋吕辟士書夫=向使　子曰

以少悔敗大惰毋以卑御息妝句毋以卑士息大夫卿事　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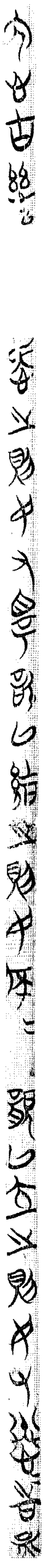
長民者䛠之吕惪齊之吕豊則民又㤅心　䛠之吕正齊之吕型則民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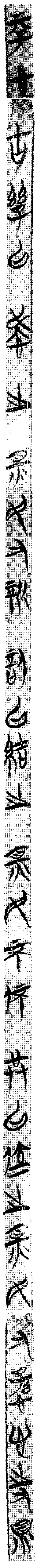
十三



倀民者䛠之以惪齊之以豊則民又懽心　䛠之以正齊之以型則民又

免心古慈吕悉之則民又睪信吕結之則民怀=　龍吕立之則民又惓=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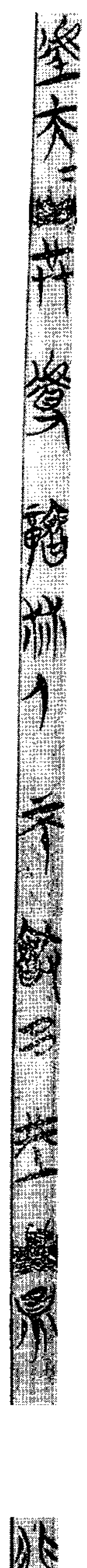




孛心古孳以悉之則民又新信以結之則民不怀　共以位之則民又悉心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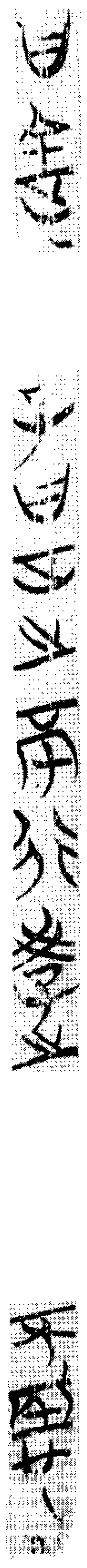
十四

虗 夫= 龏 虘 會 林 人 不 歛 吕 型 員 毘 民 非 甬 靁 折 吕 型 隹 复 五 虐 之 型



虗 大夫 共 䖒 [革僉] 𣏟 人 不 斂 吕 型 員 非 甬 巠 折 以 型 隹 乍 五 瘧 之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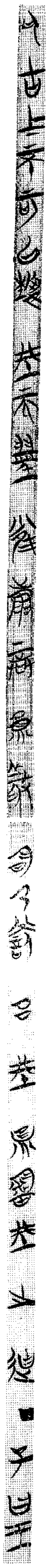
曰 金 子 曰 正 之 不 行 訔 之 不 埅 也



曰 法 子 曰 正 之 不 行 訔 之 不 成 也 則 型 罰 不 足 恥 而 雀 不 足 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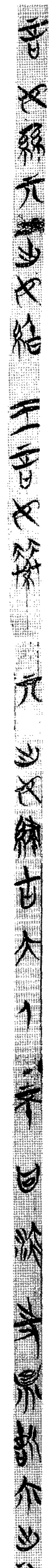
十五

也 古 上 不 可 吕 [埶女] 型 而 [羽巠] 雀 康 䰩 員 · 敬 明 乃 罰 吕 型 員 圂 型 之 由 子 曰 王



也 古 上 不 可 以 埶 型 而 [羽巠] 雀 康 䰩 員 敬 明 乃 罰 吕 型 員 翻 型 之 迪 子 曰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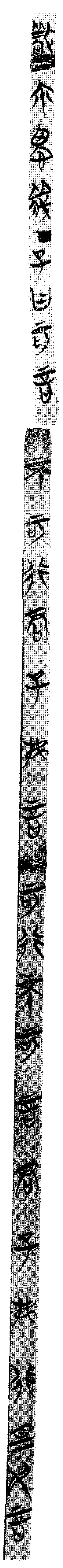
言 女 絲 丌 出 女 緍 王 言 女 索 丌



言 女 絲 其 出 女 絬 王 言 女 索 其 出女 緈 古 大 人 不 昌 流 寺 員 誓 尔 出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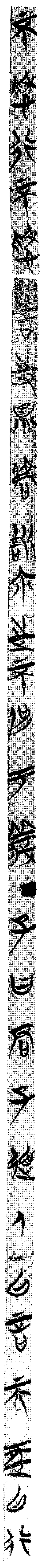
十六

敬尔威義 子曰可言 不可行君- 弗言可行不可言君- 弗行則民言



敬尔悍義 子曰可言 不可行君子弗言 可行不可言 君子弗行 則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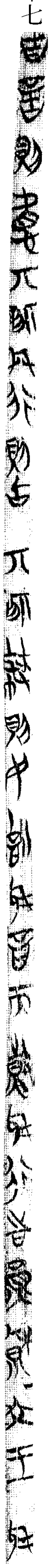
不 舍行- 不舍言 吿員 吾 訢 尔止不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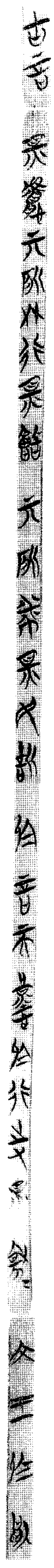


不陸行不陸言 寺員 吾誓尔止不侃 于義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 而 亟以行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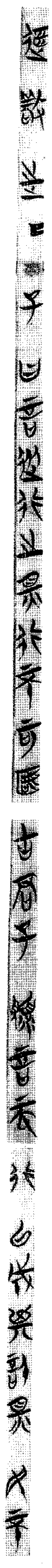
古言則慮 亓所冬行 則旨 亓所蔽 則民 訢於言而 數於行 吿員 穆- 文王 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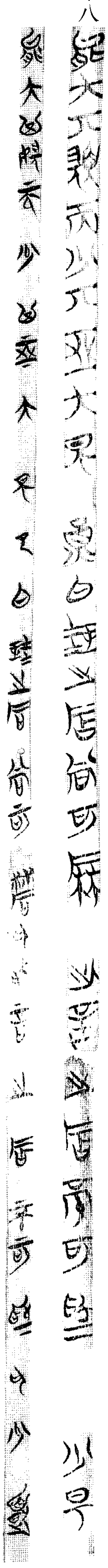
古言 則憒其所終行則韽 其所幣則民誓 於言而 慬於行寺員穆穆 文王於偮

幾義之 子曰言衙行之則 行不可匿 古君- 募 言 而行 吕壓亓信則民不



遆敬止 子 曰言 從行之則 行不 可匿 古君子 賜言 而行 以成其信則 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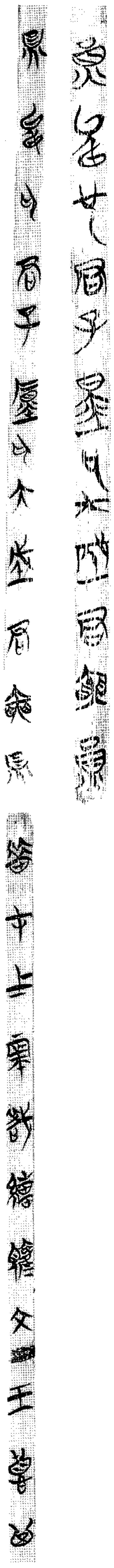
十八



能大丌頵而少丌亞大虽　員白珪之砧尚可𥖁　此言之砧不可爲　少虽

能大其娧而少其亞大虽云白珪之石尚可𥖁也此言之砧不可爲也少顕

員夋也君子垦也大埅君奭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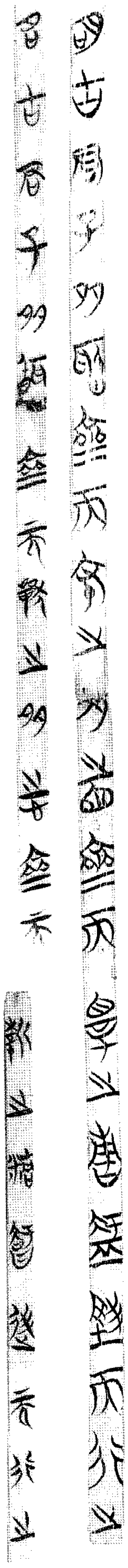


員躬也君子壓也大成君奭員昔才上帝戡紳觀文王悳其

十九

集大命于氏身子曰君子言又勿行又陞此吕生不可敓志死不可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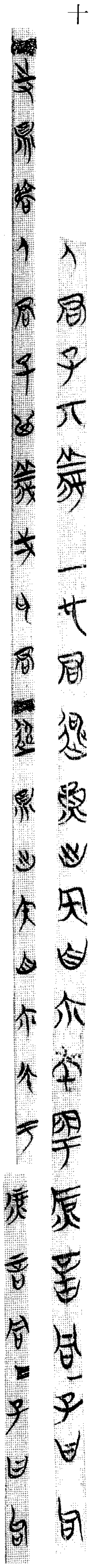
集大命于氒身子曰君子言又勿行又迲此以生不可敓志死不可敓



名古君子多聒齊而守之多肯齊而罣之青盄陞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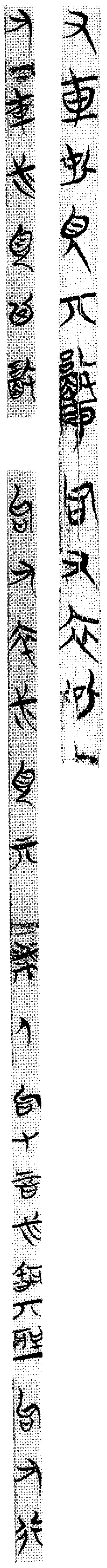
名古君子多聞齊而獸之多志齊而新之精智迲而行之

二十



人君子丌義　一也君迪員出内自尔帀雩庶言同子曰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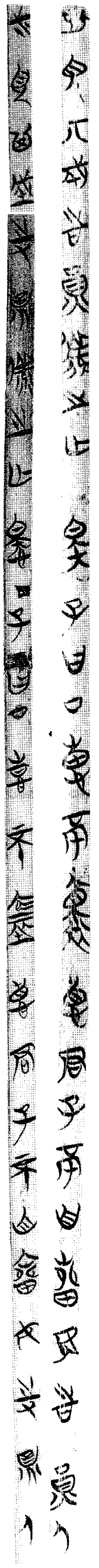
寺員旮人君子其義弌也君迪員出内自尔帀于庶言同子曰句



又車北見丌鞶　句又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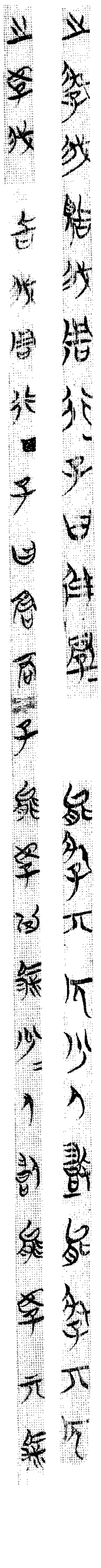
又車必見其𢿱　句又衣必見其幣人句又言必𦔻其聖句又行

二十一



北見丌成　告員備之亡　臭子曰厶惠不褱悳君子不自畱安告員人

必見其成寺員備之亡懌　子曰厶惠不壞悳君子不自窗女寺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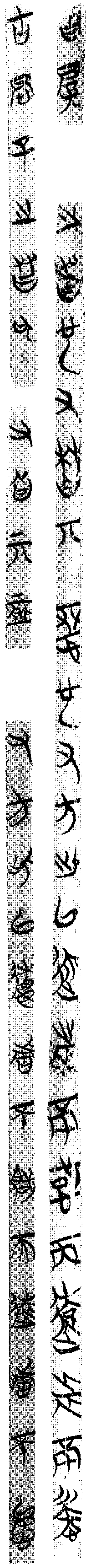


之㺯我頣我周行子曰隹𡏲　能㺯丌匹少人鼓能㺯丌匹

之好我　旨我周行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駜少人剴能好其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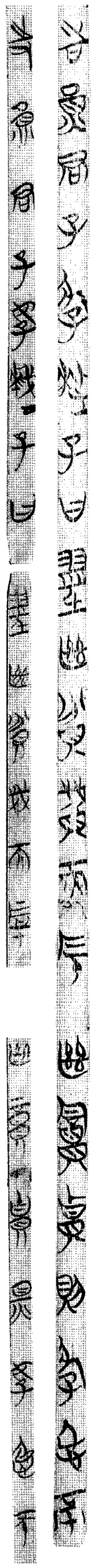
古君=之昚也又替丌惡也又方此吕迹者不惑而遠者不㤅

二十二



古君子之友也又向其亞又方此以𠊳者不賊而遠者不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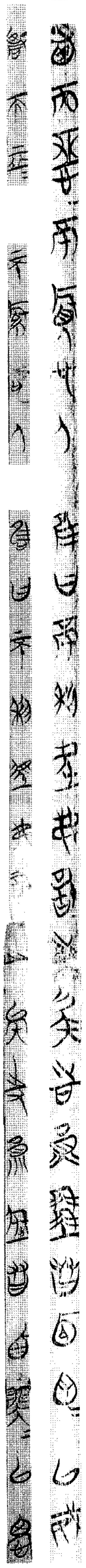
旹員君子玗坣子曰翌𢇍貧賤而厇𢇍䝑貴則玗息不



寺員君子好戟子曰翌𢇁貧戔而厚𢇁䝑貴則好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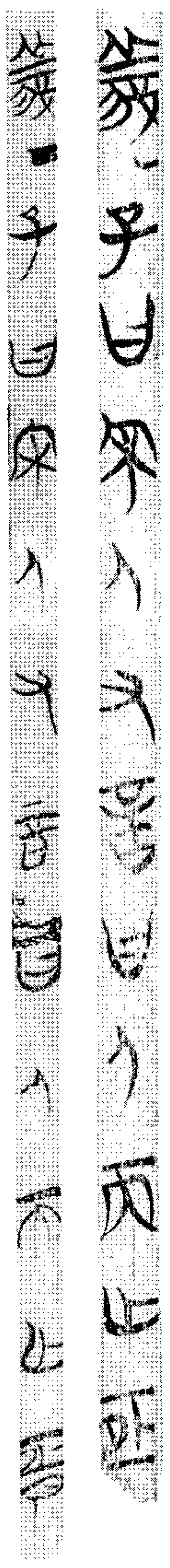
𢾅而惡=不㢊也人隹曰不利·虐弗信之矣旹員堋昚卣冈=吕威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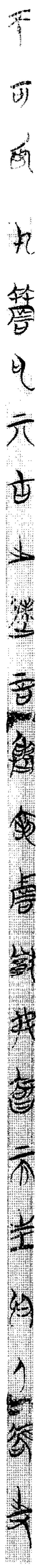
𢾅而亞亞不紙也人唯曰不利虐弗信之矣寺員倗友卣𦖞𦖞以愄

義子曰宋人又言曰人而亡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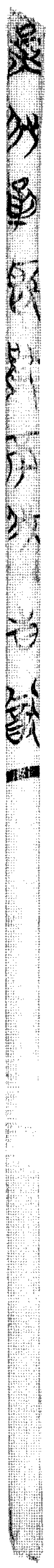


義子曰宋人又言曰人而亡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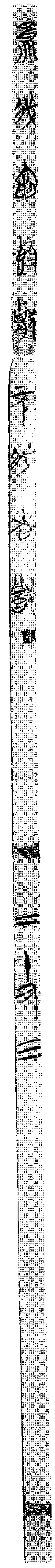
二十四



不可爲卜筮也其古之遺言與龜筮猷弗智而皇於人虐寺



員我龜既猒不我告猷



員我龜既猒不我告猷

二十又三

缺页

性情論

濮茅左

缺页

説明

《性情論》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關係，主論「性」、「情」，兼及「道」的概念與特性，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係説。全文觀點鮮明，結構嚴謹。文中所説的「性」是指「人之本性」，「天命之性」，人的自然共性。「性」的內涵包括：喜、怒、哀、悲之氣；好、惡；善、不善等。性可習，辯證地指出性與習的關係，闡明了人性的可變性，人性的變化在於「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由於出發點的不同，指導思想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而導致「性」的變化不同。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恆則固，「待習而後奠」。本篇闡述了「動、逆、交、厲、出、養、長」等七種「性」的變化形式，及其與「物、悦、古、宜、勢、習、道」之間的因果關係。在爲人的道德修養、禮教、樂教等方面提出了有關理論及概念。

「情」來源於「性」，情爲君子所崇，「君子媺其情」（第十二簡）；情是人的內心世界的真實反映，「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第十四簡），「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第十八簡）；情爲可悦，情是教的先導，「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第十簡），提出了人情七愛、五知、三惡等準則，所謂「愛類七」，即敬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讓，古人以此「七愛」教人，故也稱「七教」；「知類五」，即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惡類三」，即暴、虐、頗。

本文所説的「道」是指人道，所以這個道始於情。「道始於情，情生於性。」（第二簡）與《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二》「情生於性，禮生於情」句相類，「道始於情」對應「禮生於情」，可見簡文所言的「道」也就是「禮」，「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天道遠，人道邇，人道，人之所爲也。正因如此，本文提出了「道四述也，唯人道爲可道也」（第八簡）的説法。「四術」即《詩》、《書》、《禮》、《樂》四種經術總稱。術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詩》言志，《書》言事，《禮》言行，《樂》言和。《禮記・王制》指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致以成是士也」。人道是以禮爲主體的，可以通過「四術」來引導。掌握「四術」的方法是：比其類、觀其先後、體其宜、理其情，即運用比類、觀察、體會、理順的方法，分別比較事

類，觀察事物發展過程、成敗關鍵、內在規律，體會人情習俗，理順客觀情況。具體措施是：分門別類、逆反順守、捨取適情、區別對待。比、觀、體、理這四個過程也是古人瞭解事物、認識事物、接受事物、對待事物的過程。

本篇內容與古樂密切有關，提倡樂教，對於樂本、樂言、樂化、樂象、樂禮、樂情等方面內容皆有所涉及。本篇認爲人的意識、情感與樂聲密切有關，禮樂之説貫乎人情，兩者相互影響，互爲變化。提出樂聲感人，心變聲變的聲心樂本、樂化説，較爲深刻地闡述了樂的本質和內在規律，樂的產生、發展和社會關係，樂的鮮明的道德內涵，是我國先秦史上可靠的音樂理論資料。

本篇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的不同之處有以下幾個方面：

用字的不同。在文字的流變過程中，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着使用的約定俗成，認識其中的規律，對於我們正確地釋讀先秦文獻，有着積極的意義。考古文獻與今本相比較，使我們瞭解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使用異同；本篇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這兩個本子相繼問世，則能使我們看到了戰國同時期文字使用的通用、假借、書寫、形體等狀況。兩篇內容、用句基本相同，我們能通過字與字的對應關係，找到時人使用戰國楚國文字的具體狀況。這對我們今後釋讀、理解出土戰國文獻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分章的不同。第一個墨節（即第二十一簡）開始，與《性自命出》簡文有數個段落存在次序上差異。這些差異存在的本身，除了反映當時已有兩個不同傳本外，也真實地反映出時人對於段落的分割，以及在內容上諸段落的彼此獨立性的認識。

文句簡繁不同。兩篇在某些地方的用詞用句各有簡繁，可作互補、參考，這對於我們正確理解文意有一定的幫助。

本篇總一千二百五十六字，其中重文十三，合文二。現存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簡四十枚，還有過於殘損難以辨別文字、序列的殘段總五枚。殘段作爲《附一》列於篇末，以供學者參考。另外，能確切知道此版本殘無的整簡有二枚，即位於本篇第三簡、第四簡之間，每簡書寫約三十八字，共計七十六字。長度完整簡七枚，分別是第一、八、九、十、二十、二十四、二十八簡。根據完整簡可知，本篇竹書長約五十七釐米，這是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收購回來的最長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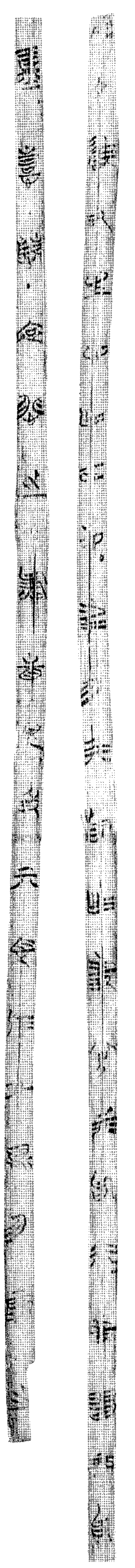
本篇書體工整、嚴謹，字距劃一，猶如標尺點花。屬此類書體的還有上海博物館所藏竹書《周易》、《恆先》，

當爲同一人書寫。

整篇竹黄、竹青面排列劃一，竹黄面書寫文字，卷背竹青全部留白。滿簡書寫，一般每簡約三十六字，第一簡及第四十簡、第四十一簡則每簡約有四十六字之多，在同篇中，行款字數上下如此大是少見的，顯然是兩次抄寫而成。從行款現象分析，估計本篇書寫完後，又作了兩項工作，一是核對原文，二是廢棄原漏抄不全的第一簡及第四十、四十一簡，並且重新作了補抄。由於補抄文字的插入，使原行款、字數發生明顯變化，因此，這三簡的書體、行款、字數彼此相合，而與第二簡至第三十六簡不同。

本篇墨標有三種：一、墨釘六十三個，這些墨釘功能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句讀；二、墨節六個，墨節用以標示章節、段落，或者是被簡省過的章節、段落；三、墨鉤一個，墨鉤下留白，表示整篇文章結束。但總體而言，使用界線還不是十分規範，句讀符也時有脱漏。儘管如此，留下的墨標給我們通讀全文、分清章次、理解文意提供了很好的幫助，同時，也使我們看到了戰國時代用字、詞、句、章的結構原形，爲我們研究當時的文法、文體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

【第一簡】



凡人唯(雖)又(有)生(性),心亡正志■。寺(待)勿(物)而句(後)乍(作),寺(待)兑(悦)而句(後)行■,寺(待)習而句(後)奠■。憙(喜)惹(怒)哀悲之気(氣),眚(性)也■。及亓(其)見於外,則勿(物)取之

本簡長五十五・四釐米,簡首、簡尾平頭基本完整。現存四十一字。

凡人唯又生　唯,讀爲「雖」。又,讀爲「有」,古通用,如《左傳・哀公十一年》「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孔子家語・正論解》「又」作「有」。《國語・周語上》「而又不至」,《史記・周本紀》「又」作「有」。生,讀爲「性」,古「生」、「性」、「眚」通用,《周禮・地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鄭玄注:「杜子春讀生爲性。」又《莊子・達生》「達生之情者」,《淮南子・詮言訓》「生」作「性」。簡文中所言之「性」當指「人之本性」、「天命之性」,《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論語・陽貨》:「性相近也,而習相遠。」第二簡曰:「眚(性)自命出」,特別指出了性之所由,同簡又曰:「情生於眚(性)」,指出了性的派生。本簡下文所言「憙(喜)惹(怒)哀悲之気(氣),眚(性)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好、亞(惡),眚(性)也」,下第三簡「善不善,眚(性)也」、「凡眚(性)爲宔(主),勿(物)取之也」,第四簡「[四][海](海)[之]內,其眚(性)一也」,指出了性之內涵及共性,比較全面地闡明了性的概念。這與《荀子・禮論》「性者,本始材樸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性惡》「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荀子・儒效》「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並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的説法頗爲相近。

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眚」。

心亡正志■　亡，讀爲「無」。正志，正確的認識，《荀子・解蔽》：「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論，則萬物官矣。」又《周易・遯》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奠志」，與「正志」義近。「心亡(無)正志」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心有志也，無與不可」句正相呼應。心亡(無)正志，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

「志」字下有墨釘。

寺勿而句乍　寺，讀爲「待」。勿，讀爲「物」。《老子》四十章「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本作「勿」，《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亦假「勿」爲「物」。關於「物」的概念，根據第三簡「[所]好、亞(惡)，勿(物)也」，第六簡「凡見者之胃(謂)勿(物)」，《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凡勿(物)亡不異也者」，顯然「物」是指外界客觀事物。《荀子・正名》：「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至。」對「物」也有明確的說法。下簡文對「物」的內容還有進一步的說明。句，讀爲「後」，上古音同。《老子》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本「後」作「句」。乍，讀爲「作」，甲骨文、金文多以「乍」爲「作」。

寺，《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𣥠」。

寺兑而句行■　兑，讀爲「悦」，古「兑」、「說」、「悦」通。第六簡「忢(囿)於丌(其)者之胃(謂)兑(悦)」，對「兑」作了說明。

「行」字下有墨釘。

寺習而句奠■　習，習慣、習性。第六簡「羕(養)眚(性)者，習也」，第七簡「習也者，又(有)㠯習丌(其)眚(性)也」，對「習」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尚書・太甲》「習與性成」、「人習其事而固」，《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等，所講的也就是「因恒則固」、「習」與「奠」的關係。

「奠」字下有墨釘。

憙𦯬哀悲之氣，眚也■　憙，即「喜」字。𦯬，从艸从女从心，《說文》所無。《三體石經・無逸》「怒」字古文作「𢘓」，《集韻》「怒」古作「𢘓」。又《玉篇》：「𢘓，奴古切，恚也。」胡吉宣校釋：「原列怒下爲重文，云《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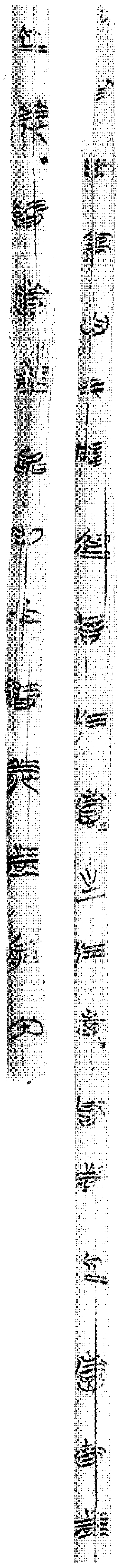
古文怒也，二徐本誤爲恕之古文。」從簡文的假借用法和後世字書彼相印證來看，忞，即古文「怒」應該是無疑的，本簡「⿱艹忞」讀爲「怒」。 氣，《字彙補》：「古文氣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㤈」。《荀子・正名》「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句意與簡文近，因情出於性，喜怒哀悲是內在的自然情感，簡文從廣義言之。

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依」。

「也」字下有墨釘。

及丌見於外，則勿取之 見，或讀爲「現」。 則，字應爲「鼎」，讀爲「則」。《說文》「籀文則从鼎」，段玉裁注：「《鼎部》曰：『籀文以鼎爲貝』，故員作鼎。」簡文另有「則」作从鼎从刀，當即《說文》所謂籀文从鼎之「則」，「鼎」、「貝」在文字發展史上曾被混淆，簡文常借「鼎」爲「則」。 取，或可讀作「聚」，勿（物）取，見於《荀子・禮論》「物取而皆祭之」，又見第三簡：「凡眚（性）爲宔（主），勿（物）取之也。」

【第二簡】



[也]。[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始）於情=（情，情）生於眚（性）■。司（始）者近情■，备（終）者近義■。智（知）情者能出之，智（知）義者能內（入）[之]。[好]

本簡長四十九釐米，簡首、簡尾殘缺。 現存三十四字，其中重文一。

簡首殘缺「也、眚」二字，簡尾殘缺「之、好」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眚]自命出，命自天降■ 自，字殘尚可辨。 此句言性與命的來源關係，即天降命而命出性。《周易・

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孔穎達疏：「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荀子・彊國》「故人之命在天」，《荀子・正名》「性者，天之就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等所述與簡文義近。

「降」字下有墨釘。

道司於情=生於眚■　「情」字下有重文符，兩「情」字分屬上下句，即「道司於情，情生於眚」。此句言道、情與性的來源關係，即性生情，情始生道，這與《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二》「情生於性，禮生於情」句相類，「道司(始)於情」同於「禮生於情」，可見簡文所言的「道」也就是「禮」，這個「禮」包括了人的一切所爲，《荀子・樂論》「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儘是矣」，第六簡「長眚(性)者，道也」，第三十五簡「唯人道爲可道也」所說都是指人道。又如《荀子・儒效》：「道者，非天之道也，非地之道也，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所說的「道」也是「人道」。司，讀作「始」，《郭店楚墓竹簡・五行》「又(有)與司(始)，又(有)與冬(終)」的「始」也作「司」。「情生於眚(性)」與第三十四簡「青(情)出於眚(性)」意同。本篇多處涉及有關「情」，如：

第十簡　里(理)丌(其)情而出內(入)之，肰(然)句(後)𨑃(復)吕(以)𡥈(教)。

第十二簡　君子岦(媺)丌(其)情，貴丌(其)宜(義)，善丌(其)節，好其頌(容)，樂丌(其)道，兑(悦)丌(其)𡥈(教)，是吕(以)敬安(焉)。

第十四簡　[凡]聖(聲)，丌(其)出於情也信。

第十八簡　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丌(其)情也。

《荀子・正名》「情者，性之質也」，《荀子・儒效》「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荀子・臣道》「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荀子・榮辱》「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亦闡明了性、情之間的關係，以及情的內容、性質。

「眚」字下有墨釘。

司者近情■，㫛者近義■　兩句文義相對，言人性變化的過程。「㫛」讀爲「終」。義，本篇也寫作「宜」，如第五簡「蔥(厲)眚(性)者，宜(義)也」，第三十三簡「詘，宜(義)之方也」。「義」、「宜」相通用，又如《易・旅》「其義焚也」，陸德明釋文：「一本作『宜其焚也』。」《論語・爲政》「信近於義」，認爲「信」與「義」相近。

「情」、「義」兩字下都有墨釘。

智情者能出之，智義者能內[之]　智，讀作「知」。「智」、「知」古通。如《韓非子・説難》「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引「智」作「知」。《呂氏春秋・尊師》「使其心可以知」，《新序・雜事五》引「知」作「智」。內，讀爲「入」，古通，《左傳・襄公九年》「以出內火」，《漢書・五行志》引「內」作「入」。

按：「智情者能出之」中「情者能」三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篇中無，據本篇可補。

【第三簡】

[亞]（惡），[眚]（性）[也]。[所]好、亞（惡），勿也。善不善，眚（性）也。所善所不善，埶（勢）也。凡眚（性）爲宔（主），勿（物）取之也■。金石之又（有）聖（聲）也，弗鈎（扣）不鳴

本簡長五十二・三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四字。

簡首殘缺「亞、眚、也、所」四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所]好、亞，勿也　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所好所惡」句中在「好、惡」間補了一個「所」字，如「所」字不補，則恰和本篇「所好、惡」文句一致，且行款也與原來一樣，估計原始本子中，此「所」字本無。有關「好惡」的論題，荀子也有過論述，《荀子・榮辱》：「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而好惡多同」。對事物、欲望的利益追求，主觀的原因在於「性」，客觀的原因在於「物」。

善不善，眚也。所善所不善，埶也　埶，《説文》：「埶，至也。从女、埶聲。《周書》曰：『大命不埶』，讀若執同。」讀爲「勢」。本篇第五簡「出眚（性）者，埶（勢）也」，第六簡「勿（物）之埶（勢）者之胃（謂）埶（勢）」。所謂的埶（勢）也就是「物誘於外」，主觀上適意迎合。

婁，《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埶」，下同。

按：「善不善，眚也」中的「善，眚也」三字爲《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所無，據此可補入。

凡眚爲宔，勿取之也■　宔，與「主」通。《説文》段玉裁注：「經典作主，小篆作宔。」又《説文通訓定聲》：「主，叚借爲宔。」《中山鼎》、《侯馬盟書》「主」均作「宔」。

「也」字下有墨釘。

金石之又聖也，弗鈎不鳴　金石，古有「金石樂」，即使用鐘、磬等樂器演奏之音樂。《左傳・襄公九年》：「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居八音之先，故言「樂」率稱金石。這裏的「鳴」，也顯然是指樂聲，言「金石」在音樂的地位，與「眚爲宔（主）」是相對應的，《荀子・樂論》：「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淮南子・主術訓》「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高誘注：「金，鐘；石，磬；管，簫；弦，琴瑟也。」聖，通「聲」。《老子》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句，《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聖」作「聲」，《道經》全同，《德經》仍作「聖」。《春秋・文公十七年》「葬我小君聲薑」句，《公羊傳》「聲薑」作「聖薑」。鈎，讀爲「扣」，鈎、扣上古同入侯部韻。簡文「弗鈎（扣）不鳴」句與《墨子・非儒下》「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相近。

按：《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聖」字下缺「也，弗鈎不鳴也」六字。根據對其行款、殘缺的情況分析，第五簡下當殘三字，第六簡上亦當殘三字，總六字，即「也，弗鈎不鳴也」。首「也」字根據本簡文補之，末「也」字根據文例補之。本簡下殘缺兩整簡，每簡約三十八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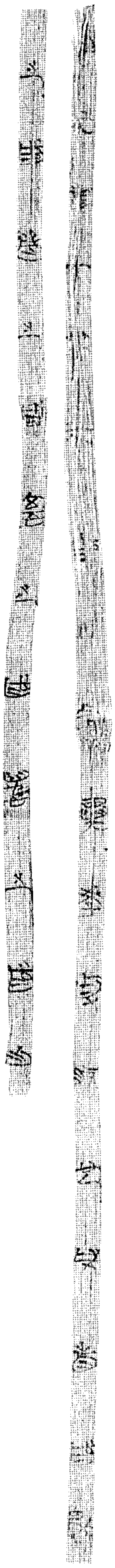
殘缺簡一，根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如下字：

□唯（雖）又（有）眚（性），心弗取不出。凡心又（有）志也，亡（無）与不□。□□□□蜀（獨）行，猷（猶）口之不可蜀（獨）言也。生生而倀（長），韋

殘缺簡二，根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如下字：

生而戟（伸），其眚（性）□□，□而學或叓（使）之也。凡勿（物）亡（無）不異也者。剛之梪也，剛取之也；柔之約，柔取之也。四海（海）

【第四簡】



[之]內，丌（其）眚（性）一也。丌（其）甬（用）心各異■，𡥈叓（使）肰（然）也。凡眚（性），或𢿅（動）之■，或逆之■，或恔（交）之，或蔥（厲）之，或出[之]，[或][羕]（養）

本簡長五十一・三釐米，簡首、簡尾殘缺。現存三十字。

簡首殘缺「之」一字，簡尾殘缺「之、或、羕」三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之]內，丌眚一也 是指自然共性、天生之性。關於這一點，《荀子・性惡》中有過明確的論述：「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蹠，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

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弌」。

丌甬心各異■，𡥈叓肰也 由於出發點不同，指導思想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而導致性的變化，由自然共性，變爲各異的人性。甬，讀作「用」，《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用法同。𡥈，从子从爻，《說文》「𡥈，放也」，段玉裁注：「放，各本訛作效，今依宋刻及《集韻》正。放、仿古通用。許曰：放，逐也，仿，相似也。𡥈訓放者，謂隨之、依之也。今人則專用仿矣。教字、學字皆以𡥈會意。教者，與人以可放也。學者，放而像之也。」「𡥈叓（使）肰（然）也」句也與《荀子・勸學》「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句近，所謂的「生而同聲」，也就是「其性一也」。𡥈，讀爲「教」、「學」都可通，兼及兩意。

𡥈，《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𧥠」，从爻从言。

「異」字下有墨釘。

凡眚，或𢿅之■，或逆之■ 𢿅，从童从攴，「動」之或體，也作「𨗨」。《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凡𨗨（動）民

必訓(順)民心，民心又(有)恆，求其羕」句與此有聯繫，言動人之心，逆人之心(順人之心)，羕(養)人之心。《荀子・禮論》「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荀子・君子》「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荀子・大略》「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在禮儀的基礎上動，才能長性。

兩「之」字下都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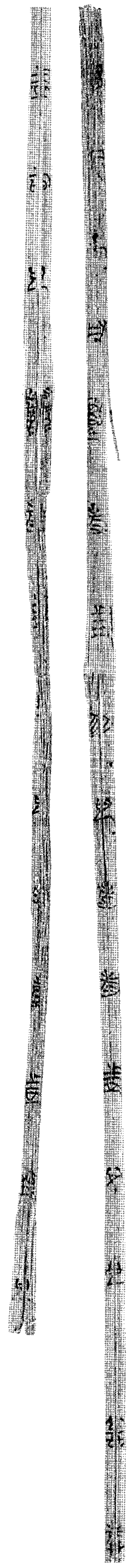
或恔之，或蕙之　恔，即「恔」字，从交从心，音效，快也，讀爲「交」，下同，指交於禮樂。《禮記・禮器》：「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和之至也。」蕙，讀爲「厲」，《集韻》：「厲，嚴也。」或依《廣雅・釋詁四》作「厲，高也」解。

恔、蕙，《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交」、「萬」。

或出[之]，[或][羕]　《論衡・本性》：「周人世碩，以爲人心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所謂的「或羕(養)之」當指此「養性」，《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或羕之，或繇(由)宔(中)出」句與此近。

以上所言動、逆、恔(交)、蕙(厲)、出、羕(養)、長等是使性變化的手段、方法。

【第五簡】



[之]，或長之■。凡敳(動)眚(性)者，勿(物)也■；逆眚(性)者，兑(悅)也；恔(交)眚(性)者，古(故)也；蕙(厲)眚(性)者，宜(義)也；出眚(性)者，埶(勢)也。

本簡長五十四・七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基本完整。現存二十九字。

簡首殘缺「之」一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或長之■　長，《説文》：「長，久遠也。」《莊子・在宥》：「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又《史記・秦始皇本紀》：「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簡文「長」指道德之恆。或釋「長」爲增長、進益意。「之」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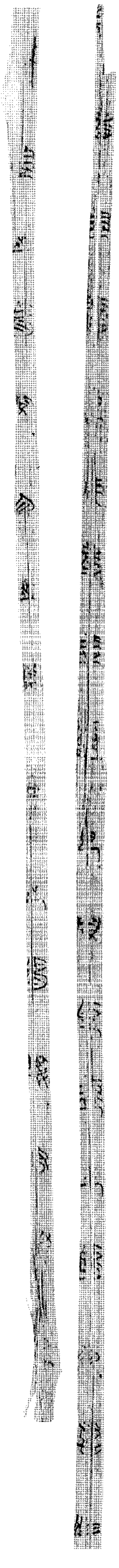
凡數眚者，勿也■　此句與第一簡「寺(待)勿(物)而句(後)乍(作)」是相呼應的。「也」字下有墨釘。

逆眚者，兑也　對於「兑(悦)」字，第六簡釋爲「忢(囿)於其者之胃(謂)兑(悦)」。

恔眚者，古也　恔，讀爲「交」，指「交友」、「結交」、「禮交」。「古」或讀爲「故」。恔，《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交」。

蕙眚者，宜也　蕙，讀爲「厲」。第五簡與第六簡首的文字數(動)、逆、交、蕙(厲)、出、羕(養)、長，分別與勿(物)、兑(悦)、古(故)、宜(義)、埶(勢)、習、道爲因果關係。蕙，《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萬」。

【第六簡】



羕(養)眚(性)者，習也■；長眚(性)者，道也■。凡見者之胃(謂)勿(物)■，忢(囿)於其者之胃(謂)兑(悦)■，勿(物)之埶(勢)者之胃(謂)埶(勢)■，有爲也

本簡長五十七・二釐米，簡首、簡尾平頭，完簡。現存三十三字。

羕眚者，習也■　羕，字略殘，但猶可辨。習，第七簡謂：「習也者，又(有)㠯(以)習亓(其)眚(性)也。」《吕

氏春秋・侈樂》：「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故養性是積習的緣故。

「也」字下有墨釘。

長眚者，道也■ 道，指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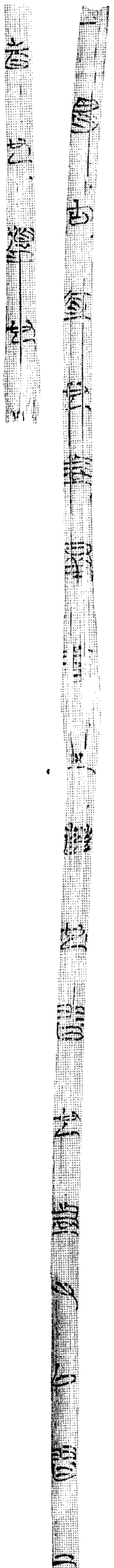
「也」字下有墨釘。

凡見者之胃勿■ 「勿」字下有墨釘。

怘於其者之胃兑■ 怘，即「怙」字，《正字通》：「怙，俗忧字。」據文意似當讀作「囿」。《莊子・徐无鬼》：「辯士無談説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怘，《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快」。

勿之埶者之胃埶■ 「埶」字下有墨釘。

【第七簡】



[者]之胃（謂）古（故）■。宜（義）也者，羣善之蕝（蕝）也。習也者，又（有）㠯（以）習亓（其）眚（性）也■。道也[者]，[羣][勿]（物）[之][道]。[凡][道][心][述]

本簡長三十七・二釐米，簡首、簡尾殘缺。現存二十二字。

簡首殘「者」一字，簡尾殘「者、羣、勿、之、道、凡、道、心、述」九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之胃古■ 「古」通「故」。「古」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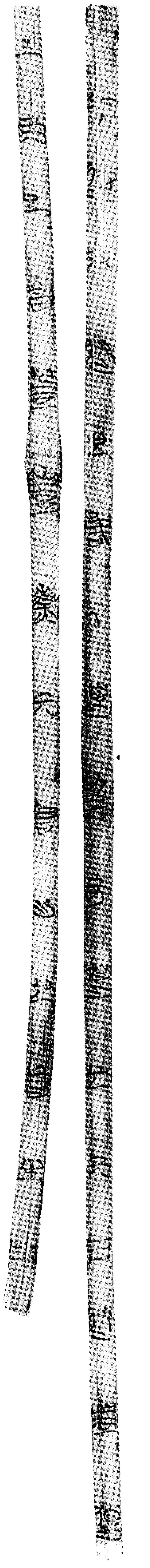
宜也者，羣善之蕴也　宜，讀爲「義」。蕴，即「蕝」字，《國語・晉語八》「置茅蕝」，《説文通訓定聲》「字亦作「蕞」，「字亦以纂爲之」，有集聚義。

宜，《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義」。

習也者，又㠯習丌眚也■　此句言「習」與「性」的關係。《尚書・太甲上》：「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又《大戴禮記・保傅》：「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爲常。』此殷周之所以長有常道也。」荀子也有相關論述，《荀子・效儒》：「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並一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這些都是言「習」與「性」，且「習」是至關重要的。

「也」字下有墨釘。

【第八簡】



爲宔(主)■。道四述也，唯人道爲可道也。丌(其)三述者，道(導)之而已■。《訔(詩)》、《箸(書)》、《豊(禮)》、《樂》，丌(其)司(始)出也，並生於

本簡長五十四・五釐米，簡首、簡尾基本完整。現存三十二字。

𢡺宔■　𢡺，讀作「爲」。《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爲」。

「宔」字下有墨釘。

道四述也，唯人道爲可道也　「道四述」之「道」，可讀爲「導」。「述」通「術」，古文字中从辵、从行同義。「四

述」，即《詩》、《書》、《禮》、《樂》四種經術總稱。《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注：「順此四術，而致以成是士也。」孔穎達疏：「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禮記・文王世子》「秋學《禮》，冬學《書》」與此同。 人道，也見於第三十五簡：「爲道者四，唯人道爲可道也」，所言相同。 又《郭店楚墓竹簡・五行》：「善，人道也。 惪(德)，天道也」，《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禹(禹)以人道訂(治)其民，桀以人道亂其民」、「人道爲近，是君子人道之取先」，《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人之道也，或邎(由)中出，或邎(由)外内(入)，或邎(由)中出者，息(仁)、忠、信。」《荀子・非相》：「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記・喪服》：「恩者，仁也； 理者，義也； 節者，禮也； 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是以禮爲主體的，可以通過《詩》、《書》、《禮》、《樂》這「四術」來引導。

「道四述也」之「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所無。

其三述者，道之而已。 所謂「三述」當指《詩》、《書》、《禮》； 而《樂》，孔子曰「成於《樂》」，《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孫希旦集解：「而四述之教，惟《樂》爲尤深，其聲容舞蹈，審音識微，非專其業者不能精，而亦非一人所能盡，故使樂官之長率其屬以掌學政，而專司教樂之事焉」，特別強調《樂》的重要和特殊，與其他三述不同，需有專門的訓練。道，讀作「導」。

三，《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參」。

「已」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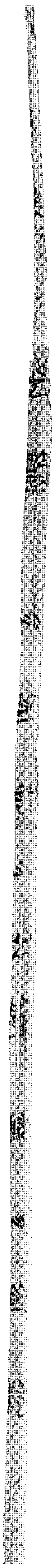
《訔》、《箸》、《豊》、《樂》 訔，从言从止，即《說文》古文「詩」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時」。 箸，《說文》：「書，箸也。」豊，古「禮」字。《詩》、《書》、《禮》、《樂》，也見於《郭店楚墓竹簡・六德》：「雚(觀)者(諸)《時(詩)》、《箸(書)》，則亦才(在)壴(矣)； 雚(觀)者(諸)《豊(禮)》、《樂》，則亦才(在)壴(矣)； 雚(觀)者(諸)《易》、《春秋》，則亦才(在)壴(矣)。」《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詩》所以會古含(今)之恃也者； 《春秋》所以會古含(今)之事也； 《禮》，交之行述也； 《樂》，或生或教者也。」今本所見有關論述更多，對其作用、性質也有更詳細的說明，《禮記・經解》：「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荀子也有專論，《荀子·儒效》：「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止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今本的有關説法與下簡文「《旹(詩)》，又(有)爲之也。《箸(書)》，又(有)爲言之也。《豊(禮)》、《樂》又(有)爲𦥯(舉)之也」基本相類，其中尤以荀子説爲近。本篇言《詩》、《書》、《禮》、《樂》，而不言《詩》、《書》、《禮》、《樂》、《易》、《春秋》，這正與樂正所司職有關，「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而本篇内容恰與樂有密切的關係，這對我們理解本文性質有一定的幫助。

丌司出也，並生於　「於」字下可補「人」字。《詩》、《書》、《禮》、《樂》益於修身，規範道德、禮儀，《史記·禮書》：「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争，争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所説與簡文是一致的。

並，《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皆」。

【第九簡】



人。《旹(詩)》，又(有)爲=(爲爲)之也■。《箸(書)》，又(有)爲言之也。《豊(禮)》、《樂》，又(有)爲𦥯(舉)之

也■。聖人比丌(其)頪(類)而侖(論)會之，雚(觀)丌(其)先逡(後)而

本簡長五十七·二釐米，簡首右略殘缺，簡尾基本完整。現存三十二字，其中重文一。

簡首殘二「人」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本簡及下簡文，首先概括了《詩》、《書》、《禮》、《樂》的要點，接着對「比」、「觀」、「體」、「里」，即比類、觀察、體會、理解，這四個對事物的認識過程作了較詳盡的論述。

《峕》，又爲=之也■ 「爲」字下有重文符。「也」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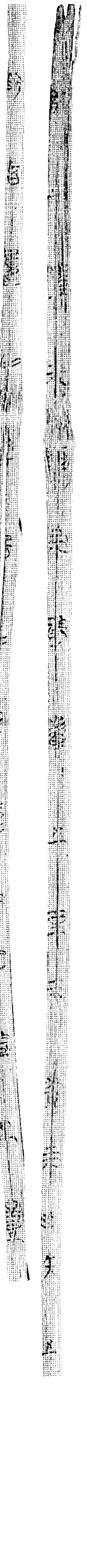
《豊》、《樂》，又爲㘗之也■ 㘗，讀作「舉」，《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𤴓」。

聖人比丌頪而侖會之 比，並列、排列。《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穎達疏：「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說文·敘》：「會意者，比類合誼。」比類，連綴、排比同類事物，方以類聚，歸納綜合其義。「比丌(其)頪(類)」、「雚(觀)丌(其)先逡(後)」與第十簡「豊(體)丌(其)宜(義)」、「里(理)丌(其)情」相呼應。頪，《說文》：「頪，難曉也。」段玉裁注：「謂相似難分別也，頪、類，古今字。」又《孟子·告子上》：「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趙岐注：「類，事也。」《禮記·學記》：「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鄭玄注：「知類，知事義之比也。」侖，或讀爲「論」。會，《說文》：「會，合也。」

雚丌先逡 雚，即「矔」。《字彙》：「矔，古觀字。」《說文》古文「觀」作「雚」，這裏是指觀察、分析。先逡(後)，事理始終。

先，《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止」。

【第十簡】



逆訓(順)之，體(體)丌(其)宜(義)而節麆(取)之，里(理)丌(其)情而出內(入)之，肰(然)句(後)逡(復)㠯(以)孝〓(孝。孝)所㠯(以)生悳(德)於中者也。豊(禮)

本簡長五十七・二釐米，簡首、簡尾平頭，完簡。現存三十二字，其中重文一。

逆訓之　訓，讀爲「順」，通借。如《尚書・洪範》「于帝其訓」，《史記・宋微子世家》作「于帝其順」。又《尚書・洪範》「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是順是行」。逆順，指區別對待事理常情。「逆順」二字也多見於文獻及考古資料，如《中山王嚳鼎》：「不用豊(禮)宜(義)，不顧逆悳(順)」，《周禮・秋官・小行人》：「及其萬民之厲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荀子・正論》：「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管子・版法》：「人有逆順，事有稱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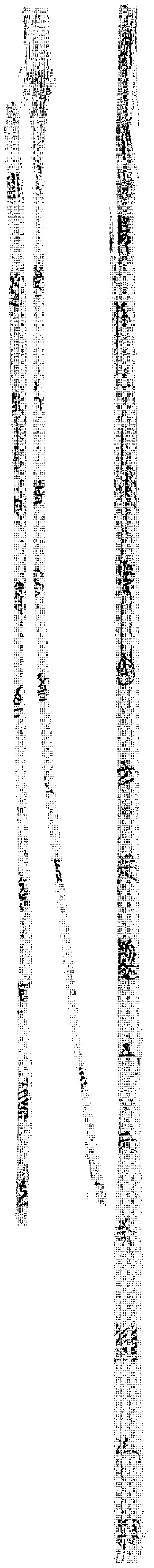
體丌宜而節麆之　體，讀爲「體」。《淮南子・氾論訓》「故聖人以身體之」，高誘注：「體，行。」麆，即「䖒」字，从鹿、从虍，義符類同。今本《周易・訟》「褫」，上海博物館藏竹書(以下簡稱上博簡)《周易・訟》作「褫」。《說文》徐鍇繫傳：「䖒，叉取也，从又从虘聲。」《說文通訓定聲》：「䖒，叉取也，字也作摣。」《廣雅・釋詁一》：「摣，取也。」《方言》第十：「担，摣，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担，或謂之摣。」麆，與「且」通用，如：上博簡《周易・解・六三》「麆」字，今本作「且」。「節麆」與今本的「節取」、「取節」意近。《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杜預注：「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指取其善節、有益的一面，又節制而爲。凡事酌情處理，有所取捨。這類情況郭店簡中曾具體地提到過，《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爲孝，此非孝也；爲弟，此非弟也；不可爲也，而不可不爲也。爲之，此非也；弗爲，此非也」，「禮因人之情而爲之節麆者也」。可以根據擇善而從、逆取順守的原則行爲。又《禮記・禮器》：「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這與下文的「里丌情而出內之」是相呼應的。節麆，或讀作「節度」，讀「度」，音也與「虘」、「且」同屬魚部，可通。或讀作「節文」。

里丌情而出內之　里，讀作「理」。《玉篇》：「理，從也。」《廣雅・釋詁一》：「理，順也。」《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賢者能里(理)之」，「善里(理)而句(後)樂生」。《管子・心術》：「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

理因乎宜者也」。所說文意可與簡文相輔。內，讀作「入」。出入，即「往來」，引申爲「變化」、「掌握」、「行動」。《逸周書·官人》：「省其出入，觀其交友。」黄懷信等集注：「陳逢衡曰：『出入，舉動也。』」上第二簡說「智（知）情者能出之，智（知）義者能內（入）[之]」，所謂的「出入」也就是知情知義。及《荀子·子道》「入孝出悌」，「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荀子·哀公》「性情者，所以理然不取捨」，皆能理是非之取捨而不惑之意。

𡥈所㠯生悳於中者也　中，《說文》：「中，內也。」《禮記·文王世子》「禮樂交錯於中」，鄭玄注：「中，心中也。」悳（德），《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玄注：「德，謂善教也。」又《禮記·樂記》：「德者，性之端者也。」

【第十一簡】



[复]（作）[於]情，或興之也■。堂（當）事因方而𧜵（制）之■，亓（其）先遂（後）之舍（捨）則宜（義）道也■，或舍（捨）爲之節則䖒（取）也。

本簡長五十三·七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二十九字。

簡首殘缺「复、於」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豊[复][於]情，或興之也■　「豊」爲上簡末字。簡文「豊（禮）复（作）於情」與《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二》「豊（禮）生於情」句意相近，類同的還見於《禮記·樂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禮記·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荀子·大略》：「禮，以順人心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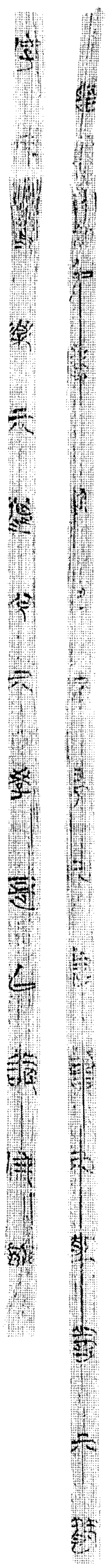
「也」字下有墨釘。

堂事因方而裚之■　堂，讀作「當」。因，依靠，根據。《禮記·禮器》：「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方，《韓非子·解老》：「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故先王制禮，因之而致其宜。「之」字下有墨釘。

亓先後之舍則宜道也　舍，讀爲「捨」，放棄。《文選·幽通賦》：「捨生取誼，以道用兮。」簡文指在處理認識整個事物過程中的「捨」，是爲了「宜（義）道」。

或舍爲之節則慶也　爲「善節」而取捨。則慶（取），也可讀爲「取則」、「取法」，取以爲法則。舍，或讀爲「序」。慶，或讀作「度」、「文」。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即」。

【第十二簡】



至頌 宙（貌），所㠯（以）慶（取）節也。君=（君子）㞷（媺）亓（其）情，貴亓（其）宜（義），善亓（其）節，好亓（其）頌（容），樂亓（其）道，兑（悦）亓（其）孝，是㠯（以）敬安（焉）■。拜，

本簡長五十四·六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現存三十一字，其中合文一。簡首殘缺「至、頌」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至頌宙，所㠯慶節也　宙，即「廟」字，讀作「貌」。容貌之極，則就需要取其善節而簡化，擇優而規範。慶

(取)節，或讀作「度次」、「度節」。

孝₌完丌情，貴丌宜　「孝」字下有合文符，爲「君子」二字。《郭店楚墓竹簡・五行》：「五行皆行於內而時行之，謂之君子。」完，讀作「媺」、「美」。荀子曾有一段關於人情美與不美的話，《荀子・性惡》：「堯問於舜曰：『人情如何？』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所謂「賢者爲不然」，也就是「君子美其情」。《荀子・彊國》：「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句意也是對「美其情」、「貴其義」的說明。關於貴義的重要，荀子、墨子都特別強調，如《荀子・彊國》：「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奸之心矣。」《墨子・貴義》：「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從事於義，必爲聖人」。

完，《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婗」。情，《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青」。「貴其宜(義)」三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

善丌節，好丌頌　頌，《說文》：「頌，皃也。」段玉裁注：「古作頌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異也。」宋王觀國《述林・容頌》：「字書頌字亦音容，而頌亦作額，有形容之意。故《詩序》曰：『頌直，美盛德之形容。』《史記》用容字，《漢書》用頌字，其意一也。」所謂「好其頌(容)」，《禮記》中有詳細敘述，《禮記・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樂丌道　即喜樂正道。《孟子・盡心上》：「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荀子・樂論》：「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也者，治人之盛者也。」把「樂其道」的道理講得很明白。

兑丌孝，是㠯敬安■　兑(悅)其孝，《孟子・盡心上》：「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這個政、教比較，明確地提出：善教能得民，善教能使民愛，善教能得民心，這也就是提倡悅教的原因所在。「敬安」二字見於《荀子・君道》：「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又見於《禮記・表記》「安而敬」等。

「安」字下有墨釘。

【第十三簡】

[所][吕]□□□，丌（其）詈（譴？）虘（取）也。帋（幣）帛，所吕（以）爲信與登（徵）也，丌（其）訂（治）宜（義）道也。芖（笑），憙（喜）之滐（薄）皐（澤）也。樂，憙（喜）之

本簡長四十九・五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二十七字。

簡首殘缺「所吕」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丌詈虘也　句殘缺過多，文意難明。或在「所吕」之後補「爲服也」三字，引《禮記・郊特牲》「拜，服也」爲據，可通。

帋帛，所吕爲信與登也，丌訂宜道也　帋帛，讀作「幣帛」，財幣繒帛等物，古多用於貢天子，贈勞賓客。《管子・國蓄》：「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登，讀作「徵」，通借。《尚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孔穎達疏作「登庸」；又《史記・儒林列傳》「孝文時頗徵用」，《漢書・儒林傳》「徵」作「登」。訂，讀爲「治」。簡文所言與下《荀子・君道》一段話特别有關聯：

合符節，别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概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豊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

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概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簡文提出禮教，樂其道，悦其教，幣帛宜道，荀子提出了君子治原，械數治流，所謂「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與下簡文「未賞而民勸」、「未刑而民畏」正相呼應。訶，或讀爲「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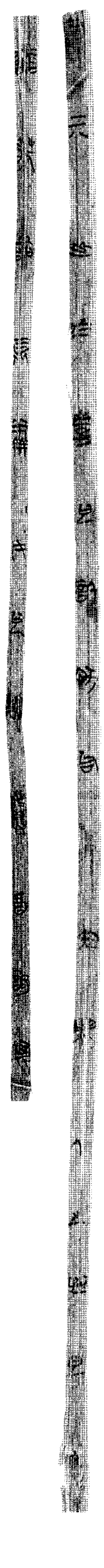
登，《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濝」。

芖，憙之濮睪也　芖，讀爲「笑」。《説文》：「笑，喜也。」後世作「笑」，簡文从艸，从艸、从竹同義，屬植物類。今本《周易・萃》「一握爲笑」，上博簡《周易・萃》「笑」作「芖」。憙，讀作「喜」，古通借。《戰國策・中山策》「司馬憙」，鮑本「憙」作「喜」；《史記・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漢書・郊祀志》「喜」作「憙」。濮睪，讀爲「薄澤」，濮，即「濮」字，讀爲「薄」。

憙，《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憘」。

濮睪，《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濝=」。

【第十四簡】



[深][澤][也]。[凡]聖（聲），丌（其）出於情也信，肰（然）句（後）丌（其）内（入）臬（拔）人之心也敂■。䎽（聞）芖（笑）聖（聲），則馦（馨）女（如）也斯憙（喜）。昏（聞）訶（歌）要（謠），

本簡長四十九・八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二十九字。

簡首殘缺「深、睪、也、凡」四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深睪也。凡聖，丌出於情也信　「聖（聲）」表達了情，情、信相關。簡文與經典也言及信與情的關係，如第二十二簡：「未言而信，又（有）兂（媺）情者也。」今本《禮記・表記》「情欲信，辭欲巧」、「信近情」等可彼相印證。

肰句丌内梟人之心也㪟■　梟，《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拔」字作此形，讀爲「撥」，古同屬月部韻。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讀作「厚」，可通。《荀子・樂論》：「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與簡文皆言聲樂入人心深厚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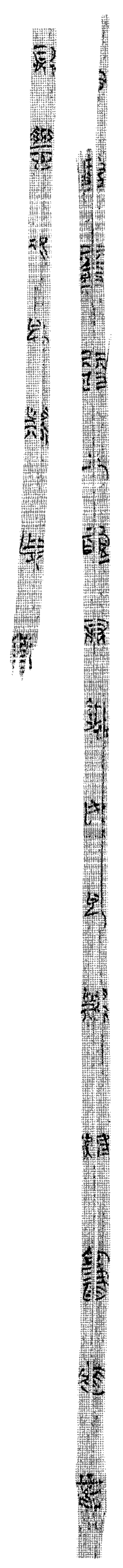
「㪟」字下有墨釘。

䎽芙耶，則𦏧女也斯憙　䎽，古文「聞」，《中山王𠭯鼎》「聞」字亦从昏从耳，與簡文同。𦏧，假借爲「馨」。《說文通訓定聲》：「羊臭也，从三羊。會意，或从羊、亶聲……叚借爲馨。」《尚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或引申爲羶行，令人仰慕的德行，《莊子・徐无鬼》：「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此句意謂聽到笑聲就像（舜之）羶行使人喜悅，「羶」、「悅」與簡文的「𦏧（馨）」、「憙（喜）」恰相對應。或讀爲「鮮」、「粲」。

耶，《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聖」。

昏訶要　訶，用作「歌」，金文。《餘義鍾》「飲飤訶舞」即「飲飤歌舞」，《蔡侯鍾》「自作訶鍾」即「自作歌鍾」，《朝訶右庫戈》「朝訶」即「朝歌」。要，讀作「謠」，上古韻同屬宵部。《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詠」。

【第十五簡】



則舀（陶）女（如）也斯奮。聖（聽）琹（琴）瑟（瑟）之聖（聲），則悸女（如）也斯難（戁）。奮（觀）《坴（賚）》、《武》，則懠（懠）女（如）也斯复（作）。奮（觀）卲（韶）、《頣（夏）》，則免（勉）女（如）也

本簡長四十一・七釐米，簡首、簡尾殘缺。現存二十一字。

簡首殘缺「則、舀、女、也、斯、奮」六字，簡尾殘缺「卲、頣、則、免、女、也」六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聖銮惡之聖

銮，當爲「琴」字，《說文》古文「琴」从金，與簡文同，聲符今、金古通。惡，當爲「瑟」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幵」，《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灑，聲符「麗」，《說文》「麗」古文作「丽」，與簡文作「幵」、「丽」形近。段玉裁注：「其字本作丽，旅行之象也，後乃加鹿耳。《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一師。』注曰：『麗，耦也。』《禮》之儷皮，《左傳》之伉儷，《說文》之驪駕，皆其義也，兩相附則爲麗。《易》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土』，是其義也，麗則有耦可觀。㸚部曰『麗爾，猶靡麗也』，是其義也，兩而介其間亦曰麗，《離》卦之一陰麗二陽是也。」簡文「琴瑟」上从「丽」，即「麗」，且琴瑟相輔與「麗」意相合，簡文「瑟」或作「幵」，與「灑」音同，形、義、聲具合。《太平御覽》引《韓子》：「瑟者也，以小弦爲大聲，以大弦爲小聲。」《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郭璞注：「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君子聽琴瑟之聲的原因《禮記》中講得很清楚，《禮記・樂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又：「《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荀子在《樂論》、《非相》中說：「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古人以之爲雅樂正聲。

銮、惡，《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銮」、「幵」。

則悸女也斯難

悸，《說文》：「悸，心動也。」《集韻》：「悸，或作㥦。」又：「㥦，㥦㥦，悚悸也。」難，讀爲「戁」。《詩・商頌・長發》「不戁不竦」、《孔子家語・弟子行》「不戁不悚」中的「戁、悚（竦通）」兩字義與簡文相當。戁，又有敬、動之義，《說文》：「戁，敬也。」《爾雅・釋詁下》：「戁，動也。」簡文所言聽琴瑟之聲與心共鳴，使人悚然悸動，敬而感耳。難，或讀作「嘆」。

悸、難，《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誖」、「戁」。

䆃《𣥺》、《武》

䆃，即「觀」字，詳前注。《𣥺》，讀爲「賚」，《詩・周頌》篇名，《詩序》說是「大封於廟」之詩，鄭玄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或謂武王克商後歸告於文王廟之詩，此篇爲《大武》六篇之一。《武》，《詩・周頌》篇名，《詩序》：「《武》，奏《大武》也。」《詩集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大武》爲表現、頌揚周武王武功的舞樂。王國維認爲《詩》中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都是《大武》的

歌辭。或以爲《大武》實一篇六章，《我將》、《武》、《賚》、《般》、《酌》、《桓》各爲其中一章，《詩》誤分爲六篇，而《昊天有成命》不屬於《大武》。

在《春秋繁露・楚莊王》中有一段很好的説明：

> 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複合，所爲一也。

簡文稱《⿱巫土(賚)》、《武》、《卲(韶)》、《頣(夏)》，而今本《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大武》、《韶濩》、《大夏》、《韶箾》，《太平御覽・歷代樂》「《蕭韶》、《大夏》、《大濩》、《大武》」，《通典・樂一》「《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所列略有差異。商、周二王是承衰而起，以取天下，舜、禹二帝是承德而繼，故第十七簡言：「《⿱巫土(賚)》、《武》樂取，《卲(韶)》、《頣(夏)》樂情。」民樂伐商取紂，民樂舜禹美情。

奮，《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奞」。

⿱齊心女也斯复　⿱齊心，即「懠」。《爾雅・釋言》：「懠，怒也。」《集韻》同。《詩・大雅・板》「天之方懠」，毛亨傳：「懠，怒也。」复，讀爲「作」。《説文》：「作，起也。」簡文意謂觀《⿱巫土(賚)》、《武》之樂舞，對商紂王剛愎自用、專斷偏聽、濫施刑戮、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暴行而起怒，民樂文王之怒，民樂文、武王興師討伐。

⿱齊心，《郭店楚墓竹簡》作「齊」。

奮《卲》、《頣》，則免女也　「奮」字下殘缺「卲(韶)、頣(夏)，則免女(如)也斯僉」數字，因與下文關聯，故在此也作一説明。免，同「俛」，《説文通訓定聲》：「免，即俛之正體。」《禮記・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鄭玄注：「俛焉，勤勞之貌。」僉，《説文通訓定聲》：「按用力多曰僉。」簡文意爲觀看《韶》、《夏》之舞樂，則會感覺舜、禹之偉大、勤勞而使人盡心盡力。免，或讀爲「勉」。僉，或讀爲「儉」、「斂」。

【第十六簡】

斯僉。羕思而敨(動)心，莨女(如)也。丌(其)居節也舊，丌(其)反善逘(復)司(始)也訢(慎)▪，丌(其)出內(入)也訓(順)，絧(治)丌(其)悳(德)也。莫衛之

本簡長四十四・八釐米，簡首、簡尾殘缺。現存二十八字。

簡首殘缺「斯、僉」二字，簡尾殘缺「也、莫、衛、之」四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羕思而敨心，莨女也　羕，《說文・永部》引：「《詩》曰：『江之羕矣。』」今本《詩・周南・漢廣》作「江之永矣」。明楊慎《丹鉛總録・訂訛・羕與永通》：「古字羕與永同。」又《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孔安國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史記・五帝本紀》作「詩言志，歌長言」。羕、永、長同義。羕思，《詩・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毛亨傳：「則其先人也」，鄭玄箋：「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莨女，即「喟焉」，與「喟爾」、「喟然」同。《楚辭・懷沙》：「永嘆喟兮。」王琦注：「喟，嘆聲。」《呂氏春秋・慎勢》：「簡公喟焉太息。」《禮記・禮運》：「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簡文本句意爲長我孝心之所思，令人感而嘆。根據語句分析，在「莨女(如)也」之後，可能脱漏「斯嘆」二字。因整個一段話是通過三聽、二看、一思考來完成的，感官是耳、目、心(腦，或口)，如下：

聞笑聲，　則犇如也，　斯憙。
聞歌謡，　則陶如也，　斯奮。
聽琴瑟之聲，　則悸如也，　斯戁。
觀《賚》、《武》，　則懠如也，　斯作。

觀《韶》、《夏》，　　則免如也，　　斯僉。

羕思而動心，　　[則]喟如也。　[斯][嘆]。

其用詞、句式有規範，最後一句的句式補文後恰與前數句相合，因此，很有可能是抄漏，所傳本估計也有數種。

萛，《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萺」。

丌居節也舊　句意較難理解，異説亦多。根據句式分析應與下文二句爲一組：

丌（其）居節也舊

丌（其）反善復（復）司（始）也訢（慎）

丌（其）出內（入）也訓（順）

由此可知，居節、反善復（復）司（始）、出內（入）是並列的不同概念的詞，根據「反、復（復）」、「出、入」詞，估計居、節二字應互爲反義。舊、訢（慎）、訓（順）是並列的不同概念的字，表示前述行爲的要求。居，疑讀爲「舉」。舊，或讀爲「久」。

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即」。

丌反善復司也訢▪　反善復（復）司（始），指返歸本性。《越絶書·越絶外傳本事》「反之於善」，《淮南子·俶真訓》「欲以返性於初，而遊心於虛也」，《淮南子·詮言訓》「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所言近此。如未被德教，則不知反善。

司，《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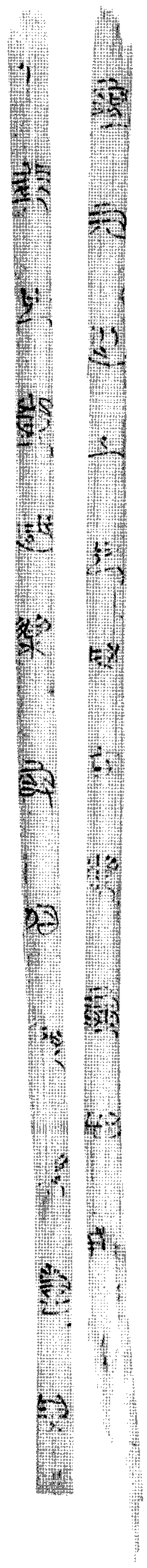
「訢」字下有墨釘。

丌出內也訓　出入，《左傳·昭公元年》：「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孔穎達疏：「出入，即逸勞也。」又《老子》五十章「出生入死」，河上公注：「出生謂情欲出無內，魂定魄静，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古死。」《孟子·梁惠王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孫奭疏：「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所謂的「出入」包含行爲、道德、禮樂，及其反饋。參見前注。訓，讀「順」，《荀子·修身》：「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荀子·王制》：「能以事上謂之順。」《荀子·臣道》：「從命而利君謂之順。」所謂的「順」，荀子提出應是：「恭敬，禮也；調和，樂也；

謹慎，利也；鬥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鬥怒，是以百舉不過也。」或以爲「出入也訓（順）」與簡文「出於情也」、「入拔人之心也」句有關。

絧丌悳　絧，讀爲「治」。《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司」。

【第十七簡】



樂，則非丌（其）聖（聽）而从（從）之也▪。凡古樂龍（隆）心，益（溢）樂龍（隆）指，皆孚丌（其）人者也。《奮（賚）》、《武》樂取▪，《卲（韶）》、《頣（夏）》樂情▪。凡

本簡殘存兩段，分別長二十一・九釐米和二十・八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二十五字。簡首殘缺「樂、則、非、丌」四字，中間殘缺「指、皆、孚、丌」四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樂，則非丌聖而从之也▪　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知本句完整的句子應是：「奠衛之樂，則非其聖（聲）而從之也。」所謂「聖（聲）而從之也」，是指「心從聲」。如第二十簡：「丌（其）聖（聲）叀（變），則心从（從）之矣。丌（其）心叀（變），則丌（其）聖（聲）亦然。」聲、心相互感染而變。鄭衛之樂，《禮記・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呂氏春秋・音初》還有過一段對鄭衛之樂聲不可心從的敘述：

凡音者，産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説。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奸衆辟從此産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

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此外，《論語》、《左傳》、《列女傳》等史書還有不少有關記載，古人特別重視樂的修養。

毖，或讀爲「縱」。「也」字下有墨釘。

凡古樂龍心，益樂龍指，皆⿱夕子丌人者也 古樂，先王之正樂。益樂，「益」讀爲「溢」，「溢樂」也即「淫樂」、「新樂」。有關此説《禮記》中也有過叙述，如《禮記·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龍，讀作「隆」，龍、隆雙聲，可通。隆，有深、盛、多之意。《尚書大傳》：「水泉不隆。」《荀子·議兵》：「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理，簡禮賤義者其國亂。」《國語·晉語六》「無德而福隆」，韋昭注：「隆，盛也。」《禮記·祭義》「頒禽隆諸長者」，鄭玄注：「隆，猶多也。」古樂隆心，指古樂能大深人心，尊崇禮義。指，《廣雅·釋言》：「斥也。」如《漢書·王嘉傳》：「千人所指，無病而死。」益（溢）樂龍指，意爲淫樂千夫所指，令人痛斥。龍，或讀作「寵」。

《⿱夂重》、《武》樂取■ 「⿱夂重」應是「⿱敄重」字，《陳肪簋》作「⿱宀重」，字形與簡文近，讀作「賚」。「《⿱夾止》、《武》」也即第十五簡的「《⿱夾止》、《武》」。也有可能《⿱夾止》、《⿱夂重》是《護》的異名，歷史所傳是四代四帝四樂，「⿱夂重」有改變、治理之意，如《後漢書·梁統傳》所言：「施行日久，豈一朝所⿱敄重。」護，爲救世之意，商湯易禪讓，伐桀救世，取得天下，二者所表達的內容意思一致。根據文獻，簡文《⿱夂重》所處之位也恰與《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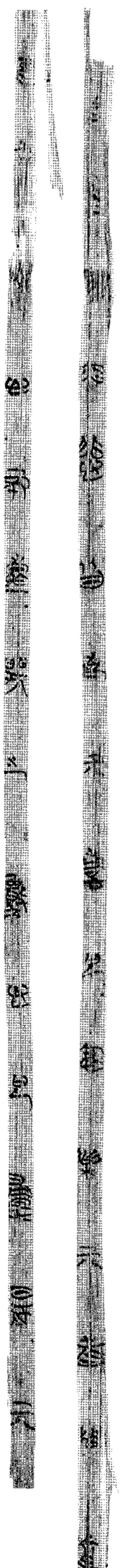
「取」字下有墨釘。

《卲》、《頙》樂情■ 詳見前注。

「情」字下有墨釘。

卲，《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佋」。

【第十八簡】



[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丌(其)情也■。哀、樂，丌(其)眚(性)相近也■。是古(故)丌(其)心不遠■。哭之歖(動)心也，浸㷛■，丌(其)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一字。

簡首殘缺「至、樂」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丌情也■　至樂，指樂極，樂極生悲。哭亦悲，《荀子・樂論》：「哭泣之聲，使人心悲。」與上文的「至樂必悲」聯文。至其情，《六韜・文師》：「言至情者，事之極也。」

「也」字下有墨釘。

哀、樂，丌眚相近也■。是古丌心不遠■　哀，悲傷。《淮南子・精神訓》：「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悲(哀)、樂同歸於德性類，故簡文言其性相近，其心不遠。

「也」、「遠」字下有墨釘。

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依」。

哭之歖心也，浸㷛■　浸，漸近。《周易・遯》：「浸而長也。」孔穎達疏：「浸者，漸進之名。」㷛，讀作「忓」，《說文通訓定聲》：「忓，極也。」此句與下簡文組成對句，如下：

哭之歖(動)心也，浸㷛。丌(其)臬(拔)緣緣(累累)女(如)也，慼(慼)肰(然)吕(以)冬(終)。

樂之歖(動)心也，濬深贅(鬱)慆，臬(拔)瀘(流)女(如)也吕(以)悲，攸肰(然)吕(以)思(息)。

對句敘述了哭、樂的感情發展過程：由外表現↓深入內心↓至情變化↓哀、樂彼此轉化。

哭→動心→浸焊……→拔累累如也……→戚然以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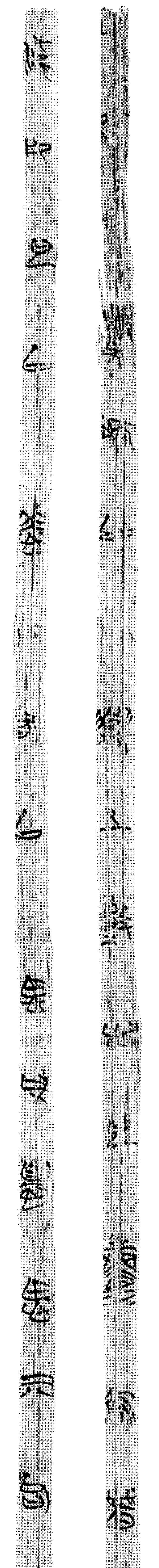
樂→動心→濬深鬱慆→拔流如也以悲→攸然以息。

這一過程也是對「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句的補充和説明，簡文的這一對句，即由哭至戚戚（親親）而終，與由樂至攸攸（憂憂）而息，同爲至情的反向轉化。

「焊」字下有墨釘。

浸焊，《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瀸湠」。

【第十九簡】



[臬]（拔）䜌=（累累）女（如）也，戚（戚）肰（然）㠯（以）冬（終）。樂之斆（動）心也，濬深朁（鬱）慆，丌（其）臬（拔）湋（流）女（如）也㠯（以）悲，攸肰（然）㠯（以）思（息）。凡悳（憂）思而句（後）悲，[凡]

本簡長五十四・三釐米，簡首、簡尾殘缺。現存三十四字，其中重文一。

簡尾殘缺「凡」一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臬] 䜌=女也，戚肰㠯冬　臬，此字殘，與下文「丌臬流女也㠯悲」的「丌」下一字同，本簡首字雖殘，但「丌」下一字很清楚作「臬」，因此，此字當是「拔」，也與第十四簡「臬（拔）人之心也」之「臬（拔）」字形同。拔，移動、改變。《周易・乾》：「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䜌」字下有重文符。䜌䜌，讀爲「累累」，䜌、累，上古同屬微部韻。下第二十九簡「居喪必有夫䜌䜌（累累）之哀」，與《禮記・玉藻》「喪容累累」意相相合。戚，當爲「戚」之異體。《説文》：「戚，戉也。从戉，尗聲。」戚，又作「𧠣」。《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陸德明釋文：「字書作𧠣頔同。」由此可知，戚，以「戉」、「尗」與「見」又分別組成𧠣、戚二字形。戚，有「憂」義。《説文通訓定

聲》：「戚，叚借爲慽。」《詩・小雅・小明》「自貽伊戚」，毛亨傳：「戚，憂也。」但「戚」作「憂」解似難順文意。戚，有「親」意。《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毛亨傳：「戚戚内相親也」，孔穎達疏：「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戚單於下」，孔穎達疏：「戚，親也。」《郭店楚墓竹簡・五行》：「仁之思也精，精則察，察則安，安則温，温則悅，悅則戚，戚則新(親)，新(親)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仁。」戚，作「親」意可更通順些。

臬、慼，《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剌」(按：此字可隶作「剌」)、「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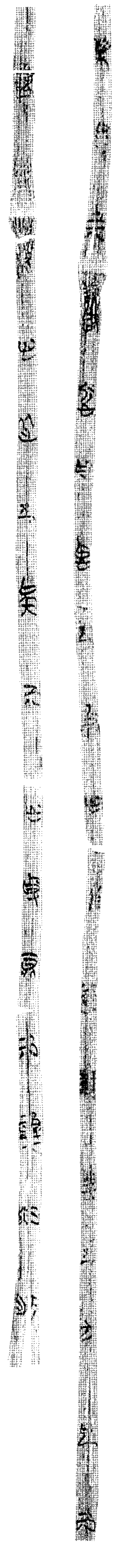
樂之歡心也，濬深贅慆　「贅」字待考。贅慆，如讀爲「鬱陶」可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臧舀」。

丌臬瀘女也吕悲，攸肰吕思　瀘女，讀爲「流如」，流漫無節制狀。《禮記・樂記》「樂而不流」，鄭玄注：「流，猶淫放也。」荀子屢言樂而不流，《荀子・彊國》：「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荀子・樂論》：「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攸，亦作「悠」。《詩・鄭風・子衿》「悠悠我思」，《太平御覽》卷六九二引作「攸攸」。攸然，同「悠然」，憂傷、憂思貌。「悠悠我思」與簡文「攸肰(然)吕(以)思」句意相近，但簡文中的「思」，似讀成「息」，這樣上述對句在最後二字(終、息)意上更相應些，今本「思」、「息」有通用的情況，如《詩・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詩外傳》卷一「休息」作「休思」。

臬、攸，《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剌」、「條」，且「瀘」字前有「則」字。

凡悥思而句悲　本句與下簡「樂思而句(後)忎(忻)」成對句。《淮南子・本經訓》：「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可見憂、悲是人思緒發展的不同感情階段。

【第二十簡】



樂思而句(後)忎(忻)。凡思之甬(用)心爲甚。難(戁)，思之方也。丌(其)聖(聲)弁(變)，則心㞷(從)之

矣。亓（其）心貞（變），則亓（其）聖（聲）亦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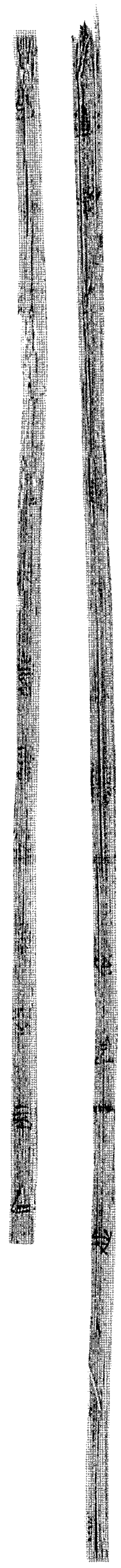
本簡長五六釐米，簡首、簡尾平頭，完簡。現存三三字。

樂思而句忈　與上簡「慐（憂）思而句（後）悲」成對句。

凡思之甬心爲甚。難，思之方也　此句與第三十五簡「凡甬（用）心之趮（躁）者，思爲甚」句意相近。難，見前注。

亓聖貞，則心從之矣。亓心貞，則亓聖亦肰　此句言樂聲感人，心變聲變的關係。上第十四簡「聑（聞）芺（笑）聖（聲），則羴（馨）女（如）也斯熹（喜）」、第十五簡「聖（聽）鋻（琴）瑟（瑟）之聖（聲），則悸女（如）也斯難（戁）」，皆闡明了這一觀點。《說苑·修文》：「孔子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所說類同。

【第二十一簡】



諗（吟），𡵂（遊）哀也，喿（噪），𡵂（遊）樂也；啾，𡵂（遊）聖（聲）也；敺，𡵂（遊）心也▊。凡人情爲可兑（悅）也。句（苟）吕（以）亓（其）情，唯（雖）怂（過）不亞（惡）；不吕（以）

本簡長五十·五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二十九字。

簡首殘缺「諗、𡵂、哀、也」四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本簡文「𡵂（遊）哀」、「𡵂（遊）樂」、「𡵂（遊）聖（聲）」、「𡵂（遊）心」，與上兩簡「憂思」、「樂思」、「聖（聲）變」、「心變」呼應，憂（哀）與樂並舉，聲與心並舉，兩兩分別遞進論述，如：

第一組　凡憂思而後悲　　吟遊哀也
　　　　凡樂思而後忻　　噪遊樂也

第二組　其聲變，則心從之矣　　啾遊聲也
　　　　其心變，則其聲亦然　　敼遊心也

第一組對句首字用「凡」，第二組對句首字用「其」以示區別，另在第一組之後對「思」字還作了說明，即「凡思之甬(用)心爲甚。難(戁)，思之方也」。

喿，𡥧樂也　《說文》「喿，鳥羣鳴也」，段玉裁注：「此與集同意，俗作噪。」「噪」亦同「譟」。《國語·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韋昭注：「譟，讙呼。」《春秋穀梁傳·定公十年》「齊人鼓譟而起」，范寧注：「羣呼曰譟。」𡥧，亦「遊」字，《集韻》：「遊、𨑒、遊，行也。或从子、从斿。通作遊。」有放縱、放任義。《尚書·大禹謨》：「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孔穎達疏：「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

𡥧，《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遊」。

𧩯，𡥧聖也　𧩯，同「啾」，通「噍」。《集韻》：「噍，通作啾」，「噍，聲急也」。《禮記·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注：「噍，踧急也。」《史記·樂書》「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張守節正義：「噍，踧急也。」踧急，急迫之意。《禮記·樂記》、《史記·樂書》這兩句話也說明聲、心之間互相影響的關係。

敼，𡥧心也▌　敼，疑即「尌」字，《說文》「尌讀若駐」，《玉篇·壴部》：「尌，立也，又作駐。」字待考，疑讀作「粗」。《禮記·樂記》：「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簡文以一憂一喜爲例論述。

在《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中，在「遊心也」句下衍出二整簡，如下：

【憙(喜)斯慆，慆斯奮，奮斯羕(咏)，羕(咏)斯猷，猷斯迮。迮，憙(喜)之終也。恩(慍)斯𢝊(憂)，𢝊(憂)斯戚，戚】【斯戁，戁斯宷，宷斯通。通，恩(慍)之終也。】

而《性情論》篇中，明確無上二簡內容。

「也」下有粗橫條，稱之爲「墨節」，這一粗橫條墨節通常可表示章節符，有的時候也可表示篇結束符。從現出土文獻分析，當時的句讀標號還沒有非常明確、嚴格的使用規定。本篇中可以看到有的時候用小方塊標號作爲句讀號，有的時候句讀號被遺漏，有的時候甚至整簡無句讀號。戰國竹簡的篇結束符一般用鈎狀標號，稱之爲「墨鈎」。也有的用粗橫條墨節，甚至還有用小方塊標號。因此，竹簡中的這種現象是值得注意的，特別

對於判斷篇文有着重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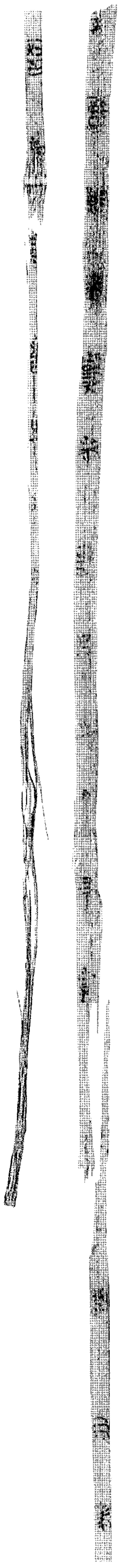
敳，《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𢧐」。

凡人情爲可兑也　人情，《荀子·王霸》：「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即追求感官目、耳、口、鼻、心等的愉悦。

情，《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青」。

句㠯丌情，唯怭不亞　此句與《淮南子·繆稱訓》「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句例近。

【第二十二簡】



[丌](其)情，唯(雖)難不貴。未言而信，又(有)㞤(媺)情者也。未夆而民恆，青(性)善者也。[未][賞][而][民][懽](勸)，[含][福][者][也]。

本簡長五十二·二釐米，簡首、簡尾殘缺。現存二十三字。

簡首殘缺「丌」一字，簡尾殘缺「未、賞、而、民、懽、含、福、者、也」九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丌]情，唯難不貴　不貴，《荀子·不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此之謂也。」楊倞注：「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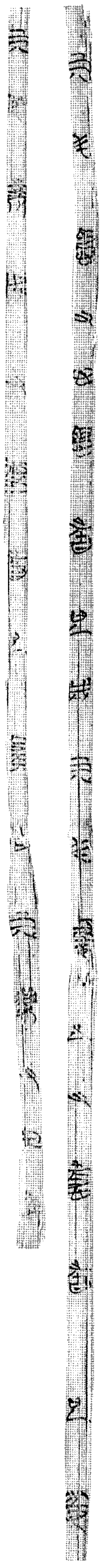
未言而信，又㞤情者也　信，《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上下麔(皆)得其所之胃(謂)信，信非至齊也。」

未言而信，也見於《淮南子・繆稱訓》：「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惙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但今本多言「不言而信」，並解釋了之所以「又(有)㞷(媺)情者也」的原因。如《荀子・儒效》：「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韓詩外傳》卷四：「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也。」《荀子・君子篇》：「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禮記・祭義》：「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等等。㞷，讀作「媺」，《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乙本》「㞷(美)與亞(惡)，相去可(何)若」作「㞷」，《馬王堆漢墓帛書》作「美」，《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女㞷」。

未孚而民恆，眚[善][者][也] 此下殘缺「未賞而民懽(勸)，含福者也」句。恆，有訓順之意。《莊子・盜跖》「皆愚陋恆民之謂耳」，陸德明釋文：「恆民，一本作順民。後亦爾。」簡文言民未孚而順，這是善性的緣故。殘句與下簡「[未][型](刑)而民愄(畏)，又(有)心愄(畏)者也」句的有關論述今本多見。如《荀子・彊國》：「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荀子・君道》：「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禮記・中庸》：「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呂氏春秋・長利》：「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等等。福，《說文》：「福，備也。」段玉裁注：「《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

恆，《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外二」。

【第二十三簡】



[末][型](刑)而民愄(畏)，又(有)心愄(畏)者也。戔(賤)而民貴之，又(有)悳(德)者也。貧而民聚安(焉)，又(有)道者也▪。⿱穴蜀(獨)居而樂，又(有)內敳(動)

本簡長五十二・二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三字。

簡首殘缺「末、型」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末][型]而民愄，又心愄者也　愄，讀爲「畏」。《禮記・曲禮上》「畏而愛之」，鄭玄注：「心服曰畏。」《文子・下德》：「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句意也相近。參見上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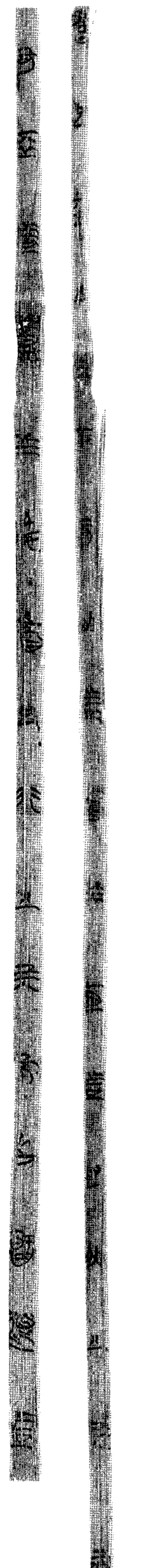
戔而民貴之，又悳者也　戔，讀作「賤」，聲通。《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𠭖(讓)而処戔(賤)」，「賤」字也作「戔」。悳，同「德」，簡文「悳」的字形與「性」頗近，疑有筆誤。簡文意爲民賤而能事貴，是由於德的緣故。荀子也有相關論述，如《荀子・非相》：「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又《荀子・仲尼》：「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荀子在《儒效》一文中，回答「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的問題時，從另一個角度也談了修禮重要。

貧而民聚安，又道者也▪　與上句並舉成聯，上句講民處賤能事貴，此句講民處貧能聚，突出了修禮重要。簡文特別指出這是有道的緣故。荀子也論述了修禮重要，如《荀子・王制》：「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也」字下有墨釘。

⿱穴蜀居而樂，又內敳　⿱穴蜀，讀作「獨」。也見於《荀子・儒效》：「窮處而榮，獨居而樂。」敳，字形不清，疑「動」字。此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豐」，或讀作「禮」、「體」、「倫」。⿱穴蜀、居，《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蜀」、「仉」。

【第二十四簡】



者也。亞（惡）之而不可非者，⿱宀胃（謂）於宜（義）者也。非之而不可亞（惡）者，⿱竹意（篤）於息（仁）者也■。行之而不⿱化心（過），智（知）道者

本簡長五十七・二釐米，簡首、簡尾平頭，完簡。現存三十四字。

亞之而不可非者，⿱宀胃於宜者也　亞，讀爲「惡」。⿱宀胃，讀爲「謂」。宜，讀爲「義」。本句與第三十四簡「唯亞（惡）不息（仁）爲近宜（義）」句意近。

⿱宀胃、宜，《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達?」、「義」。

非之而不可亞者，⿱竹意於息者也■　「非之不可惡」，原因是爲了篤仁，不爭鬥。惡與不惡態度直接關係到鬥與不鬥的行爲，如《荀子・正論》中所說：「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鬥；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鬥。然則鬥與不鬥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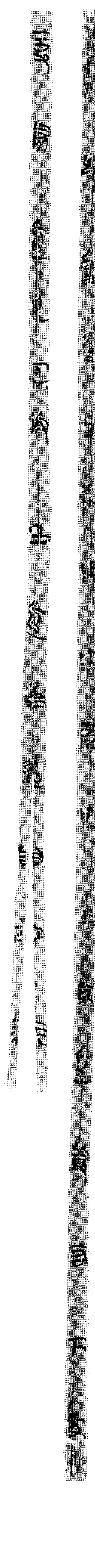
⿱竹意，《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竹亶」。

「也」字下有墨釘。

行之而不⿱化心，智道者　所謂「知道」，即博學知明，知禮。《荀子・勸學》：「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管子・戒》：「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而，《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此字。

【第二十五簡】



[也]。[昏](聞)[道][反][下]，[下][交]者也。昏(聞)道反己，攸(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㝵(得)衆近㞣(從)正(政)■，攸(修)身近至息(仁)。同方而

本簡長五十・四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字。簡首殘缺「也、昏、道、反、交」五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昏][道][反][下]，[下][交]者也 此簡文前還缺一整簡，該簡尾應有「昏(聞)道反上，上交者」句。

昏道反己，攸身者也■ 攸，通「修」，意爲修身的人接受道理，而反省自己。這與《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周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君子惇于㤆吕(己)」所說的相一致。在《呂氏春秋・論人》一文中更具體地提出：「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遊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己，《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吕」。「也」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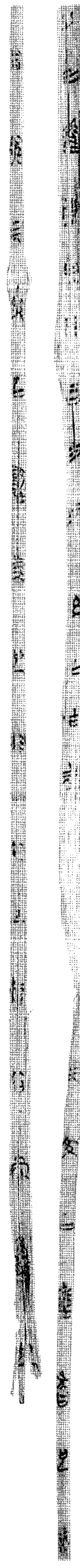
上交近事君，下交㝵衆近㞣正■，攸身近至息 交，接交。接交有其原則，《法言・重黎》：「或問『交』，曰：『仁。』」上交，指賤者與貴者接交。下交，指尊貴者與微賤者接交。古頗重視上、下交，有關論述今本多見，如《周易・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繫辭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法言・修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孝經・事君》「故上下能相親也」，唐玄宗注：「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周易・屯》：「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句意與「下交得衆近從政」句近。修身，《法言・修身》「修其身而

交」，李軌注：「身修，交必固。」這是修身而交的意義。至㤅(仁)，仁厚之至，《莊子．天運》：「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呂氏春秋．任數》：「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仁之人，其一言一行皆自然合於仁道，而不必心常體念之，其視萬物爲一體，而不知有親疏之别。

「正」字下有墨釘。

同方而　注見下。

【第二十六簡】



交，㠯(以)道者也。不同方而交，㠯(以)古(故)者也。同悅而交，㠯(以)𢛳(德)者也。不同悅而交，㠯(以)愍(猷)者也。門内之絧(治)谷(欲)丌(其)□(逸)也。

本簡殘爲兩段，分别長十八釐米和三十八．八釐米，綴合後恰成完簡。簡首、簡尾平頭。現存三十七字。中間「同悅」二字墨色已退，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同方而交，㠯道者也。不同方而交，㠯古者也　「同方而」，爲上簡末三字。同方，志行同，法則同。方，嚮，志之所嚮。古，讀爲「故」。《逸周書．官人》：「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黄懷信等集注：「潘振云：『志皆在道而合，趨向之方自同。』……朱右曾云：『方，嚮也，志之所嚮。』」《禮記．儒行》：「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鄭玄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孫希旦集解：「愚謂所合之志同其方，心意之同也。所營之道同其術，學業之同也。……同者，益友也，同方、同術者也，則進而交之。不同者，損友也，異方、異術者也，則退而遠之。此儒者交友之道也。」不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説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

而實不至，而權忠不盡，權忠盡見於衆而貌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逸周書・官人》：「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説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黄懷信等集注：「潘振云：『不合而故交之，使比周之交，以我交賢而重我，心悦借賢以自重，而其身未嘗近賢。即近賢，而好賢之誠不至。』陳逢衡云：『不同而交，則其人必尊我，而不相背，故必重己。心説而身不近，使之遥聞聲而相思也。身近而實不至，不示人以璞也。』」

按：「交，以古（故）者也」五字《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殘無，據此可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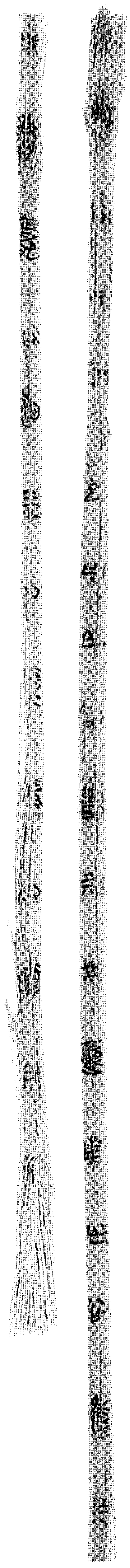
同悦而交，㠯悳者也。不同悦而交，㠯𢡟者也 悦，第六簡言「忢（囿）於丌（其）者之胃（謂）兑（悦）」，「同悦」者，以其德性相交。《六韜・發啓》：「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史記・吴王濞列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所説的都是以其德性相交。𢡟，即「慉」，《玉篇》：「慉，慠也。」《方言》第十三：「慉，惡也。」「惡」有不睦意，如《戰國策・齊策三》「齊衛之交惡」，高誘注：「惡，不睦也。」

悦、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兑」、「猷」。

門内之絧谷丌⿱免龠也 門内，指「親戚」。絧，讀爲「治」。⿱免龠，讀爲「逸」。《説文》：「逸，失也。」《廣雅・釋詁二》：「逸，去也。」意爲門内之親，多恩情，存在私恩，所治欲去公義。這與《郭店楚墓竹簡・六德》提出的「仁内義外」説是相近的。此句簡文與下文「門外之絧（治）谷（欲）丌（其）折也」并舉。類似内容也見於《郭店楚墓竹簡・六德》：「門内之絧紉穿（弇）宜（義），門外之絧宜（義）斬紉。」《大戴禮記・本命》：「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孔子家語・本命解》：「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禮記・喪服四制》「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孔穎達疏：「『門内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内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絶私恩。」《禮記・喪服四制》孫希旦集解：「吕氏大臨曰：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敬愛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内以親爲重，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爲君斬衰，尊尊之至也。内外尊親，其義一也。」

⿱免龠，《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角龠」。

【第二十七簡】



門外之絧（治）谷（欲）丌（其）折也。 凡身谷（欲）寈（靜）而毋⿺辶重（動?），甬（用）心谷（欲）悳（德）而毋苟，慮谷（欲）囦（淵）而毋異■，退谷（欲）緊（?）而毋翠（輕）

本簡長五十四・二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二字。

簡首殘缺「門、外」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門外之絧，谷丌折也　絧，讀爲「治」。門外，百官、朝廷之間。折，有「斷」意。《玉篇》：「折，斷也。」《荀子・勸學》：「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既爲朝廷百官，當秉公辦事，執公義，斷私恩。簡文「谷（欲）丌（其）折也」爲省語，應與《禮記・喪服四制》的「義斷恩」意同。參見上簡注。

凡身谷寈而毋⿺辶重　寈，讀爲「靜」。「⿺辶重」疑即《說文》「古文動字」。「動」與「躁」意近。《文子・九守》：「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逸周書・謚法》：「好變動民曰躁。」「身谷（欲）寈（靜）」句也見於《呂氏春秋・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辶重，《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言欠」。

甬心谷悳而毋苟　苟，即「憊」。《周易・遯》「有疾憊也」，陸德明釋文引鄭玄云：「憊，困也。」

此句簡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

慮谷困而毋異■ 困，即「淵」字。《說文》：「淵，困，古文从口、水。」《廣雅・釋詁三》：「淵，深也。」此句提倡「慮深」的重要性，荀子《榮辱》中說：「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捨楛僈，是其所以危也。」異，指異心，所持不一，這是修身所忌諱的。《呂氏春秋・誣徒》：「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捨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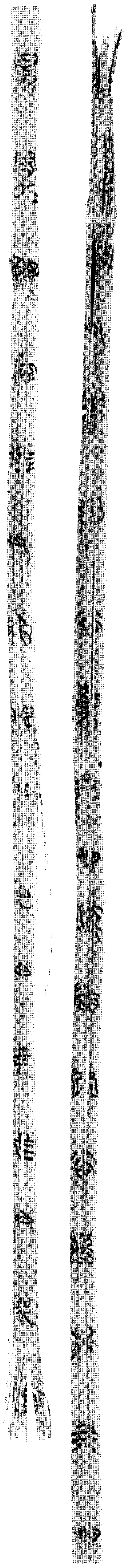
「異」字下有墨釘。

異，《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忄爲」。

退谷緊而毋翠 緊（？），急、速之意。《廣雅・釋詁一》：「緊，急也。」本句「緊」、「輕」相對。《吳子・料敵》「輕進速退」句似與簡文相近。

緊（？）、翠，《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㣇」、「巠」。

【第二十八簡】



□谷（欲）□而又（有）豊（禮），言谷（欲）植（直）而毋瀶（流），居仉（處）谷（欲）𦚏（壯）葛（？）而毋曼■，𡥉=埶（執）志必又（有）夫柱=（注注）之心■，出言必又（有）夫柬=（柬柬）

本簡長五十七・一釐米，簡首略殘，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六字，其中合文一，重文二。

□谷□而又豊 簡首一字殘，二字不清，待考。第二字根據文例推斷可能是「谷（欲）」字。

此句簡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

言谷植而毋瀶 植，讀爲「直」。言谷植，即要直言，言語正直。《戰國策・齊策四》：「聞先生直言正諫不

諱。」毋澮（流），不流言。《荀子・大略》：「流言止於知者。」《荀子・致士》：「凡流言、流説、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楊倞注：「流者，無根據之謂。」

此句簡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

居仉谷牅葛而毋曼▪ 居仉，即居處，指日常儀容舉止。牅，讀爲「莊」。葛，待考。曼，通「慢」，驕慢，傲慢。文獻多處談到有關居處恭敬有禮而不驕慢。《論語・子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禮記・經解》：「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呂氏春秋・孝行》：「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周易・繫辭上》「上慢下暴」，孔穎達疏：「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禮記・鄉飲酒義》：「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鬥辨矣。不鬥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簡文意爲居處莊、恭有禮而不驕慢。

「曼」字下有墨釘。

此句簡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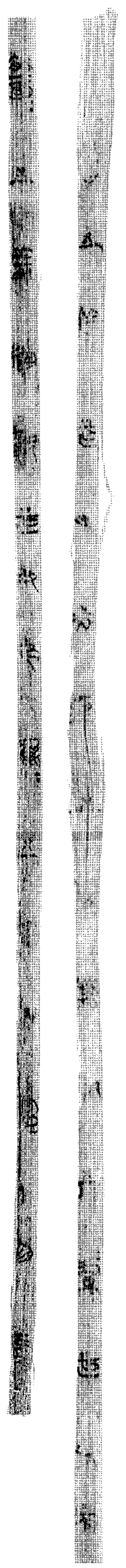
孯=埶志必又夫柱=之心▪ 「孯」字下有合文符，爲「君子」二字。埶，讀爲「執」，執志，持守正志。《後漢書・高鳳傳》：「執志不倦，名聲著聞。」「柱」字下有重文符，讀爲「注」。注，集中心意、專注、專心。本句意爲執志專注無二。

柱，《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㞷」。

「心」字下有墨釘。

出言必又夫柬= 「柬」字下有重文符。柬柬，讀爲「堅堅」，也可讀爲「簡簡」。《爾雅・釋訓》：「簡簡，大也。」《禮記・學記》：「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所謂「柬柬之信」也即「大信」、「堅信」。柬柬，或讀作「閑閑」、「謇謇」。「之信」二字爲下簡首殘字。

【第二十九簡】



[之][信]，賓客之豊（禮）必又（有）夫齊〓（齊齊）之頌（容）■。祭祀之豊（禮）必又（有）夫臍〓（臍臍）之敬■。居喪必又（有）夫䜌〓（累累）之哀。凡悅人勿罣（吝）

本簡長五十五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六字，其中重文三。

簡首殘缺「之、信」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賓客之豊必又夫齊〓之頌■ 「齊」字下有重文符。齊齊，《集韻》：「齊，齊齊，恭慤貌。」《禮記・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孔穎達正義：「恭在貌，敬在心，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頌」通「容」。

「頌」字下有墨釘。

祭祀之豊必又夫臍〓之敬■ 「臍」字下有重文符。根據「祭祀重，故主敬」句，「臍臍」讀爲「濟濟」。《廣雅・釋訓》：「濟濟，敬也。」《國語・楚語下》：「肅肅濟濟。」《禮記・玉藻》「朝廷濟濟翔翔」，鄭玄注：「濟濟，莊敬貌。」或讀爲「齊齊」。

臍，《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齊」。

「敬」字下有墨釘。

居喪必又夫䜌〓之哀 「䜌」字下有重文符。䜌䜌，讀爲「累累」。「䜌」、「累」上古同屬微部韻，可通。《禮記・玉藻》：「喪容累累。」

本簡所涉及的內容賓客、祭祀、居喪等，也見於《周禮・地官・保氏》：「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鄭玄注：「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累累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但與《周禮》所述次序有異，與《禮記・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次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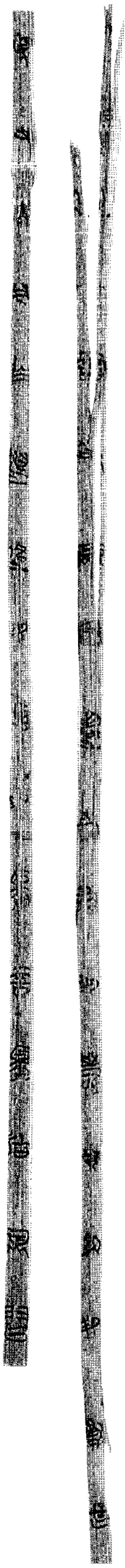
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依」。

凡悦人勿罣　悦，讀爲「說」。《莊子・天下》「上說下教」，陸德明釋文：「說，猶教也。」《孟子・盡心下》：「說大人，則藐視之，勿視其巍巍然。」罣，讀爲「吝」，勿吝，不吝惜。簡文意爲對人要不吝賜教。

悦，《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兑」，讀爲「悦」。

罣，《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器」。

【第三十簡】



[也]，身必坐(從)之；言及則明，舉(舉)之而毋𢡺(僞)。凡交毋剌(拔)，必叓(使)又(有)末■。凡於道逄(路)毋愄(畏)，毋蜀(獨)言■。蜀(獨)居則習

本簡長五十五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四字。

簡首殘缺「也」一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言及則明，舉之而毋𢡺　舉之，即舉止。《後漢書・馮異傳》：「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𢡺，讀作「僞」，《新書・道述》：「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簡文意爲要以身作則，言行一致。

㝵，《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㝵」。

凡交毋剌，必㝵又末■ 交，交往。剌，右旁从刀，亦讀作「拔」，迅疾。《禮記・少儀》：「毋拔來，毋報往。」鄭玄注：「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常有宿漸，不可卒也。」末，《小爾雅・廣言》：「末，終也。」又《尚書・立政》「我則末惟成德之彥」，孔穎達疏：「末，訓爲終。」

剌，《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剌」。

「末」字下有墨釘。

凡於道逄毋愄，毋⿱穴蜀言■ 逄，讀爲「路」，字亦見於《包山楚簡》、《曾侯乙墓竹簡》。⿱穴蜀，亦即「蜀」。《爾雅・釋山》「獨者蜀」，郭璞注：「蜀，亦孤獨。」《荀子・大略》「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楊倞注：「獨，謂自用其計。」

「言」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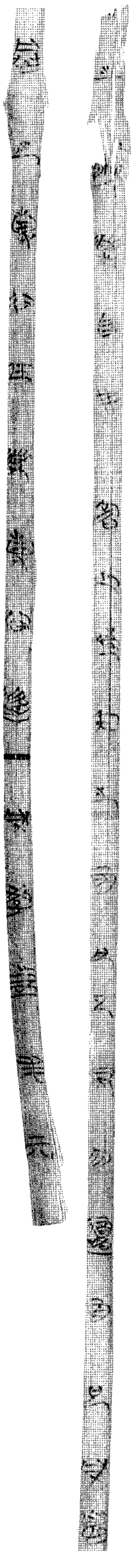
道，《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这」。

逄，《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無此字。

⿱穴蜀居則習 此句與下簡連文。⿱穴蜀居，即「獨居」。有關內容如《荀子・儒效》：「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簡文「⿱穴蜀居則習父兄之所樂」充實了「獨居而樂」的內容。

居，《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仉」。

【第三十一簡】



[父]兄之所樂。句（苟）毋害，少枉內（納）之可也，已，則勿遉（復）言也。凡恴（憂）惓（倦）之事谷（欲）任樂事

谷（欲）逡（後）■ 。凡孝者求丌（其）

本簡長五十四・一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五字。

簡首殘缺一「父」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父]兄之所樂　參見上注。

句毋害，少枉内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　句，讀爲「苟」。少，與「小」通。枉，彎曲，不正，引申爲行爲不合正道。《論語・顔淵》：「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内，讀作「納」，引申爲原諒。

「也」字下有墨釘。

凡悥惓之事谷任，樂事谷逡■　惓，讀爲「惓」。《玉篇》：「惓，悶也。」簡文意爲以天下之憂爲己任，享樂之事要在後。這與《荀子・修身》篇中所説的「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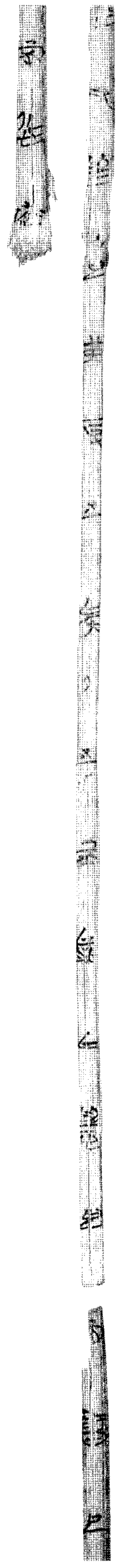
「逡」字下有墨節。

惓，《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患」。

凡孝者求丌　「丌」字後《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有「心爲難，從其所爲，斤（近）得之壴（矣），不如樂之速也。唯（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句。

孝，《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學」。

【第三十二簡】



心又（有）爲（僞）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吕（以）悥（僞）也。可智（知）也■ 。不怂（過）直[舉]（舉），[其][心][必]

才(在)安戢其見者，青(情)安(焉)遊(失)才(哉)？

本簡殘存兩段，分別長二十四・三釐米和九・八釐米，綴合後，簡首平頭，簡尾殘缺。現存二十一字。

簡尾殘缺「⿱與止、其、心、必、才、安、戢、其、見、者、青、安、遊、才」十四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心又爲也，弗得之矣　此句與上簡末連文。爲，讀爲「僞」。

矣，《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壴」。

人之不能已⿱爲心也。可智也■　⿱爲心，讀爲「僞」。智，讀爲「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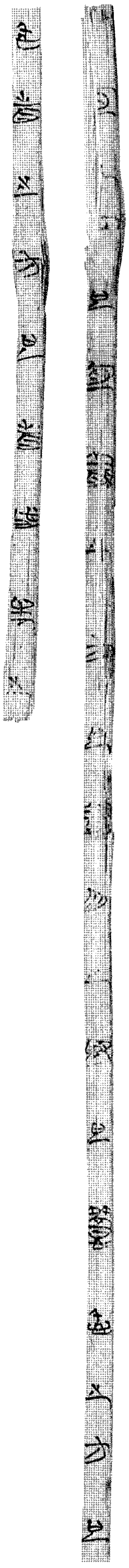
⿱爲心，《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爲」。

「也」字下有墨釘。

不⿱化心直⿱與止　⿱化心，讀爲「過」，義爲誤、失。《廣雅・釋詁三》：「過，誤也。」《戰國策・齊策一》「君之謀過也」，高誘注：「過，失。」直舉，《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十舉」，「直」與「十」通。「不過直(十)舉」，語例與《荀子・臣道》「百舉而不過」近。「舉」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補。或「直(十)舉」有所指，古有「修十義」、「明十教」，如《禮記・禮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捨禮何以治之。」《荀子・大略》：「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十義」、「十教」爲是非大事，又《荀子・修身》：「是謂是，非謂非，曰：『直。』」《韓非子・解老》：「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因此，在這裏讀成「直舉」與「十舉」音、義都通。

不，《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殘無，據此可補。

【第三十三簡】



詘（?），宜（義）之方也▪。宜（義），敬之方也▪。敬，勿（物）之即（則）也。篙（篤），悬（仁）之方也。悬（仁），眚（性）之方也。眚（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青]（情）[之][方]

本簡長四十二·六釐米，簡首平頭，簡尾殘缺。現存二十九字。

簡尾殘缺「忠、信、之、方、也、信、青、之、方」九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詘，宜之方也▪ 首字略殘，疑「詘」字。其句式見於《郭店楚墓竹簡·五行》，如「柬〈柬（簡）〉，義之方也。匿，悬（仁）之方也。強（剛），義之方也。矛（柔），悬（仁）之方也。」柬，可讀爲「堅」，「柬」、「堅」雙聲，可通。「柬〈柬〉，義之方也」、「剛，義之方也」句與《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剛，義之方」，《郭店楚墓竹簡·六德》「宜（義）剛而柬」，《荀子·法行》「孔子曰：『堅、剛而不屈，義也』」句意近。簡文「剛」字形與《說文》古文「剛」字同。《說文》：「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潤澤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身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鋭廉而不忮，絜之方也。」凡玉六理在外，明而易見，故以君子比德於玉。《說文》上句言玉，下句言人，所以稱之謂「方」，方者比義。《禮記·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又《荀子·法行》：「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玟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等，這些都是以玉比德。簡文則是以德比德歸其類。

方，或多解釋爲「方法」、「常規」、「準則」等。

「也」字下有墨釘。

宜，敬之方也▪ 《韓詩外傳》卷四：「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節。」君子的大心、小心與敬、畏有關。又《周易·坤》：「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內與義外並舉，宜（義）、敬同類。《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悉（義），膳（善）之方也。」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義、敬、善都含有義符「羊」，在同一組概念字上出現相同會

意符，應該説這也是一種近意的反映。

「也」字下有墨釘。

敬，勿之即也　勿，讀作「物」，事物。即，讀作「則」，古通。《周禮・秋官・職金》「則共其金板」，《爾雅・釋器》郭璞注引「則」作「即」。又《禮記・王制》「必即天論」，鄭玄注：「即或爲則。」「即」或讀爲「節」，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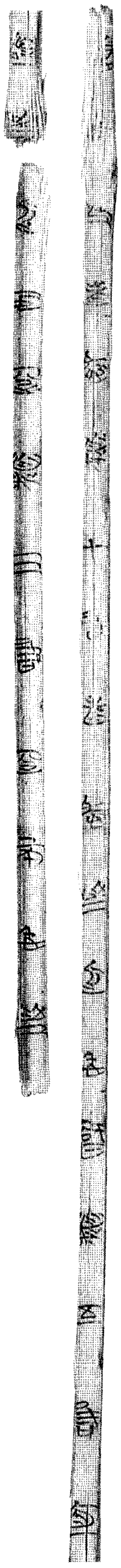
篙，息之方也　篙，讀為「篤」或「惇」。《爾雅・釋詁》：「篤，厚也」，「惇，厚也」。《國語・晉語四》：「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篤，也爲五孝之一。《荀子・子道》「上順下篤」，即謂上順從于君父，下篤愛於卑幼，篤，有愛、仁之意。仁，《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息（仁）爲可新（親）也。」《禮記・儒行》：「温良者，仁之本也。」故篤、仁意近。《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篙，《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篤」。

息，眚之方也。眚或生之　眚，《周易・乾》「利貞者，性情也」，孔穎達疏：「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性正而不邪，有愛義，也與仁近。眚（性）或生之，指或非天生，後習而生。篙（篤）、息（仁）、眚這一類字多从心。按：此句下殘「忠，信之方也。信，青（情）之方」句，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忠，本當从心，但簡文作「中」，這樣中（忠）、信、青（情）三字都不从心，在書寫形式上似也有同類暗示。《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忠爲可信也」，「不忠則不信」。《郭店楚墓竹簡・六德》：「忠，信也」，「忠與信𦎫（就）」。《禮記・表記》：「信近情」，「情欲信」。《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道出了其中的關係。

《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息（仁）爲可新（親）也，義爲可畬（尊）也，忠爲可信也。」這三句話恰印證了本篇的三種歸類。

【第三十四簡】



[也]。情出於眚（性）▪，㤅（愛）頪（類）七，唯眚（性）㤅（愛）爲近𢜰（仁）▪。智（知）頪（類）五，唯宜（義）道爲近中（忠）。亞（惡）頪（類）三，唯亞（惡）不𢜰（仁）爲[近][宜]（義）。[所]

本簡殘存兩段，分別長三十二·九釐米和十八·二釐米，綴合後，簡首殘，簡尾殘缺。現存三十字。

簡首殘「也」一字，簡尾殘「近、宜、所」三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情出於眚▪　這與《荀子·正名》「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所說是一致的，情來於性。

情，《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青」。

「眚」字下有墨釘。

㤅頪七，唯眚㤅爲近𢜰▪　㤅，即「愛」字。頪，即「類」。詳見第九簡注。「㤅（愛）頪（類）七」，蓋指敬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貪、廉讓。《孔子家語·王言》：「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或《國語·周語中》：「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所謂「七教」、「七德」實際上也是對人的「七愛」。《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二》「㤅（愛）生於性」，《荀子·議兵》「仁者愛人」，這二者所說的內容，正是簡文的「性愛近仁」。

「𢜰」字下有墨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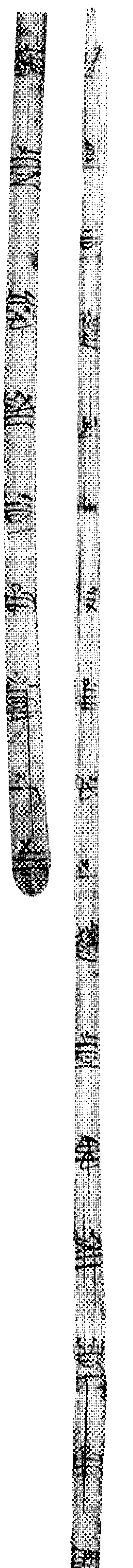
智頪五，唯宜道爲近中　智，讀爲「知」。《集韻》：「知，或曰覺也。」「智（知）頪（類）五」，指五類感知，如《荀子·天論》：「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或指《尚書·洪範》：「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這五類感知只有在宜（義）的基礎上才能近中（忠）。似不當爲「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之五知。

道、近、中，《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衍」、「忻」、「忠」。

亞頪三，唯亞不𢜰爲[近][宜]　「亞（惡）頪（類）三」，指暴、虐、頗三惡。《左傳·昭公十四年》「三言而除三惡」，杜預注：「三惡，暴、虐、頗也。」虐、暴，《論語·堯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頗，邪佞。《荀子·臣道》：「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三惡」爲不仁之舉，故簡文言「唯亞（惡）不𢜰（仁）爲近宜（義）」。

三，《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參」。

【第三十五簡】



爲道者四，唯人道爲可道(導)也■。凡甬(用)心之趮(躁)者，思爲甚■。甬(用)智之疾者，慻(惓)爲甚。甬(用)情之至

本簡長四十五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完整，但作弧形。現存二十六字。

簡首殘缺「爲、道、者、四、唯、人」六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爲道者四，唯人道爲可道也■　詳見第八簡注。

「也」字下有墨節。

凡甬心之趮者，思爲甚■　心，《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則思。」趮，讀作「躁」，上古同屬宵部。躁，急躁、浮躁。《荀子・勸學》：「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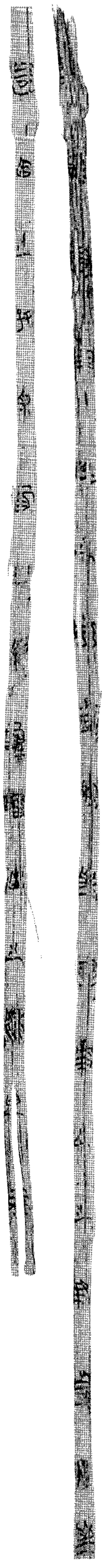
「甚」字下有墨釘。

甬智之疾者，慻爲甚　慻，从卷从心，當爲「惓」字。《説文通訓定聲》：「惓字也作倦。」又《集韻》：「倦或作惓」，《廣韻》：「倦，或作勌。」惓、倦、勌通。《廣韻》：「倦，疲也。」《玉篇》：「惓，悶也。」《淮南子・人間訓》：「患至而多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高誘注：「惓，劇也。」用智識而後感。因「用智者從感而求」，故惓而不已，惓爲甚。

惓，《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患」。

甬情之至　《六韜・文師》：「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下文又言「哀樂爲甚」，與第十八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丌(其)情也」意近。

【第三十六簡】



者,哀樂爲甚■。甬(用)身之㝵(弁)者,悦爲甚■。甬(用)力之聿者,利爲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聖(聲),□⿰亻出之⿱既火(氣)也,不

本簡長五十四・五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三十三字。

簡首殘缺「者、哀」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哀樂爲甚■ 「甚」字下有墨釘。

甬身之㝵者,悦爲甚■ 㝵(弁),疾、急。《禮記・玉藻》「弁行,剡剡起屨」,鄭玄注:「此疾趨也。」孔穎達疏:「弁,急也。」

㝵、悦,《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别作「⿱丷兑」、「兑」。

「甚」字下有墨釘。

甬力之聿者,利爲甚 力,盡,竭力。《左傳・昭公十一年》:「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没振。」

目之好色,耳之樂聖,□⿰亻出之⿱既火也 聖,讀作「聲」。好色、樂聖(聲)又稱「好色音聲」。有關文獻多有記載。《莊子・至樂》:「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春秋繁露・五行對》:「衣服容貌者,所以説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説耳也;好惡去舊者,所以説心也。」《荀子・王霸》:「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耳目也者,悦聲色者也;鼻口者,悦臭味者也;手足者,悦佚愉者也;心也者,悦仁義者也。」等等。

[illegible]㑌，二字待考，《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賊舀」。

不，《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不」字前有「人」字。

【第三十七簡】

難 爲之死。又（有）亓（其）爲人之伭=（伭伭）女（如）也，不又（有）夫柬=（柬柬）之心則悉。又（有）亓（其）爲人之柬=（柬柬）女（如）也，不又（有）夫恆怸（忻）之志則曼■。人之

本簡長五十五・四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四十一字，其中重文三。

簡首殘缺「難」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又亓爲人之伭=女也　「伭」字下有重文符。伭伭，似可讀爲「愔愔」，專默精誠。《荀子・勸學》：「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伭，《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迵」。

不又夫柬=之心則悉　「柬」字下有重文符，可讀作「堅」，剛毅。《爾雅・釋詁》：「堅，固也。」或讀爲「簡簡」、「謇謇」。悉，讀爲「窸」，引申爲輕微、細小之意。

悉，《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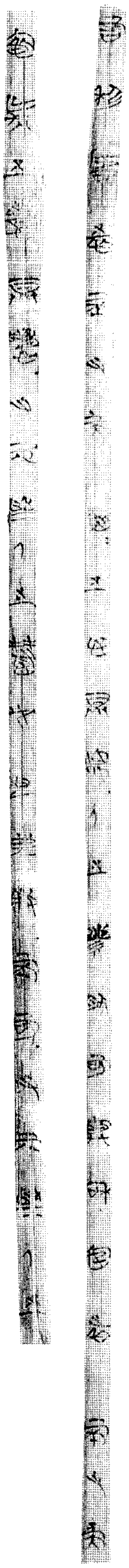
不又夫恆怸之志則曼■　「怸」字待考，疑「忻」之別體。曼，讀爲「慢」。

恆怸，《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死怡」。

曼，《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緩」。

「曼」字下有墨釘。

【第三十八簡】



[玹](巧)言利訇(詞)者，不又(有)夫詘=(詘詘)之心則澧(流)■。人之𢝊(悅)肰(然)可與和安者，不又(有)夫裛(奮)狂(猛)之情則悉(侮)■。又(有)丌(其)爲人之慧女(如)也，弗牧不可■。又(有)丌(其)爲人之

本簡長五十四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四十八字，其中重文一。

簡首殘缺「玹」一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考] **言利訇者，不又夫詘=之心則澧■**　訇，即「詞」字，也可通作「辭」。考言，《逸周書・官人》：「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巧言、考言見於同句，據此分析二者有區別，但也相似，考言的含義更廣泛些。「考言」一詞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數見，「巧言」一詞文獻中更屢見不鮮。《韓非子・詭使》：「巧言利辭行奸軌以倖偷世者禦。」《尚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詩・小雅・巧言》：「巧言如簧，顏之厚也。」《論語・學而》「巧言令色，鮮矣仁」，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等等。因「考」、「巧」音通之故，或有混用。「詘」字下有重文符。詘詘，同「出出」、「咄咄」，《左傳・襄公三十年》「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周禮・秋官・庭氏》鄭玄注引此作「詘詘」，《通雅》卷十：「《左傳》叫於廟中『譆譆出出』，當作『嘻嘻咄咄』，皆是狀鬼神之聲。」流，《逸周書・官人》：「心氣華設者，其聲流散。」黃懷信等集注：「潘振云：『浮華故流，流者，如水之流也。』」《荀子・大略》：「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

「澧」字下有墨釘。

人之𢝊肰可與和安者　𢝊，字待考，可讀作「悅」。《郭店楚墓竹簡・五行》有兩段話談到了「悅」與「安」的

關係，如：「君子亡宔（中）心之悳（憂）則亡宔（中）心之智，亡宔（中）心之智則亡宔（中）心之悅，亡宔（中）心之悅則不安，不安則不藥（樂），不藥（樂）則無悳（德）」，「㲃（仁）之思也清，清則𧩟，𧩟則安，安則悃（温），悃（温）則兑（悦），兑（悦）則豪（戚），豪（戚）則新（親），新（親）則忎（愛），忎（愛）則玉色，玉色則型（形），型（形）則㲃（仁）」。也見於帛書《五行》：「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聖，無中心之聖則無中心之悅，無中心之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這類推理在當時較多。和安，平和安泰。《國語・晉語七》：「和安而好敬。」《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迯」。

不又夫亰犷之情則忞■ 亰，疑「奮」字，金文《令鼎》□，从衣从隹，或釋「奮」，簡文从衣从田，省「隹」，疑「奮」字省文。犷，讀爲「猛」。《周易》「无妄」，《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作「亡孟」。「妄」音「亡」，也與「孟」音同。《禮記・樂記》：「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鄭玄注：「奮末，動使四支也。」孔穎達疏：「奮末，謂奮動手足。」孫希旦集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出於怒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怒矣。」《漢書・禮樂志》：「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顔師古注：「猛奮，發揚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怒色拂然以侮。」怒色拂然，亦「怒色奮然」，《禮記・月令》「鳴鳩拂其羽」，《淮南子・時則訓》「拂」作「奮」。忞，即「憖」，讀作「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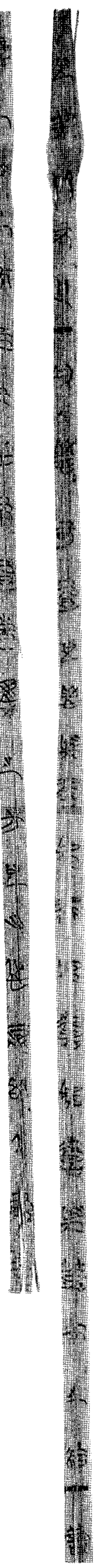
犷、情，《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分別作「⿰犭乍」、「青」。

「忞」字下有墨釘。

又丌爲人之慧女也，弗牧不可■ 慧，《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快」，「慧」、「快」兩字古通。《老子》十八章「智慧出，有大僞」，《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慧」作「快」。《荀子・大略》：「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戰國策・趙策二》：「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鮑彪注：「快爲縱逸。」牧，《古今韻會舉要》：「牧，治也。」《荀子・成相》「請牧基」，楊倞注：「牧，治。」又《逸周書・周祝解》：「爲天下者用牧。」注：「牧，爲法也。」「弗牧」亦同「不牧」，見於《漢書・韓安國傳》：「非感不能制，彊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顔師古注：「不牧，謂不可牧養也。」語意都相近。

「可」字下有墨釘。

【第三十九簡】



菓女（如）也，弗杈不足■。凡人愚=（僞爲）可亞（惡）也。愚（僞）斯䍐（吝）矣，䍐（吝）斯慮矣▪，慮斯莫与之結■。言，慮之方也，肰（然）而丌（其）怭（過）不亞（惡）。速（數），㥂（謀）之方也，又（有）怭（過）則咎▪。人不言

本簡長五十四釐米，簡首殘缺，簡尾平頭完整。現存四十九字，其中重文一。

簡首殘缺「菓、女」二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菓女也，弗杈不足■　菓，讀爲「願」。《説文》：「願，謹也。」杈，讀爲「敷」、「補」、「輔」等皆通。《荀子・禮論》：「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所説的含義與簡文相近。

「足」字下有墨節。

凡人愚=可亞也　「愚」字下有重文符，讀爲「僞爲」。僞，《廣雅・釋詁二》：「僞，爲也。」《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楊倞注：「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荀子・正名》：「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愚=」合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愚爲」。

愚斯䍐矣　䍐，讀爲「文」。文，美、善，《禮記・樂記》「以進爲文」，鄭玄注：「文，猶美也，善也。」《荀子・禮論》：「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

器，《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叜」。
矣，《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壴」。

器斯慮矣■，慮斯莫与之結■　慮，《說文》：「慮，謀思也。」段玉裁注：「謂計畫之纖悉必周，有不周者非慮也。」《方言》第一：「慮，思也。」《荀子·大略》：「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器，《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叜」。
矣，《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壴」。
「矣」字下有墨釘。「結」字下有墨節。《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結」字下有「壴」字。

𠰌，慮之方也，肰而丌怂不亞　𠰌，即「訢」之省文，讀作「慎」。《方言》第一：「慎，思也。秦晉或曰慎，凡思之貌亦曰慎。」又《廣雅·釋詁二》：「慎，思也。」《禮記·表記》：「慎慮而從之。」「慎」、「慮」連。「慎」或讀爲「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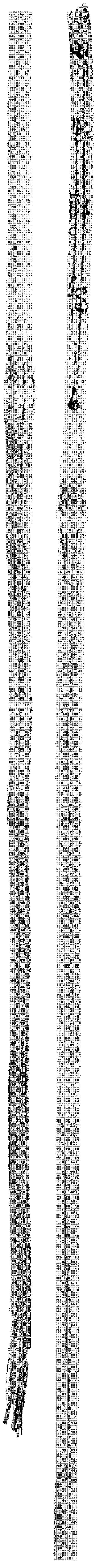
𠰌，《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新」。

速，㥏之方也，又怂則咎■　速，讀爲「數」，「速」、「數」古字通。《禮記·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鄭玄注：「數，讀爲速。」《逸周書·官人》「就人甚數」，《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數」作「速」。數，分辨、詳察，《詩·小雅·巧言》：「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荀子·非相》：「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㥏，《集韻》：「謀，或作㥏。」《說文》：「謀，慮難曰謀。」《玉篇》：「謀，計也。」所以「速（數）」、「謀」相仿。

「咎」字下有墨釘。

人不𠰌　與下簡文「斯又（有）怂（過），信矣」合爲一句，提出人無深思熟慮，則必有過失。

【第四十簡】



[斯]又（有）怸（過），信矣。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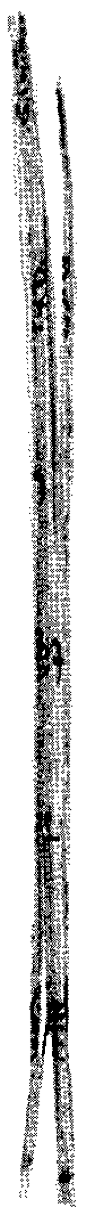
本簡長五十六·五釐米，上端略殘，下端平頭完整。現存四字。簡首殘缺「斯」一字，據《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可補。

[斯]又怸，信矣乚　詳上簡注。

「矣」字下有墨鈎，以示結束，標號下爲空簡。

附一：殘簡

【殘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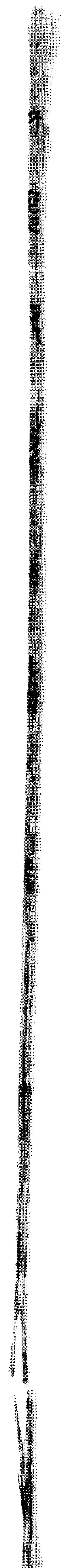


……爲，斯人信之矣■。……

本簡長九釐米，上下殘，現存六字。

……爲，斯人信之矣■　上下文殘缺過多，且本篇語句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不一。此句的上下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爲：「不以其青（情），唯（雖）難不貴。句（苟）又（有）其青（情），唯（雖）未之爲，斯人信之壴（矣）。未言而信，又（有）嬍（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恆，性善者也。」本篇則在「不以其情，唯（雖）難不貴」下直接「未言而信，又（有）嬍（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恆，性善者也」句，傳本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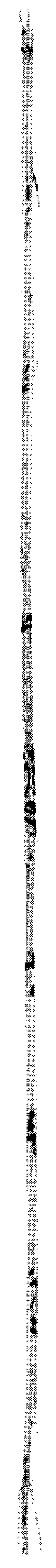
【殘簡二】



……□智□者不□□□□□□……

本簡長二十四・五釐米，上、下、縱殘，現存三字，八字無法辨認。

【殘簡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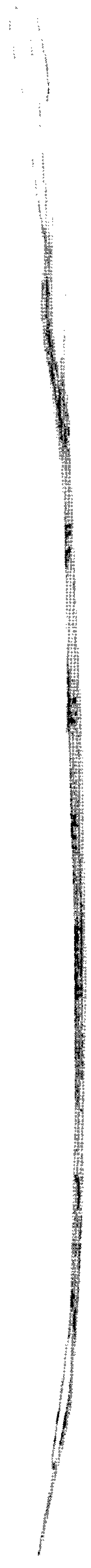
本簡長十四・五釐米，上、下、縱殘，九字無法辨認。

【殘簡四】

……□□□□□□□□□□□□□□……

本簡長十八釐米，上、下、縱殘，十四字無法辨認。

【殘簡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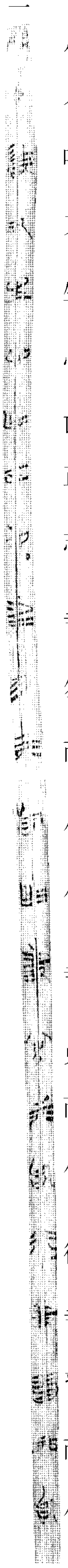
本簡長十九·五釐米，上、下、縱殘，八字無法辨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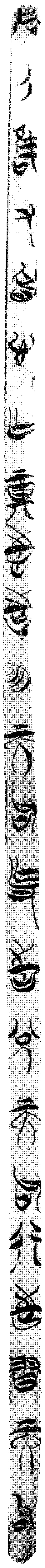
附二：上博簡《性情論》與郭店簡字形對照表

說明：本對照表中每一組竹簡右側者爲上博簡，左側爲郭店簡。簡兩側分別爲各自隸定的文字。竹簡前的標號爲上博簡的簡號。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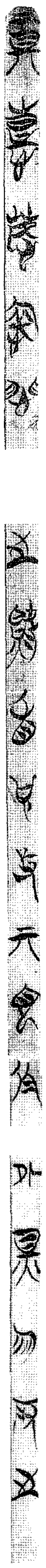
凡人唯又生心亡正志寺勿而句乍寺兑而句行寺習而句





凡人唯又眚心亡奠志走勿而句复走兑而句行走習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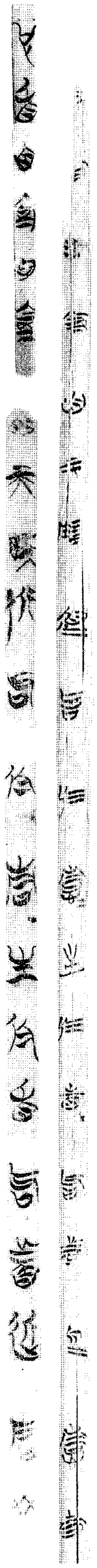
莫憙菍哀悲之 氣眚也及丌見於外則勿取之



莫憙菍依悲 之㬥眚也及其見於外則勿取之

二

自命出命　自天降道　司於情=生於眚　司者近情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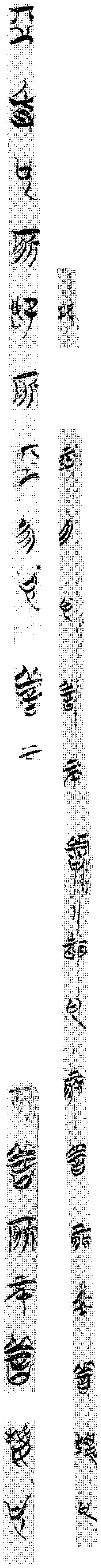
也眚自命出命　自天降衍　司於青青生於眚　司者近青終

者近義智情者能出之智義者能內

者近義智　出之智義者　能內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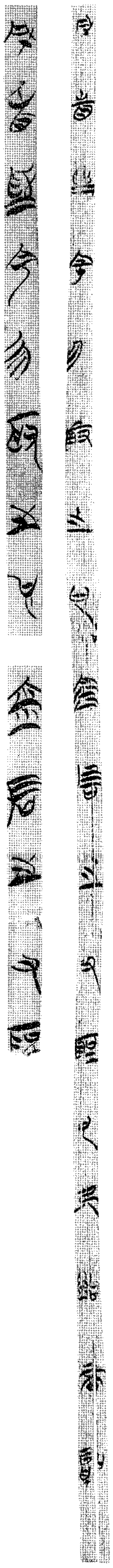
三

好　亞勿也善、不善眚也所善所不善埶也



亞眚也所好所亞勿也善不　所善所不善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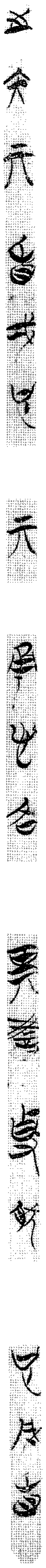
凡眚爲宔勿取之也金石之又聖也弗鈎不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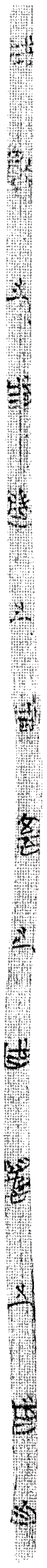
凡眚爲宔勿取之也　金石之　又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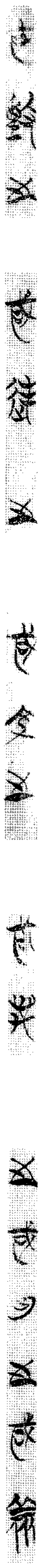
內丌眚一也丌甬心各異孛叀肰也凡眚



之內其眚一也其甬心各異孛叀肰也凡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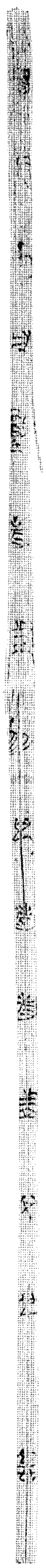


或敳之或逆之或悆之或蔥之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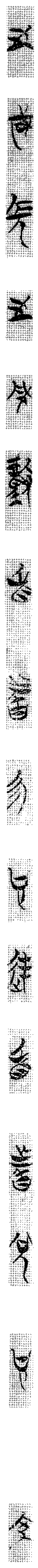


或敼之或逹之或交之或萬之或出之或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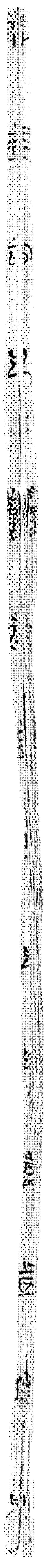
五



或長之凡敳眚者勿也逆眚者兑也悆



之或長之凡敳眚者勿也逹眚者兑也交



眚者古也蔥眚者宜也出眚者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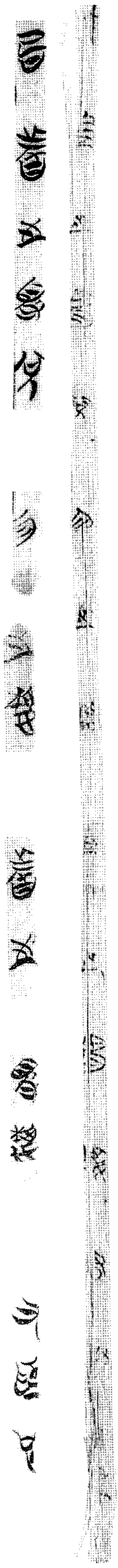
眚者古也萬眚者宜也出眚者埶也

六

兼吿者習也長吿者道也凡見者之胃勿怠於

兼吿者習也長吿者術也凡見者之胃勿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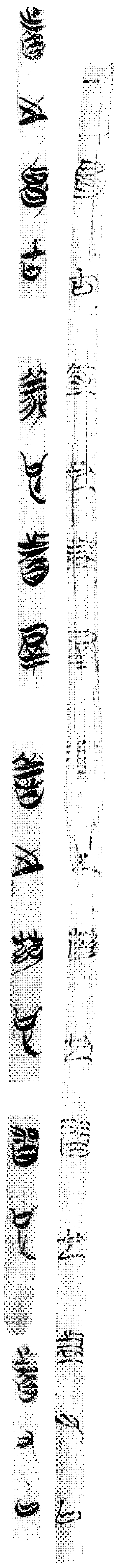
其者之胃兌勿之埶者之胃埶又爲也



㠯者之胃兌勿之埶者之胃埶又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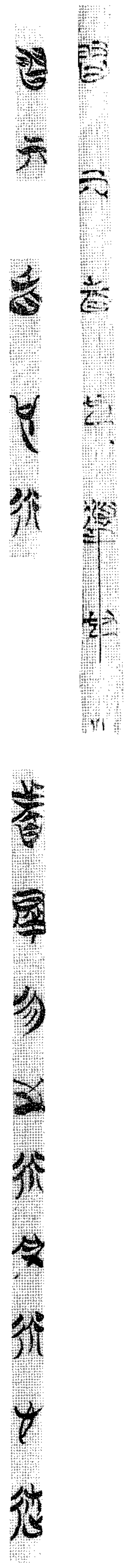
七

之胃古宜也者羣善、之蕝也習也者又㠯



者之胃古義也者群善之蕝也習也者又以

習丌吿也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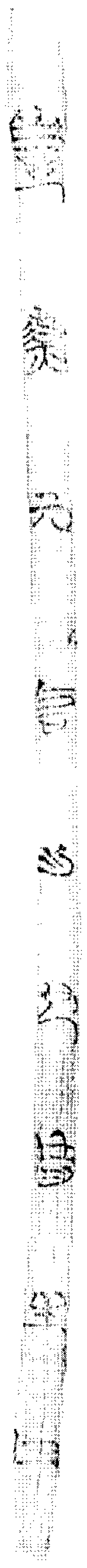
習其吿也術者群勿之術凡術心述

八

悳宔道四述也唯人道爲可道也亓三述者道之而已訔箸

爲宔術四述唯人術爲可術也其參述者術之而已時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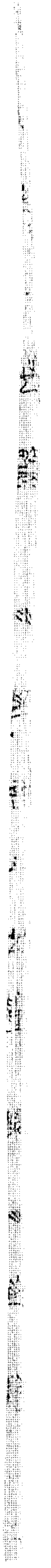
豊樂亓司出也並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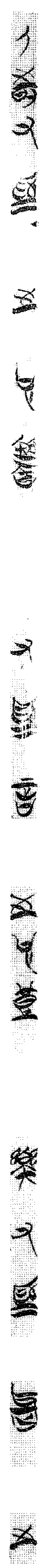


豊樂其司出皆生於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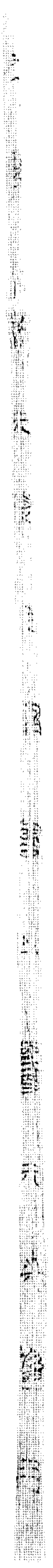
又爲=之也箸又爲言之也豊樂又爲畟之





人時又爲爲之也箸又爲言之也豊樂又爲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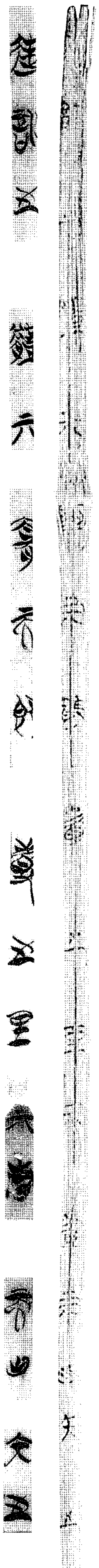
也聖人比亓頪而侖會之嚳亓先逡而



也聖人比其頪而侖會之雚其之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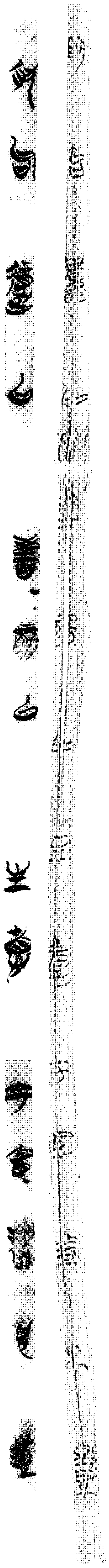
十

逆訓之體丌宜而節度之里丌情而出內之



逹訓之體其宜而即度之里其青而出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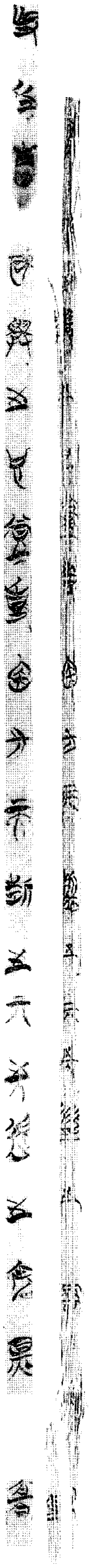
肰句遉㠯𡥈=所㠯生悳于中者也豊



肰句復以㫎所以生悳于宑者也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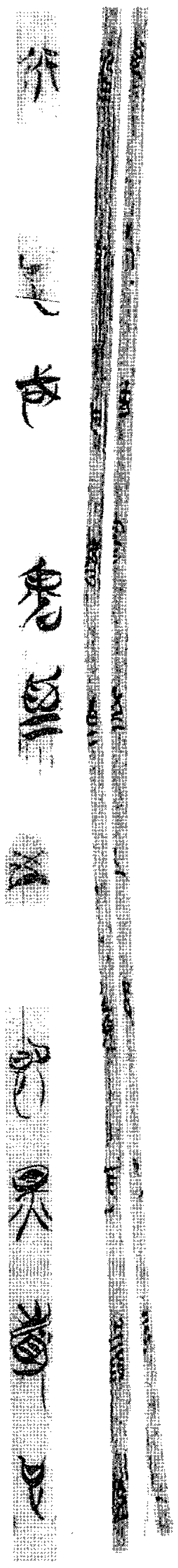
十一

情或興之也堂事因方而䙝之丌先遂之舍則宜



叏於青或𥃩之也堂事因方而折之其先後之舍則宜

道也或舍爲之節則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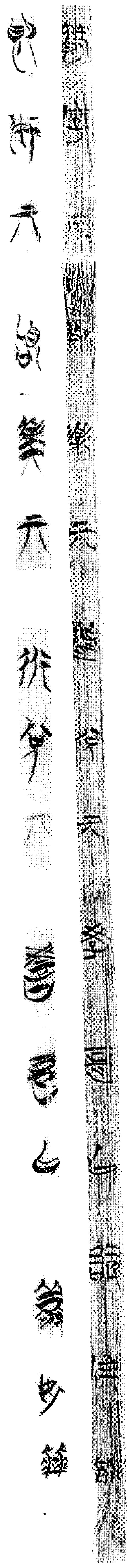


道也或舍爲之即則度也

十二

宙所吕虘　節也孝𡵂丌情貴丌宜善丌

至頌宙所以虘　即也君子媺其青　善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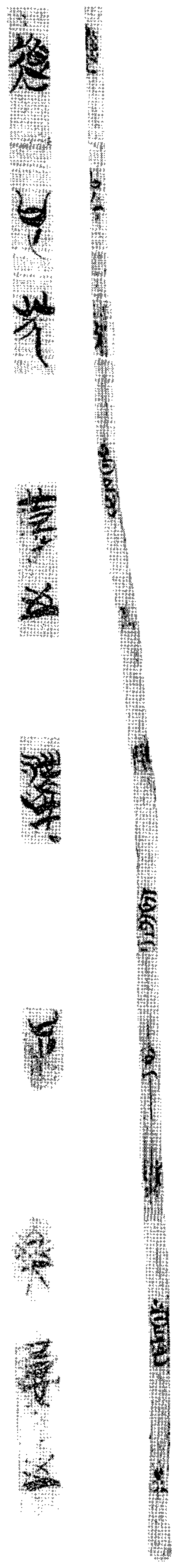
節好丌頌樂丌道兑丌孝是吕敬安拜

即好其頌樂其衍兑其詣是以敬安拜

十三

丌詈虘也番帛所吕爲信與登也丌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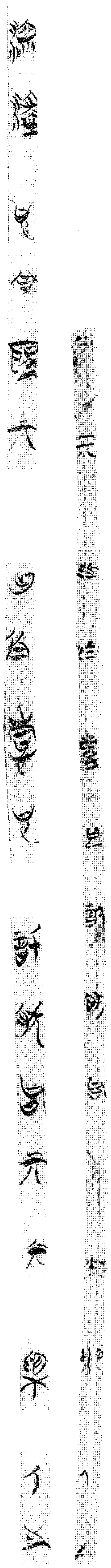
所以其詈虘也幣帛所以爲信與諟也其訂宜



道也芺憙之滓睪也樂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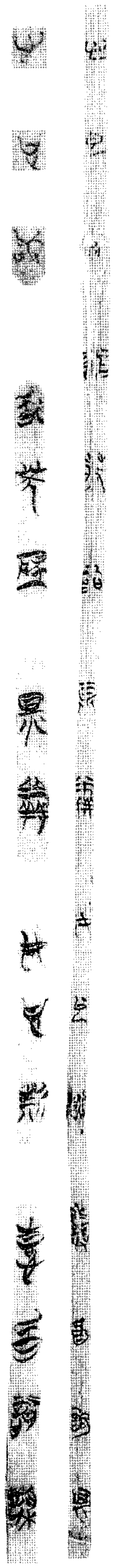
道也芺禮之滓也樂禮之

十四



聖丌出於情也信肰句丌內杲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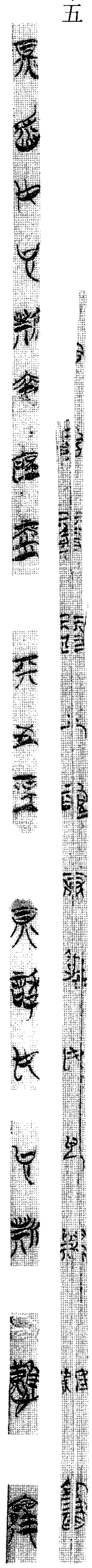
深澤也凡聖其出於情也信肰句其內拔人之



心也敏餌芺耶則彝女也斯憙昏訶要

心也皺餌芺聖則彝女也斯憙昏訶詠

十五



聖銮惡之聖則悖女也斯難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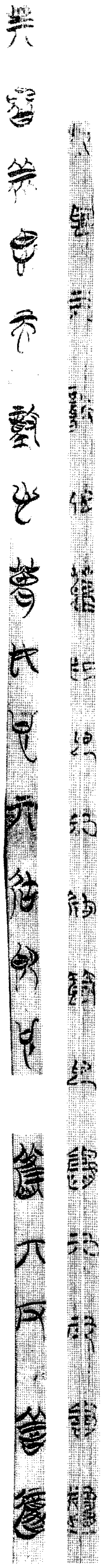
則舀女也斯奮聖銮弁之聖則誇女也斯戁雈

夾止武則憃女也斯复奮

夾止武則齊女也斯复雈卲頣則免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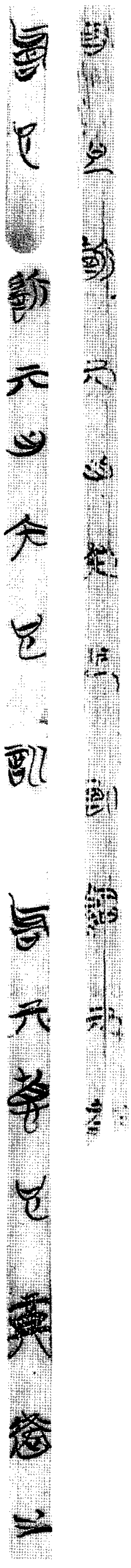
十六

羕思而斂心蒦女也丌居節也　舊丌反善逷



斯僉羕思而勭心胄女也其居即也　舊其反善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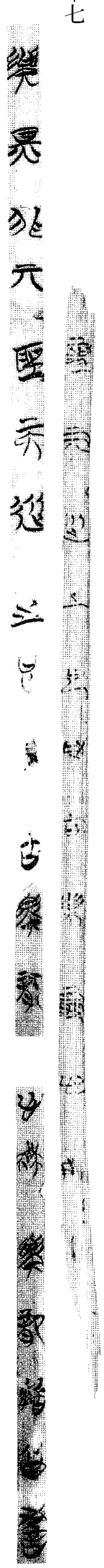
司也訢丌出內也訓絧丌悳



訂也　新其出內也訓　司其悳也　莫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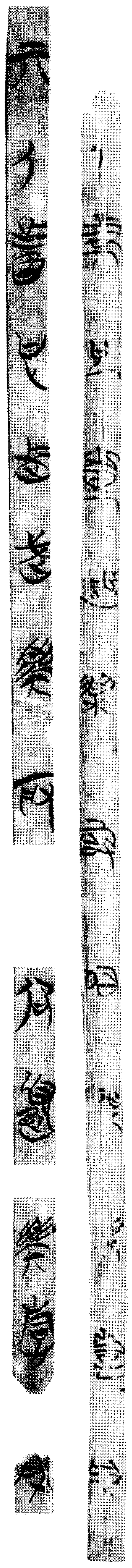
十七

聖而坐之也凡古樂龍心益樂龍



樂則非其聖而從之也凡古樂龍　心益樂龍指皆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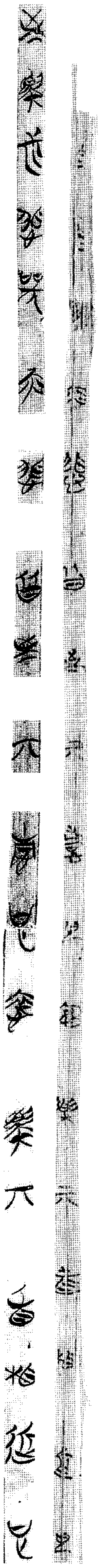
人者也耋武樂取卲頣樂情凡



其人者也桼武樂取佋頣樂情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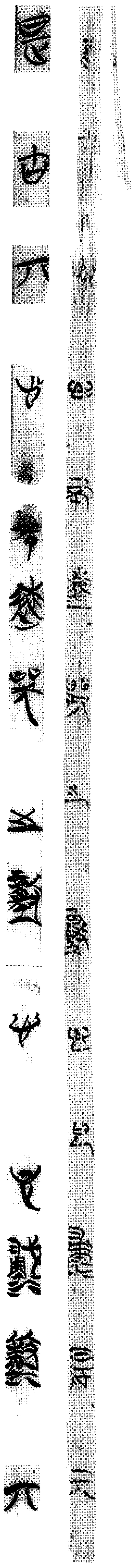
十八

必悲哭亦悲皆至丌情也哀樂丌眚相近也



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㤜樂其眚相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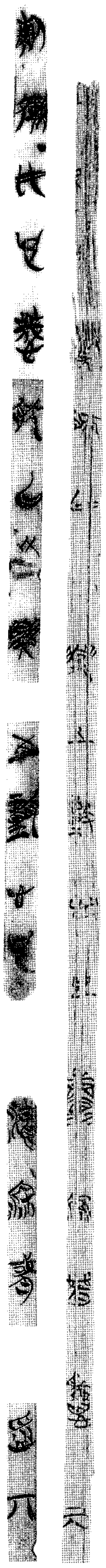
是古丌心不遠哭之歎心也浸焊丌



是古其心不遠哭之歎心也濊潑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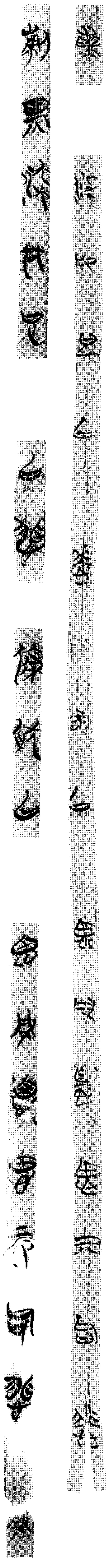
十九

䜌=女也慼肰吕冬樂之，歎心也濬深䏿慆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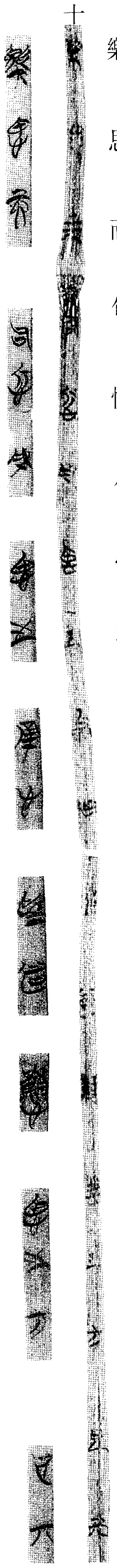
剌䜌䜌女也慈肰以終樂之歎心也濬深⿰月戚舀其

臬濭女也吕悲攸肰吕思凡悳思而句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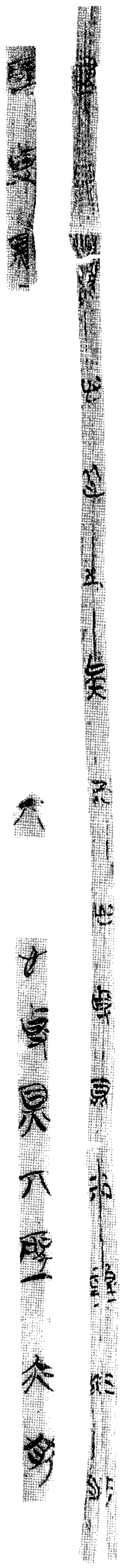
剌則流女也以悲條肰以思凡悳思而句悲凡

二十



樂思而句忻凡思之甬心爲甚難思之方也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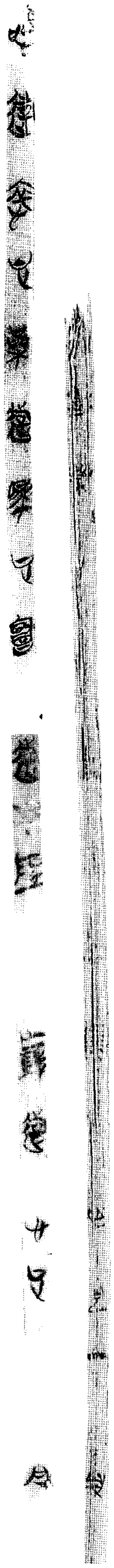
樂思而句忻凡思之甬心爲甚懟思之方也其



聖㕚則心𡋲之矣丌心㕚則丌聖亦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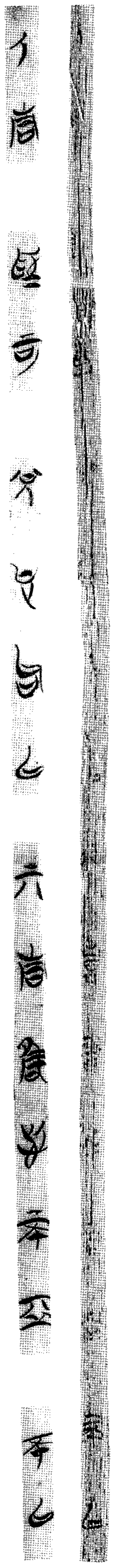
聖㕚則 其心㕚則其聖亦肰

二十一



喿𡿤樂也詠𡿤聖也敳𡿤心也凡

譩遊依也喿遊樂也詠遊聖戠遊心也凡



人情爲可兑也句吕丌情唯怹不亞不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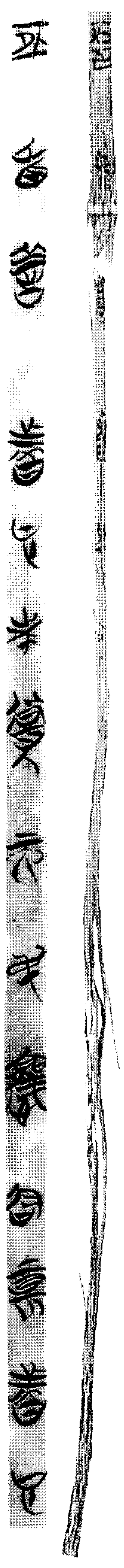
人青爲可兑也句以其青唯怹不亞不以

二十二

情唯難不貴未言而信又⿱山儿情者也未孚而民

其青唯難不貴未言而信又⿰女⿱山儿青者也未⿱夋言而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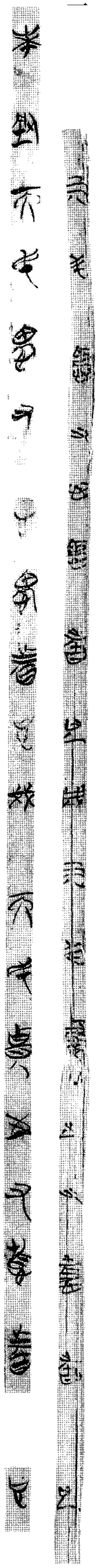
恆告善者也



亙告善者也未賞而民懽含福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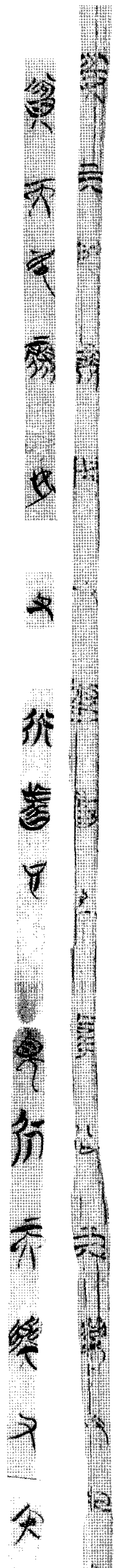
二十三

而民愄又心愄者也戔而民貴之又悳者也



未型而民愄又心愄者也戔而民貴之又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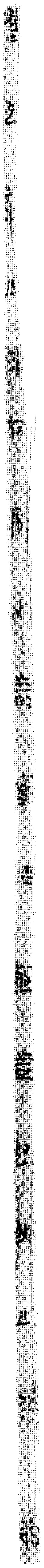
貧而民聚安又道者也窬居而樂又內斁



貧而民聚安又衎者也蜀処而樂又內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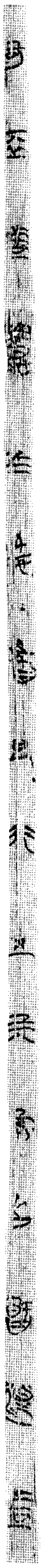
者也亞之而不可非者宵於宜者也非之而不

二十四



者也亞之而不可非者達於義者也非之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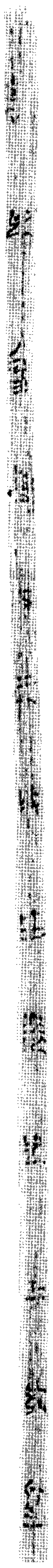
可亞者篙於息者也行之而不怭智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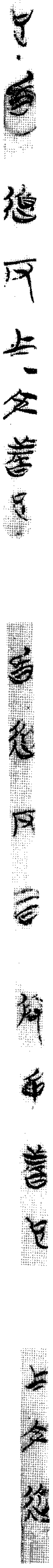


可亞者筥於息者也行之不怭智道者

者也昏道反己攸身者也上交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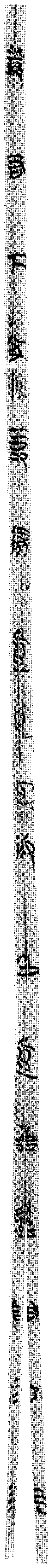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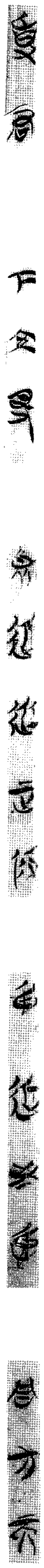




也昏道反上上交者也昏道反㠯攸身者也上交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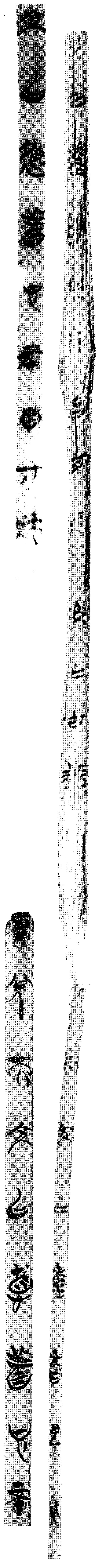
事君下交得衆近㞷正攸身近至息同方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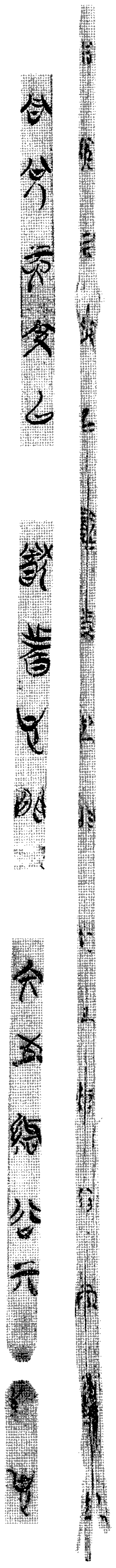
事君下交得衆近從正攸身近至息同方而

二十六



交㠯道者也不同方而 交㠯古者也 而交㠯悳者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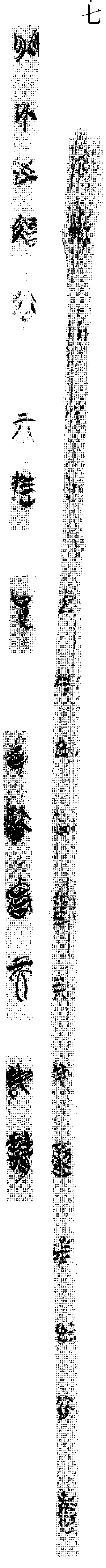
交以道者也不同方而 同兑而交以悳者也不



同悦而交㠯𢡟者也門内之絧谷刃觵也

同兑而交以猷者也門 内之絧谷其觵也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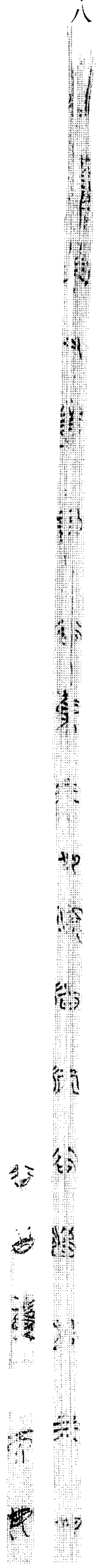
之絧谷刃折也凡身谷害而毋違？甬心谷悳

門外之絧谷其折也 身谷害而毋訦

而弗苟慮谷囷而毋異退谷緊？而毋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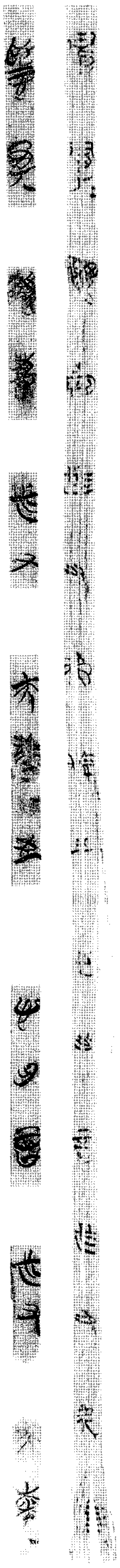
慮谷囷而毋偽 退谷昜 而毋巠

二十八



谷　而又豊言　谷植而毋濜居仉谷⿰片⿱免月募？而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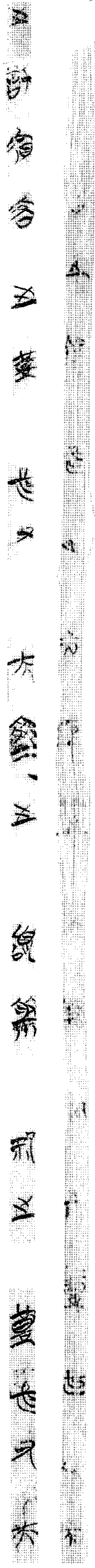
谷皆廈而毋



曼孯=埶志必又夫柽=之　心出言必又夫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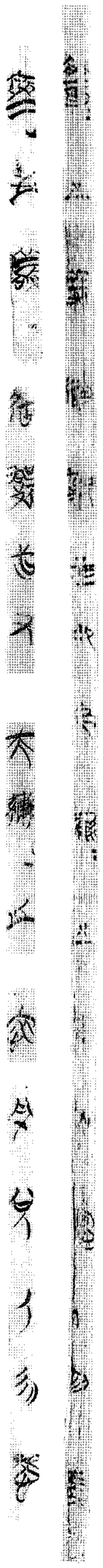
憍君子埶志必又夫圭圭之　心出言必又夫柬柬

二十九



賓客之豊必又夫齊=之頌祭祀之豊必又夫

之信賓客之豊必又夫齊齊之頌祭祀之豊必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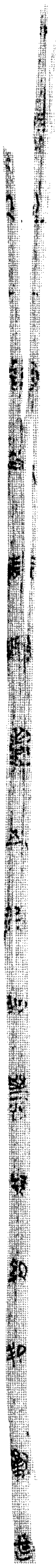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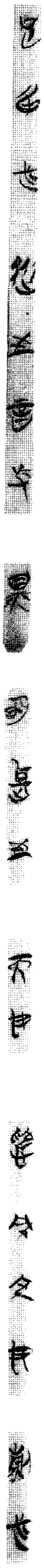
臍=之敬居喪必又夫纞=之哀凡悅人勿墅

齊齊之敬居喪必又夫纞纞之依凡兑人勿㥎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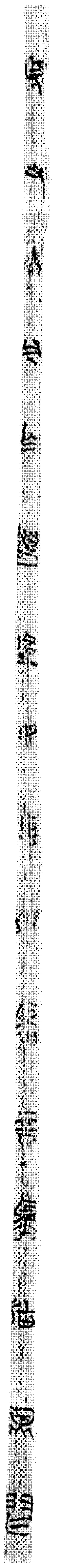
身必坐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𢥞凡交毋剌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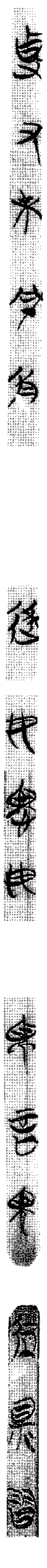




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弖之而毋偽凡交毋剌必

貞又末凡於道逪毋悁毋蜀言蜀居則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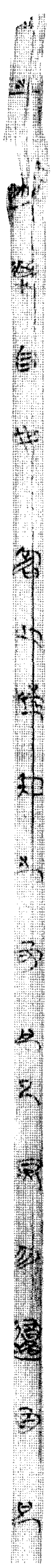




貞又末凡於迲毋悁毋蜀言蜀処則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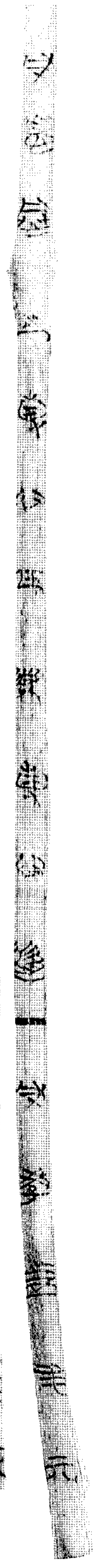
二十一

兄之所樂句毋害少枉內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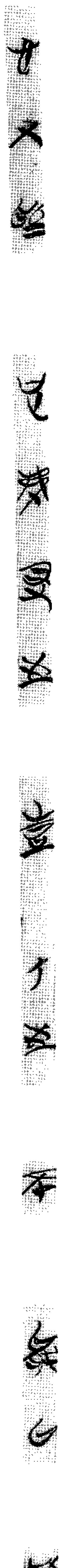
父兄之所樂句毋大害少枉內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

凡悳惓之事谷任樂事谷逡凡夅者求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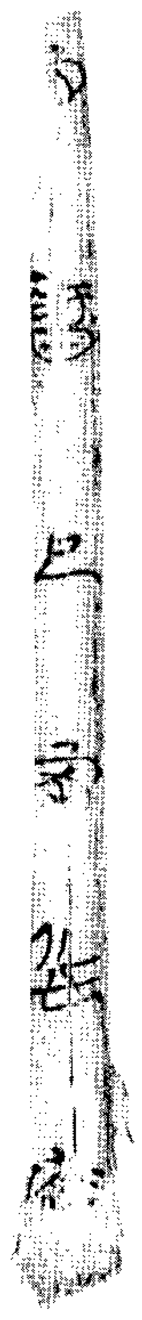
凡悳患之事谷妊樂事谷後凡學者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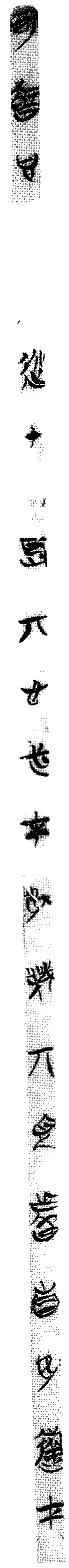
三十二 心又爲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㠯憑也



心又爲也弗得之壴人之不能以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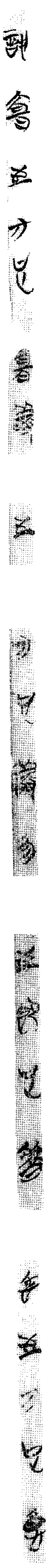
可智也不怤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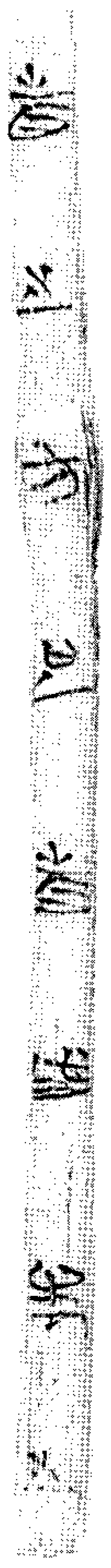
可智也怤十㝵其心必才安戠其見者青安遊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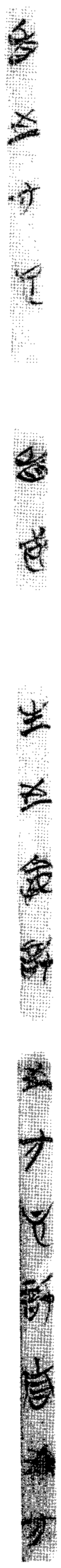
三十三 詘？宜之方也宜敬之方也敬勿之即也篙息之方也息



詘宜之方也宜敬之方也敬勿之即也筥息之方也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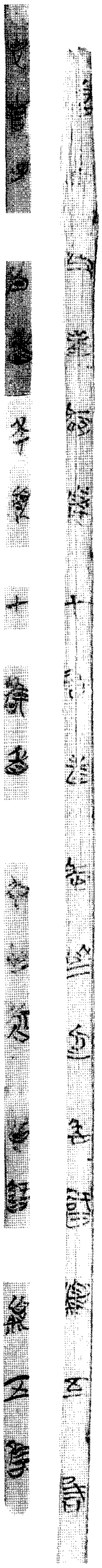
眚之方也眚或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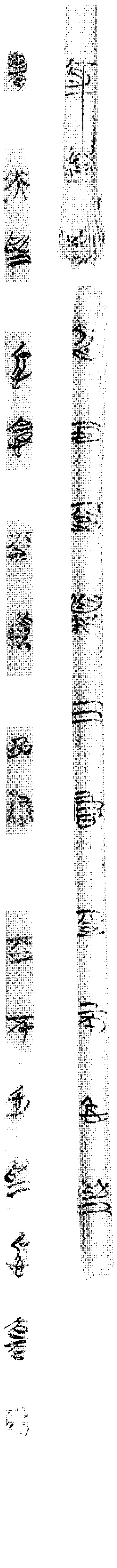
眚之方也眚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青之方

三十四



情出於眚恣頪七唯眚恣爲近息智頪五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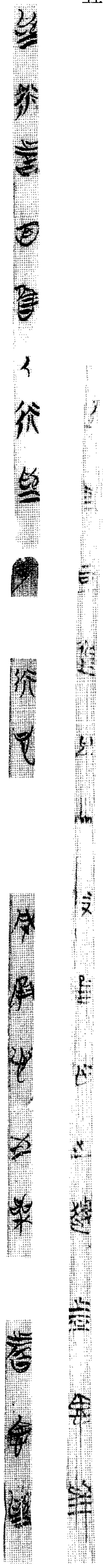
也青出於眚恣頪七唯眚恣爲近息智頪五唯



宜道爲近中亞頪三唯亞不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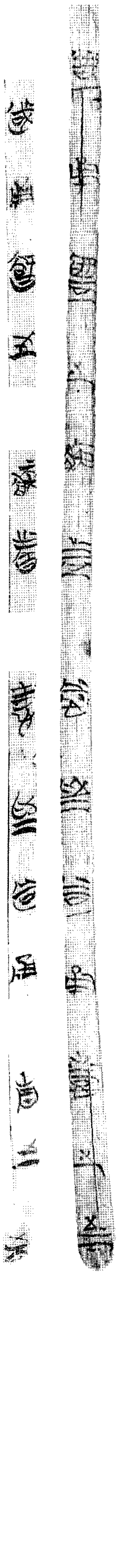
宜衍爲忻忠亞頪參唯亞不息爲忻宜所

三十五



道爲可道也凡甬心之趠者思爲

爲衍者四唯人衍爲可衍也凡甬心之喿者思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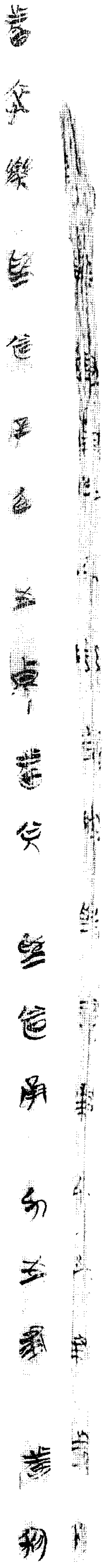


甚甬智之疾者卷爲甚甬情之至

甚甬智之疾者患爲甚甬青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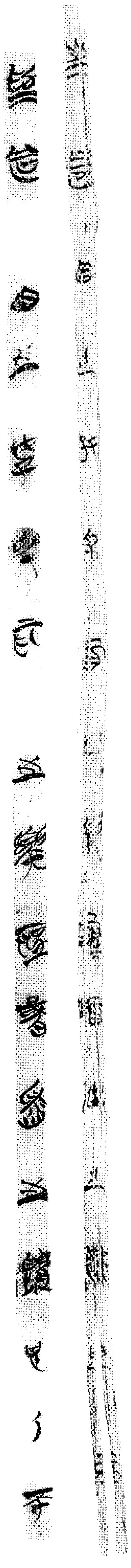
三十六

樂爲甚甬身之叀者悅爲甚甬力之聿者利



者依樂爲甚甬身之皃者兑爲甚甬力之聿者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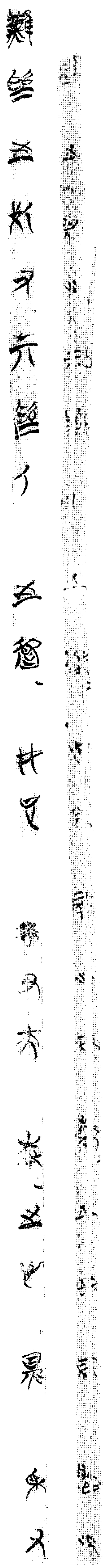
爲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聖 㑁之㷩也不



爲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聖腻舀之㷩也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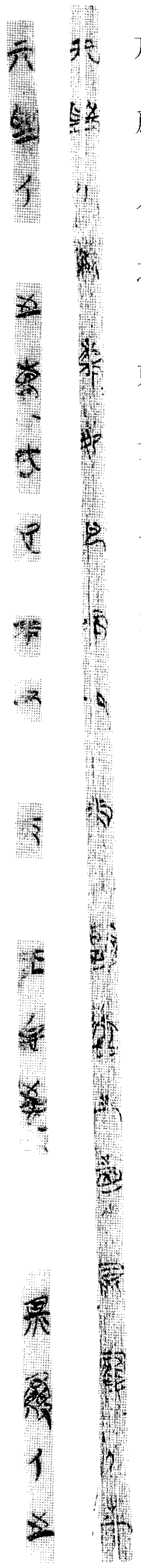
三十七

爲之死又丌爲人之㐲=女也不又夫柬=之心則悉又



難爲之死又其爲人之迵迵女也不又夫柬柬之心則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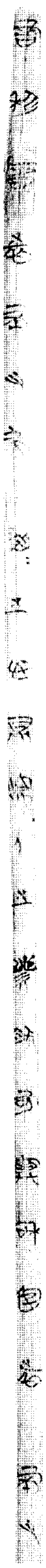
丌爲人之柬=女也不又夫恆怣之志則曼人之



其爲人之柬柬女也不又夫亙怡之志則縵人之

三十八

言利訏者不又夫詘=之心則濅人之㒸肰可與和安者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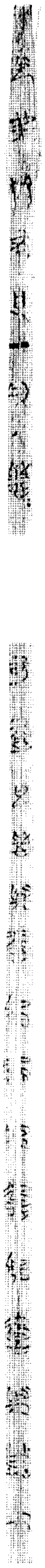
攼言利訏者不又夫詘詘之心則流人之逆肰可與和安者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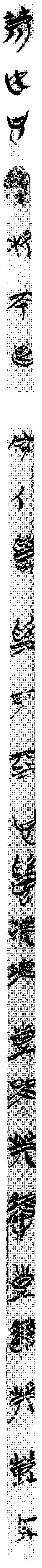
夫裛犷之情則悉又丌爲人之慧女也弗牧不可又丌爲人之

夫慉㚟之青則悉又其爲人之快女也弗牧不可又其爲人之

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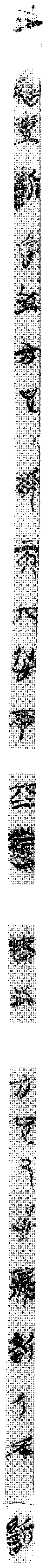
也弗枚不足凡人悬=可•亞也悬斯器矣器斯慮矣慮斯莫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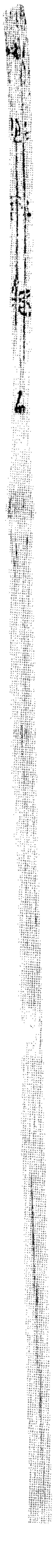
菓女也弗枚不足凡人偽爲可亞也偽斯叟壴叟斯慮壴慮斯莫與

之結言慮之方也肰而丌怭不亞速恳之方也又怭則咎人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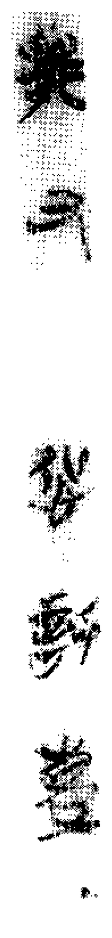


之結壴新息之方也肰而其怭不亞速悔之方也又怭則咎人不新

四十



又㤅信矣



斯又㤅信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
作者＝
页数＝３０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

正文